



30000

LE DETERMINISME ECONOMIQUE

經濟決定論

拉發格 著

劉初鳴 譯



辛墾書店版

1930

◀ 經濟決定論 ▶

1930. 8. 20日 付 排

1930. 10. 30日 初 版

著 者 拉 發 格

譯 者 劉 初 鳴

出 版 者 辛 墾 書 店

發 行 者 辛 墾 書 店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

版 權 所 有 * 禁 止 翻 印

平裝每册一元六角

精裝每册二元一角

目 錄

序言 1

第一編

馬克思底歷史方法

第一章 社會主義者的批評 7

第二章 自然神論者的哲學與
歷史的唯心論者 13

283371

一	歷史中底上帝和思想，及其史的推移.....	13
二	有產階級底歷史觀念及其思想，原則底解剖	26
第三章	維柯底歷史定律.....	39
一	人類進化底同一.....	39
二	生產形式底作用.....	53
第四章	自然環境與人爲環境	
	或社會環境.....	57
一	自然環境及其變化法則.....	57
二	社會環境及其變化法則.....	63
三	近代歷史中底現實例證.....	67
四	人在社會環境變化中之作用與歷史底進化.....	72
五	生產形式在社會環境變化中之作用與歷史底進化.....	74

第二編

抽象思想底起源

第一章 抽象思想起源上底矛盾意見

盾意見.....85

- 一 思想在歷史中底起伏與唯物的思想起源論.....85
- 二 希臘思想起源論之史的變遷 87
- 三 近代思想起源論之史的變遷.....98

第二章 本能和抽象思想底形成

成 113

- 一 生物方面底論證 113
- 二 生理方面底論證 122
- 三 文字方面底論證 127
- 四 蠻人方面底論證 136
- 五 學藝方面底論證 150

第三編

正義思想底起源

第一章 報復刑——賠償的正義	155
一 原始人底報仇慾	155
二 維柯之社會科學公理	162
三 報仇底原因和結果	164
四 報復刑之產生	171
五 裁判所之出現	175
六 財產底決定作用	187
七 正義底抽象思維	196
第二章 分配的正義	199
一 攫取本能與正義	199
二 攫取本能之受限制	202
三 分配土地與正義	209

-
- 四 遵守經界底培養法 …………… 216
五 正義思想之形成 …………… 225

第四編

善底思想底起源

第一章 英雄理想底形成 …… 231

- 一 道德和物質之相連 …………… 231
二 道德底物質性和階級性 …… 233
三 道德與搶劫，搶劫與財產 …… 242
四 財產與道德，道德與物質 …… 247

第二章 英雄理想底解體 …… 255

- 一 經濟政治底變動使貴族破產 … 255
二 新的貧窮階級之出現與社會鬥
爭 …………… 258
三 搶劫停止，軍隊改變，兵士發
生 …………… 262

四 道德與物質分離，與貴族分離 268

第三章 有產階級的道德理想 275

- 一 牠的特質——理論與行動之相
矛盾 275
- 二 牠的作用——統治與剝削之所
必需 279
- 三 牠的根源——道德與實際之相
印證 282

第五編

靈魂思想底起源和進化

- 第一章 靈魂底發明 289
 - 一 靈魂之研究 289
 - 二 靈魂之由來 290
 - 三 靈魂之本質 297
 - 四 靈魂之作用 304

五 靈魂之崇奉	309
第二章 天堂底發明	315
一 發明天堂底原因	315
二 天堂生活底美滿	321
三 階級分化之反映	325
四 人間痛苦之侵入	330
第三章 靈魂思想底衰減	333
一 衰減底事實	333
二 最初靈魂底普遍	338
三 以後父親才有靈魂	340
四 父的靈魂與父的財產	345
五 父系制度底建立	348
六 父的靈魂之生活	352
七 靈魂底進化	356
第四章 靈魂思想底復興	359

一	神祕教之出現，神性及其背景	359
二	經濟，社會之變動與民主的宗教	368
三	工匠，商人底宗教與靈魂底民主化	378
四	個人主義之產生和結果	386
五	社會生活與死後生活	394
六	靈魂底物質論	399
七	個人主義時代底靈魂；	405
第五章 地獄底發明		413
一	地獄思想與階級爭鬥	413
二	死後懲戒與階級統治	417
三	有產階級所要求底宗教：基督教	421
第六章 最初幾世紀耶蘇教徒之靈魂和死後生活底		

- 思想 429
- 一 對於貧人富人底態度 429
- 二 靈魂思想，天堂思想 439
- 三 死後懲罰底思想 447

第六編

上帝底信仰

- 第一章 有產階級底宗教性與
無產階級底非宗教性 457
- 一 有產階級信宗教 457
- 二 無產階級不信宗教 462
- 第二章 野蠻人中上帝思想之
自然的根源 467
- 第三章 有產階級中上帝信仰
之經濟的根源 471

-
- 一 他認識自然而不認識社會 …… 471
 - 二 他的經濟環境底神祕性 …… 481
 - 三 他對於上帝, 靈魂, 天堂, 地獄
底信仰 …… 490
- 第四章 上帝思想底進化 …… 503**
- 一 初期基督教底特質 …… 503
 - 二 非個人性的財產與上帝 …… 508
 - 三 有產階級之利用基督教 …… 515
- 第五章 無產階級之非宗教底
原因 …… 521**
- 一 在經濟方面的 …… 521
 - 二 在自然方面的 …… 525
 - 三 工人非宗教之特出 …… 530

附 錄

蒲洛麥得底神話

一	神話底解釋	533
二	火底崇拜	536
三	母系制度與父系制度	544
四	阿蘭浦中底父系制度	548
五	蒲洛麥得對於人底恩典	566
六	班多爾底神話	588
	附語	595
	校後記	597

序 言

本書譯者劉先生在初，原說要作一篇序言，但到現在都沒有交到。爲說明這本書底重要，性質，概況，和介紹牠到中國來底意義，特把我們下列那段非常之樸實，簡明，而且賅括的話錄出，以當序言。

“拉發格是馬克思底女婿，恩格斯底弟子，因而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創始者們以後底繼承者，^者闡揚者。同時，他又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底一員健將，與有產階級爭鬥很力。他這

學問家兼政治家所合成底革命家底品質，使他的著作，充滿了科學性，現實性和革命性，構成他在馬克思主義出版界中底特殊風味。並由此使他成為和平改良的第二國際中一個偉大的革命理論家，馬克思主義之真的繼承者。他的著作豐富，而『經濟決定論』為其最大的名著。這書不僅具有上述特質，而其解釋唯物史觀，還與一般人之註疏式訓話式的解釋不同。他完全擺脫機械的塾師講書法，以科學家底研究精神獨闢蹊徑地開發，深化。因而他的思想和方法，在唯物史觀論壇上創開生面，另立紀元。這是『資本論』和『反丟林論』而外底第一部傑出的著作。中國出版之蒲列哈諾夫底『史的一元論』，布哈林底『唯物史觀底理論』（亦譯『唯物史觀與社會學』）等名著，雖各有其特點，而遠不及『經濟決定論』之精透，深入。全書凡二十餘萬言，俱專說明馬克思底歷史方法；思想之起源；正義之起源；善之起源；

靈魂之起源與進化；上帝信仰之起源與進化等等，簡直是一部廣漠博大的思想起源論。這是唯物史觀底深奧著作。有志深入底人，想真正了解唯物史觀底人，要從社會研究底科學上，歷史上，懂得唯物史觀底人，不可不讀之書。”

另外，我們要聲明的，就是這本譯本，除劉先生精心翻譯外，我們又以名著不輕率付梓之故，精心地校閱過，覺得譯文非常忠實明瞭。同時，還要聲明的，就是本書係根據拉發格作底法文原本翻譯出來的，我們的校閱，也用法文來對照，與轉譯過後底間接譯本不同。至於註解，則加得很多，頗有便於讀者底地方。

編輯部

一九三〇，八，一。

第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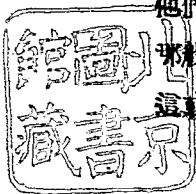
馬克思底歷史方法

“物質生活底生產形式，一般地規定社會的，
政治的和智識的生活底發展過程”。 馬克思

第一章

社會主義者的批評

相近半世紀以來，馬克思已經提出解釋歷史底一個新方法。這個方法，他和恩格斯在他們的研究中，都已應用過了。那些歷史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懼怕這位共產主義思想家會玷污了他們的清白盛名，並使他們失掉了有產階級底寵愛，所以他們對於這個方法，一無所知。但是值得奇怪的是，那~~些~~社會主義者也遲疑起來，不敢應用這個方法。這~~些~~或者由於他們懼怕得到那些足以撕破有產階級



見解底結論。他們本來不知不覺中就是有產階級思想底俘虜。他們不去實驗這個方法，不去應用牠然後再來判斷，而乃在牠的本身價值上去爭辯，並且爲牠找出無數的缺點。他們說，這個方法是抹煞了個人底理想和行動；牠把永久的真理和原則粗俗化了；牠沒有把個人及其作用加以注意；牠達到經濟的宿命論，免除了人底一切努力；等等……。如果有個木匠，他不拿他所有的斧，鋸，鐮子，照他的安排去工作，而對於這些工具吹毛求疵，則這些批評馬克思方法底同志們對於此木匠，將有甚麼感想呢？既然沒有完美的工具，那就吵鬧一陣也是徒然的。只有經過實驗之後，批評才能不斷地由空洞的變爲充實的：實驗這件事，比最靈巧的推論，還更能够使人感覺缺點，并教人怎樣去加以改正。人首先所用的，是粗笨的石斧。使用才教他改變至百多樣式；而每一次底石斧，其原料，重量，和形式都各不同。

耶蘇基督紀元前五世紀，勒西蒲 (Leucippe)

和他的弟子德模克利特 (Démocrite) 引入原子底觀念，來瞭解精神和物質底構造。在二千多年底期間，哲學家不去實驗以證明原子的假設，而乃爭論原子底自身，爭論無限連續的物質所占據底「空間」，爭論「真空」和「中斷」。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道爾頓 (Dalton) 才利用德模克利特底原子觀念來解釋化學的配合。原子這個東西，哲學家拿在手裏，絲毫不能做出甚麼來，但一到化學家底手裏，便成了“人類的理性所創造底最有力的研究工具之一”。但是，看吧，使用之後，這個奇妙的工具又覺得不完全了，而物質底「放射能」(radio-activité) 復迫令那些物理學家要更細微地去分析原子，這個細微的，不可截的，和不可滲透的物質碎末，成爲過於細微的碎末。牠的性質在一切原子中是同樣的，並且都含有電氣。那些電子，比一個輕氣原子，原子中最小的原子，還要小千倍有多。牠以非常的速力，圍繞着一個中心旋轉，如像行星和地球之圍繞着太陽而旋轉一樣。原子是一個極微小的太陽系，我

們所知道底形體，其原素間底差別，不過是由其電子之數量不同和環旋運動不同而已。新近的放射能底發現，又動搖了數學物理學底基本定律（或法則——譯者），毀壞了化學建築之原子的基礎。我只引出這一最可紀念的例子，就足以證明口頭爭論底無益，和實驗底有用。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底行動，是唯一有用的：所以“行動在先”。

經濟有定論是一個新的工具。馬克思拿這個工具給與社會主義者，是爲了要在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所不能整理並解釋那些歷史的混亂事件中建立一些秩序出來。他們的階級成見和他們的狹隘精神，使社會主義者得以專有這個工具。但這些社會主義者，在使用牠之前，要深信牠是絕對地完美，是能成爲解決一切歷史問題底鑰匙。在這個估計上，他們就可以盡其一生繼續來演說，並寫出許多關於歷史唯物論底文章和書籍，不使這個思想上底問題再有所前進。科學中人則不如此的胆怯。他們想：“在實際觀點上看來，理論與假設是否正

確還是次要的，只要牠們能指導我們達到那些與事實相符合底結果就好了”（註一）。總之，真理不過是弄得最好底假設而已：錯誤往往是到發現底一條最短捷的道路。克利士多夫·哥倫布(Christophe Colomb)從蒲多列墨(Ptolémée)所犯地球圓周之計算上底錯誤出發，當他以爲是到了東印度時，却發現了美洲。達爾文(Darwin)承認他的自然淘汰論之最初的觀念，是由他閉着雙眼接受了馬爾薩斯(Malthus)在人口問題上底錯誤定律生出來的。物理學家可以察覺德模克利特底假設，用在理解新近研究底現象上，是不够了；但這並不妨害牠之被人用以建立近代的化學。

並且，有一個少爲人所注意底事實，就是馬克思不會把他的歷史解釋方法當做具有像幾何學上之公理，定理，系，推論，一種學說底整體，提起

（註一）魯凱爾(W. Rucker)一九〇一年，『葛

拉斯考(Glasgow)底科學大會底開幕講演』。

出來。那個方法之對於他，不過是一個研究底工具而已。他把那種方法公式地規定成一個簡潔的體裁，拿來試驗。所以，人們要批評牠，就必須反對牠給予馬克思手裏底成果，舉一個例說，就必須駁倒他的階級鬥爭論。但是人們並不這樣做。歷史家和哲學家死死把牠當做不純潔的惡魔事業，那恰恰是因為牠會引導馬克思去發現這個歷史底強大的動力。

第二章

自然神論者的哲學 和歷史底唯心論者



歷史中底上帝和思想,及其史的推移

歷史底事實是很混亂的,逃出了人底檢查,進步又退化,互相衝突又互相齟齬,出現又消滅,沒有顯然可以外見的理由。這樣,就誘感人們至於想

到要連接此等事實，并分類之成爲序列，而從其中發現進化和革命底原因，是不可能的。

整理歷史事實成系統底失敗，在高等人底思想中，如像赫荷資(Helmholtz 註二)者，生出了懷疑，以爲不見得“人能够定一個爲實際所照應底歷史法則”(註三)。這種懷疑是如此普遍，以致使智識分子簡直不敢偶一嘗試地去創立世界歷史底計劃。十九世紀上半期底哲學家，就是如此。總之，這乃是經濟學家不相信人能管理經濟力量這種心理底反響。但是應該從歷史問題底困難，以及解決牠所遭試驗底失敗中，做出結論，說牠的解決，是在

(註二) 赫荷資爲德國生理學家兼物理學家。一

八二一——八九〇。譯者

(註三) 英國歷史家佛路得(Froude)認爲歷史事實既然『絕不重演，而我們又不能測出一個事實底復原，來修改我們所恰恰際遇着了底價值』，所以歷史事實沒有供給我們作爲科學底材料。

人類精神所及底範圍之外麼？如果應該，那麼社會現象就將成了除外，而且唯一的是人所不能依照邏輯牽引到有定的原因了。

普通常識決不允許有一個如此的不可能存在。反之，人們倒時時刻刻都相信他們所得底幸福與災禍，是至高主宰所預想出底計劃之一部分。

“人活動着而上帝則爲之引導”，這是一個民間智慧底歷史公理。牠與幾何學上底公理同樣的真實，不過要在一個條件之下，即這裏底上帝，其意義應當怎樣解釋。

一切民族，都會以爲有一個上帝在領導他們的歷史。每一個古代城市（Cité），都有一個郡縣的神靈，或 poliade（讀作：「波里亞得」——譯者）的神靈，如希臘人之所說。牠注視牠們（指城市——譯者）的命運，並且住在居民奉獻給牠底神殿裏。『舊約』（Ancien Testament）中底耶和華（Jéhovah），就是這一類底神。他居在一個叫做『聖櫃』（Arche Saïute 註四）底木箱內，當以色列（Israël）族遷

徙時，人們把這個木箱搬運起走，並且把他放在軍隊底前頭，好使他為他的民族打仗。『聖經』(Bible)說，他牢牢記住他的紛爭，以至於要到他的敵人那裏去殲滅其男子，婦人，小孩和牲畜。羅馬人(為要抵抗漢尼巴(Aunibal 註五)，以為把伯西龍特(Pessinonte) 那縣的神靈：西伯列(Cybéle)女神，即諸神之母，增加在他們的波里亞得神靈上，是有益的。他們從小亞細亞弄來她的石像，即一大塊不成樣的石頭，就在羅馬輸入了她的狂飲的祭儀。因為他們之為一些政治的詐偽者，也同於他們之為一些迷信者一樣，他們遂併吞了他們所曾奪取得底城市底波里亞得神，把牠的石像遠送到加比多列(Capitole) 去。他們以為牠不會居住在戰敗的民族裏，因為牠已停止了保護他了。

耶穌教徒，當他們為要驅逐多神教(或偶像教

(註四) 希伯來人保守法律卷目底箱匣。譯者。

(註五) 即 Hannibal，迦太基著名的將軍。譯者

——譯者)的神，拆毀牠們的神像而燒去其神殿時，當他們載起耶蘇及其天父來攻擊那宣傳異教底惡人與攻擊那用新月形(註六)與十字架對立之亞拉(Allah 註七)時，他們也並還沒有別的神靈底觀念(註八)。中世紀底城市都是放在波里亞得神底保護之下的。聖日勒維葉佛(Geneviève)就是巴黎

(註六) 新月形爲土耳其帝國底旗子。譯者。

(註七) 回教人稱上帝底名字。譯者。

(註八) 最初的基督教徒，也一樣堅信偶像神教的神和牠的聖蹟，如同他們之於耶蘇及其不可思議的奇事一樣。德爾杜蘭(Tertulien)在他的『辯護』(Apolo-gétique)一書中，和聖·阿巨士坦(Saint Augustin)在他的『上帝之城』(La Cité de Dieu)一書中，都曾當作不可否認的事實。他們引述愛斯居拿蒲(Esculape)曾經使一些死者復活；並且他們還給了死者們以名字；既有一個女神曾經用篩子裝泰自(Tibre)底水，而其他一個則用她的腰帶攜着一隻小船，等等。

底波里亞得神。維尼斯 (Venise) 共和國 (註九) 爲了要有許多的保護神，曾從亞歷山得利 (Alexandrie) 弄來聖馬克 (Marc) 底骨骸，從蒙伯利葉 (Montpellier) 偷來聖洛格 (Rogues) 底骨骸。開化的民族還沒有完全拋棄偶像教的信仰，他們中間每一個，在他的習慣上都要專利一個統一的和世界的上帝，並且把他作爲他的波里亞得神。這樣，竟使統一的和世界的上帝之多，也同於耶蘇教民族底數目一樣，從這些民族宣戰時起，他們的上帝也相互打起來。每個民族都要以其統一的和世界的上帝去殲滅他的對手；而且假使勝利了，便唱起『達•特』 (Te Deum 註一〇) 底歌來，他確信他的勝利應當歸功於其萬能的參戰。對於上帝干預人類爭執底信仰，不是由國家底要人假造起來以順適愚

(註九) 在意大利境內底古代國家。譯者。

(註一〇) 達•特爲感謝聖恩歌。在嚴肅場合內唱的。譯者。

昧羣衆之粗俗的迷信，他們自己也有那種信仰。新近公佈底畢士馬克（Bismarck）當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底戰爭時寫給他妻子的親密的書信，指示出他相信上帝用牠的工夫來注意於他，他的兒子，和普魯士的軍隊。

哲學家，以上帝作為歷史之方向的指導者，也是沾染得有這種迷惑的。他們想：上帝為宇宙與人類底創造者，除有利於他們的祖國，宗教，和政治之外，不能有興味於其他的事情。波須埃（Bossuet 註一一）底『世界史講話』，就是這種人中最著成績者底一個模範：偶像教的民族之自遭殲滅，是在預備給他的宗教——基督教底到來，而基督教國家間要互相殘殺，則又是為底鞏固他的祖國——法蘭西底偉大，和其主人路易十四底光榮。歷史的運動，為上帝所領導，而完成於國王——太陽（Roi-

（註一一） 法國主教，一六二七——一七〇四。

Soleil)。如果牠熄滅了，那末黑暗便侵入了世界，這在約瑟夫·達·梅特（Joseph de Maistre）所叫做“沙丹（Satun註一二）之工作”底革命，就爆發起來。

沙丹戰勝了上帝，貴族和布爾崩（Bourbons 註一三）底波里亞得神。有產階級原為上帝所不甚看得起的，竟自佔領了政權，並把視為神聖底國王斬首於斷頭台上。上帝所咀咒底自然科學，獲得了勝利，且為有產階級生產更多的財富，即為牠所不能給予於其被保護者：貴族和國王底財富而受牠束縛底理性，也折毀了牠的鎖鍊，拉開了牠的鐵閘。沙丹底統治於是開始了。十九世紀前半期底浪漫派詩人，也作出許多頌揚其榮幸底歌詞來。牠是不可馴服的戰敗者，大的犧牲者，被壓迫羣衆的安慰

（註一二） 沙丹為惡魔底首領，新約全書往往引用。

用。譯者

（註一三） 布爾崩為法國革命前統治法國底皇

族。譯者。

者和希望。牠象徵出反抗貴族，牧師，和暴君之長期叛亂的有產階級。但是勝利了的有產階級，沒有勇氣拿牠作波里亞得神；他把理性曾受其害之上帝，加以修理，而重置於榮幸的地位。不過對於牠的萬能，已沒有完全的信仰，給他連合上了一羣半神像——進步，正義，自由，文明，人道，祖國，等等——來於擺脫貴族的羈絆之後担负着主宰民族命運底責任。這些新的上帝是一些思想，“思想——力量”，“不可權衡的力量”。

黑格爾 (Hegel) 曾實行把這思想上底多神教引回到思想上底一神教上去，牠從思想本身上誕生出來，創造了在思想本身之上進化底人類和世界。

心靈派哲學家底上帝，是一個機械師，牠爲了自己的消遣，依照着那只有牠一個人才認識底計劃，來構造宇宙，而規定其運動；製造人類，而支配其命運。然而哲學者的歷史家們，也不曾都看出這個永遠的上帝不是創造者，而是人的創造物，只在

其發展之時，人才倒轉去表率牠：所以牠不是指導者，而是歷史事變中底玩物。

唯心論者底哲學，在外觀上比自然神論者底哲學，較少幼稚些，而以抽象科學底演繹方法應用於歷史，仍然是很不幸的。其極為邏輯地連帶發出來底議論，俱是從某些迫於顯明底原則而成立之不可證明的格言推出來的。數學家底錯誤，就是對於他們所引入於人類頭腦中底方法，不加思慮。唯心論者不屑於去察看他們的思想之起源，不知道其來自何處；他們遂限於這樣的肯定：思想由牠們自身而存在，自然是完美無缺的，而在牠們受到完善之時，即刻就改變了人和社會現象，把一切都放在牠們的督察之下。所以，唯心論者只認識從思想底進化去求得歷史的定律。這在畢達哥爾(Pythagore) 就是如此想的：他以為數之本質底智識，能夠得出體(有形之體——譯者)之本質底智識。

但是，因為數學上底定理，不能由推想來論證，那就沒有證明那些定理不是有形物底本質，完

全如形狀，顏色，重或熱一樣，只有由經驗才能透露出來；而牠們的思想，因為人與自然底形體接觸，所以始得存在於腦子裏面。在實際上，要由推想來證明一個形體是方的，有光的，重的或熱的，並指示出部分是較小於全體，二與二相加為四，等等，……也是不可能的：人只能夠察覺經驗的事實，從中抽出邏輯的結論。（註一四）

（註一四）萊普尼茨（Leibnitz）曾空費力地想法來證明二加二等四底理由。他的證明，在數學家說來，不過是一種印證而已。我們寧肯承認幾何的公理是一些經驗的事實。佛勒西列（Freycinet）在他著名的研究：『幾何學中底經驗』一書中，就如此地證明了這事。康德（Kant）底持論，以為幾何的公理是由直覺和回想之喜幸的配合所發現的。而波玩加納（Poincaré），在那種情況上，敘說很多數學家底意見以後，自己在他的『科學與假設』一書中聲稱公理是一些“規約……”。我們在一切可能的規約中底選擇，是由經驗的事實來指導。

那些進步，正義，自由，祖國等等觀念，與數學

但這種選擇是自由的，而只為避免一切矛盾（在由其所從出的規約所演繹出底命題中底矛盾）底必然性所限制”。康德也是如此，他以為這些命題不需要經驗來印證。因此，在基督教的數學家，也有自由的餘地，可以很正經其事地取三位一體底神祕數理來承認一加一等于一，以推論出一種算術，與洛巴慈什威斯基（Lobatschewski）和利葉曼（Riemann）底非歐克里得派的幾何同樣的合邏輯。——這兩派，一派認定從一點可以通過平行於他一直線之無限的直線，而另一派則認為絕無任何可能通過那樣的平行線。

非歐克里得派的幾何學，其一切命題也是嚴格地互相牽連和互相演繹的。而把他們的定理與兩千年來被宣布為絕對真理底歐克理得（Euclide）幾何學定理相對立，都是人類腦子裏底邏輯可敬佩的表現。但是，在這個名目上，是一個活的實際而非簡單的意象構造底資本主義社會，給予這個邏輯勢力以證明。牠的成真

上底定理相同，都不能由牠們的自身而存在：並且

之敵視底階級分化，工銀勞動者在增加財富時即增加了自己的貧困之無情的剝削，在生產物富裕中間產生饑餓之生產過剩底危機，在享受上得着饜飽與矜誇底懶惰者和在貧困上受着輕視與壓迫底生產者，頌揚社會混亂道德，宗教，哲學和科學，給政治權力於少數有產階級底普通選舉，要之在文化之物質的和意象結構中底一切，都向着人類的理性挑戰。然而又是以一個沒有缺陷的邏輯，從人類的理性中牽連出來的。並且一切底不公正，都以數學的嚴格方式，從財產權利中流出。——這個財產權利，准許資本家以盜取工銀勞動者創造底剩餘價值之權利。

邏輯是腦的物質之固有性質之一。人們從真的或假的某種推理出發，從正當的或不正當的某種事實出發，構造一個意識的或物質的建築，各部分都互相統帥而不可分離。人類之社會的和智識的歷史，充滿了牠的鐵底邏輯底例子。只是很不幸的，就是牠很時常地轉而反對牠自己。

不能在經驗之外而存在。牠們不居於經驗之先，而是隨從其後來的。牠們不產生歷史的事變，而是社會現象底結果，為社會現象在進化中之所創造，改變，和消滅。牠們正因為從社會環境中直接地流露出來，所以才能成為煽動的底力量。歷史底許多任務之一，為哲學家所不關心的，就是社會原因底發現。——社會原因，是在一定時代底人腦子裏給他們產生這些東西，並予以行動上底強力的。

二

有產階級底歷史觀念， 及其思想，原則底解剖

波須埃和自然神論的哲學家，提高上帝底地位，使成為歷史運動之意識的指導者，畢竟不過是照應民衆之神底歷史作用那種庸俗的意見而已。用思想力來代替上帝底唯心論者，也只是在歷史地利用有產階級之通俗的見解罷了。凡有產者，都

宣言他的私人的和公衆的行爲是秉承進步，正義，祖國，人道，等等而來的，這只須把工業家和商人底廣告，銀行家底旨趣書，和政客們底選舉綱領一看，便可知道。

進步與進化底思想，起源於近代，都是在「人類的完善性」底歷史中之一種倒置，而十八世紀却把牠們弄時髦了。有產階級遂像命上註定了一樣，把他之得到政權，正當貴族階級認此事爲大不幸的退化時，看做一個廣大無邊的社會的進步。法國革命，因爲是在英國革命一世紀之後，結果遂在更加成熟的情形中，所以很驟然地和很完全地代替了貴族，以致從那時起，進步底思想就深深地堅立於歐洲底公論之中。歐洲的有產階級，遂以爲是建築進步政權底根據，他們很老實地肯定他們的習慣，風俗，公私的道德，社會的和家庭的組織，工業，商業，都在進步之中，超出了過去存在的一切。過去不過是愚昧，野蠻，不公正和非理罷了。黑格爾說：“要之，而且這是第一次，理性走到了統治世

界底地步”。一七九三年底有產階級，把理性尊之爲神，竭盡其崇拜底能事。這在古代世界中有產階級時代之初，柏拉圖（Platon）就已經宣言理性高出於必然（Timée 柏拉圖底會話之自然哲學部份——譯者），而蘇格拉底（Socrate）責備亞拉克薩哥拉（Anaxagoras），說他在其宇宙論中，用物質的原因解釋一切，而沒有使用理性，這個爲人所十分期望底東西（Phédon 柏拉圖底會話——譯者）。有產階級的社會統治，就是理性底御世。

但是，一個歷史的事變，如有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樣重大的，還是不夠給他證明進步這一回事。自然神論家，把上帝變爲歷史之獨一無二的創造者。唯心論家，在不願意說進步之在過去爲懶惰不起作用底思想，所以他們發現牠在中世紀，正當其在削弱貴族階級底進攻力量和保守力量，而一片一片地折毀教堂底堡壘時，即準備着有產階級底勝利，去組織他，給他以智識上底培育，而豐富其教化。進化底思想，於是便自然地在進步思想底後

面引出來了。

但是，在有產階級，只有進步的進化在準備他的勝利時，才有進步的進化。並且只有從他的歷史家能够察覺出其有機的發展底痕跡那一個十數底世紀以來底時候，才能存在。至他們冒險於先前歷史迷宮之中，而以講述事實爲自足，不實行去貫通牠們成爲進步的程序，便失掉他們的亞里陽納底線 (Fild, Ariane 註一五)。既然進步的進化之歸宿點是建立有產階級社會的獨裁，所以這個目的一達到，進步也就必然停止其前進。實際上，有產階級宣言他們的取得政權是一個社會的進步，並且在歷史中是獨一無二的進步，那末，假使無產階級要使他們離開統治地位，他們就說這是退化到野蠻時代，“奴隸制度”了，如赫卑爾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所說一樣。戰敗的貴族階級對於他的失敗，也作如此看法，沒有別的見解。進步停止底信

(註一五) 譯爲：引路底工具；亦可譯作：黑暗中

底明燈。都是譯意。原文係一種神話中底典故。譯者。

念，在有產階級的羣衆中，是本能的和無意的存在；而到有產階級的思想家裏，那就成爲一種自覺的和理性的意識了。爲只引兩個最著名的人物來作例子，我就舉出黑格爾和孔德(Comte)。他們毅然決然地肯定他們的哲學體系結束了發展底序列，牠到了思想進步的進化之頂點和止境。這樣，所以哲學和社會的與政治的制度，都只能進步到他們的有產階級形態，以後就再不能進步了。

有產階級和其最聰明的智識份子，對於進步的進步定出不可超越的界限不說，還有做得更妙的呢。他們幻想從第一重要底社會機體中，離開其進步底影響，不與俱進。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爲了要以不可駁議的形式，論證家庭底父權形式和財產底個人形式，將來也是不會改變的，就確定那些都是在一切時間內永久存在的。他們，在那從半世紀以來就從事研究，已把家庭和財產底原始形式弄明白了時，發出這些無恥的主張。有產階級的學者，對於此等原始形式底一無所知，似

乎他們是在有意識地故爲不知一樣。

進步和進化底思想，當十九世紀初年，異常流行。因爲那時有產階級還醉心於他的政治的勝利，和他的經濟財富之奇大的發展。一般哲學家，歷史家，道德家，政治家，小說家，和詩人，都很便利地在他們的著作中和講演中，放一些進步的進步之香料，是卽傅利葉(Fourier) 這個唯一的人或者幾乎是唯一的人所嘲笑不置的。但是，到這世紀底中葉，他們就必須把他那個已不時髦的狂熱，平靜下來了。英國和法國的無產階級之出現於政治舞台，在有產階級的精神中，便產生了對於他的社會統治上永遠繼續底憂慮。進步的進步，遂失掉了他的符咒底作用。如果不是科學中人，從十八世紀之末起，就取得了流行於社會環境裏底進化思想，利用之以解釋世界底構造，和植物，動物底組織，那末進步和進化底思想，結果就在有產階級的空談冗語方面，也早就會停止了使用。牠有一個如此的科學價值和孚洽民心，以至於要想欺騙地去詐取牠，

都成爲不可能了。

然而，就從某一定數的世紀以來，考察有產階級之進步的發展，也不能解釋這個歷史的運動，至多不過等於在敘述被拋在空中而落下底石頭所經過底弧形線一樣，並不會洞悉牠的墜落底原因。哲學者的歷史家，把這種進化歸之於思想力不斷的活動，尤其一切思想力中，最強固的主要的正義。據一個唯心主義的程度亦如希臘哲學一樣底哲學家底說法，正義“縱然只是漸次來到人類的思想和社會的事實之中，却永遠呈視在我們的面前”。所以有產階級的社會和思想，是永久的正義之最後的和最高的表示。而爲達到這些美滿的結果，這位小姐（註一六），就必在歷史的地底下，祕密工作。

（註一六） 指正義。因法文底正義是陰性字，而正

義之神也是女性神，故以小姐稱之。譯者。

這裏，我們要查考前述的董日爾（Denzelle 註一七）女士官案的卷宗，以好使我們懂得她的特點和她的德行。

一個統治的階級，常常把有利於其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底東西，看為正義，而把損及他的利益的，認作不正義。當他的階級利益滿足時，他所想像底正義就實現了。所以有產階級底利益，是有產階級正義底嚮導，正同於貴族階級底利益是封建的正義一樣。同樣，人們以無意識的譏笑，拿包頭布帶拴在眼睛上面來譬喻正義，就是在使牠只能看見在牠保護之下底卑鄙而貪污的利益。

封建的和行會的組織，損害了有產階級的利益，照他看來，自然是如此的不正義，以致他的永久的正義要以破滅牠為其解決底方法。有產階級的歷史家，敘說牠不能寬恕封建王公之手持武器

（註一七）意譯為：庸俗而行為可疑處女子，即指

正義小姐。譯者。

底強劫，因為他們（指王公——譯者）不知道用別樣的方法來增殖他們的土地和充實他們的荷包。其實，這只足以阻礙光榮的永久正義，倒獎勵了手持武器底強劫，使得和平的有產者，不冒生命危險，把無產者裝扮成兵士，而在新舊兩世界之半開化的地方，大犯此不正義的行爲。這不是這種偷盜特別歡喜那個貞節的小姐；而是她只以一切合法的裁可，莊嚴地贊成並允許經濟的偷盜，即爲有產階級以不事聲張的暴力，而每天在工銀勞働者的工作之上所幹底行爲。經濟的偷盜便非常盡善盡美地適合於正義底時宜和特性，至於使她化身成爲給有產階級看守財富底母狗，因爲財富是又合法又正義的贓物底儲蓄。

在哲學家口中底正義，過去雖做得奇妙，御世於有產階級的社會，而領導人們向着一個和平與幸福底未來走去；然其實，牠倒恰恰相反地是社會不平不公之豐饒的母親，滋生出種種罪惡。給予奴隸制度以占有人如占有牲畜之權利的，就是正義；

給予資本以掠奪無產階級底小孩，婦人，和男子之權利，並使其更劣於牲畜的，也還是牠。允許奴隸所有者懲罰奴隸，以致當他施以鞭撻時冷酷了他的心情的，就是正義；允許資本家強占工銀勞働所創造底剩餘價值，並在他以令人挨餓底工銀報酬那使他發財底勞働者時，仍然問心無愧的，也還是牠。所以當奴隸所有者鞭打奴隸時，說，我在享我的權利；當資本家偷盜工銀奴底勞働底結果時，他也說，我在享我的權利。

有產階級，把一切都歸之於正義，以文明和入道底美名粉飾他的社會秩序和待遇人類底樣法。這只是爲了要輸出文明到半開化的民族裏去，爲了要於其粗鄙不德之中拔出他們來，爲了要改良他們的困難的生活條件，所以才從事於殖民地的遠征。而他的文明和入道，就表現爲用基督教去愚弄，用酒精去毒醉，對土人底搶掠與絕滅那種形態和種類。但是，如果相信他是在便利於半開化人，並相信他不散播他的文明和入道底善舉在他所統

治之民族中間底工人階級身上，那就錯了。他的文明和入道之在他的民族裏，可以由奪去一切財產，處罰於日夜的苦工，定期的失業，酒癡，肺癆，尙僕病之及於男子，婦人，兒童底羣衆，測量出來；並且可以由犯罪和犯法之增長的數目，由癡狂收容所底加多，由監獄制度底發展和完備，來測量，看他的正義和入道達到了何種程度。

從來沒有統治階級有如此之多地求助於理想；因為從來沒有統治階級有如此之多底需要，必用唯心論的多言冗辯，來掩飾他的行動。這種意象的花言巧語，是他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欺騙之最妥當而又最有效的方法。在言語和行動間底自相矛盾，並不能妨礙歷史家和哲學家之採用永久的思想和原理，來作為有產階級民族歷史之統一的動力。他們可記念的錯誤，超過了其所能允許底範圍，甚至在智識分子也一樣地可以感覺的，這就是在由思想所發出底行動方面，在有產階級所用以培植并剝削這個力量而造成息金底狡計方面，都成

爲不可爭辯的證據。金融家在他們的營業計劃書上，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原理，文明的思想，人道的感情，允許百分之六的利息於家長底存款：其實，這是爲要釣來易騙的笨拙資本家（gogos）底銀子所用之不可少的餌誘。雷賽（Lesseps）所以能夠實現最壯麗的蘇彝士運河於本世紀，而獲得八十萬小資本家底儲金，就是因爲這“大法國人”預許他要給祖國底大帽子上增光，擴大開化了的人道，而使認股者發財。

永久的思想和原理，是非常之不可抗的誘餌，以致沒有一切金融的，工業的，或商業的廣告，酒精的飲料，或藥房的劣品之告白，等等，不用牠們來當香料使用的。政治的背叛和經濟的詐僞，通通都插上了思想和原理底旗幟。（註一八）

（註一八） 王得魏爾得（Vandervelde）和其他的同志們，都忿怒我脫去永久的思想和原理底外衣而顯出其裸體形態那種不恭的與“過甚的”態度。把踐踏於

唯心論者底歷史哲學，既然沒有注意到有產階級之誇耀永久的原理只是在掩飾他們的行動之

博學院和議會中底講演，選舉底政綱和商品底告白裏底正義，自由，愛國，待作玄學的和道德的迂愚，是何等的褻瀆聖物啊！假使這些同志們生活在百科全書派（Encyclopédiste）的時代，他們會要發出雷鳴的憤怒反對那毀譽得諾（Diderot）和福祿特爾（Voltaire）等，因為他們揪住了貴族階級意象形體底領帶，而把牠拖到他們的理性底鐵欄內去關着；他們嘲笑基督教神聖的真理，阿列洋（Orléans）底少女 Pucelle 按指冉恩·達克（Jeanne d' Arc），這一位封建的愛國女英雄——譯者），貴族底青血和名節，權力，神聖的權利，及其他的不可朽的東西。他們會把董·基雪特（Don Quichotte 是西班牙底著名小說，反對封建的作品——譯者）付之一炬，因為這本無可與比的傑出的小說作品，無情地譏笑那貴族階級所用底詩歌和小說盛稱底騎士的道德。

利己主義衝動底面目，並且既然不能明白有產階級意象之花言巧語底本性，所以他們的歷史哲學

伯爾佛·巴克 (Belfort Bax) 責難我對於財主之玄學上底正義，自由，及其他的本質、所持底輕蔑態度。他說，那些東西都是很普遍和很必要的見解，以致爲了要批評他們有產階級之奇怪形態時，我自己也須用某種正義和自由底理想。發個誓罷！我沒有勝過唯心的哲學家，我不能從我的社會環境中逃出去：仍當受其流行觀念底影響；各人照他的尺碼去裁度那些思想，而以他個人的見解作他人之行動和思想底標準。但這些思想在其所從出底社會環境中是必需的，那就不應該遵循着牠們，看作數學上底定理，以爲牠們在一切環境裏都是必需的，如蘇格拉底在普羅大哥拉 (Protagoras) 裏所說，闡明正義之永久的必需，就等於說強盜根據牠 (指正義——譯者) 規定他們在他們之間互相遵守底行動規範一樣。精確地說，因爲立基於家庭的或個人的私有財產上底社會，是一些強盜底社會，其中底統治階級

不過是一種又無味又難解的字句底研究而已。但是，唯心論者的哲學，其悲痛的小產，並沒有證明

搶劫別的民族，偷盜被統治階級——奴隸，農奴或工銀勞動者——勞動底結果，正義和自由對於他們就是永久的原理。哲學家宣布這些原理為普遍的和必需的概念，因為他們僅僅能認識基於私有財產上底社會，而且他們不能想出一個安置於別的基礎上底社會。

但是，社會主義者，既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把我們像命上註定地拖向一個建基於共同財產之基礎上底社會去，就不懷疑這些普遍而必需的概念也將隨產生牠們底私有財產社會之你的，我的，和人底掠奪之消滅，而消滅於人類的頭腦之中。這種信仰，不是由感情的夢想所假定，而是由不可討論的觀察得出底事實來決定的。前史的共產主義的野蠻人和半開化人，沒有任何不朽的原理底概念，便證明了這個見解底真實。就是達列·墨納 (Sumner Maine) 這個法律學者，也不曾在近今印度底共產村落裏找出那些思想來，那裏底房

人們不能達到人類社會組織和進化之決定的原因那一種認識，好像化學家所曾達到的規定分子集合構成複體之原因底地步。

歷史哲學之父維柯(Vico)說：“社會界一定是人底作業。從此生出人們能夠而且應該在其中找得改正人類智慧底原則……。每個反省過了底人，都不會驚疑哲學家會嚴重地企圖來認識上帝所做出並留作科學使用底自然界，而疏忽於社會界底思索。其實，社會界既然為人們所做出，人們也就能夠有科學去認識牠。(註一九)

民都以傳統和習慣來規律他們的品行。

普遍而必需的概念，為私有財產社會底人們所利用以組織他們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活的，對於規定將來共產社會中底人間關係便不再是必需的了，歷史將把牠們收集起來，而分類地陳列在死的思想之博物院裏。

(註一九) 江巴梯打·維柯 (Giambattista Vico)

自然神論的方法和唯心論的方法之無數的失敗，便使我們不得不着手一個新的解釋歷史底方法。

著底Principi di Scienza Nuova(『新科學底原理』——譯者)。

第三章

維柯底歷史定律

一

人類進化底同一

維柯底著作，哲學者的歷史家少有讀過的，雖然他們把他的 *Corsi et Recorsi*（順流與逆流——譯者），及二三別的格言，也往往又被誤解又被重複述說的，放到一本一本過去的故紙堆裏；但維柯却在『新科學』一書中，公式地定出了歷史底基

本規律。

他當作社會發展一般的法則，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一切民族，不問他們的人種之根源和地理的位置是甚麼，都是由同樣的歷史道路前進；以致使得任何民族底歷史，是其他一個達到了發展之高度之民族歷史底重演。

他說：“有一個永久的理想的歷史存在，這就是一切民族不問其爲野蠻底狀態，半開化底狀態，和猛獸底狀態，在時間中所經行底歷史，都表明人們底出發在開化自己”，馴良自己，ad addimesticarsi（把自己養馴——譯者），照他的說法（註二〇）。（註二一）

（註二〇）『新科學』libr. 11（卷二——譯者），§5

（註二一）Civiltizzare（文明——譯者）這個動字，大約在維柯時代義大利語言中還沒有；在法國僅僅是十八世紀底人才使用牠來表明人民在進步道路中底進行。這個字底意義是如此的新近，以致法國的博學士

摩爾甘 (Morgan)，大約還不認識維柯，他已得到了同樣法則底見解，他曾構成了一個更加實證而完全的公式。各種不同的民族之歷史的一致，被拉波里丹 (Napolitain) 的哲學者 (註二二) 把他們的發展歸之於根據一個預定計劃使然的，美國人類學者述敘出有兩種原因：在於人們之智慧的類似，和他們為發展他們的社會所克服底障礙底類

院只在一八三五年開始出版底字典中才解釋 civilization (通譯為「文明」，實係表示文明化這種行動底名詞——譯者) 這個字。傅利葉之使用牠，不過只以之表示近代有產階級的時代罷了。

自然科學亦有牠的“永久的理想的歷史”：註明在自然主義哲學和歷史哲學裏之思想底平行論，是很奇特而且有趣味的。——亞里士多得 (Aristote) 和自然神論者，承認有一個預定計劃，上帝根據牠創造各種動物，而人們可以由比較形態學底研究發現出來，“於是他就重想及了神的思想”。——唯物主義的哲學家，以

似。維柯自己也一樣，相信智慧的類似。他說：“在人類事物底本質中，必然地存在有一個普遍精神的言語，共同於一切民族。這種言語，一致地表明事物底實體，在人們底社會生活裏盡有積極的作用；並且牠隨着事物之採取種種相異的面貌而變化，以代表其實體。我們察出牠（指精神的言語——譯者）的存在於諺語這民衆智慧底格言裏頭。這些諺語之表明的花樣，雖然有很多的差異，却是

自然代替上帝，把牠歸之於一種無意識的計劃，或寧可是一個非物質的非現實的模形，「體式」，根據這種計劃，才實現真有的狀態。在一部分人，以爲牠是一種「原樣體式」(Prototype)，根源的形態，其真實的生物是漸次改良臻於完美，而另一部人，則又以爲牠是一種「模樣體式」(Archétype)，其真實的生物是變異了的和不完整的模型改作 (Remodelage)。

(註二二) 指維柯，因其爲意國拉波里丹人故。

譯者

一切古代的和近代的民族裏同樣的實質”(註二
三)。(註二四)

(註二三) *Ib.*, *Degli Elem.*, XXII。

(註二四) 亞里士多得也注意於諺語底非常重要。許多著作家都談到民間格言底搜集，說牠底造成和喪失。西勤西雅(Synesius)在他的『禿頭底讚詞』(Eloge de la Calvitie)中，提到這件事。他說：“亞里士多得把諺語當做過去的哲學。消滅於人們所經過底革命中尙未淨盡底殘餘：牠們的刺激性之簡潔語句，從覆沒之災難中救了出來。所以他們表示之於諺語和思想中的，與古代哲學具有同樣的權威。他們從那裏給我們帶來了並且保存着了可貴的印象，因為在最落後的世紀之中，人們底堅持真理，過於現今”。基督教的教主，受多神教的著作者之思想的培植，重流露出古代的意見，以為人們是由退化變壞而不進於完善了。這樣的觀念，一直繼續到希臘神話史中，而屢見於『伊里亞得』(Iliade 為一種記載古代風俗神話底詩——譯者)底字裏行間，是為

摩爾甘說：“人類的精神，在一切的個人中，一切的部落中，一切的民族中，本然相同，論到牠的力量所及底範圍，也都是被限制的，所以，工作並應該工作於同樣一致的道路和變化底狹小界限之中。牠所達到底結果，在由時間與空間分離開底地方，都形成公共經驗那個繼續的和邏輯的鍊子上

埃及牧師所與有一份的。據赫洛多特(Hérodote)看來，埃及牧師把已經過的時間分爲三個時代：神底世紀，英雄底世紀，和人底世紀。

人自「氏族」底共產主義出來以後，曾常常相信他在退化，並且相信幸福，人間天堂，黃金時代，都在過去。人類的完美和社會的進步這個觀念，形成於十八世紀，正當有產階級接近政權之時。但是，同基督教一樣，他把幸福置諸天上去了。

空想的社會主義使幸福降到地上來。聖·西門(Saint Simon)說：“天堂不是在我們後面，而是在我們的前頭”。

之一些連環……。正同於連接的地質的構造，人類的種族能夠根據他們的發展，重疊起來，成為連續的層：在分列作若干種類後，牠們（指連續的層——譯者）便以某種確實的程度，透露出人類進步從野蠻到文明之全部的進行”。因為“人類經驗底行程，是在由幾乎完全同一的道路向前走去的”（註二五）。馬克思研究過這種經濟的“經驗”底行程，證實摩爾甘底思想。他在『資本論』序言中說：“工業最發展底地方（或國家——譯者），給那些隨着牠在工業階梯上走底地方指示出牠們自己將來底肖像。”

因此，所以“永久的理想的歷史”，據維柯說，是人類各種民族所應輪流經過的，並不是由神的智慧預先定就底歷史方案，而是由歷史家所想出底人類進步的歷史方案，這是在研究各個民族所

（註二五） 摩爾甘(Lewis H. Morgan)底Ancient

Society (『古代社會』——譯者)，II, c. IX, IV, c. I.

III, c. v.

經過底階段，互相比較，並根據牠們複雜底程度，排列之成爲進步的程序，而得到了的。

從一世紀以來，那種對於野蠻種族和古代的與近代的民族之繼續的研究，勝利地證明維柯規律底正確。牠們建立了這樣的理論：一切的人，不問他們人種的根源和地理區域是怎麼樣的，在其發展中，都經過同樣的家庭，財產，和生產底形態，以及相類似底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丹麥的人類學家是第一個來考察事實而分前史時代爲石器，銅器，和鐵器之一個繼續一個底階段的。他用製造工具底原料，因而用生產形式，來顯出各個階段底特徵。種種不同的民族，即屬於白種，黑種，黃種或紅種，和居住於溫帶，熱帶與兩極的，其一般的歷史，只有用維柯之理想的歷史底階段，摩爾甘之歷史的層級，馬克思之經濟階梯底秩序，才能使牠們互相分別，知道他們所走到底地位；以致就這樣使最發展底民族，指出了較少發展之民族自己未來底肖像。

智識的產生，不能逃脫維柯底法則。語原學家和文法學家曾發覺了一切人種中底人，為創造文學和語言都曾經遵循同樣的規律。民俗學家 (Folkloriste) 在野蠻的和文明的民族裏，搜集了同樣的小說，維柯已經在那些民族裏考察出了同樣的諺語。許多民俗學家不把相似的小說看做民族底產品，僅僅由口頭的傳說保存下來，而以為牠們是在統一的中央想出來的，從此地發出才流行到全球之上。這是不可允許的事，而且與人類在社會的制度和與物質的生產中間所觀察出來了的相矛盾。

靈魂底思想及由牠所產生之種種思想底歷史，是思想發展之顯明的同一之最有奇趣的例子。靈魂底思想，在野蠻人甚至最低等的人中間都遇得着的，就是他們最初的智識發明之一。靈魂一經發明了，便須得在地上或天上給牠安置一個住所來作死後底居留之用，以免得牠因無住宅之故到處遊蕩而麻煩活人。靈魂底思想，在野蠻人和半開

化人中非常的活躍，而在曾經製造了大神和上帝以後，到了發展到高度底民族裏便消滅了。這種思想，常常是當民族達到另外一個進化階段時，又以一種新的生活和力量，復興起來。歷史家在曾經指明地中海沿岸歷史底民族缺乏靈魂思想後，——然而在先前的野蠻時代是存在過的——又考察出牠復興於耶穌紀元前幾世紀時，以及牠直到我們今日之仍然存在。他們只以敘述一個重要思想之消滅和復興這些異常現象為滿足，而不涉及他們的重要，和想及要探究其解釋底事情，另外也不能在他們之研究底分野中發覺出甚麼來。因為這只有應用馬克思底歷史方法，只有在經濟界底轉變當中去研究牠，才能够有發現牠底希望。

把家庭，財產，和政治制度底原始形式發表於世底學者，已曾用研究底工夫，過於深思地來耗費時間於其轉變原因底探求。然而只作了描寫的歷史；可是社會界底科學應該是描寫的而又是解釋的。

二

生產形式底作用

維柯以爲人是歷史之無意識的動力，這不是他的道德的作用，而是他的罪惡在做歷史底活力。所以創造社會和發展社會的，並非甚麼公平，寬厚，和入道，反只是“殘酷，饕吝，和貪慾”。“這三種罪惡，迷感了人類，產生出軍隊，商業，和政權，——*corte*（伴隨品，或譯儀仗——譯者）——並且像必然的結果一樣地產生出勇敢，財富，與共和底智慧。這樣就使這三種罪惡，本有可能來毀壞人類於地上的，却生產了文明的幸福。”

這種不能期待的結果，供給維柯證明了“神的造化和神的智慧之存在。因爲其私利所全部吞噬了底人，其慾念使他們生活在荒野獨居中，如兇猛的獸類；而神的造化和智慧，却以這種人底慾念，來組織文明的秩序，允許我們得以生活於人類社會之中。”（註二六）

指導了人們不良慾念底神智，再版了民間格言：人活動着，而上帝則爲之引導。這個拉波里丹哲學家底神智和這個民間的睿智之神，借助人的惡德動作，來引導人的，究竟是些甚麼呢？

馬克思回答道：生產底形式。

維柯，與平凡的理性一致，肯定人是唯一給予歷史以動力的。然而他的需要和情慾，不論壞的和好的，都不是不變的品質。唯心論者心目中底人，在他看來，是永遠留在同樣的狀態之中，沒有變化的。舉例來說，母親的愛這個動物底遺傳，沒有牠，在野蠻狀況中底人，便不能生活，而且永續其後裔的，在文明社會中，却減少到了消滅底地步。富裕階級底母親，從兒童誕生以後，便與她脫離，而委託之於雇傭人底照拂。——其他一些文明的婦女，對於作母親底需要感受得如此之少，以致她們替作一生的處女（註二七）。父母的慈愛和性的忌妒，當

（註二六） Ib., Degl. Elem., VII。

多夫多妻的時代，不能顯出於野蠻人和半開化的種族之中的，又恰恰相反，在文明人中則非常發展。——平等底情緒，在生活於共同財產——一直到禁止任何人占有一件東西使其他的人不能占有底地步——中底野蠻人和半開化人裏頭，表現得活躍而嚴肅的，從人們生活於個人財產底制度下以來，便很厲害地磨滅下去了，至使文明社會底窮人和工銀勞動者，以退讓忍受，當作神明的和自然的命運一樣底態度，接受他們社會的卑劣地位。

這樣，所以在人類發展底經程中，若干根本的慾念變化，縮小，和消滅，而其他的慾念則又降生，

(註二七) 人們在知道創造社會環境底昆蟲裏，可以看出相似的現象。蜂王是一巢之母，不關心於她的兒子，而殺掉她的女兒，因這是些備有性的器官的，而中性的女工蜂則應該保護，反對母的熱情。有幾種家養的母雞，失掉了母底本能；雖然是特別多產卵的，也從不伏卵，使其孵化。

長成。只在人裏面去找尋牠們（指慾念——譯者）產生和進化之有定的原因，必要人雖然生活在自然和社會中，也不受其周圍的實際底影響，才是可以的。而這樣的假定不能產生，就是那很精密的唯心論者底腦子裏也是一樣要承認的。因為他只敢主張我們應該在端正家庭之婦女，和靠她的性來謀生之不幸的婦女裏頭，遇着同樣的貞節底感情；在銀行底用人，和一個學士院的學者裏頭，遇着同樣的精於演算；在操四弦琴職業者，和泥水匠裏頭，遇着同樣的靈敏的手指。所以物質的，智識的，和道德的人，從無意識的然而深刻的樣法方面，受他所生活着之環境底作用，是不可爭論的事實。

第四章

自然環境與人爲環境 或社會環境

—

自然環境及其變化法則(註二八)

環境底作用,不僅僅是直接地,單一地施之於

(註二八) 本章所分五節,俱爲我們做的,原書並未分開。譯者。

正盡其機能之責任底器官，如在操琴者和泥水匠場合中底手上，在銀行用人和博學院員場合中底腦之一部分上，在清白的婦人和淫亂的婦人場合中底道德官能上；牠還間接地反映到一切器官上。這個環境作用之一般化，倍夫諾瓦·聖一希乃爾 (Geoffroy Saint-Hilaire) 在足以顯其特徵底名義之下，稱為「器官底隸屬」(subordination des organes)；近代的自然學家把牠叫做「交互關係底法則」(loi de corrélation)；而居維葉 (Cuvier) 則作如此的說明：“整個具有器官底生物形成一個協和的總體，一個統一而完成的 (clos) 系統，其各部分都互相適應，而以一個交互的作用協作於同樣的確定的作用。任何一部分底變化，沒有其他一切部分也在變化時，是不會成功的”(註二九)。舉例來說，一個動物底牙齒底形態，為着任何原因發生底改變，如果沒有牽連到長牙齒底顎骨，使顎骨動底筋

(註二九) 居維葉，『地面革命底講演』。

肉，連緊肌肉底腦蓋，裝在腦蓋中底腦髓（註三〇），支持頭部底骨頭和肌肉，臟腑底形態和長度，一句話，身體的一切部分底改變，是不能改變的。前肢自發生了改變，不再用以爲行路之工具時，就引起了一切器官的變化，決然把人與類人猿分開。

突然來到任何器官底變化，其所牽連出來底

（註三〇） 解剖學家測量太陽穴的筋肉，——

Crotaphites ——在食肉獸和許多猿猴方面，連接在腦蓋骨底弓形頂上面，而把牠包裹得像在肚帶內一樣。在牠壓抑着蓋骨腔時，阻礙了腦髓底發達，與獸底腦髓作比例，成爲相對地縮小。而獸同人一樣，有一個稍發達的咀嚼器和稍強的太陽穴的筋肉。安多利(R. Anthony)把兩個狗底太陽穴筋肉，在其初生時即割去了一面，過幾個月後去考察，覺得對着除去筋肉之腦蓋骨底那一半，長得更成圓柱形底樣子，而腦子的半球也增加了容積。——「科學博學士院底報告」，一九〇三年，一月，二三日。

變化，不常常是有預見和了解之可能的。這樣，爲甚麼把幼鹿底脚折毀或截斷其睪丸，便引起牠頭上對立之角底虛弱；爲甚麼白貓是聾的；爲甚麼有蹄底哺乳動物是吃草的，而有五指底哺乳動物則是食肉的呢？

習慣上簡單的變化，在屈服一個或多個器官於未習慣的使用，有時要在全部機體中起深刻變化底結果。達爾文說，常在傾斜地吃草這個唯一的事實，惹起蘇格蘭某幾種牝牛骨骼底變化。自然學家（即生物學家——譯者）都一致地把鯨科——鯨魚，大鯨，和海豚——看做舊來的陸生哺乳類，牠們在海裏要找得更加豐富和更加容易的食物，就變成泗水的能沉浮的了。這種新的生活，曾經改變牠們的器官，把不再用的收縮成遺跡底狀況，而發展其他的器官，以適合於水生環境底必需。撒哈拉（Sahara註三一）底植物，爲要適合其乾燥的環境，

（註三一） 非洲大沙漠底名字。譯者。

就減縮牠們的身裁和葉子底數目；並在葉子上塗出一種蠟質以預防水氣底蒸發；且特別延長其根子去找尋濕氣。牠們的生長現象是反季候的。牠們在夏天這個熱季中睡眠，而生長於冬天，較爲涼爽而有濕氣底季候。沙漠地帶的植物呈出十分相似的特性。一定的環境牽涉到生物底生存，表現一種已定特性底全部。

宇宙的或自然的環境，是爲植物和動物在死亡這脅迫之下所不得不去求適應的。也同居維葉底具有器官之生活一樣，構成爲協和的總體，複雜，並且是在空間沒有精確界限底系統。牠的部分就是：地質的構造，土地的組成，熱帶底附近、超出海平面底高度，灌溉牠底河流，所受底雨量，和所蘊蓄之日光底熱量，等等，再加以生於其中底植物和動物。這些部分是相互適應的，以至其中之一底變化，在沒有於其他的部分引出變化時，也不能有變化。自然環境底改變，算是比具有器官底生物所產生底改變慢一些，然而却是值得估量的。舉例來

說，就如森林，在氣候上和雨量上有一種影響，因此遂影響到土底潤濕和疎鬆。達爾文曾經指明過，動物就在形體上是無足重輕的，如像蟲子，而他在種植土地構造方面盡有一個重大的作用。柏爾得洛(Berthelot)和農學家赫爾利葉日(Hellriegel)，威爾發斯(Willfarth)，證明繁殖於菜蔬類根節中底細菌(bacteria)，為土地肥沃底原因。人由飼養和耕種底事情，施行了一種顯著的作用於自然環境。由羅馬人開始之對於森林底砍伐，曾使非洲和亞洲許多肥沃地方變成了不能居住的荒地。

植物，動物，和在自然狀態底人，受自然環境底作用，除了以他們的器官之適應能力去將就以外，沒有別的抵抗方法。所以縱使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起源，如果若干百數千數底世代都生活於不同的自然環境之中，結果也不得不自相分歧，變異為多種。因此不相似的自然環境，也傾向於分別人們為各種，如對於植物和動物一樣。這就是實際上在野蠻時代就形成了各色各樣的人類底原因。

二

社會環境及其變化法則

人不僅用他的工業改變在其中生活底自然環境，而且一件一件地全部創造出一個人爲的或社會的環境，以致他縱不能把他的機體免除自然環境底作用，至少也要大大地減少。但是，這個人爲環境在牠的輪流上，施其作用於人，亦如自然環境之所供給於他底情形一樣。所以人及馴化了的植物和動物，都受兩種環境底作用。

由人類繼續創造底人爲環境，或社會環境，以他們的造作和複雜的程度，而互有不同。但是同樣造作和複雜程度上底環境，不論創造牠們底人種爲何，牠們所在底地理形勢怎樣，都呈現出大量的相似：以致，即使人繼續受不相類似的自然環境之分歧化的作用，他們也一樣服從於相似的人爲環境底作用，減少人類底差別，而在他們裏頭發展同樣的需要，同樣的利益，同樣的情慾，和同樣的心

理。另外，相似的自然環境，例如位於同樣緯度和高度底地方，對於生在那裏底動物植物，施以同樣的統一化底作用；牠們便有了相似的特產底花草和野獸。所以相似的人為環境，趨於把不相似的自然環境所曾分化為許多種與次種底人類統一化。

自然環境底進化極其緩慢，竟至使適應於其中底植物動物似乎是不變的一樣。人為環境就恰恰相反，以一個加大的速度來進化，所以人及其社會，歷史，較之動物與植物底歷史，便是異常運動的了。

人為環境，正同於具有器官底生物之與自然的環境，構成一些在空間時間中沒有精確限度之協和的總體和複雜的系統，其各種部分都互相適應，而且十分緊嚴的連繫着，以致一單獨的部分，沒有其他部分底動搖和沒有在其周圍底修改，是不能變更的。

人為環境或社會環境，在野蠻的部落裏頭，極其單純，由小量底單件(或部份——譯者)所組成，

一到人因爲增加了新的單件和將其已存底單件加以發達而進步時，便立刻複雜化了。牠從有史底時代以來，其形態底構成，乃是由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由傳統，習慣，風俗和道德，由常識和公意，由宗教，文學，美術，哲學，科學，生產與交換底形式，等等，而至由生活其中底人們。這些部分，在變化和彼此互相影響之中，生產了一種次序底逐漸複雜和擴張底社會環境，來陸續改變人們。因爲，同自然環境一樣，一定的社會環境牽連着人們底生存底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表現出類似的特徵之全部。假使互相適合底各部分是停止的，或只有一個過於緩慢底變化，如自然環境各部分之所爲，那末人爲環境就將留滯在均衡的狀態，而沒有所謂歷史了。恰恰相反，牠的均衡，是一個極端的穩定和增長的穩定，所以經常地爲發生於其諸部分之任何一部分底變化所擾亂。既然任何一部分都影響其他的一切，當然如此。

有器官底生物，其各部分，與自然底各部分一

樣，彼此互相影響的，是直接的，亦可以說是機械的。當在動物進化底行程中，身體的直立一經確定地爲人所得時，牠就成一切器官變化底起點。到人底頭不以強有力的筋肉之附着於頸端，如其他的哺乳類那樣，而由脊骨來撐持時，這些筋肉和骨骼，爲牠們所插入其上的，都發生了變化，而在變化中，腦蓋骨和腦髓，等等，也變化起來。在一個地方之種植土地底地層，以任何原因而增加，這與牠如不生有碍生長底植物，而滋養一個森林，其結果，森林就改變水底攝養，增加河身底容積，等等。但是，人爲環境底各部分，只有以人爲中價，才能使各部分互相影響。已改變的部分，應該開始來物質地和精神地變化人們，這就是改變了的部分使他們起作用，而推動他們去做應該令其他部分起改變，使其達到這部分裏已實現之進步底水平綫，免得其他的部分在這部分底發展中妨害了牠，並且俾得其他的部分再來適應於牠。未改變的部分，精確地由於構成其“好的方面”那些有用的品質，便感

覺牠們的不便。於是牠們成爲過時的廢物，便是有害的東西，而構成爲“壞的方面”。愈是這樣，便愈加難堪，不可承受，以致牠們應該接受底改變就愈加重要了。人爲環境中各單件底均衡之再建，往往只有在對於正在變化底部分中特別有利益底人們與在其他的部分中保守底人們之間底鬥爭後，才能有效地實現。

三

近代歷史中底現實例證

歷史的事實，這還不要在成爲過去之紀念的事實中去找，只是把很新近的一加回憶，便顯示出由人底中价所演出底人爲環境各單件底玩意兒了。

工業，當其已經利用水蒸氣底彈力作爲發動力時，遂要求新的運輸方法，來載牠的燃料，牠的原料，和牠的生產品。牠給有關係底工業家，誘致出在鐵路上用蒸氣運輸底思想。而鐵路之開始實行，

是一八三〇年在生產煤很多的地方加爾得 (Gard 註三二) 煤區。而由史蒂芬生 (Stephenson) 第一次用火車頭來拖車輛，開行於英國，是一八二九年。然而，當擴張火車頭底運輸時，撞着一些活躍的和無數的反對，以至把牠的發展，延遲了多年。吉爾士 (Thiers) 先生這個財產合格而有選舉權之有產階級底政治首領，和在常識與公意上都有權威底代表，就很起勁地反對這事，因為，他說：“一條鐵路不能夠走”。其實，鐵路推翻了最合理而又最穩坐不可動底思想。牠們在其他不可能的事情中間，要求嚴重地變更財產底形式，這是想用以建立有產階級社會的基礎，因而站上統治地位去的。直到那時，一個有產者還只是在用他自己的銀子，頂多罷，其所增加底銀子不過一個或兩個朋友和熟人，對於他的信義和才能有信心底人的，來創造工業或商業。他管理基金底使用，並且是工廠或商店之

(註三二) 法國南邊一省底名字。譯者。

實際的和名義的財產主人。但是鐵路底建築，需要巨大的資本，以致集合幾個人手中底所有，都沒有可能。因此，必須決定使大批的有產者拿出他們痛愛的銀子，從沒有離開過眼睛注視着底銀子，來信託於他們剛才知道一個名字，而還很少知道其才能和道德底人們。他們把銀子放出手以後，就失掉了使用上底一切監督管理之權。他們對於用他的銀子來創造底車站，車箱，車頭等等，也沒有個人財產底性質了。他們能夠享有的，僅僅是在獲了紅利時有分得紅利之權。人家所交給他們的，不是有體積，有重量，和有其他的堅實性質底現金現銀，而乃代之以又輕又薄的紙片，虛構地代表了集合財產之極小數的，同樣又是不可捉摩的一小部分，而在其上載着大字印出底名字。在有產者過去的記憶中，從來沒有財產帶着這樣玄學的形態。這種新的形態，使財產脫離個人性質，與那造成有產階級快樂底財產發生很猛烈的矛盾，這就是爲他們所知道並且世代相傳的。而要使這種新形式得着保

護和宣傳，還只有犯罪者和被告發者，爲人所視作社會秩序之更壞的搗亂者來負責。所以社會主義者：聖一西門和傅利葉，都盛稱紙底股票財產之動產化(註三二)。人們還會在他們的弟子行列中遇着

(註三二) 傅利葉，在「宇宙統一論」一書中，歷舉這種財產形態供獻給資本家底好處，說牠不“冒任何偷盜，火燒，和地震底危險……。從不會有一個瞠人忘却牠而致疏忽；在處置和生息上，也沒有受損害的，經理之對於他和對於其他的股東，是一樣的……。一個資本家擁有一萬萬的，能夠在一霎時間就實現他的財運，等等……”。牠能保障社會的和平，因爲“如果人人都成了財主，則叛亂的嗜好遂變爲社會秩序底愛戀”。而“窮人只有一點小錢存在手中的，也能夠取得一份劃得極小的民衆的股票……而成全那裏無限的財產主人了；並且能夠說那些都是我們的宮殿，我們的商店，我們的金庫”。把空想的社會主義者說是工人解放底代表，倒不如說是資本家的集產主義之代表，更加恰當。他們的黃

工業家，工程師，和財政家，在預備一八四八年底革命，而為十二月二日底從犯。他們利用政治底革命，做經濟環境底革命，把九個省立銀行集中成為法蘭西銀行，承認財產底新形式為合法，而且使公意接受牠，更大造法國的鐵路，至於密如蛛網。

大機械工業，必需從遠處弄來牠的燃料和原料；並且必需使牠的生產品，流通到遠處去。所以不能容許一個民族細分成許多小小的自主國，讓其各有各底關稅，法律，權度，尺度，錢幣，紙幣，等

金時代不過是銀錢時代罷了。

拿破侖第三及其政變中底同謀者，都被這些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原則所浸漬了。他們使最小的錢莊容易接近國家底公債利息，——一直到那時，公債利息底占有還是大錢莊底特權。他們在允許買五個佛郎甚至一個佛郎底公債票時，照他們中底人說來，是在使公債利息民主化。他們相信，使羣衆與公債發生穩固的關係，就可以阻止政治的革命。

等特別的東西。反之，牠倒恰恰需要統一的和集中的國家，來遂其發展。意大利和德國，都只有以血戰底代價，來滿足這些大工業底要求。而吉爾士和蒲魯東 (Proudhon) 兩先生，他們有很多相同之點，並且他們都代表小工業底利益，變作了教皇和意大利王子之國家之獨立底熱烈辯護人。

四

人在社會環境變化中 之作用與歷史底進化

既然人是繼續不斷地創造並改變人為環境底各部分，所以歷史底動力就在於人，正同維柯和民衆智慧之所想，而不在於正義，自由，和其他玄學的本質，如最哲學者的歷史家之所震人耳鼓地反覆背誦的。這些混亂的和不確定的思想，俱照着歷史的時代，並照着同樣時代底集團，甚至於個人，而變化的。因為牠們是產生於人為環境底各部

分中那些現象在領悟裏底反映。例如資本家，工銀勞動者和顯達的官員們，對於正義便有不同的意見。社會主義者用正義來主張把偷自工銀勞動生產者底財富，歸還於他們；而資本家則保守這偷來底財富，並且如像他佔有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一樣，他的意見遂站了優勢，定成法律，對於官員們就成爲正義了。精確地是因爲同樣的字包含有許多相反的見解，所以有產階級就把這些思想變作一種欺騙與統治底工具。

人爲環境或社會環境底部分，給予作用其中底人，以物質的，智識的和道德的教育。這些事情底教育，在他裏頭產出一些思想並激發其情慾的，是無意識的，非覺悟的一樣，當他行動時，還以爲是在自由地隨着他的情慾和思想底衝動來幹的，其實他不過是屈服於人爲環境諸部分之一所施於他底影響而已。自然哪，那一部分也只有用他的思想和情慾作媒介才能加動作於其他各部分之上。在他不知不覺地服從環境之間接的壓迫中，莫明

其妙，而把他的行為與活動底指導，歸之於上帝，神明的智慧，或正義，進步，人道底思想等等。如果歷史的進行是無意識的，既然如像黑格爾所說，人們得到底結果，常常出於他所找尋底結果之外，那就是直到如今，他還沒有意識着使他動作與領導其行動底原因。

五

生產形式在社會環境變化

中之作用與歷史底進化

甚麼是社會環境中最不穩定的部分，即在質量與數量上最頻繁地變化，最易有動搖全部之感受的部分呢？

馬克思回答道：生產形式。

這裏，馬克思所要說的，是由生產形式去注意生產底法子，而非生產出來底東西。因此，自有史以前底時代以來，人就在織布，而只大約從一世紀

以來，才機械地織布。生產底機械形式，爲近代工業本質上底特徵。在我們的眼前，有一個無與比擬的例子，就是近代工業以其霹靂似的和不可抵抗的強力，去改變一個民族裏之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牠輸入日本後，就在中世紀封建國家那種世代底空間中，高聳出了一個資本主義世界底立憲國家；而且列入於世界列強底地位。

許多的原因，互相協助地對於生產形式保證了這個作用底萬能。生產直接地或間接地吸收了民族中那些個人之廣大羣象底力量，然而這時在社會環境其他各部分（政治，宗教，文學等等）裏，有限的少數人被編進去爲之服務；並且這種少數人，還必要利賴於他們，以取得物質的和精神的生存方法。因爲如此；所以一切人們或多或少地，內心地和物質地受生產形式變化底影響，只有很少數底人服從其他各部分底影響。然而既因爲社會環境之不同的各片面（即單件——譯者）彼此互相

影響是由於人底中价，所以改變人得最多底片面，就必然地要具有最多的力量，來撼動社會環境底全部。

生產形式，在野蠻人的社會環境中比較地不甚重要，現在則取得了優越的重要地位。而且因為在人認識自然力量之時，即因其不斷地加入於生產中底緣故，其重要性遂無止息地增長。前史時代的人之開始加入生產，是在使用石子當武器和工具底時候。

生產形式底進步，比較迅速，這不僅因為生產占了人們底廣大羣衆，而且還因為在激起“私有利益的狂熱”中，發動了如維柯所認為歷史之原動力底三種惡德：心底殘酷，鏗吝，和貪慾。

從兩世紀以來，生產形式底進步是成為如此的急轉直下，以致有關係的人們，必須要常常改作與社會環境相應的各片面，以維持其水平的狀態。他們所遇着底阻力，表現為政治上和經濟上不斷的衝突。這樣，如果是想發現歷史運動之首要的

(或根本的——譯者)原因,就須當在物質生活底生產形式中去找尋。因為,如馬克思所說,物質生活底生產形式一般地規定社會的,政治的和智識的生活之發展。

馬克思底經濟有定論,對於維柯底歷史發展之統一底定律,除去了牠的先在的預定性。而照這個先在的預定性,其設想是說一個民族之歷史底過程,正同一個生物之胎兒底過程,如傑夫諾瓦·聖一希乃爾所想的一樣,都是不可分離地連接於其本性自身,而由一個內在的力量,一個“進化的力量”之不可避免的作用來決定,引導他從預定的道路向着先定就了的終點前進。從這裏,便以為一切民族必會永遠地而且本然地,以相等的步度在唯一的和相同的路上前進。像如此設想出發展底統一底定律,不會由任何民族底歷史來證明其真實。

恰恰相反,歷史所指示出底各民族是:這一部分在進化過程中走得遲緩,那一部分則以飛跑的

步度超過得很多，而又一部分反從他們已經達到底地步向後倒退。這些停止，進步，和倒退，要解釋其所以然，只有用他們曾經進化其中那些人為環境底歷史來把各種民族之社會的，政治的和智識的歷史弄明白了才行。這些環境底變化，由生產形式決定的，又依其輪次來決定歷史的事變。

人為環境要付了全國的和國際的鬥爭底代價，然後才能改變。所以一個民族底歷史事變，是位於那在要改變底人為環境和這個為自然環境與遺傳的及獲得的習慣所造成底民族之間建立底關係之隸屬下的。自然環境和歷史的過去，給各民族印出一些本原的特性。從此可知同樣的生產形式，不會像數學那樣精確地產生出同一的人為環境或社會環境。並且因此之故，也不能在不同的民族裏，和一切歷史底機會裏，恰巧地引起絕對相似的歷史事變。因為國際間生存的競爭，在達到文化底高級階段那些民族底數量增加了時，即刻擴大了並加強了。各民族底歷史進化，並不比生物底胎兒進化

高強。所以不是預先決定的。如果說牠何以都經過相似之家族的，財產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組織，並且經過相似之哲學的，宗教的，美術的，和文學的思想底形態，這是因為那些民族，不論其人種和地理區域怎樣，在其發展中，都經過顯明相似之物質的和精神的需要，而爲其滿足計，不得不訴諸同樣的生產程序(註三三)。

(註三三) 傑夫諾瓦·聖一 希乃爾在自然的歷史(即生物學——譯者)中倡言「構造計劃底統一」(L'unité de plan de composition)，與維柯在人類的歷史中倡言「發展的統一」(l'unité de développement)相同。他以爲蛋裏胎兒底進化，從開始孕育到牠的降生，都是依照着一個預定好了底計劃變的，以致形態學的種種變態，必然地互相連綴；而非常態的怪物，乃是一個生物部分地停滯在胎兒進化之一種變態所起底不完全的變化。

近世的胎生學家，拋棄了預定計劃之說，以爲胎兒

底變化，在使胎兒得以完成中，是在他與他所發達底環境底諸關係依存之下的。舉例來說，假使人毀壞了田雞，海蠅，介虫（含石灰質底介虫——譯者）等等底蛋之一個或幾個斷片（blastomère），就可生出非常態的怪物來，即是不完全的生物，雖然有時未加損害的部分，亦可重現弄缺少的部分那種樣子。——假使把原始狀態中底胎片分為兩個；而又能使分裂的部分都生活着，那就可得到兩個個體，而不是一個，如同蛋在沒有被分割底場合一樣。由此可以假定，在母懷裏底入卵，如為相似的分割，便是懷雙胎底原因了。假使把蛋所發達於其中底液體環境，加一些礦鹽（按 Sel 通譯為鹽，但其義甚多，至在胎生學上是否此義，待查——譯者）而改變了牠，就改變了胎兒底形狀，使之採取一種新的形狀。

同樣的形態要在自然中永存不變，必須指導牠們底影響，在牠們交互的關係裏，縱非同一於牠們自身，至少也須極端的類似。這些影響之很輕微的變異，在結果上也有次要的改變，使同胎和同種所生底個體，各不

相同。及到這變異更加重大時，那就能夠發生大變化，
突變，易於成爲新種底起點。

使人類歷史底社會主義觀接近胎兒生滑底自然科學觀，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

第二編

抽象思想底起源

第一章

抽象思想起源上底矛盾意見

—

思想在歷史中底起伏與 唯物論的思想起源論

思想底歷史中，往往有一些假設和理論，在已經成爲研究和討論底對象之後，又從智識活動底分野方面消滅了，而在一個或久或暫的遺忘時期

以後，復行發現出來。牠們於是又在這個距離中所堆積起底智識之前，重受審查，並且往往到後來把牠們列入既得真理底箱子裏去了。

物種相續底理論，已由野蠻人無意識地承認過，所以他把賦予以人類品質底植物和動物作為先祖。後來又為古代和文藝復興時代底思想家所科學地共同見到，十八世紀末底自然科學家所高明地確定了。這種理論，乃在傑夫諾瓦·聖一希乃爾和居維葉間那個可紀念的爭論以後，落於一個很深的遺忘之中，以致人們把牠歸之於達文爾，當他在一八五九年將其復活於他的『物種由來』一書中時。那些理論底證據，在一八三一年對於傑夫諾瓦·聖一希乃爾之令他的“計劃底統一”這個論題底勝利，非常缺乏的，竟儲蓄得如此豐富，使達爾文及其弟子能完成那種理論，而強加之於科學界了。

抽象的思想之起源之唯物主義的理論，也有同樣的命運：牠為希臘思想家發明出來，並加以討

論，英國十七世紀底哲學家和法國十八世紀底哲學家，又重新採取了牠，而自有產階級勝利以來，牠遂從哲學上所專攻底秩序裏消滅了。

二

希臘思想起源論之史的變遷

在符合於事與物底思想底旁邊，還在客觀世界中存在得有一些不是可捉摸的相反之意，如同義，真，善，惡，數目，原因，無限，等等……思想。假使人們昧於改變感覺為思想之腦子的現象，也同人們不知道電氣發動機如何轉變運動為電氣一樣，那就對於弄清楚思想底起源一事不相切合了。因為思想就是實物落在感官下底知覺。然而抽象思想之不與任何客觀的實際相應的，其起源就成為一個研究底對象，還不曾得有一定的結果。

我們在一切思想通衢底進口處所遇着底希臘哲學家，都曾提出過抽象思想底問題，而試求其解

決。熱諾(Zénon)這位斯多亞派(stoïcienne)底創始者,把感官看做是智識底泉源。但是,感覺只有受過一序列精神的改變之後,才成爲概念。爲拉丁語和希臘語之創造者底野蠻人(或蒙昧人——譯者)和半開化人(或野蠻人——譯者),超過了那些哲學家,似乎相信思維來自感覺。因爲在希臘文idea這個字,是一物件之物質的外表,即刺激視覺的,就義訓爲思想;而在拉丁文, sapientia 這個字,爲一種物體底口味,即感印在上顎的,便成爲理性(註三四)。

(註三四) 希臘人似乎把視覺器官看得頂重要,而拉丁人則注意於味覺器官。足以證明此點的,有下列各例:

eidos (希臘字), 作狀貌, 外形解; eidōlen, 作肖像, 影子, 幻影, 思想解;

phantasia, 作狀貌, 外形, 肖像, 思想解;

gnōma, 作記號, 思維解;

反之，柏拉圖乃是另一種想法，他以為善，真，美底觀念是先天的，不變的，普遍的東西。“靈魂，

gnōmōn, 作直角, 日規, 知道者, 博學者解;

noeō, 作看見, 思維解;

saphé, 作光明的, 顯示的, 投入眼中的解;

sophia, 作科學, 智慧解;

sapor (拉丁字), 作味口, 為判斷食物底嗜好,
理理解;

sapidus, 作有味的, 智慧的, 道德的解;

sapiens, 作有誰教之大廈的; 智慧的解;

sapio, 作有味口, 有理性, 認識解。

這種在思想之感官上底泉源底不同, 把這兩個盡有很大的歷史作用底民族, 即一個表現在思想底進化和其詩歌與藝術中, 而他一個則表現在法律底制作, 在入與民族之粗野的人工陶器 and 古代世界之統一組織中的, 顯示出了他們各自的特徵。

很小的小孩子和野蠻人, 對於他們想認識底東西,

在牠走到上帝這個旅行中，輕視那為我們所不當

都放在口頭來嘗。化學家也有同樣的做法。在埃及人的象形文字裏，人把手在口裏底記號，就表示思維底意思。

生理學家相信思維由嗅覺器官的知覺之形成，而開始於動物的階段裏。因為在冷血動物和匍行動物中，腦殼構造底粗形很少同嗅覺機關相連，這只是後來才建立這些關係，使其他的感覺機關連繫於腦半球形底外貌。

人類胎兒之神經的纖維，並不同時帶上 myeline，是以後陸續發生的。myeline 出現底次序，才演繹出各種神經機能之出現底次序。從完成腦殼底一切纖維方面，其構成嗅覺網的，蓋蔽着了原始的 myeline。

胎生學昭示我們如何構造內心的生命，常常是易感覺的感官中樞，發生作用於思維器官中樞以前。牠們給思維器官帶來物質的材料，而燃燒起火於其中。

附語 我們曾經把希臘字印成拉丁字母，以便不熟悉希臘字母底同志們，在研究中容易歸認。

地呼爲存在的，而高其視線向着唯一真實的存在時，曾經瞻望牠，並回憶牠之所見”(Phèdre 柏拉圖底會話，論美與修辭之部——譯者)。蘇格拉底也一樣地從那裏把人類置之於自然權利之前。因而由牠生出底法律，雖沒有任何方面是成文的，人們也從不曾集合起來以公共的同意宣佈過那些，然而牠們却爲全球所尊重(註三五)。

(註三五) 蘇格拉底底“不成文法”之一，是普遍同意地禁止父母與其小孩之間發生性的關係。克瑟諾風(Xénophon)曾旅行過波斯，惟昧於波斯教士(古波斯 zeroastre 教底教士——譯者)以實行亂倫來尊敬天神和生殖大牧師底事實，所以他說他們屢乎自然和神聖的法律。因爲由這樣的配偶生出底小孩，身體必然微弱。他遂把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之自然權利底法律，引到只是一個生理的法律，由經驗而獲得底地步了。

蘇格拉底不願意回想赫雪得(Hésiode)，摹仿其時代底宗教逸事，把烏拉洛(Ouranos)自己的母親賈亞(Gaia)這位最古的女神，荷馬說是“一切事物

亞里士多德似乎在自然權利中沒有如此強固的信念。當他確定地說，牠只對於上帝們才是不可

之母’的，作為烏拉底婦人。在印度，斯干第納夫 (Scandinavic) 和埃及底宗教，我們可以遇見那些神底亂婚的景况：布拉馬 (Brahma) 配了他的女兒沙拉瓦斯梯 (Saravasty)，阿且 (Odin) 配了他的女兒佛利格 (Frigga)，而在柏林所存底『巴比呂·亞拉斯達西』 (Papyrus Anastasy) 中，亞蒙 (Amon) 自誇他是他的母親底丈夫。這些神話，我們還能夠在一切原始的宗教之中重新找得的，有一種歷史的價值。宗教的逸事和禮儀，保存了長期以來埋沒於遺忘中之時代底紀念。亞伯拉罕 (Abraham) 祭品之聖經的記述，和基督教的聖餐會，這個天主教的熱心者把他的上帝當做人吃之比喻的會餐，都是前史的閃密底人 (Sèmites) 之以人為犧牲和吃人肉妥之遙遠的返響。人為創造他的宗教逸事，便用構成他的思想一樣的法子，以其日常生活中底事變作為材料。在世紀底經程中，產生逸事底現象，

侵犯的時，實在心滿意足地嘲弄了牠。然而阿蘭浦(Olympe 註三六)底神仙，就以自然權利，隨他們的便，取得了牠；而他們的行為和舉動，很粗暴地與凡人中間流行的道德相衝突，以致畢達哥爾對於荷馬(Homère註三七)和赫雪得(Hésiode)底靈魂，因為他們冒險地敘述了那些事實，遂處以地獄之罰。

不斷地變化和消滅。但逸事的和禮俗的形態，為那些現象之智識的表顯，却永遠存在。所以要追念已信為早就失掉了底過去底習俗，只須去聰明地解說就對了。

波斯牧師之亂婚的習俗，和很不同種底民族之宗教的逸事，使我們設想往後的時代中（即最古的時代——譯者），父母與兒女間性的關係之成爲一種習慣上底事情。對於這個意見，恩格斯指明初達到禁止這種習慣底野蠻部落（或種族——譯者），由這一個事實，就可獲得其能高出他們的對手之優點；並因此而致於破滅他們，或把這種習俗強迫加之於他們。所以更加蓋然的，是亂倫婚姻這個最普遍的習俗，如我們所認識的，

所以權利之在亞里士多得那方面，不是普遍的；照他的意見，牠只能在互相平等的人中間存在。舉個例來說，家庭中底父親對於他的妻子，他的小孩，和他的奴隸，以及對於一切生活在他隸屬之下底人，就不致犯了所謂不公正的事：他可以打他們，賣他們，和殺他們，而沒有因此就出乎權利之外的。亞里士多得，同於一般人在習慣上底做

是如此的普遍，以致蘇格拉底相信其為他的自然權利底法律之一，其禁止也沒有永遠盛行起來，而恰恰相反，這些性的關係倒是自然地實行於從動物性浮出底人類之中。但是經驗給他們證明出底壞結果，使他們禁止這些習俗，克瑟諾風即如此想。飼畜人曾在家養動物中，同樣地禁止這事，以阻止家畜底退化。

（註三六） 為古希臘羣山之總名，其著者，在馬基頓和德沙里（Thessalie）之間，相傳為諸神寓所。譯者。

（註三七） 希臘古代詩人。以後又發覺世稱爲他所作底兩名詩，非一人所作，乃採集衆歌而成。譯者。

法，於其時代底風俗德行中，採取他的權利之說。因為他沒有想及父系家族底改變，所以他的視線，只限於建立牠的習慣成爲原則。但是他不同意權利之有普遍的和不變的特性，而只給牠以相對的價值，限制牠的作用在位於平等基礎上底人們中間。

但是，他的老師柏拉圖，思想很銳敏，也有同樣的習慣在他的眼面前，既然在他理想的「共和國」中引用得有奴隸，就足見其沒有更多的明白奴隸底廢除，他是怎樣地在正義底相對性上沒有同樣的意見呢？人們在此便自願從亞里士多得那裏脫離出去了，一句話，即走到柏拉圖之前來，以爲柏拉圖同於神聖的神秘教之牧師和大部分的詭辯派，沒有在他的著作中闡明他的全部哲學，而只傳授之於他所遇着底少數門弟子。也許是爲蘇克拉克底底受處罰，爲亞拉克沙哥拉在雅典所冒底危險，即他輸入伊阿尼（Ionic 註三八）底自然哲學派於其地，因而僅以逃亡來免其一死這些事實所恐嚇着

了罷。

這種意見，可由對於柏拉圖底『會話集』底細心閱讀和比較，而證實明白。哥德(Goethe)就是如此地指明柏拉圖之常常譏笑他的讀者。不論怎麼樣，蘇克拉底底老師及其多數門徒，都對於正義之不變，只有一個很稀薄的觀念。亞爾塞魯(Archelaüs)，足以當得博物學家(phusikos)這個徽號，並且為蘇克拉底底老師的，曾否認自然權利，而堅持市民法律為正義和非正義那些概念之唯一基礎底見解。亞里士底蒲(Aristippe)同柏拉圖一樣，為蘇克拉底底弟子，對於自然權利和社會權利都昭然地表示深深的輕視，而倡言智慧在能够使市民法律所保護底一切都得安全時，便應該置之於市民法律之上，並且批准牠們所保護底一切。凡為牠們所禁止底行為，不過在為箝制愚人而發明底通

(註三八) 伊阿尼為古代小亞細亞底地方，古希臘人底殖民地。譯者。

俗的意見中，才是壞的罷了(註三九)。柏拉圖，沒有胆量發出相類的學理，只由他自認其爲男色底尊重，才指示出很少的場合是從自然權利造成法律的。反乎自然底愛情，對於奴隸是禁止了的，乃自由市民和有德之人底權利。在『共和國』一書中(第五編)蘇克拉底却把那事變成對於勇敢戰士底一種報酬。

三

近代思想起源論之史的變遷

(註三九) 亞里士底蒲和西勒萊格(Cyrénaïque)

學派之無政府的意見，在歷史底經程中，屢以不同的形式重行出現。當最初幾世紀和中世紀時底耶蘇教派，當十七世紀底英國革命和十八世紀底法國革命時之政治派別，都曾使牠們復活過，而在我們今日，便是無政府主義派在倡言牠們。社會的失其均衡，就被流行的和公約的道德概念之希里格派(cynique古代輕視社會禮貌底哲學派別——譯者)底拋棄，翻印於腦子中了。

對於思想之起源底爭論，當有產階級正在發動并預備去奪取社會的專政時，却又死灰復燃於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英國與法國。——第得諾（Diderot）和百科全書派聲言沒有先天的概念；人生來如同一塊光面的石版，自然的實物以時間底關係在那上面刻劃出牠們的印像。恭第納克（Condillac）底唯感論派重新拿出這個著名的格言：最初就不存在於感官裏底悟性，其中是沒有甚麼東西存在的。步封（Buffon）教人由集合事實來取得思想，思想只是感覺底較量，或者更說得好點，是感覺底聯想。

笛卡兒（Descartes）復活了蘇格拉底底內觀方法，並說你自己認識你自己，重行使用了亞歷山得利納（Alexandrine）學派之中國式的方法，顯出自己，發現了上帝，所以在孤立於他的「我」中來認識宇宙，從他的「我」開始其哲學底端緒。維柯也是如此批評他。笛卡兒因為在“他的「我」中洗清了學習得來底信仰，或者如像人們所說的從幼時

以來爲感官所孕育底成見，以及爲科學所垂訓底一切真理”，就發現了本質，原因，等等思想，他假定牠們都是附着於悟性而非由經驗所獲得；依照康德底話，牠們都是普遍的和必需的思想，不能由經驗來供給，而乃不可爭辯地存在於我們的精神中之合理的概念；我們所已知或我們所不知之精神，使我們於每一霎時都加以必需的和普遍的判斷：在最簡單的論題中，包含了實體，原因，和存在底原理。

同洛克 (Locke) 一致底人們，肯定思想是由感官底道路輸入的，所以在實際上最初就不存在於感官裏底悟性，除開悟性以外，其中是沒有甚麼東西存在的。萊普尼茨對於這些人，則提出一種抗辯。據他的意見，人在誕生時，就帶來了一些思想和概念，隱匿於其悟性之中，及爲外界的對象所接觸時，便發露出來。智慧在個人的經驗還未開始之前，即預先完美地形成了。他把先於經驗而前在了的思想和概念，比之於雜染了各色紋路底大

理石，巧妙的彫工就用之以裝飾其由此大理石彫刻出來底像。

霍布士 (Hobbes) 在洛克之前，即於他的『人性論』中，說絕對沒有“概念存在於那沒有先行存在於感覺中之靈魂裏面”，而感覺才是思想底起源。他遂重行採取了亞爾塞魯底論題，在他的 *De Cive* 一書中，堅持着應當訴諸市民法律以求知道甚麼是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意見。那些法律給我們指出甚麼才是應當“叫做竊盜，凶手，姦淫，或給市民以侮辱；因為簡單地拿去某人所占有底任何東西，不是偷盜，只有拿去這些東西是屬於他所有的，才是偷盜；而那一件東西屬於我們，那一件東西屬於他人，這就要法律才能決定。一樣的，凡殺人的不就算是凶手，只有殺了那為民法所不許致之於死底人才是；同一個婦人睡了覺，也不能說便是姦淫，只是與法律所禁止同她接近底婦人做了那件事時，才算得是通姦”（註四〇）。羅馬和雅典底貴

（註四〇） *De Cive*，梭爾比葉 (Sorbière) 底譯

族，與工匠底婦人私通，並不犯姦淫之罪：in stuprum non comittitur(在臀肉裏底狎侮沒有罪——譯者)，野蠻的司法就公式地像這樣說過：她們是專供貴族淫蕩的。在我們今日底英國，丈夫之當場拿獲他的婦人通姦而殺了她的，仍然要處以絞刑，正同普通的殺人犯一樣。然而法國對此，則不惟不加以處罰，並且他還成了一個英雄，因為他以報復手段恢復了幽囚在其婦人之腿下底榮譽。懷疑派的蒙達尼 (Montaigne) 在巴士嘉 (Pascal) 以前就說，河底流程足以改變犯罪為道德的行為(註四一)。

本，亞姆斯特丹 (Amsterdam) 一六四九年版。

霍布士在『巨靈』(Leviathan) 中，重行採取同樣的論題，在這一點上他只信任拉丁。他在 De Cive 中說：“入底願望和慾念在其自身並不是罪惡，由這些慾念而來底行為也不就是過錯，直到有法律來禁止牠們時，才不對了”。

(註四一) Essais (『略論』——譯者) 第二編，第八

洛克認為思想自兩個泉源流出：感覺和記憶。恭第納克把英國哲學底學說，在外觀上去掉牠的泉源之一：回想，而只保存了那可以改變為注意，比較，判斷，推理，最後變成願欲，意志底感覺。他的先前門徒（註四二）麥納·得·畢朗（Maine de Biran），把感覺拋棄在蕁麻裏，而將笛卡兒底方法重置於光榮底地位時，從他的「我」中抽出一切，把他當做一個井那樣，在悟性裏找尋各種思想底起點（註四三）。他說，原因和本質底概念，在我們的精神中，

草。

（註四二） 卽原先為門徒，後反其學說者。譯者。

（註四三） 畢朗先生智識的進化，是頂有趣味的。

他使我們得以考查出最著名的法國哲學家，在這一世紀之初，革命的階級布爾喬亞變成為統治的和保守的階級時起，所有的有產階級思想之遽然的和異常的轉變。

畢朗，他的一七九四年底手抄本，發表於他猝然而死之後底一八二四年。他在那裏面聲稱培根（Bacon）

是於先包含了牠們兩個原理的。首先，我們可以在為我們所已有之原因和本質底智識中，思維這些

和洛克曾經建立了哲學的科學，而恭第納克則給牠“定了牠的極限”，並且永遠都消散了“人從形而上學方面所形容出底夢想”。

國家學院那時是被恭第納克底感覺主義所統治的，曾在法國革命共和歷第九年（即一八〇一年）四月，獎勵了畢朗『習慣在思想機能上底影響』這篇應考試而作底論文。畢朗在那篇文章中，格言式地提出道：“感覺機能是一切機能底根源”；而主張應用倍視底方法於人底研究上；並且主張運用物理學到形而上學的內部去以闡明形而上學。達·日期多(De Gerando)也是後來否認了恭第納克及其哲學的，在他的被宣讀於學院而且為學院於一八〇〇年所褒揚之『暗示在思想機能上底影響』一文中，肯定“恭第納克底學說是人類理性在關係於他底一切學識上之最後的話”。

在一八〇五年，學院又獎勵過畢朗題為『思想底解

思想於我們本身之內；一旦獲得了這些思想，由一個推論就把牠們搬出於我們之外，而使我們從有

體。這個著作。那時政治舞台局面改變了：勝利的有產階級於是把天主教，即在替他的對手——貴族階級當僕人服一切務時，被他們嘲笑過了，貶謫過了，踐踏過了的天主教，又重新引用起來，使其為他服務。正當政治中人重行改組了政權，重行採取並加強舊制度底壓迫力量底期間，哲學家就負責來掃除百科全書派之“分解的”和破壞的哲學上之智識底地盤。學院又獎勵過畢朗底論文，而且畢朗寫在這論文之中的，很自覺地充實了新的社會條件所強加底任務。畢朗底論文，指示出：沒有給感覺定一個改變底原則，所以在泰第納克自命的分析中，和在變形為判斷與意志底感覺中，有一種幻體。他以為倍根底方法，不宜應用來研究有智識的生物，他是十八世紀哲學謬誤底負責者，遂起而反對在感官所覺知底物質現象和內部（或內心——譯者）事實之間底一切融合見解。詭辯派就繼哲學家而起。

現象和品質底一切地方領悟那些原因和本質。所以原因和本質底原理，歸結起來只是一個現象，或

加巴尼 (Cabanis) 自己，雖死在一八〇八年，然而已有時候來做他的改變學說底事情。在他出版於一八〇二年底名著『人之物質的和精神的關係』一書中，曾說：“醫學和倫理，俱立於一個共同的基礎上，即人類本性之物理的認識上面……。倫理底泉源在人類的機體中……。假使恭第納克認識了動物全身各部的諧和，他將感覺到靈魂是一種機能而非一種實體。應該把腦子看做一種特別器官，專門用以生產思想，與肚子和臟腑之儘以司消化作用一樣。印象是腦子底食料，……牠們到了腦子裏就使其活動……牠們到了腦子裏就孤獨地存在，沒有關聯。但是腦即開始其作用，加動作於牠們之上，立刻把牠們變形成為思想……”。加巴尼，既寫了這些駭人的唯物主義，而又在他死後十六年才發表之『寄佛利業 (Faurel) 論最初原因』底信中，宣言上帝底存在，既上帝是“世界之命令的智慧和”；並且以死後“我

者寧可照休謨 (Hume) 底話，只是我們的悟性底一個虛構。笛卡兒和蘇格拉底內觀方法，爲有產階

之永存”底緣故，主張靈魂不死。佛利葉曾改變了他對於加巴尼學說底信仰，正同風丹納 (Fontanes) 把沙多布利澤 (Chateaubriand) 這位在一七九七年著『革命略論』底粗野虛梭派 (rousseauilâtre) 和無神論者，變形爲一八〇二年『基督教之才人』之反動而神祕教士的沙多布利澤了。於時就有一個小小的變說者 (即改口改教之人——譯者) 黨派存在，於出版界和政府的範圍中發生了影響，從事於喚回那根迷途的文學家，復回到正當的學說中去。

不要空費時間來指責那些穿過革命而又從革命退轉底改口和變說的人們了。這些著名的人物，或者寧肯在他們出世之初，能把那些使他們得入於頭等地位之政治的和哲學的意見保守下去。但是他們爲了要維持他們的生存方法和他們的既得地位，爲了要取得他們具有睿智之有產階級底寵愛，便必然犧牲這些意見，

級的心靈主義者所十分自由地濫用過了，一方面走到懷疑主義，而另一方面則又走到無能底地步。因此，穆得斯勒(Maudsley)說，“主張以個人意識底方法來洞悉心理活動底奧妙，這是想在一根火柴光照宇宙”。

英國和法國有產階級確定的勝利，給哲學思

而以適合於他們的物質利益和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之政治和哲學來代替了。另外，他們也是一種有產者，受社會環境底影響，遂隨着他們的階級底進化，就沒有痛苦裂痕地換了一張人皮。所以我們無須作道德的憤怒，而只是找尋和分析那些迫令他們改換政治面目與精神觀點之社會的原因。在歷史中只有很少的時候，可以很好地把握得著的，就是十九世紀初年社會專變在思想底直接作用。這個時代很顯著的特徵，再沒有超過這個的，即：當時幾乎公認地規定了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和藝術的理論，這些成爲新的統治階級之知識的巨大箱篋。

想上印出了完全的革命痕跡。霍布士，洛克，和赫第納克底理論，在曾經一度居於要樞底地位之後，即被譴降了，人不再屑於討論牠們，而僅僅以改竄和假冒底方法引述牠們，作為在其棄絕了上帝之路時，人類思想遂陷入於妄謬之中底例子。這種復古走得很遠，以致在查理第十(Charles X)統治之下，就是心靈主義詭辯派底哲學都一樣地處於被懷疑底地位，人們遂試行來禁止在中學校裏教授牠了（註四四）。獲得勝利的有產階級，在其理性

（註四四） 一個哲學教授在一八二八年寫道：“在

最近這些年數中，政權幾乎引回哲學的研究於中世紀經院派底時代……。人們（指政權中人——譯者）命令把功課變成拉丁文，並且放在那古老的考據形式之下。這個法規會充分地實行於我們一般的中學校裏面……。從法國底這頭到那頭，都是以陳舊的三段論底法規和商標，來用拉丁文講哲學。人們在甚麼東西上面講哲學呢？在學派底論題上面，在針對論題底辯駁上面，這就是說在論理學上面，玄學上面，和倫理學上面去立

底祭壇上恢復起永久的真理，與最平凡的心靈主義。正義這件東西，為希臘，英國，和法國底哲學家們所曾約束之於合理的範圍，即適合於牠所表現出來之社會環境諸條件的，成爲一個必要的，不動的，和普遍的原則。有產階哲學中一個最學院式的詭辯派寫道：“正義是不變的而又永遠存在的，雖然牠在人類思想中和社會事實中要逐漸才能達到。牠的作用底範圍，其界限常常退却，而從不縮小，沒有任何人類的強力能使牠離開已獲得的地盤。”

百科全書派的人，以一個革命的狂熱，發出尋求思想之起源底口號，希望從詳究小孩子和野蠻人底智慧方面發現出來（註四五）。新的哲學則以輕

論”。布爾崗學院哲學教授大米龍（Ph. Damiron）著底「十九世紀法國哲學史略論」，巴黎一八二八年版。

（註四五）「人之觀察者會」（即研究人底學者所組成底學會——譯者），其中有居維葉，癡狂病醫學

視的態度排斥這種尋求，因為這會本質地引到危險的結果上。魏克士·姑桑（Victor Cousin）這位

家畢列爾（Pinel），哲學家日期多，法學家波爾大里（Portalis），等等參加。他在法國共和歷第八年（即一八〇〇年）九月，決議以六百佛朗底價格作獎金，徵求下列諸問題底研究：“從一個或多個搖籃中底小孩，作日常的觀察來決定物質的，智識的和道德的機能發達底次序，並且到甚麼程度，這個發展是為環繞着小孩底物和人所輔助成或反之的”。

在同一大會中，報告於共和歷九月三十日底『哲學之旬』，日期多宣讀了一些野蠻民族觀察中應遵循底方法底論斷。另一個會員報告關於馬洗爾（Massieu）兒童那些生而聾啞者底研究。

此會對於亞維龍這個野蠻少年底研究，很有興味。這是法國共和歷八年之末弄到巴黎的。他被三個打獵底人，在森林中找出來。他在森林中過裸體的生活，以橡實和棍子為食料。他之出現，已有十年了。

詭辯派的大師，在他對於真，美和善底字句之爭論中，寫道：“首先就得要放棄起源底問題。前一世紀底哲學是太歡喜這種問題了。怎麼要求光明於黑暗地方，求實際底解釋於假設呢？爲甚麼要上溯到所謂原始狀態去求弄清楚人本可以從其本身內研究底現在狀況呢？爲甚麼要探究可以覺知和應在完成與美滿中才能認識的於其萌芽狀態呢？……我們絕對否認說須當在有名的亞維龍（Aveyron）野蠻人中，或者在阿色亞尼（Oceanic 註四六）島嶼同樣的人中，更或者在亞美利加大陸底野蠻人中去研究人類本性底說法……。真正的人，就是在他的種類中完美的人。真正的人類本性，就是已達到於其發達底人類本性，這正如同真正的社會，也就是已完善了的社會一樣……。掉轉我們對於小孩子和野蠻人底眼睛，來注視着現在的人，真實而完成了的人罷”（註四七）。蘇格拉底和笛卡兒底「我」，

（註四六） 卽南洋羣島底總名。譯者。

（註四七） 第十五和第十六課。

宿命地必然引到有產者底欽佩，他就是他的種類中之美滿的，真實的，完成了底人，已達到其完全發達那種人性底典型；而有產階級社會，便為建立在善和義之永存而不動的原理上那個已完美了底社會秩序，達到了成為聖體那種人性底典型。

第二章

本能和抽象思想底形成

一

生物方面底論證

我們可以把心靈主義哲學家所說底先天的思想，應用之於動物底本能。獸類以機體的先在準備而生的，照萊普尼茨底話，是以「智識的先在形成」(préformation intellectuelle) 而生的。這就使他們得以不必經過任何經驗底學習，便自然完成其

對於個體底保存和種類底繁殖所必需之最複雜的行動。這種先在形成，在變形底昆蟲（蝴蝶，金龜子，等等）裏，沒有那方面比牠們更加顯着的了。牠們陸續變化，以適合於不同的各種生活，這是嚴密地與每個個體所帶就底新形態相合的。塞巴斯塞·麥爾喜爾（Sébastien Mercier）當他宣言“本能是先天的思想”時，在他是很有道理的（註四八）。心靈主

（註四八） 法國共和歷八年（一八〇〇）四月七日，麥爾喜爾在從革命出來底巴黎做第一次講演，倡言先天的思想來“推翻萊第納克，洛克，和他們的形而上學”。從半世紀以來已完全不合時宜底心靈派之最初的復興，應歸功於洛葉一哥拿（Royer-Collard）。這個榮譽，假使是有底話，那就是把康德與百科全書派對立那種失其平衡的精神狀態，恢復起來，而喧爭不已地駁斥奈端（Newton），說“這個光底解剖家，除去使地球如火雞一樣旋轉於太陽中心之前那種再笑話也沒有的，不能有甚麼可想像了”。有產階級的心靈主義，

義者根本就沒有本能是動物底種類慢慢適應其自然環境中諸種條件之結果底思想，遂勇敢地結論出本能爲上帝底一種實現（或上帝存在底表現——譯者）。人人都從不懷疑地把他所不了解底現

在法國再不能有一個更有價值的繼父去代替他們的主張。

麥爾喜爾底講演，撼動了人，所以有很多的人衆去聽。共和歷八月十日底『哲學之旬』報告關於先天觀念底講演，麥爾喜爾開頭就寫道：“我承認他們，而我在那裏頭服從我的內在的理性……。人可以離開實物和感官而獨立地思維……。先天的觀念能夠解釋一切。一個人底思想底圖樣，是天上的真理底圖樣……。本能就是一個先天的觀念……”。

麥爾喜爾有一個先驅，即羅伯士比爾（Robespierre）著名的命令：他之重行建立上帝，好像把一個簡單地革職了底警吏復職一樣。其命令底：

第一條——法國人民承認天主底存在，和靈魂底

象底原因，置於其思想能力之外。

但是，本能並不像心靈主義詭辯派底正義那樣，不是一個易於感受任何改變，任何乖違而仍不動的機能。家養動物，已經把上帝在其無限的仁意

不死。

第二條——將給他創設紀念節，來喚起人之天主底思維和其存在底尊重。

在天主底恢復節，羅伯士比爾演說之後，一首敘事的讚美歌預言無神論底末日說：

敢於威脅你底人在何處？

他們，在良民之德底外套裏，

無神論之卑賤的倡言者，

人們的心都希望殲滅你！

.....

所以他們以為，

如何在返於自然之中，

忘却自然底創造者？

中所賦予於牠們的野生祖先底本能，或多或少地修改了。在我們的畜養場中生活底雞和鴨，幾乎完全失掉了飛底本能。因為那種本能自若干世代以來被人把牠們安置之於人為環境中時，變成無用的了。在錫蘭島（Ceylan）上底鴨，其水生的本能漸漸消滅，直到要使牠們到水中去必須加以推迫地步。有好幾種不同的雞（虎旦〔Houdan〕，佛勒施〔Flèche〕，康比勒〔Campine〕，等。），其母性高尚的本能，完全被奪去了。雖然是特別產卵甚多，牠們從沒有想去伏卵孵雛。德國某些部分底小牛，因為自若干世代以來，即從生出之時起，奪去牠們的母性，所以在那些母牛中顯出一種母性本能之顯著的衰弱。日亞爾（Giard）以為哺乳動物裏這種本能底重要原因之一，是要解除乳令奶房漲痛之機能的需要（註四九）。別的一個自然科學家證明關

（註四九） 一八八〇年一月一八日「弄噶諾」

（Figaro）底副刊，根據一個傳教會員底信，載出愛圭特

於棘魚川魚底築巢本能，應該不歸之於上帝底安排，而當歸之於愛情發動季候中，其腰部之臨時的發燒。

要使一種根基很厚的本能衰頹或顛覆，並不一定需要很長的時間。諾馬納 (Romanes) 引過一個母雞底事情，在使牠繼續伏三次鴨蛋以後，牠就會有意識地把人所許牠哺養底真雞雞推到水裏去。人曾推翻了犬種底本能，依照牠的需要，賦予以新的本能，而消滅那些舊的。犬在野生狀況之下

(Eguateur 南美洲底國家——譯者) 一個印第安婦人，對於她的赤子底死屍，發出真實的悲哀。這事非常足以顯露乳在原始的母愛中底作用：“啊，我的主，啊，我的心肝的兒，我的嫩芽，我的愛，爲甚麼你離開了我？爲着你，每天都有溫暖而甜蜜的乳，充滿了你所愛玩底乳房！忘恩負義的東西，我曾經有一次在你醒來時忘記傾身向你來餵你的奶嗎？嗚呼！不幸的事來了，我再沒有人使我的乳房從壓迫牠底奶方面解救出來了！”

是不吠的，野蠻人底犬靜不發聲；給犬以吠底本能而後又在某幾種犬裏消滅了那種本能的，是文明人幹出來底事情。普通的犬遇着獲獵物時，便隨叫隨逐，然而獵犬看見獵物，便不作聲而停在那個地方不動。假使獵犬底種好，用不着個別的教育，才能表現這種相對地新獲得的本能。幼小的犬，初次出獵，經過巖石和羊子等等之前，往往弄錯了，也無聲無息地，靜止不動地停而不走。性癖是培植於腦子中的，但牠是盲目的，並且必需一種特別的指導，因為要改變或消滅一個動物底本能，並給牠發展一種新的本能，只須把牠放在一個新的生活條件之下就成功了。所以野獸底本能，不過為牠適合於所生活底自然環境中諸種條件底結果而已，並不是牠自己完全一件一件創造出的。牠是在人所不知而又必然存在着那些內的外的種種現象底作用與反應之下，逐漸發達起來的。

人也能夠研究他自身上底本能底形成。沒有某種腦的膨脹，即在研究對象未成為更加熟習之

時便取鬆懈底狀態，是不能夠在有形方面或無形方面學得絲毫的。舉例來說，當我們開始學洋琴底時候，應該小心地注視手和指底動作，來確切地彈按他所要底音符。但是，一到成了習慣，那就機械地按彈，不須注視鑰盤，而且可以想別的事體。同樣，當我們學外國語言時，應該經常地留意於字，冠詞，前置詞，字尾，形容詞，動詞，等等底選擇，及到很熟悉的境地，那就成爲本能，可以隨便說寫。人和動物底腦子與身體，有把原來所願意而覺悟的及其小心保持底結果，改變成機械的自動行爲底本質。假使人們未具有這變成機械地自動底本質，那就沒有受物質的和精神的教育之可能。假使他必須要注視他的說話，走路，吃飯，等等……運動，那他就會永遠停留在一個小孩狀態裏了，教育教人過到他的聰明方面去；牠趨於把人改變成愈加複雜底機器：所以其結論是有些奇怪的。

一個成年人底腦子，依照他的教育及其種族教育底程度，而或多或少地機械自動化。原因，存

在，數目，正義，等等初步的抽象思想，對於他之成爲熟悉的，和本能的情形，也如像飲和食一樣，已經習慣成自然；並且還失掉了他從前獲得這些思想底一切紀念。因此，文明化了的人，正同於獵犬，在生時就以傳統的習慣來承繼初次所獲得底東西。但是這種獲得那些東西底傾向，是延長了若干千年底期間先祖之進步的經驗底結果。如果以爲抽象的思想，是自發自動地萌芽於人類的頭腦之中，那就同相信自行車或其他一切最完善的機器，是一下造成功的，一樣地可笑。抽象的思想，和動物底本能相同，都是在個人中和種族中逐漸形成的。要找尋牠們的根源，不應該僅僅分析文明化了底成年人底思維方法，如笛卡兒之所爲；只是還要像百科全書派所要做的那樣，追問小孩智慧，並且上溯年代底歷程，去研究半開化人和野蠻人底智慧，正同人們想找出我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智識，而不得不遠溯到太古時代那樣。（註五〇）

二

生理方面底論證

前一世紀底感覺主義者，在把腦子當作一個淨光的平板時，固然從根本上革新了笛卡兒底“清洗”，然而忽略這件主要的重大事情，就是文明人底腦子已經是若干世紀以來就耕作了而且由若干千代底後裔就種下了一些概念和思想底田園：依照

(註五〇) 過去的人，要發現我們的知識上某些根源，並不怕追溯到動物。因此，在把內科底根源，全歸之於神時，他們承認小外科底許多藥方和手術，應歸功於動物。蒲寧老人(Pline l'Ancien)在他的『自然歷史』中引述克勒特(Crète)底野山羊，教人使用某些醫藥底草，狗使人知道茅草底用法，而埃及人說瀉藥之發現應歸功於狗，打針則屬於河馬，洗腸則屬於伊比斯(ibis 埃及所產之鴉類……譯者)。

萊普尼茨確切的說法，牠在個人經驗未開始以前就預先形成了。我們應該承認牠具有預備來使大批的思想和概念出現之基本原素的整理能力。這只有這樣承認，才能容許我們解釋非常的人，如像巴士嘉之能由他個人找得許多底抽象思想，以及如歐克里德第一部書之須要好些思想家長期連續才能構成底定理。但無論如何，腦子具有如此稟性，來獲得某些基本的概念和思想，以致牠不知覺牠們獲得的那一回事。腦子不限於只接受由感官底路線而來底外界印象，他還能自己作一種分子的勞働，即英國生理學家所呼為「無意識的腦能」(cérébration inconsciente)的，來幫助牠完成牠的獲得品，甚至不經過經驗而從中又造出新的東西。學生們就利用這個寶貴的機能，當其在睡眠之前對功課習得未完善時，在睡眠中讓牠的留心來固定之於記憶中，第二天也就會能回憶無忘了。

另外，腦子充滿了奧妙；他是一個 *terra ignota* (未知的地盤——譯者)，生理學家方才開始探究。

的確，牠具有一些機能，往往在個人及其種族進化底環境中找不出牠的使用。所以這些在睡眠狀態中底機能，不能說是外面的環境在腦子上直接作用底結果，而是牠在其他器官，即在其輪次加動作於神經中樞那些器官上底作用底結果。足，眼，或一切其他器官底改變，或新的適應，施作用於腦子，增加牠的質素，和複雜牠的組織，這是可能的。所以，博物學家連繫一個首要的重大關係於綠木猿之足底改變，牠們由攀援器官變成了專是直立而行底東西，成為 *genus homo*（有天才底人——譯者）底起點。我們不能非難前足之變作手，和手之習用為攫取與操持武器，工具之專門的器官，在人類智識發達底許多原因中，最有效驗。一個動物底身體是整個的，沒有任何單件底變化，不牽連及其機體之一切別的部分底變化。哥德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器官底平衡”（*balancement des organes*）。

這裏，我們有幾個例子，使人們不能加以別的

解釋。南美洲美羽之鳥(agami),第四等鳥類(gallinacá註五一),從野生狀態捕獲起來,放在畜養場中,當做牧犬去馴養。牠能够使雞母,鴨子,甚至比牠更大更強的火雞就範,服從約束。當拿穀物去餵時,牠阻止牠們打架和遠離畜窠,早晨招呼牠們出來,晚上招呼牠們進去。在自然中如何要覺得練習這種本能呢?並且假使說不去練習牠,這種本能又如何能够存在呢?假使牠只在家養中才發現其用處,那又是如何存在了的呢?

野蠻人和半開化人,有能力去從事許多智識上的工作,以致使他們不能完成於其日常生活中間。歐洲人把非洲沿岸野蠻的和半開化的黑人,與文明人相隔有好些世紀底教化的,運載了若干千數到殖民地中去,經過幾百年之久。然而在很少的時間以後,他們就學得文明時代底職業。巴拉圭底瓜拉里人(Guarany),直當耶穌教會員開始他們

(註五一) 關於母雞,孔雀,火雞之類。譯者。

的教育時，都是赤身露體地飄游於森林之中，僅僅以弓和木棍爲武器，初知種麥。他們的智識是如此的粗淺，以致只能用手指和足指計算到二十底數目。然而耶蘇教會員把這些野蠻人變成靈巧的工人，能做困難的工作，如像複雜的風琴，地球儀，染色的繪畫，和雕刻，等等……。這些職業和藝術，同適應於牠們底思想，都沒有先天地存在於瓜拉里人底手中和腦中。他們之得有這些東西，可以說是由於耶蘇教會員底注入，如像添加一些新的空氣於巴爾巴里 (Barbaril) 風琴(註五二)之內一樣。以瓜拉里人底腦子，縱使沒有能力由其自身的創造來發現那些東西，至少也是照萊普尼茨底話，奇妙地先在準備了或先在形成了而來獲得這些的。

(註五三)

(註五二) 卽自來風琴。譯者。

(註五三) 下節是我分的。譯者。

三

文字方面底論證

野蠻人對於文明人底抽象概念之外行，也同他對於其藝術和職業之外行一般，是同樣確實的。這在他的語言中，沒有表示一般思想底術語一事，便可證明。那末文明人非常熟悉之抽象的概念和思想，是怎樣攢入於人類的腦子裏來的呢？要解決這一在哲學思想上很專門注意底問題，應該與百科全書派一起，走維柯所開關底路，研究野蠻人和小孩子；並且考究那雖非表露感情和思想底第一形式，而也是最重要的言語（註五四）。牠具有

（註五四）維柯在他的『意大利古代的智識』一書小冊子底序言中說：“我曾決心要在拉丁語底起源中，發見意大利古代的智識……。我們將在同一的文學之起源中找出甚麼的哲學來”。

很重大的作用，至於使最初幾世紀底基督教徒，重新露出原始人的思想，說：“語言是上帝”（Verl' est Dieu）。而希臘人以同樣的字：logos（語言）來表明語言和思維，且從動詞：phrozô（說話）推演出 phrazomai，義訓為自己對自己說話和思維這兩個意思。在實際上，最抽象的頭腦，不用字，不自言自語於內心，也就不能思維。縱使其用字，自言自語，不像小孩子口頭上那樣詼譁不已，然而却有許多成年人喃喃自語地說他所思維底東西。語言在智識底發展上，占了一個很大的位置。因為那些字，及其相繼的意義之字原學的構成，不過是反映創造牠們和使用牠們那些人底生活條件和內心狀況而已。

首先感觸我們底事實就是：一個同樣的字，往往用來表示一種抽象思想，而又同時表示一種物

斯得爾 (Stael) 夫人說：“一切都從文字經過，當人們知道考查文字底時候，便一切都可從中發現”。

體。在歐洲語言中表示物質的財富和直線那些字，也就是表示精神的善，正直，正義底意思：

ta agatha (希臘字)，作財產，財富解；to agathon，作善解。

bona(拉丁字)，作財產解；bonum，作善解。

goods(英國字)，作貨物解；the good，作善，等等……解。

orthos (希臘字)，rectum(拉丁字)，derecho(西班牙字)，right(英國字)，等等……其訓詁是說直線，和正直，正義底意義。

這裏，還可以在希臘語言中，選出其他的一些例子：kalon當作矢，槍，和美，道德底解釋；phren，當作心，肺腑，和理性，意志底解釋；kakos，當作出身微賤底人，和怠惰，惡，醜底解釋；kakon，當作壞，惡，犯罪底解釋。kakos 這個字與其他的相合，構成一批用以表明污穢的和不好的意義之術語：lakké作糞底解釋；kokkaō為到廁所底意思，ka-

kia 爲惡德，懶惰底意思；kakotheos 爲橫行，輕慢之意；kakôphania 爲語調不諧之意，等等 …。

這件事實雖少爲人所注意，然而却值得我們來加以標記。許多日常現象就是如此的：因爲牠們有些刺眼，所以不肯看牠們。然而值得我們費力來追問通俗的語言，和哲學的及法律的語言，如何能夠使物質的和理想的，具體的和抽象的，種種意義，聯合在同一文字之內。在這裏，首先就擺着有兩個問題：是抽象和理想降低到具體和物質呢？抑或是物質和具體改變成爲理想和抽象呢？——又是怎樣完成了這種實質之轉變的呢？

文字底意義相續底歷史，解決了第一個困難：他給我們指示具體的意義，常常先於抽象的意義。

aissa (希臘字)，原是用來表示股份，部分底意思，指每人在分配中所得到底一份而言；後來就用作判斷運命底解釋；

moira 這個字，原先是說在會餐中一個客人所得底一份；在勝利品底分配中一個戰士所得底一

份；其次用爲生存之份；並且到末了用來作爲命運底女神，即“諸神和死者也都一樣要服從”她了。

nomos，開始用作牧場之意；而後來則用以表明法律。

連繫抽象的意義於具體的意義之關聯，不常常是很顯著的。因此，要一望而知人類思想怎樣能夠連接牧場於法律這個抽象的思想，連接直線於正義底思想，連接宴會中所得底一份於不變的命運，是很困難的。我將在『正義和善底思想之起源』底研究中，指明聯合這些不同的意義底關聯：不過在此時所必要的，是說點事實來報告給大家。

人類的精神，儘管在牠所實施底對象上有困難，通常是使用同樣的勞作方法。舉個例來說，牠所循以改變母音和子音底路線，是與牠從具體高陞到抽象所刻畫底路線，完全一致的。文字底起源，對於教主馬郎克洛(Mallinkrot)顯得如此神祕，以致他在其 *De arte typographica* (『印刷的技術』——譯者)中，爲使腦子清閑，少去思慮一點，遂把牠們

的發明歸之於上帝。這位便已經是本能和抽象思想底負責創造者了。但是，語言學者底探究，却把蓋着字母之神祕底面幕，一幅一幅地揭開。他們總算曾經證明字母不是從天上完全形成了後才落下來的，而只是人用母音和子音代表聲音，逐漸得到的，我現在來敘述其所經過底最初階段，是有益於我的論證的。

人在開始用擬形的（或象形的——譯者）寫法，以物件底肖像代表物件，以狗底圖畫代表狗。其次就過渡到近似的（或象徵的——譯者）寫法，畫一部分來表示全體，一個動物底頭，就作為動物底全身。隨後就進步到比喻的（或寓意的——譯者）寫法，他把要表明底思想，畫出有些許與真實的或假設的類似底東西，獅子底前部作先在底意解，以前臂之量（或倒拐尺——譯者）作正義和真理解，用老鷹作母職解，等等……。初次發音底試行，是猜字謎底樣子。代表一個聲音，用具有同樣聲音之物件底肖像，埃及人稱豬尾為deb（得伯——

譯者)。因為他們把尾當作豬底號筒，所以用其肖像來表明 deb 底聲音。以後，獲得了某種數量底肖像，其或多或少的修改，不是爲着許多綴音（即拼音，例如 ba tu……之類——譯者）底發音長度，而是爲着領頭綴音底發音長度，等等……（註五五）。

既然原始的人用譬喻的方法來想和說，所以寫就不可免地要經過譬喻階段。美洲底紅皮人，要說勇敢的戰士，就說：他是一個白熊；要表明看得很深入，就說：他是像一個鷹；要肯定他忘記了凌辱侵害，就聲明他藏埋之於地下，等等……。這些譬喻，對於我們，有時是不能懂得的。因此，要懂得埃及人怎樣到了用前臂之長，表現正義和真理，用老鷹表現母職，是很困難的事情。我現在就來辨明老鷹底喻意；更遠一點才去解釋前臂之量。

母系家族在埃及有一個異常長期底壽命。所以我們在牠的宗教逸事中，可以檢察出無數的兩

（註五五）勒羅爾曼（F. Lenormand），『論古代

世界各民族中腓尼基字母底傳播』。

性對抗底痕跡：一方面爲保持她在家族中之高的地位而鬥爭；另一方面則爲奪取她那種地位而鬥爭。埃及男子，例如亞波龍（Apollon）在埃西列（Eschyle）底『歐梅里達』（Euménides 註五六）中如此地宣稱，在生殖行爲裏，盡了重大職務的是男子，婦人則“像一個果實中間底子殼，不過只是承受和培養牠的萌芽而已”。至於埃及的婦人，就把頌揚底話，掉過來對着自己，而誇稱她們可以不須男子底合作，懷起孕來。萊斯（Neith）底神像，是母親底女神，爲“高地帶無上主宰之婦”，布呂大格（Plutarque）給我們說，牠在薩—（Sais 註五七）載有這個驕傲的碑銘，說：“一切過去存在的，現在存在的，和將來存在的，都係屬於我：沒有人能夠掀起我的袍子，我分娩出來底結果是太陽”。她的名字，在許多記號之中，用以比喻老鷹和母（mou）這個字底

（註五六） 爲希臘悲劇之父愛喜列底悲劇。譯者。

（註五七） 下埃及底古城。譯者

第一個字母（註五八）。而荷拉波龍（Horapollon）底『喻意字』使我們知道埃及人相信鷹底種類中，沒有雄性，雌的是由風來受孕。到處都把這個鳥，當做兇惡和貪食的，而他們則歸之為一個母性的柔愛，並且非常極端，以致說她扯碎其胸部來養她的小鷹。在這樣情形之後，因為她的奇怪的生殖本質，所以萊斯底鳥，那個母親底女神，也一樣地不要男性底協助就能生殖子女。他們遂把她拿來作為母親底喻意，其後就用為母職了。

這一足以表露真象底例子，給了一個迴旋和曲折底思想，人類的精神經過這些程序，就達到用具體東西底形像來描寫他的抽象思想。

如果在寓意的和比喻的寫法中，物質的東西之肖像成為抽象的觀念底象徵，那就足見人們立意創造一個字以表明一個實物，成其附品之一的，結果就是在用牠以表明一個抽象的思想。

（註五八）桑波里勇（Champollion）少年，『埃及神聖』，一八二五年。

四

蠻人方面底論證

在小孩子和野蠻人——依照維柯底話，“人類底小孩子”——底頭腦中，只有一定的實物底影像。當小孩子說木偶人時，他不了解說任何樣的木偶人，而只是說某種的木偶人，即他曾拿在他的手中的，或者是大人已經指示給他過的，假使人們給他拿出別的一個來，他至於帶怒氣地推開不要。同樣，每個字之於他，也是一專門名詞，是他與那個實物接觸過後一種實物底記號。他的語言，同野蠻人一樣，不具有包括一類同性質之物那樣的種屬的術語，而只是一串專門名詞。同這一樣的野蠻人，其語言，也沒有表明一般思想底術語，如人，身體，等等，並且沒有表明時間，原因，等等抽象思想底辭句。他們中間還缺少動詞底是字。大斯馬尼人(Tasmanian註五九)有很多的字來代表各種不同的

樹中每一種樹子；但是沒有說一般樹子底普通名詞。馬萊人 (Manais)，雖然有作為每一個顏色底字，却沒有表示顏色這個字底字。亞畢崩人 (Abiponne) 沒有字來代表人，形體，時間，等等；而且沒有是字這個動詞；他不說我是一個亞畢崩人，而只是說：“我，亞畢崩人”(註六〇)。

(註五九) 澳洲南邊底一大島。譯者。

(註六〇) 時間觀念之透入人底腦子中，是很久的。維柯指明在他的時代，佛洛朗丹的 (Florentins 在意大利內——譯者) 農民說多少次收穫即是說多少年底意思。“拉丁人說多少年底就說多少次麥穗 (aristas)，這比那說收穫還要特別些。這些表詞，不過指出語言底窮乏 (還可以追加地說，思想底窮乏)，文法學家從中可以看到技術底努力”。在有年底概念以前，這就是說在有太陽的運行之概念以前，人們已經有了季候底思想，和月亮旋轉底思想。蒲里納老人說：“有人以夏季為一年，冬季又為一年。在亞爾加底人 (Arcadien)，

但是，小孩子和原始人，漸漸把那些最初所知道人稱和事物底名字與思想，移之於呈現出真實的或想像的類似之一切人稱和事物。他們以這種方法，由類似和比較底門路，造成一些抽象的一般思想，來包括或多或少廣大的實物集團。而且有時，一個實物底專名詞，成爲抽象思想之表號的術語，代表與鑄造這個專名詞底實物有些相似之點底實物集團。柏拉圖認爲一般的思想是由不注意實物之個別的差異而分之成類以得到的，是“神的起源底本質”。蘇格拉底在『共和國』第十編中，說：“床底觀念是神的創造之一個本質，因爲牠是不動的，永遠同一於牠的本身，正當由木匠製造成底床全部彼此不同時。

人類的精神，往往使那些最不調和的實物相

以三個月爲一年，以季候底數目來計算，而埃及則用月亮計算。這就是爲甚麼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說是活了一千年底原因”。

接近，在牠們中間，只有一個模糊的類似之點。這樣，所以人們用比擬於人底法子，以其自身的肢體作為比較術語，像永存於文明語言中底比喻——雖然這是始於人類之初期的，——所證明的一樣，如同說地「腑」(註六一)，礦「脈」，橡「心」，鋸「齒」，葉「肉」，山「喉」(註六二)，海「臂」(註六三)等等。當着測量這一抽象思想之體化於頭腦中時，就拿他的足，他的手，他的拇指，他的手臂，為測量底單位(註六四)。一切的測量都是比喻：當我們說一件東西有三足兩拇指時，那就是表明他的長如同三足

(註六一) 意謂地球內部，如中國所謂地心一語是。譯者。

(註六二) 如中國所說咽喉之地即是。譯者。

(註六三) 中文稱兩邊皆海洋而又狹長之地為土屨，即屬此類。譯者。

(註六四) 阿爾日亞 (orgyia) 是希臘底尺度，等於伸長底兩臂。

兩拇指一樣。但是隨着文化底發達，人們不得不求助於其他一些測量底單位。因此，希臘人有所謂「站」(stadion)，即是在阿蘭浦的(olympique)運動中徒步賽跑者所經行底長步，而拉丁文底芋惹朗(jugerum)，其面積等於一個芋剛(jugum)(牛底枷)在一日內所能耕底地面。

一個抽象的名詞，往往不過是一個形容詞變成底實字，——馬克士·密勒(Max Müller)即如此的指明過，——這就是說一個實物底副屬之詞，變形為人稱，形而上的本質，想像的存在。並且這個蛻化底造成，就是由轉形的門路而來的。轉形是抽象思想由之而插入人類頭腦中底主要途徑。在前面所提到那一類轉形法中，所謂洞「口」，土「舌」，就是因為口表示為一個張開的東西，而舌則為一扁長的形態。人們在其感覺得有需要底時候，立刻用同樣的手續來產生新的比較底術語。而且這常常是以實物最顯明的特性，因其印入感官最為活躍的，來盡其比較術語底作用。很多的野蠻人底語

言中缺乏表明「硬」，「圓」，「熱」等等抽象觀念底字，而且連這些觀念都沒有，因為野蠻人還沒有達到創造出合於這些術語之想像的存在和形而上的本質底程度。因此，要表明「硬的」，就說“如像石頭一樣”；要表明「圓的」，就說“如像月亮一樣”；要表明「熱的」，就說“如像太陽一樣”。因為硬的，圓的，熱的，這些品質在他的腦子中，還沒有與石頭，月亮，和太陽分離。這只有在一個長期的腦的勞作之後，這些品質才從具體的實物方面分解出來，抽象下來，轉形成為想像的存在。於是形容詞變成了實在詞句（即抽象的名詞——譯者），用作腦子裏形成底抽象思想底記號。

人們不會在沒有數底觀念底野蠻游羣中找得出類拔萃的抽象觀念，雖然某些野蠻人之計算數目極其有限。這大概是人們在其所承繼自於動物之智識的行李中，即找出了一些數學的原理來見諸實行。舉個例說，鴿子一定是要等到雌的產生了兩個蛋時才開始伏卵，好像牠們知道一加一等

二底樣子。捕獵底狗，鳥，以及一切動物，在趨赴其所渴望底目的物時，都隨着一條直線前進，好像牠們很知道由這一點到那一點中間最短的路綫底樣子。

從此可以設想出，數之抽象的觀念，與維柯所想的相反，是首先形成於動物和人底腦子裏若干第一個抽象觀念中之一個，縱使不是唯一的第一個。因為一切實物如果不是都有硬的，圓的，或熱的，等品質，然而她們有共通於全體底特性，這就是用形態，用牠們在空間所占之相對的位置，來分別彼此的，而這樣的特性，即為計算底起點。因為這個道理，畢達哥爾派說：“事物就是數（註六五）”。

（註六五）柏拉圖在 *Timée* 中，也作了一個天文家底會話。而在那時，他忘記了他的神的起源之本質，給了數和時間一個物質的根源。他說：“日和夜底觀察，月與年底循環，曾給我們提供了數，洩漏出了時間，默誘我們認識自然和世界底願欲”。

所以腦的質料應該有數底觀念，這就是說要能够分別實物底這些和那些，然後才能開始其作用來思維。據底阿日納·達·拿爾士 (Diogène de Laërce) 底話，第一個出來說“數存在於現有的一切之中，沒有牠就沒有認識絲毫和思維絲毫底可能”，同時即肯定地球底運動劃出一個環形的，是人所承認底畢達哥爾派菲羅魯斯 (Philolaüs)。

但是計數擴張到二這個數目字之外，是強加於人類頭腦中之赫爾居列 (Hercule 註六六) 最辛艱的工作之一。屬於最初十個基本數字底神祕性，就可證明這點 (註六七)。而且神話和聖之故事底紀

(註六六) 希臘神話中底英雄，做了十二個困難工作，故用以表示最困難之意。譯者。

(註六七) 旬對於畢達哥爾派 (Pythagoriciens) 和卡巴里士特派 (Kabbaliste) 有一個神聖的性質。斯干底納夫人看三和其自乘底九當做神所特別貴重底數目。每九個月，他都殺犧牲血祭，要經過九天。當此日子

念，聯繫着某些數字，如：一〇一一（特洛瓦(Troë)和威一士(Veies)底圍困，恰恰經過十年）；十二（阿蘭浦底十二神，赫爾居列底十二工程，十二使徒，等等）；五十（蒲里安(Priam)底五十個兒子，

中，殺九個人的或獸類的犧牲來致祭。天主教的九日經，要做九日底祈禱，就保存了這祭祀底紀念，正同他們的聖的三位一體，保全了一切野蠻民族所連繫於三這個數底神祕性質。這可以在一切原始的宗教中發現出來，在希臘人和斯干第納夫人裏有三個地獄之神(Parque)，在伊洛瓜人(Iroquois 美洲底印第安人中六集團底名稱——譯者)中有三個生命底女神，等等。五之一數，在中國人裏有一種例外的特權：五行，五官，五紐，在音律中底五音，五方(比我們多一方，即觀察者所站之方)等。我們對時間單純地分七日為一星期，這是既不與月又不與年相合的，這種分法是沙爾得人(Chaldéens 希臘史家稱巴比倫人底名字——譯者)底遠教。七這個數之於他們，有幻術的性質。

五十個大拉倚達(Danaïdes);據波沙利亞(Pausanias),安弟蒙(Endymon)交還了有五十個女兒底母親奈勒列(Léleue);亞克東[Actéon]當底亞納[Diane]化生時,獵得了五十對犬;達魯士(Danaüs)依據密勒夫[Minerve]底指示,建造有五十個槳底船,赫爾居列在其反特洛瓦遠征中底船,也是這樣,等等,)。這些數字也是有許多階段的。因為人類的精神要停止一下,才好對於爲達到那個階段而耗去了底力,有所休養。而牠也就從古代聖的逸事方面標記出那些階段,紀念遂得保存於逸事之中。

野蠻人在到了他所列舉之數至於最末底時候,就說一個多字來表示物件底過剩,因為他缺乏數目字,不能計算。維柯指出羅馬人起初對於六十,後來對於一百,又後來對於一千,都是表明不可以數計的數量底意義。麻達卡士加(Madagascar 註六八)

(註六八) 非洲東邊印度洋中底一大島。譯者。

底荷瓦人(Hovas)對於一千說是晚,一萬說是夜,而他們使用底達比特利沙(tapitrisa)這個字,是用來表明百萬的,按字義翻譯,即計算未了底意思。這對於我們也是一樣。但從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戰爭以來,和美國的托萊斯出後,標明我們計數之極限的,就是 milliard (十萬萬——譯者)這個字。

語言告訴我們說人曾經以他的手,他的足,和他的臂,來做長度底單位;還有供他用以計數底東西,就是他的手指和足指。南孫(F. Nansen)曾與愛司基摩人(Esquimaux註六九)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他說他們沒有超過數目字五以上底名目。他們數右手底手指,當其一切指頭都數過時,就停止了。對於六,他們取左手來數,而說這是那一隻手底第一個指頭;對於七,說是那一隻手底第二個指頭;

(註六九) 西伯利亞之北,近北冰洋地帶底一種

人。譯者。

如此繼續下去以至於十。在他們同樣的法子，數了他的足指後，就停於二十，遂到了他們計數底極限。但是大數學家，便超過了那個，對於二十一，他們說是另外一個人底第一個指頭；並且重新開始經過那些手和足去數，二十是一個人，一百是五個人。曾一直用到亞拉伯數字輸入之時止底羅馬數字，就保存下來了原始的算法底紀念。I 是一個指頭；II 字是兩個指頭。V 字是一個手，其形式即中央三個指頭屈下，小指和拇指直伸；X 字是兩個 V 或兩個手互相對立。但是到了必須超過一百和一千底時候，就應該在人類的肢體外去求助於其他的一切東西。這時，羅馬人即用小石子，*calculi* 來計算，由此推演出近代語言中底 *calcul*（即計算——譯者）一字。拉丁文的詞語如 *calculus ponere*（放上石子）和 *subducere calculus*（撤去石子），就指出他們的加和減是增加石子和撤去石子。我曾經在矩斯食宿舍（*Famillistère de Guise*）中看見用這個相類的方法，教五歲和十歲底小孩子們，

學這兩個數學的初步演算。石子完全指出是為這種用途而設；他們並已經作分配掠獲物和土地時底抽籤之用。

野蠻人不能以頭腦來暗中計算；必須要把計算底物件放在面前，正同他們舉行交換時，把給人底東西擺在接受者面前底地上一樣。這種原始的等式，確然只是一種可以接觸的變形，唯一可以滿足他們的精神。數之在他們的頭腦中，也同於在小孩子底頭腦中一樣，都是些具體的觀念。當他們說二，三，五底時候，他們就看着二，三，五那幾個指頭，石子，或其他的實物。很多野蠻人的語言中，前五個基本數字都加以手指底名字。這只是用一個智識的蒸發底方法，才使數目在文明的成年人腦子中脫去注意任何實物底全部形態，而僅僅保存約定的符號底外形（註七〇）。最唯心的玄學家，不

（註七〇）希臘人用字母底單字作數字，保存了加得曼人（Cadméennes）的古代文字，其字母有二十

能沒有字而可以思維，沒有符號而可以計算，這就是說沒有具體的實物而能思維和計算。希臘哲學家當他們探求數底本質時，即定下了一些幾何的圖樣。他們分圖樣為三組，一組是屬於線底數（*mè-koj*），一組是屬於面積，平方底數（*ep'pádon*），

七個。最先的九個字是些單位數，其次的九個是十位數，而最後的九個是百位數。

用希臘人和羅馬人底數字計算起來，必然是極端辛苦而又困難的，因為其中沒有零這個數字。這要到里爾瓦拉（*nirvanas*）抽象之抽象的形而上學家們才能夠發明這奇妙的數字。他是無底記號，沒有價值，而又能定出價值。照巴士嘉底話，稱“是一個真正不可分的數，因為不可分的數是真正的零”。零在近代的計算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以致使他的亞拉伯名喜佛（*sifr*），即葡萄牙人把他改變為喜佛拉（*cifra*），英國人則改為喜佛兒（*cipher*），法國人又改變為喜佛爾（*siffre*）的，在首先唯一用作零以後，竟用來表示一切數目底符號。

又一組是屬於三倍增長的，即立方(trikéauxe)。近代的數學家，仍然保存着以線底數目作爲一個根數底指示。(註七一)

五

學藝方面底論證

野蠻人對於長的，硬的，圓的，熱的，說如像是石頭，月亮，太陽。但人底足不是一樣長的，石頭底硬則有多寡之分，月亮不常常是圓的，太陽在夏天比在冬天熱些，也不一致。所以到人類精神感覺得要有高等的精確程度底需要時，就承認了使用至今那些比較術語底不夠。於是就想出長，硬，圓，熱底模樣，當做比較底術語使用起來。數學家在抽象的機械學中，就是如此的。他們想出一個絕對不屈不撓而無厚底槓杆(或長度——譯者)和

(註七一) 下節是我分開的。譯者。

絕對不可壓縮的圓錐，以繼續他們為實際上底槓杆和圓錐之不完美所阻礙了底理論的探究。但是數學家底槓杆和圓錐，也同於長，圓，硬底模式，雖然都從真實的物件推出來，而其屬性則服從於智識的蒸發；不再合於任何真實的物件，而只合於人類腦子中所形成底觀念。因為實際上底物件各不相同；而想像的模式，便永久都是一個，並且同一於他的自身。柏拉圖把真實的物件，叫做虛無的和欺騙的幻影；而把觀念的模式，反稱之為神的創造之本質。在這個場合，也同在其他の場合一樣，創造的上帝就是思維的人。

藝術家用同樣的方法，孕育出了一些怪物（即幻想——譯者）。牠的形體，雖然是由各種動物分解出抽象出底器官而成，也不合於真實的絲毫，而只合於一種想像底幻影。這種怪物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完全與任何美，善，正義，時間，因果等觀念，同樣的抽象；但是，柏拉圖本人，却不敢把牠列入其呼的本質之數內。

人，大概當在半開化的種族就開始分化為不同的階級時，就從動物界分開，而高出到靈異超常的生物之列，其命運便是神和天體所經常地專心眷顧着的了。再遲一下，他就把腦子離開其他一切器官而孤立起來，以之作爲靈魂底寶座。生物科學把人引回到以他爲歸宿和集大成底動物類列之中，而社會主義的哲學就送腦子回到其他器官底類列裏面去。

腦子具有思維底特性，如同胃之具有消化底特性一樣。他只有藉助着他曾進化於其中底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或人爲環境所供給他底物質材料而製造出底觀念，才能思維。

第三編

正義思想底起源

第一章

報復刑——賠償的正義

—

原始人底報仇慾

文明社會底正義，是由兩個泉源流出來的：一方面是人類自己的本性，而另一方面則是在組織於私有財產底基礎上那個社會環境。在人裏頭底情慾和概念，於財產底建立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從私有財產所產生底興味，情慾，和觀念，彼此互起

作用，互相影響；結果，牠們就由孕育，發展，而結晶在文明人底腦子裏，成爲正義（或義——譯者）與非正義（或不義——譯者）底思想。

正義思想之人類性的根源，是報復底情慾和平等底感情。

報復底情慾爲最古的人類精神之一。牠伸延牠的根苗於自衛底本能之中，和在反抗打擊底需要之中。當人和動物遭受了一個打擊底時候，假使恐怖的心不允許他們逃避底話，那末這個需要便推動動物及人不甘屈服地和機械地予此打擊以回答。這種盲目的和非理性的反抗需要，使得小孩子和野蠻人在遭受打擊後，要把他們所認爲傷害了他們底物件，予以回擊。簡單地歸結成最後的一句話罷，報復是一個反映的機紐，就宛如當眼睛遇到危險底時候立刻閉着眼皮那種無意之間的運動一樣。

報復在野蠻人和半開化人裏頭，極難爲文明人所認識，所了解，美國的歷史學家亞得兒司(Ada-

irs)說：“紅皮色人感覺他們的心日夜都劇烈地燃燒着，直至於他們以血換血地報了仇爲止。他們對於親屬底被害，或氏族人員底被害，由父親傳授於兒子，牢記不忘。這種情形，就是對於一個老年婦人也是一樣”。有人引過這事，說紅皮色人，有因爲不能報仇而至於自殺的。費讓人 (Figion) 之曾受過侮辱的，要在他的視線所及底地方，放一個東西，以資警醒，只有在他滿足了他的報仇底願望以後，才拿開去。大爾馬狄 (Dalmatic註七二) 底斯拉夫婦人，對於她的兒子，一定要把他的被殺底父親底血衣拿出來給他看，以煽動他復仇底心情。

“復仇雖老至百年，也還有他的乳齒存在”，這是阿富汗人底諺語所說的，閃密底人 (semitic 註七三)

(註七二) 在巨哥斯拉夫國內，即亞得利亞 (Adriatique) 海沿岸。譯者。

(註七三) 包含說敘利亞，希伯來，亞刺伯等六七種語言底民族。譯者。

的上帝，縱然“很不輕於發怒”，但其“報父輩之不平底仇，要由子及孫，直到三代四代。”（註七四）。經過四代後孫，仍不能滿足其復仇底渴望。爲了“不會在以色列人（Israélites 註七五）出埃及時，攜帶水和麵包到路上來，歡迎他們”（註七六），牠就禁止“摩亞比人（Moabites）和漢摩利人（Hamonites）入耶和華大會，至於十代後裔之久。所以，希伯來人（Hébreu）同斯干底納夫人一樣，能够這樣說：“要蜆殼變成灰需要多年，而蜆殼成灰再過幾千年後，復仇的事體還依然熱烘烘地存在於我的心中”。荷馬時代『神話學』（Mythologie）內底哀蘭尼（Erinnies）都是些古代的女神，以爲“復仇……是血底

（註七四）『出埃及記』（Exode）第三十四章，第七節。

（註七五）世仍稱爲猶太人或希伯來人。譯者。

（註七六）『申命記』（Deuteronome）第十八章，第三第四節。

不可解的渴望”。埃西列（Eschyle 註七七）盛大的希臘古院曲，其歌唱團，在鼓動起拷問上帝和死者們底靈魂那些情慾的，對於報父仇發生遲疑底阿勒士特（Oreste 註七八）大叫道：“侮辱要為侮辱所處罰，殺害要為殺害所報復！……舊時代底格言是惡孽對惡孽。……在地上流過一次底血，要求再流他次的血。須滋養的地，若曾飲過殺害底血，牠雖然已經乾了，但那不可磨滅的痕跡，永遠存在，而且在那裏高呼報仇。”亞希列（Achille 註七九）為他的死了底朋友巴特洛克（Patrocle）復仇，忘却了亞加

（註七七） 希臘悲劇之父。在紀元前五四六——四五六年。譯者。

（註七八） 阿列士特為亞加曼臘底兒子，為報父仇而殺其母，被冥國尼女神們所控訴，結果為亞羅巴日宣告無罪。譯者。

（註七九） 為『伊里亞得』中最著名的希臘英雄。譯者。

曼隴 (Agamemnon) 底侮辱，並且抑制忿怒，使他不感覺有亞什人 (Achæus註八〇) 底失敗；赫克多 (Hector) 底死，不曾滿足他的報復情慾，遂三次拖拽他的屍體，繞着特洛瓦底牆而走。

野蠻人和半開化人是絕不寬恕的。他們知道以若干年之久等待報仇底良機。克利丹勒特 (Clytemnestre)，在十年底長期中，耐心地窺伺復仇底時刻。當她曾經將她的女兒底兇手亞加曼隴殺了底時候，她沉迷於快樂和血泊中，自己向自己說道：“兇手底血滴落在我身上，使我的心非常涼爽，正同熱斯底雨在麥子出苞底時季降在田中一樣”。

人把他的情慾神聖化和神性化，尤其在那些情慾有利於他的私有的保存和社會的保存時。“要飲血那種不可解的渴”，復仇，建立為神聖的義務，

(註八〇) 亞什雅 (Achæus) 之希臘的後裔。原居於得沙利，後定居於柏羅波納士 (Péloponèse) 北邊。

譯者。

居於一切義務底第一位。哀蘭尼們，“許多的惡罵，從忿怒的母親口中出來”，自從那些咒詛給她們以生命和活動之時起，就突擊黑暗的埃列伯（Erèbe），（註八一）。她們之出現於太陽底光明之下，就是在吹起復仇底情慾，和無疲乏地在地上，海上，追尋兇手：如此，則沒有一個有死的人，能逃避她們。她們發狂地追逐犯人及其家族，並且株連及於供給他的仇人以隱匿之所底人，及於那些市鎮和地方的全體。因此，激發為內亂，並種下了疫疾和饑

（註八一） 咒詛之於野蠻人，不是一些閒話：那種言語，聖子（三位一體之第二位——譯者）曾經賦予了一個不可抵抗的強力，諸神自己也一樣地要馴服於人底咒詛。所以猶太人，以及中國人，都這樣地對於罵他的父親或母親底人，處罰以死（『出埃及記』二十一章第十七節）。天主教在給予懺悔底教士以束縛罪惡和寬恕罪惡於地上或天上之權時，要靠着一個公式底幫助，就是重演話底勢力那個野蠻人底原始觀念。

荒。埃西列之哀蘭尼們底歌唱，當阿勒士特逃避了他們時，大聲叫道：“我將在這個地方（亞底格 [Attique] 註八二）上流放我的心中傳染的毒汁。這毒汁不可免地流放在地上，而那些葉子將在牠們的幼芽中墜落，好像動物底乳子和人底小孩之夭殤一樣。你的胡納臥 (fléaux, 古代武器——譯者)，啊，復仇，將在這地方種下毀滅。”閃密底人的上帝，其復仇一樣要及於植物，牲畜，和小孩。希臘人詩歌的想像，曾人格化於可怕的女神之中，大家一聽到她們的名字，就害怕起來。報仇慾底放縱，暗示原始人民以恐怖，時時在戰慄狀態。

二

維柯之社會科學公理

（註八二）古希臘之一地，位於柏羅波納士底東北，歐柏 (Eubée) 島對面。譯者。

維柯，在 *Scienza nuova* (『新科學』——譯者) 中，規定了這樣的社會科學底公理：

“立法是在使人能在人類社會中把他造成一種善良的習慣。兇暴(Ferocia)，慳吝和奢望，這三種惡德，迷惑人類，立法便提出軍隊，商業和法庭(Corte)來；即是說提出公眾底暴力，財富和知識來；而此三大惡德，就能够毀滅人類的種類，創造社會的幸福。

“這個公理證明有神智存在，神智便是神的立法思想，——牠從那完全吞噬人們於其私利之中底慾念方面，抽出文明的秩序，為私利所使而以兇猛的獸的狀態生活在荒野獨居裏底人，得以生活於人類社會底狀態。”

依照亞里士多得底話，不堪承受的法律，在事實上，是從憤怒而又常常激發的報復慾出來的。但這不是如維柯所想，是神的立法的智慧，在以人慾底混亂，來創造秩序，恰恰相反，倒是這些混亂自己產生了秩序。我就試來證明這個說法。

三

報仇底原因和結果

不可調和而又激憤的報仇情慾，在舊世界和新世界底野蠻人和半開化人底靈魂中還可找得出來，如前面那些引證所證明的，爲他們活動其中底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種種條件所逼迫，而後發生。

野蠻人，在他同那些獸與人而且同那種交纏於想像的危險底鬼魂，永遠宣戰時，便不能孤獨的生活。他自己聚合爲羣。他不懂得在他的游羣(horde)以外還有甚麼生存。如果將他驅逐在游羣之外，那就是在處罰他於死亡了(註八三)。一個部族

(註八三) 加安(Cain)，在亞卑爾(Abel)底殺害之後，爲其氏族所驅逐了，遂自己悲哀道：“我的刑罰太重，超過了我所能夠擔受底限量，你把我從這個地方

底成員都自認是出於唯一的先祖；是同樣的血循環在他們的血管中。所以殺了他們一個成員，就無異殺了他們全部族。野蠻人沒有獨立的個性，只有整個的部族，宗派，和後來的家族，才具有一個獨立的個性。最狹小和最堅實的連帶關係把一個部族，一個宗派底成員，在使其成爲一個唯一的存在底觀點上，弄作一個整體，正如希臘神話中底赫卡東喜利（Hecatonchyses）。把已知底最原始的人民，加以觀察，便也都一樣地，婦人是公共的，兒童則屬於游羣。個人的財產在他們中間還不會出現，最帶個人性的物件，如像武器和裝飾品之類，以最可驚的迅速由這個人底手移轉於別個人底手。這是費森（Fison）和荷威（Howitt）這些澳洲風俗之細心觀察者們底報告。野蠻人的部族與半

驅逐了，……將來我必流蕩於地上，及到任何人遇着我都會殺我。”（『創世紀』IV，13，14，）放逐在原始社會中是一個最可怕的懲戒。

開人的氏族，其全體成員之共同活動和共同行爲，如像一個單一的人那樣，遷徙，打獵，作戰和耕地，無不共同。當他們的戰術完善之時，他們就排列部族，宗派和家族，分行作戰。

他們把凌辱侵犯，看成共同的，正如其他的一切那樣。對於一個野蠻人所加底侮辱，總是爲其全體氏族所感覺，好像他成爲了各個成員底侮辱一般。流了一個野蠻底人血，就是傾了他的全氏族底血；牠的一切成員都負有復仇的義務。復仇是集體的，正同婚姻和財產一樣。在半開化的日爾曼人（*Germanians*）裏頭，復仇的權利，是由家族的壯丁連合起來執行。當時佛蘭格人（*Franques*）的部族，定得有一種「威耳日爾」（*Wehrgeld*）底辦法，就是對於侵犯凌辱底金錢報償，那種血底代價。家族底全體成員都要分得。但是已經從家族底共有財產出來底佛蘭格人，沒有享受「威耳日爾」恤金底權利，假使他是被殺了，他的復仇者就是國王，而且由他來接受他的血底代價。

然而因為氏族感覺他的成員之一做了侮辱別人底事，全體氏族就成為他的成員之一所犯罪過底負責者了。犯罪也是集體的，正如受辱之為共同的一樣（註八四）。受辱氏族底復仇，就在殺一個犯罪氏族底任何個人。葛賴公（Sir G. Grey）寫道：“當犯了一個殺害罪過時，尤其是在犯罪者逃亡了時，普遍的狼狽狀況便盛行於澳洲的人民中了。因為他的親屬都看成犯罪底人。只有與那個家族沒有任何關係底人才自信其安寧無事。所以，一個殺害底發生，無異兩個家族之間，兩個氏族之間戰爭底爆發。潛襲底和勦滅底戰爭，要經過多年。因為一個殺人案要求一個人死，以為報復，而這個被報復者，在他的輪子上，又要求報復。有時，兩個氏族全

（註八四） 集體的負責，在中世紀還似乎是如此的自然，以致英國愛多亞（Edouard）第一底勅令，把行會中一個會友底犯罪，歸之於整個職業的行會，要輿負責。

體就糾纏不清地報復相循。大概不到半世紀以前，在大兒馬狄，“戰爭由家族蔓延全村，並且有時內戰還肆行無忌地及於全縣”（註八五）。人們報仇，竟殺到了婦人和小孩。斯干底納夫人簡直連搖籃中底初生子，都不肯恕饒。因為“狠是窺探嫩弱的孩提之童的”，『埃大』（Eddas 註八六）說。同樣，在這一世紀中，希臘人對於年紀僅僅八歲多底男孩，也曾執行復仇底殺戮；只有婦人和幼女才饒命不殺（註八七）。

（註八五） 皆耳納·威金松公（Sir Gardner Wilkinson），Dalmatia and Montenegro，（『大爾瑪狄與門的內哥羅』——譯者），1848。

（註八六） 古代斯干底納夫的人民中底神話傳說和逸事傳說底彙集。譯者。

（註八七） 稽耳拉阜主君（Lord Garnarvon），Reminiscences of Athens and Morea（『雅典和摩里亞底回憶錄』——譯者）。

不僅僅是真正的殺害，公道地要求復仇，而且就是野蠻人迷信的想像所創造出來底想像的殺害，也一樣地要求復仇。在澳洲人，沒有一個人底死是自然的死，一切的死，都是屬於敵對的氏族底一個仇人用邪法做出來底事業。而親屬底責任，就是在報復殺了他的死者底仇。可是，這並不的確地是殺那被猜為使用邪法底人，而是殺其氏族中底任何一個成員。假如可能，簡直還要殺死很多（註八八）。另外，死者自己也在報仇，他的鬼要來為害犯人。佛拉惹（Frazer）認為禁止食人肉飯底許多原因之一，是怕被食了的不幸者死後底報仇。這不僅

（註八八） 耶蘇基督（Jésus-Christ），聖·保羅（Saint Paul）和使徒們，與野蠻人一樣地主張這個意見：疾病是人類的仇人——惡魔底作祟（『馬太福音』第九章卅三節，『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四節，『使徒行傳』第十九章第十二節等等）。這種迷信，在許多世紀中都把基督教的歐洲裏信邪人底崇拜，熾燒得很厲害。

僅是爲了復仇，野蠻人才殺死兇手；並且還是因爲死者底魂將爲害衆人，至於使人類的血徧流於世，要和緩死者，止息這事，也必須殺死兇手。爲了使亞希列底魂安靜不擾，希臘人就在他的墳上把他的兇手巴黎(Pâris)底姊妹波里克塞納(Polyxène)殺了。

野蠻人只有在他要做他的氏族底健全部分時，才懂得生存，所以就改變個人的犯罪爲集體的犯罪。而且那種復仇，本是一種個人的自衛和保存底行爲，至此遂成爲集體的自衛和保存底行爲了。氏族的自己保護，就在於要對他的成員之一底殺害或傷害，施以報復。但是，這種集體的復仇，必然地牽引出集體的危險，有時至於危及氏族集體底生存。這種互相仇視之集體的危險，迫令野蠻人消滅其連帶關係底感情，使加受害者底氏族犧牲其加受害者，而把他交付之於受侵害底氏族。人們曾見着澳洲底野蠻人，實行武裝的停止與和解，以縮小復仇底範圍，至於個人的損失，精確地與其所

犯和成爲爭論之原因底人相等：以生命賠償生命，以傷害賠償傷害。報復刑遂誕生於世了。

四

報復刑之產生

“以命抵命，以眼抵眼，以牙抵牙，以手抵手，以腳抵腳，以烙抵烙，以傷抵傷，以打抵打”（註八九）這足使報復刑，對於一切成員都平等那種原始共產主義的人民，是唯一能充分滿足平等感情的。

最完全的平等，是從共產主義部族野蠻人生活條件中必然地流露出來的。達爾文在他的『一個博物學家底旅行』中報告出這樣地露出本真底故事：他看見一個~~或~~埃日人（Fuégien），在人給他一床毛被蓋時，把他撕成寬度相等底長條，使他的游

（註八九）『出埃及記』第二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節。

羣中底每個人都能領受一塊。野蠻人對於隨便甚麼東西都是如此，不許氏族之一員能比他一員分得多一點。塞薩（César），當他與日爾曼部族接觸時，便為他們那種分配財產底平等精神所感動。他以為那種精神底出現，是由於他們的成員中間有創造平等底願望。塞薩推想在文明人所生活着底社會環境，因為其中有不平等的生存條件，所以才必然地在市民間產生不平等。反之，他所眼見過底半開化人，因為生活於共產主義的環境中，所以就產生了平等。他們並不在分配中間去找尋平等，而是由於滿足他們的平等的精神，才分給相等的股分於大家，沒有懷疑到他們的行為之社會的重要一點。這就好像人底消化作用，大家竟毫不知道胃的化學而行消化；又如蜜蜂之建造蜂房，根據抵抗和空間經濟之幾何的與機械的規則，而不懷疑到幾何學和機械學。平等不僅僅是種植在原始人們底心中和腦中，牠還存在於他們的物質外觀中。烏爾萊（Volney）述及一個紅皮人的首領向他解

說他對於這件事底驚奇：即在白種人中間存在有很大的面貌的差異，然而在同一野蠻部族底成員之間則盛行着面貌的極大相似。

老年人受人尊敬，爲人類社會中第一個特權者。他在野蠻的部族中是唯一的。分別一個戰士底高級品格，如勇敢，聰明，忍饑，耐渴，受痛苦，無論如何，都不給他以壓迫人底權利。他能夠當選，去指揮其同伴們底獸獵和統率他們打戰；但是出發底事做畢後，便仍歸於平等了。烏爾萊說，“紅人中最大的首領，在戰場上，連打一個戰士，處罰一個戰士，都不能夠，而到鄉村中除開他自己的小孩服從他外，不能使別的小孩服從他（註九〇）。”荷馬時代希臘人的首領，不會具有好多較爲擴張的權力：亞里士多得標註出亞加曼隴底權力，也只是如此：當人們向敵人前進時，他有權殺一個逃兵，但

（註九〇）『對於美洲印第安人之稅的觀察』，Ed.

是在開議時，他却要忍耐着對他的辱罵。希臘的將軍，在有史的時代中，他當統兵官底期滿以後，仍然回在行伍中去。因此，依照布呂大格（Plutarque），亞里士底得（Aristide）和菲洛波曼（Philopœmen），曾為軍隊底首領，而且曾奪得勝利立有戰功的，其服務也如一個簡單的兵士，沒有分別。

報復刑只是平等在滿足地抵償一個辱侮這種事件上底應用。牠是對於一種凌辱之平等的補贖。唯一的，只有一個精確地等於所犯之罪過底賠贖，一條命抵一條命，一個烙抵一個烙，才能滿足原始人底平等精神。平等的本能，在食物和財富底分配中主持了平等的分配，遂創造出報復刑來。預防互相底仇視生出毀滅底結果。這個必要，把牠輸入到了原始社會。正義無論是在牠的創造中，在牠的輸入中，都沒有發生任何作用。所以我們在有正義思想很少，以致連犯罪，過失，正義這些字都未具有底人民中，找得出來報復刑。荷馬時代的希臘人，雖然有一個相對地高級的文化，可是還沒有法

律這一個字。而沒有法律底正義，便不能理會了（註九一）。

五

裁判所之出現

報復刑底發明和輸入，是為避免互相仇視底危險；而為原始的人們所承認，是因為牠能充分地滿足他們的報仇慾。及牠一過到風俗中來，就被人把牠定為規律了。在最初，氏族全體都有復仇底權利，對於犯罪氏族底任何成員，俱可施行。以後，人就開始限定能够施行復仇之人底數目，和得以施

（註九一） 法律這個字底缺乏，使許多古人震驚：歷史學家儒瑟夫（Josephe）以驚異的態度標明在『伊里亞得』（Iliade 荷馬敘事詩之一——譯者）中底 *nomos* 這個字之作法律解，是後來的事，原先絕不是在這個意義中使用的。

行復仇之人底數目。thar, (譯音:熱爾——譯者) 這種伯都安人 (Bédouins 註九二) 和差不多一切亞拉伯人底流血復仇法, 只准被害人的五族有復仇權, 復仇時只能在兇手的五族內挑一個人來殺。——這種習慣是普遍的, 因為在日爾曼人和斯干底納夫人裏頭對於威耳日爾恤金底發給和收受, 都以五族底親屬為限。

這個習慣, 縱然限制了復仇底範圍, 但是, 仍舊付予他一個太寬泛地選擇犧牲者底辦法。所以, 在希伯來人裏頭, 大家察出對於犯人底復仇有減小和限制底傾向。耶和華不怕自相矛盾, 在『申命記』(Deutéronome) 中(第二十四章第十六節)規定“不可因子殺父, 也不可因父殺子。各人只為其本身底罪而伏法。”對於強行限制猛烈的復仇主義, 是如此的困難, 以致許久以後, 天父(L'Éternel)

(註九二) 在北非洲和亞刺伯之沙漠中游牧的亞刺伯人。譯者。

還反對這樣說話底諺語：“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底牙齒，却討厭起來，不能安靜。我是活的，你們在以色列中不必再用這諺語了。看哪！一切靈魂都是屬於我的，爲子的靈魂之屬我，正同爲父的靈魂之屬我一樣，犯罪底靈魂即歸於死亡底靈魂。”（註九三）

但是，要限制有權利施行報復底人數，以圖在最後來奪去他們的報復權利，仍是很困難的。只有受害者最接近的親屬能予犯罪人以處罰，報仇慾才能够得到滿足。因此，亞希列底兒子比呂（Pyrrhus）必須在亞什的（Achénne）軍隊前殺死他的父親底兇手底姊妹。加約（Caillaud）說是在某些非洲沙漠地方底部族裏，犯人是交於受害者底近親，完全隨意地發落，隨着他們的心願去對兇手加以拷問和殺戮。佛拉惹曾經在波斯看見過一個

（註九三） Ezéchiel（『埃日錫』——譯者）第十八

章，第二，三，四節。

婦人，當人家把殺他的兒子底兇手交給她時，她用一個很仔細的報仇方法，殺了他五十刀，最後又把血染的刀鋒從他的嘴中穿過。在第九世紀，挪威底兇手，由人民會議底分子引到海邊去，由受害方面底一部分人置他於死，或者在他們的准許之下，由國王底高等監視官執行。論到雅典，人民的權力負懲戒罪人底責任，最近的親屬去參加執行底事，就如同報仇者殺的一樣。這時，他就不再具有積極的作用了，他之應該到場，不僅是為滿足他的復仇慾，並且還是為完盡報復刑底原始條件。

報復刑，在規定和限制互相的仇視中，證明糾纏和蒙蔽原始人底報復慾，已經緩和，並且成為可以自己屈服於羈轡之下，非復從前那樣的桀驁不馴。人於是習慣了不再對於全氏族和全家族盲目地行報復，而只對於唯一的犯人，並且這個報復精密地限於一傷還一傷，一死還一死了（註九四）。這種規定只有靠着受害者與犯罪者底氏族和家族集合

的干涉，才能發起和維持。家族永為其成員行動底負責者，所以牠要聲明牠是否願擔當侵害底責任，

(註九四) 半開化人不半途而止，他要推那種邏輯到其最後的結論上去。他一旦有了把家族集體中底犯人分開，使他自己担負他的行為之責任底觀念，他便推這個觀念直到把曾有犯罪行為底器官——與身體底集體分開，來處罰那個器官。第越多爾·達·西西列(Diodore de Sicile) 引證埃及人處罰姦了自由婦人底辦法，就是加犯人以宮刑，或寧可是把犯人底生殖器挖去。他還把犯淫婦人底鼻子割掉，“意在丟掉那些餌物，免她使用他來作犯姦底引誘”。(按有許多動物，如狗，就是一個顯例，在性交之前，多以臭覺引起牠的性慾，也許在初離動物底野蠻人，尙有此本能。所以，埃及人對於犯淫底婦人要割去她的鼻子；自然還有損壞婦人底美底作用在。但在野蠻人底報復刑之使用，原則上是不及於未犯罪底器官的。因此，可以說在前者底用意，必比較重要些。譯者)。他割去私鑄銀錢底人和冒印官

或是否交出侵害者。如果在這後頭的場合，那就是決定賠償，並且依照侵害底比例來決定賠償。倘然他那方面，有了抵抗底情形，家族也就應該一樣地約束犯罪者，使他消極地服從（註九五）。因此，人們

牽底人底手，即在“懲戒犯人用以犯罪之身體上底一部分”。在所有底地方，對於盜賊都割去他的雙手，就是因為竊物底結果沒有好多牽連到死刑底地方。

（註九五） 一個十八世紀底旅行家史得勒（G.-W. Steller）敘述過他在堪察加（Kamchatka 在西伯利亞東邊——譯者）半島底伊得爾曼人（Itelmen）裏頭，所見底殺人案件。當這事發生時，被害底家族寄信到兇手底家族去，要求牠交出犯人。假使這個家族同意，交了犯人，他就要被人家用犯人殺受害者底樣法，把他殺了。假使牠拒絕交人，這就是家族變成殺人，於是在這兩個家族間底戰爭就爆發了。誰勝利了，誰便把敗了底家族中底一切男性殺死，而以其婦人和女兒作奴隸。——在波里納西（Polynésie 指南洋羣島之在澳

就到了組織判斷的法庭底方式，由牠負責來估量侵害，而予以圓滿的解決。

部族底成員，在斯干底納夫人裏頭也是如此的景況，開人民大會 (assemblée) 組成一個基本的判斷法庭。但是，因為召集人民大會有許多困難，所以，只有在殺人和重傷底場合，才由人民大會來審判。對於不甚重要底事件，如只是些不至於死或失掉一個肢體底打傷和殺傷等，都由長老會議來解決。

摩西 (Moïse)，照他的岳父葉斯羅 (Jethro) 底指教，“揀選有才德的人，派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隨時裁判人民底案件”。但重大的事由，則必與他報告 (註九六)。摩西大約是把存在

洲以東赤道以北底諸島——譯者)，當犯人不消極地服從受害者方面底報復那個景況中，他自己的家族俱用力量強迫他那樣。(埃黎士 (Ellis), Polynesian Researches (『波里納西的研究』——譯者)。

於埃及底制度，重演於沙漠地帶。由託侶達 (druides 註九七) 組織底會議，在高盧 (Gaulle 註九八) 是扭負辨認侵害和確定賠贖的。假使兩造之一，對於牠的判決不服從，牠即禁止其祭祀。這成爲最可怕的處罰，因爲這種禁止是爲人人所避免的。(註九九) 亞羅巴日 (Aéropage) 對於雅典，定有復仇法。埃西列把這些敘述，使類似裁判所底制度成爲必要的種種壞處底話，放在敗了訟訴底哀蘭尼們底口中：“絕沒有不可滿足的殺人糾葛，不城內聞其怒

(註九六) 『出埃及記』，第十八章，第二十一，二十二節。

(註九七) 譯意爲高盧底牧師。譯者。

(註九八) 包括亞爾卑斯山以內(北意大利等)和以外(由萊茵河至大西洋，比里牛斯山中間底地方)底地方。譯者。

(註九九) 塞薩, De bello Gallico(『高盧戰事』——譯者), VI, 13。

聲的（現在亞羅巴日已有爲仇視而規定底法律）；絕沒有市民底血，不至於吸飲和染紅了灰塵的，並且絕沒有要報一個殺人底仇，其他一兇手不在雅典怒髮倒豎的。”這些古代的女神，夜神(Nuit)底女兒們，化身爲原始復仇之人的，至此都宣告了她們的訃辭。在亞羅巴日底制度以後，她們的職務清閒了，她們的殘酷的性質，也就隨而和緩，喪失。她們於是重取得原有的歐麥尼得(Euménides)底舊名，卽是說又名爲良善的女神(Bonnes Déesses)了。

對於亞羅巴日還應該追溯到最古的時代去。有另一個神話說牠底建立在於判決亞勒(Arès)所犯底殺人罪。他曾經殺了海神波塞東(Poséidon)底兒子，因爲他強姦了他的女兒，他爲那由十二個神構成底法庭，宣告無罪。另外，亞羅巴日這個字底意義，爲亞勒底丘壘。又一個故事說牠所從事底第一個殺人案爲浦羅克里(Procris)底殺害，她是由她的丈夫塞發列(Céphale)在打獵時，無意之中殺

了的。這個故事和弑母底阿勒士特故事都證明亞羅巴日底制度出現於母權時代，即當特洛瓦戰爭之時便完全為父權所代替底時代。在事實上，當婦人已經停止其為家族首領底時候，她在其丈夫底屋子裏，便成為奴隸，而丈夫對於她就有生殺底權利。他的兒子，同樣也具有這個權利。因此，假使她的殺死是由於她的丈夫和她的兒子所做出來的，那就不再為她的死要求復仇底事情（註一〇〇）。亞羅巴日把牠的判決弄得黑暗不明，相應於牠底

（註一〇〇）得摩士台納（Démosthène）在他一個民事的辯護詞中，引了一條得拉恭（Dracon）法律，說牠給每個雅典人對於五種婦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兒，他的母親，他的姊妹和他的妾，以生死之權。格拉喀（Gragas）（灰色的紙牌）是伊士蘭得（Islande 歐洲北冰洋中大島，屬於丹麥——譯者）底老法律，專寫同樣的權利，並在其中加上了義女。如果更遲一點，在梭倫（S. Ion）底時代，風俗已經改變，得拉恭底法律表

埃及法庭，也是如此，這就是喻意為正義底女神得密 (Thémis) 為甚麼要閉着雙眼底原因。雅典人無疑地是以為這個譬喻回憶起亞羅巴日底設立在代替哀蘭尼，這般夜神底女兒們，據荷馬，即是：生活在埃列伯黑暗之中的。亞羅巴日和埃及的法庭，都不許有律師。犯人自己必須嚴守靜默，無發

現得太殘酷了一點，却絕沒有廢除。據阿呂——日列 (Aulu-Gelle) 說，“那些法律由雅典人不言而喻的同意，暗中才漸漸消磨了”。

最初的法律，明確地因為牠們規定出井用作先人底習慣，絕不廢除，雖然牠們與新的法律相反，也仍然存在着。因此，馬魯 (Manou 疑為印度底神聖書卷之一——譯者) 底法典，主張弟兄平分財產的，還保存着，與那規定長子權利底法典，並列一處。羅馬十二銅版 (Douze Tables) 底法律，並不廢除羅馬國王的法律。銘刻了後者底石頭，是不可侵犯的；至多，很少細心的人還相信得以翻轉牠呢。

言權。這兩種法庭雖然代替受害者與犯罪者兩造底家族，但不施判決，牠們底作用，限於找出犯人，而將他交於被害者底家族。

若果在商業的城市，如像雅典，因為維持秩序底必要，得設立一個永久的法庭來規範仇視，並處罰罪人。在此外，那就幾乎到處，仍是讓各家族自行去滿足他們自己的復仇慾。英國在第十世紀亞爾佛雷得 (Alfred) 王底統治之下，其習慣和法律都還准許家族對於殺害底事由，互相宣告他們的私戰。在法國，即文明的政權也不能除去家族底復仇事件，只是為減少牠的結果計，在侵害和復仇之間，強行一種時間上底間隔。十三世紀底皇勅，「王家四十天」(Quarantaine-le-roy)，有人說是非力蒲一阿巨士特 (Philippe-Auguste) 的或聖·路易 (Saint Louis) 的，曾禁止在犯了侵害行為以後四十天內，舉行復仇底私戰；看在這個期間中，兇手是否會以犯了王勅之故，被處死刑。法國的政府僅僅是在很近的過去，才把果爾士 (Corse) 底互相

報復取銷了。

六

財產底決定作用

報復慾雖然受了報復刑和公斷會議底約束，仍然是留於不可制服底地位：牠的爪和牠的牙，只有用財產才能拔去。然而安排來使私的報復那些混亂情形歸於消滅底財產，只有在牠被不和與犯罪所圍繞了時，才能出現於家族底內部。在長子底權利沒有被大家承認，並成爲風俗以前，牠（指財產——譯者）發生過弟兄爲占有父親財富而相殘殺底鬥爭，希臘神話就保存得有可怕的紀念於亞託利得人的（Atrides 註一〇一）歷史中（註一〇二）。從

（註一〇一） 人用以指希臘神話中亞託納（At-rée）底後裔，特別指亞加曼龍和麥列拿（Mélélas）。
譯者。

此以還，財產不斷地爲不和，私的犯罪，及國內的與國際的戰爭最有效而又最積極的原因，來顛覆人類社會。

財產之深入人心，如同一種瘋狂，把最根深蒂固的感情，本能，和觀念，都推翻了，而引起一些新

(註一〇二) 如果有人根據希臘神話的傳說，那看來就是當父底權威在家族中代替母底權威時，相續底秩序便深深地擾亂了。一切兒子，在母系家族中不能承繼遺產的，這時都說有佔領亡父財產和家族指導底平等權利。這只有在很多的內部鬥爭以後，才得到長子權底建立；而且只有求助於宗教的迷信，才能維持。父親認爲是尙生存在他那修在屋裏或園子附近底墳墓中間一樣。他繼續管理他的財產，並發命令於他的相續人。大家並不服從活的承繼者，而是服從死的父親。於是，在部族底宗教傍邊，建立了家庭底祭祀，這就是菲士特·達·姑朗日 (Fustel de Coulanges 法國史家……譯者)所信爲原始的祭祀的。

的情慾。如果沒有財產來包容並減弱報仇，這種古代的和半開化的精神底支配慾，那是甚麼都不能做的了。

私有財產一旦建立起來，便不再要求以血換血：他所要求的是財產；報復刑也就改變了。

報復刑底改變，大概因為奴隸制度和奴隸商業——以合規的樣法建立底最初的國際商業——而容易起來。以活人與牛，武器和其他的東西相交換底事實，使半開化人習於以別一相等於他底血底代價來賠贖他的血。還有一個新的家族現象，對於變更報復刑，比較奴隸商業更為有力。婦人在母權家族一天存在時，就居於她的氏族中，她的一個丈夫或多個丈夫都去會她，作客於那裏。在父權的家族中，年青女子便要離她的家族而去住在她的丈夫家裏。父親對於他的女兒，因嫁了人，不屬於他，所受底損失，要得一種賠贖。年青女子於是變成了交易底物件，照荷馬的形容詞說，是一個找來底牛 *Alphesiholia*。希臘人把她拿來與牛相交換。

父親開始以他的女兒來行交換，而終結則至於賣他的兒子，希臘的和羅馬的法律都已證明了這點。父親在出賣他自己的骨血時，把古代聯合家族成員而繫之於生死相關底連帶關係破壞了。親屬既以他們的小孩，他們的活的血與牛和別的財產行交換，那就更有理由來接受那爲流了血和被殺之子而賠償他底牲畜和其他的財產。兒子依照其親屬底榜樣，輪到他們的名下，亦以任何賠償品來抵他們的父親，和母親底流血爲得意。

於是，人們便要求以牲畜，鐵，金，抵贖生命，牙，和其他的傷害，來代替那以命抵命，以牙抵牙底賠償了。所以加佛列人(Cafres)要求的是牛，斯干底納夫人，日耳曼人，和半開化人，與比較文明的民族相接觸時，也學得了貨幣底使用，要求銀子(註一〇三)。

(註一〇三) 正當歷史學家以爲每個民族和每個人種都有其特殊的風俗習慣時，有人認定威耳日爾是

這個革命，是以人類精神為舞台所演最深的

由日爾曼人起頭的，希臘人和拉丁人絕不這樣卑下，來行以銀錢賠償入血底野蠻方法。這是毫不正確的。

羅馬法十二銅版底第八銅版說：

II. 反對拆毀一個肢體而不肯讓步以報復刑調解底人。

III. 破碎自由人一顆牙齒，罰三百亞士（a:羅馬錢名——譯者），對於奴隸則罰一百五十亞士。

IV. 對於一種侮辱罪，罰二十五個亞士。

亞赫克士(Ajax) 偕同優力士(Ulysse) 與菲尼克(Phénix)，以大使底頭銜被派到亞希列那裏去，與他決定，接待亞加曼龍底來人，並解勸他的忿怒，亞薩克士對他說道：“大家見過人對於一個弟兄和一個兒子底被殺，接受其贖金，而不必報仇。兇手自己在支付一筆巨款之後，仍然居在他的祖國內面，而被害方面得到滿足也就對其憤怒了底神魂底運動，加以鎮壓”。『伊里亞得』，第九。

一幕，不是突然一下並沒有經過絕裂就成功了。古代宗教，為習慣底保守者，而半開化人底連帶關係和人格尊貴底感情，都反對用銀子代替血。迷信把咒咀繫之於血底銀子。財庫，在『埃大』中為西居爾（Sigurd）之死和佛爾孫（Volsungs）與糾肯（Giukings）家族之殲滅底原因的，就的確是斯干底納夫的神：阿旦（Odin），洛基（Loki）和赫尼（Hcenir）為阿德（Otter）底殺人罪所應支付底血價。薩克梭·葛拉馬第口（Saxo Grammaticus）曾保存得有一首丹麥人的武士（barde）底歌，就是憤怒以對那時底風俗，而反對把他們的父親底血放在他們的錢口袋裏底人的。巴拿（Pallas）說，土耳其斯坦底貴族，絕不願意受“血底代價”。阿富汗的兇手，即使他所犯底殺害，出於無心，據愛凡東納（Elphinstone）底報告，說他應該請求那被害底家族，接受他所賠贖底銀子，而且必須服從一種卑屈的禮儀，宛如在同樣的情況中通行於南歐洲底斯拉夫人裏頭底禮儀一樣。“裁判官和觀審者

圍成一個寬大的圓形，犯人站在中心，把一枝槍和一把刀繫在他的頸上，向被受害者方面膝行以前直至其足爲止，在人家把那些武器給犯人拿開以後，才挪起他並抱着他說：上帝赦免了你。於是那些旁觀者就以快樂的鼓掌，慶賀仇人們底重新和好……。這種儀式叫做「血會」(cercle du sang)，其結束要由兇手出錢來舉行一個賀節，凡一切在場者俱得參與(註一〇四)。”柏都安人，雖然接收了血銀，却也強迫兇手和他們的家族自己承認他的感荷隆情，予以饒恕。

血底賠償開始是交給受害者方面底仲裁人的，所以由他的意思來決定爲和解此事所當給底物件底質量和數量。薩喀(Sagas 註一〇五)指示我們

(註一〇四) 克拉桑士基(Krasinski), Montenegro and the Slavonians of Turkey (『門的內哥羅與土耳其底斯拉烏利人』——譯者)，一八五三年。

(註一〇五) 斯干底維納夫人神話的和歷史的傳說集。譯者。

伊士蘭人 (Islandais) 自己定其血價，並且如非要盡兇手及其家族一切財產，不能滿意。要平息他的報復慾，必須把犯人及其家族之物，全部奪去，才能奪其生活上底娛樂。這種贖贖底過分要求，在實施上使此贖罪底方式成爲不可能，並且生出難以終結的爭議。半開化人爲防備這種困難，遂強迫地決定得以要求底價格。半開化人的法典，對於一個自由人底生命，則根據他的出生和排行，對於傷痕，就看在手，在腕，在腿等等，而對於一切侵凌，照他的名譽，一切損害，照他家內的和平，來詳細地決定用實物或貨幣支付價值。國王，也正同農民一樣，都是以可支付威耳日爾榆金於他的親屬來資保護的。在民族內，王底威耳日爾榆金與其他個人底威耳日爾之間，唯一的差異只是血價率底不同而已(註一〇六)。

(註一〇六) 威耳日爾底建立，引起了這個有趣的結果，即馬勒 (Mallet) 在斯干底納夫人裏頭觀察

犯人底家族，負責支付血價；而被害家族，在他們的成員間之分配牠，則以親底程度為比例。伊士蘭人底格拉喀（Gragas）定出了這樣的分配方法：家族中底男性分為五個親屬底血團或五個親屬底等級；第一血團由父，母和長子組成，收得或支出三個馬克（Marcks）；第二和第三，兩個馬克；第四一個馬克，第五一個阿爾（Oro）或八分之一馬克。

威耳日爾創立一個官家的機關，來負擔監視其應用施行之責；後來又增加了一些罰金。威耳日爾繼續支給被害者底親屬，而罰款則入了國王的或公家的錢櫃。這在差不多與我們今天底資本主

出來的；因為一個自由人底死和對於他的手，足，等等底傷是照例的都抽稅式地賠償了，負債者底身體便應該是債務契約底負責者。在一切地方，曾給債權者以使其債務者為殘廢人和為奴隸之權的，就是這個推理所使然。

義國家內所有底情形一樣，威耳日爾在此則取得了賠款和利息底名稱。

七

正義底抽象思維

野蠻人樸直的和平等的精神，引他走到了報復刑底地步。以命抵命，以傷抵傷，就是全部所能想像出來規定復仇底條例。但是到財產底作用之下，報復刑起了變化底時候，那以命抵命之粗暴的等式，被那以牲畜和其他財物來抵命，抵傷，抵凌辱，等等經濟的等式所代替了底時候，半開化人的精神遂屈服於一個硬性的矯正之下了：他要解決一個必須插入抽象領域裏去底問題。他一方面要估計由家族的親屬之一底死和由個人肢體之一底損失或侮辱，使家族與個人所蒙損失之物質的和道德的賠贖；而他方面還要較量其所給予的某些物質財產之利益的多寡，就是說他應當要把那些

相互間並沒有直接的物質關係底東西分配得適當和相等。半開化人，在殺人罪底場合中，開始是很粗暴地要求犯罪者之社會的破產，從經濟上制他的死命，讓出他所有的一切財富。後來經過很多智識的努力，才達到對於一個眼睛底喪失，一個牙齒底喪失，甚至一些侮辱等所要求底賠贖，改換為生活上徵稅式的方法，分輕重不同而定賠贖。這種徵稅式的賠贖，迫令他對於人與人之間和人同物之間底關係上，獲得新的抽象的意見。而物在牠的輪子上，又在人的腦子裏產生了回溯既往的正義底思想，來負着盡可能的正確定出與損失相等底賠贖數量底使命。

第二章

分配的正義

一

攫取本能與正義

保存自己底本能，是最初而且最公正無私的本能。牠推動野蠻人，以及他的先祖——動物，去佔領他所需要底物件。凡他所能攫取的，他便握在手裏，以求滿足他的饑餓，或者他的奇思幻想。他對於物質的財富所取底態度恰與一個學者和著作

家對於精神的財富所取底態度一樣；這照摩利耳 (Molière) 底話，“他取他的財富於他所找得出來的一切地方。”(註一〇七)。歐洲旅行家爲野蠻人這種本能所苦的，就專於美好的道德的憤怒，以盜賊

(註一〇七) 霍布士說：“自然給了我們各個人對於一切東西底平等權利……。在自然狀態之中，各人都有一種爲所欲爲底一切，占所願占底一切。由此，生出一種公共的論調，以爲自然給予了一切東西於大家，並且由此就回想起了，在自然狀態之中，使用是權利底規條”(D: Cive 第一編，第一章)。霍布士和那些講自然哲學，自然法律，自然宗教，底哲學家，都從自然之母那裏去找得他們的法律，宗教，哲學底概念，以爲這些概念絲毫不是較不自然的。例如數學家把他的米突制底概念歸諸自然，而來講其自然界自然科學底哲學，那末大家將說他一些甚麼呢？實則長底尺度，法律，神，和哲學底思想，都來自人類的製造。人依他們私人的和社會的需要，陸續地發明牠們，修改牠們和轉變牠們。

底形容詞來污辱野蠻人，好像偷竊這種觀念在私有財產成立以前便已走入人類頭腦是可能的（註一〇八）。

把這種由有機物質底本性之一改變而成底「攫取」本能（註一〇九），加以克制，使牠屈服就範，並且壓制牠至於息滅，就是文明底一種任務。人類爲要限制攫取本能，已經過了很多的階段，來克制和消滅報復慾。這種最初本能底征服，曾幫助了正

（註一〇八） 蒲魯東，把布里梭（Brissot）對於財產底話，信奪爲自己說的。當他給財產立一個社會的定理，說財產是贖物時，就犯了同樣的錯誤。因爲贖物是財產底結果，並非決定牠底原因。財產底歷史的起源，無論動產的和不動產的都一樣證明了絕不是牠的開始，牠就帶有剝奪底性質——牠不能夠像那樣。

（註一〇九）「攫取」這個名詞，見於動物學的語言之中。李託納（Littré）下牠的定義爲：有攫取，把握之機能的作用。

義思想底構成。——所謂正義思想，就是由報仇底馴化來起其草稿的。

二

攫取本能之受限制

野蠻人，當他們一天結成小羣沿着長的河海底沿岸，在杳無人烟的地方漂流，而停留於給養豐富的地方時，就一天沒有任何種底限制來使用他的攫取本能。但是，從最古的前史時代起，準備生存方法底必要，卻使其不得不在某種限度之內，容納這種本能。當着一個地方底人口到了某種密度時，居於其上底野蠻部族，便分配土地為獵區或牧場，——如果他們已從事於牧畜底話。為要保全他們的生活必需品：自然的水菓，獵獲物，魚，並有時也有若干羣底豬自由地放養於森林之中，所以舊大陸和新大陸底野蠻民族和半開化民族，都用一種中立的地帶來範圍他們的區域（註一一〇）。凡

穿過了他的部族區域底界限，就要受鄰近部族底驅追，圍捕，有時還置之於死。他能够在其管轄地界內，自由地取其所需要底東西；但在那個界限以外，他就只有冒着危險和危難，才能取得。管轄地底侵犯，常常是爲了要訓練青年戰士底勇敢和才能而獎勵他們去做；可是，這就成爲相鄰部族間發生戰爭最頻繁的原因了。野蠻人，要免除這些戰爭，而與他們相鄰的部族過和平的生活，就必須克

(註一一〇) 火地 (Terre de Feu) 粗鄙的野蠻人，用廣大的空地來定他們的管轄區域底界限。塞薩爾告瑞葉夫人 (Suèves (日耳曼尼(Germanie 古代歐洲一大地，今名德國) 底人民——譯者)) 誇大他們有廣漠的荒地圍繞他們。日耳曼人把兩個部族或多個部族間底中立地帶叫做邊界的森林，斯拉夫人則叫做保護的森林。摩爾甘說，在美洲這種空地在語言相同底各部族間，因爲他們通常是結爲親戚和聯盟的，所以較爲窄狹，而在方言不同的部族之間，那就更寬一點。

制他們的攫取本能，並且只許在他們自己的管轄地底界限之中，自由過活，即在部族全體成員底公共財產以內，自由過活。

但是，就在這個管轄地底範圍中，保存生存方法底需要，也使野蠻人不得不對他的攫取本能予以節制。澳洲人在有了凶歉底時候，即禁止雞和豬底消費，而在常食底樹菓收成不好時，便禁止對於香蕉和洋芋底消費，在某些海灣中底魚稀少了時，他們就禁止在那裏取魚。加拿大底紅皮人，爲了其他的許多原因，不殺母海狸。野蠻人，就是到了餓得要死，也不觸動那些作他們部族圖騰底植物和動物，即是他們所認爲由之而傳下來底先祖底東西。這些禁令，要更有效力，往往就帶上一種宗教的性質。禁物是一種 *taboue*（宗教的禁止——譯者），諸神對於犯了禁令底人，便予以懲罰。

對於攫取本能所行底限制，具有一種共產主義的意味。牠們僅僅是在部族全體成員底利益中，才迫令如此。而且這只有用這個名義，野蠻人和半

開化人才自甘服從。但是，在野蠻人裏頭，也有其他未具有公共利益之性質底限制。

兩性之在野蠻人的部族中，純是由他們的職務之不同而分割開來的：男子是戰士和獵者，婦人則哺養小孩，——小孩是屬於其母而不屬於其父，一般地為小孩所不知道或不確定底父。她負責保存食品，準備飲食，和分配飲食，製造衣服和器具，等等；並且在該部族中已有園藝時，還須專從事於耕種。這個兩性分割，本是基於生理的不同，為阻止羣婚的兩性關係而輸入，由各個性底機能來維持的，以後竟為每個性所特有的並以死刑禁止其他一性底人來做那些宗教的和神秘教的實踐的禮儀，並且只為一個性底神秘教友所了解那種特殊言語底創造，所加強，所鞏固。性底分割，命定般地生出來了牠們的對抗。這種對抗，由強加於攫取本能底禁止所表現。牠不再含有一般性，而只取了性底特殊性，可以說是階級底特殊性。因為，馬克思曾這樣地指過，說是階級爭鬥首先就表示為兩性

爭鬥底形態。以下我們且舉出一些性底禁止底實例吧：食人肉底部族，通常是禁止婦人參與人肉底宴會；某些找尋得底暈菜如海狸肉，哀密（ému）肉，等等，在澳洲是特別留給戰士的；有史時代底希臘人和羅馬人禁止婦人用酒，也是由於同這一類底感情使然。

強加於攫取本能底限制，隨着家族底集體財產之構成，而更加繁多起來。氏族所有底土地一天爲其全體成員所不可分底財產，大家共同耕種，也一樣地共同漁獵，那委託於已婚底婦人來看管底日需品，如同摩爾甘之所敘述，也就一天地成爲共同的財產。野蠻人在他的氏族管轄底區域以內，也能够自由地取他所需底生活物品。加特蘭（Cattlin）說，在一個紅皮人底村落中，凡屬個人，男子，婦人或小孩，都有權利到任何一個人底屋裏去，就是民族中軍事首領底屋裏也一樣，去覓食充饑。照亞里士多得底話，斯巴達人曾經保存着這些共產主義底風俗。但是，氏族到了可耕種的土地底分配

時，又發生了其他一些風俗。

土地底分配，只有在充分滿足那塞滿了原始人底意識之嫉妬的平等情緒這個條件下，才能舉行。這種情緒，大公無私地要求大家都有同樣的東西，——照雅典神話的立法家得塞 (Thésée) 定為權利之基礎底公式，就是如此的。凡百生活品或戰利品底分配，在原始的人中都變作一個最平等的樣子，此外，他們不能想得出其他的辦法。平等的分配對於他們是命上生成了的。所以在希臘語言中 Moira 這個字，本來解作每客在聚餐中所得之一份的，結果才用以表示命運底最高女神，所有的人和神都要服從她。而 Diké 這個字，首先用作平等分割·習慣底意義，後來則成了正義之女神底名字(註一一)。

(註一一) 柏拉圖底弟子赫拉克利得·達·朋

(Héraclide de Pont)，有一殘篇斷簡底文字，裏面談

有多利人 (Doriens) 共產主義聚餐底事蹟。在安得利

如果最完美的平等應該主持食物底分配，那末當其關係於分配這供給全家族底食物那個土地底時候，平等的情緒，更是在注意之中了。因為土地底劃分由家族來做，以其所包含之男性成員底數目為比例，而定差別。

人（Andries）（多人底公共聚餐）裏頭，各個人都得一相等的份，但是總督（Archonte）是除外的，因為他是長老會議底份子，有權得四份：第一份是以他的市民資格得的，第二份是他以食棹上底主席資格得的，其他兩份是為支給屋子裏底用費而得，大概是留給那些當差底人的。每棹都有一個母系族長來監視着，由她分配食物於各人。這種分配底職務，是留給婦人做的，因此，她很厲害地感印了前史時代的希臘人，以致他們用女神摩瓦拉（Moirā），額沙（Aisa），克列（Kéres）把命運和因緣人格化了。因為那些女神底名字，即是表明在 生活品或戰利品底分配中所得那一股份底意義。

三

分配土地與正義

說尼羅河(Nil)底漲溢，迫使埃及人發明初步的幾何，好把為河流底漲溢所淹沒了分界底田原，測量之後，重新分配，是有理由的。在收穫之後，可耕種的土地歸於公有及其每年舉行底重新分配，強迫其他的人民，以同於尼羅河底漲溢同樣的必要。原始的人們，在各自所處底地方，都由他們自己來發現大量底初步知識，而不必經過埃及人底學校。人只有因為他知道計算，然後才能够測量。大約畜羣強固了數底思想，並發展了計數，土地底劃分生出了測量底思想，而瓶子則生出了容量底觀念。

可耕種的土地是分成直綫圍成底面積的，很長很窄的矩形。原始羅馬人底土地尺度，為 *actus* (亞克杜士——譯者)，有四十米突長和一個半米

突寬。但是，在知道用高乘底邊來測量矩形底面積之前，因而在能夠把那些矩形弄得相等之前，原始的人只有各家族分得底土地是包含在等長底直綫以內底場合，才能够得到滿足。他們在拿同樣長的棍子在地上去量同樣的次數中，就得到這些綫了（註一—二）。用以測量那些綫之長度底棍子，是神聖的。埃及的寓意字，以 *coudée*（一臂之量，俗名倒拐尺——譯者）這個字，即是說量長底單位，來比喻正義和真理；這就以 *coudée* 所量出的為正確而真

（註一—二）波爾·達勒利（Paul Tannery）說：

“埃及人的測量方法，比之博學的希臘人，較少改進，所以他們有時得到底米突公式，不十分正確。埃及人量四邊形式底面積，在於求得兩對邊之總和之半底乘積。這個公式和其他的一些，都是錯的，然而由羅馬的亞格利曼色（*agrimenseurs*）底繼承者傳到中世紀後，永遠存在於歐洲初步的教科書中，一直到文藝復興底時代才止”。『赫列納（*Hellène*）科學底歷史』，一八八七年。

實底緣故(註一一三)。

包含在等長直線中底股份，對於平等的精神，毫無愧怍，而且沒有爭辯底餘地。所以直線是施行劃分土地這種手續重要的部份。直線一旦劃出來了，家族底父親便覺得高興，因為那些直線對於他們的平等情緒，給了一個充分的滿足。爲着這個道理，希臘文 *orthos* 一字，首先作爲直線底意義的，就引伸而來表示真實的，公平的，和正義的諸種意義了(註一一四)。直線因爲獲得了克制野蠻人的情

(註一一三) 哈克斯紹孫(Haxthausen)在他有奇趣的『俄羅斯旅行記』中敘述他在甲洛斯拉夫(Jaroslaf 在波蘭內——譯者)底政府中看見一些木桿被尊奉爲神聖的測量底尺度。木桿底長是土地底品質底反比例。最短的用來量好地，最長的則用來量壞地。“一切分出底各份地段，在大小的量上不相等，而在價值上相等”。

(註一一四) *or* 這個字根，在希臘的語言中，與

慾底力量，就必然地在他們的眼裏帶上一層尊嚴

其他字根交相爲用，構成爲三系似乎相矛盾，而又相補足，並且都建築於土地之劃分底字。

第一 直線底意思：

or-thos, 直的, 垂直的, 真的, 均等的, 正當的;
 ——or-mè, 向上, 奮進, 激動, 興奮; ——or-numi, or-inô, 動作, 激發; ——or-ugma, 渠溝, 地下走廊; ——or-ux, 鵝嘴鋤; ——or-thoô, 挺直; ——or-thosios, 赫斯 (Zeus), 把不直不義的弄正底猶比得 (Jupiter)。

第二 定界, 限制底意思：

or-os, 限制, 邊界; ——or-izô, 立界, 限制, 確定, 定章程; ——or-ios, 用以定界限的; ——Zeus or-ios, 保護界限底猶比得; ——theos or-ios, 限界上帝;

第三 監禁底意思：

our-os, 看守, 看守者; ——pul-or-os, 守門人;
 ——tima-cr-os, 用刑人, 報仇者; ——or-omai, 監視,
 看守

的性質。這與如次的現象類似：畢達哥爾派，爲他們所研究之數底本質所眩惑，給句這數以一個天命的性質，並以爲所有的人民都曾付予基本的數目以神祕的品質。所以，很明瞭的，直線在最初的土地分配那些人方面，代表了一切於他們看來是正義的東西。

原始人底平等精神，是很野而不馴的。要使土地底劃分，成爲等長底狹形地帶，而不惹起爭端，那末在書寫發明之前，就要藉助於石子，來行聽憑命運底分配（即用石子來行抽籤底分配法——譯者）。所以希臘文的 *kleros* 這個字，原意本是石子，後來擴張其義，表示由命運指定了底股份以後，又表明祖業，財產，身分，地方等等底意思。

正義底思想，在牠的根源方面，與土地底分配有非常密切的連繫，以致在希臘 *nomos* 這個字，本來表示習慣，風俗，法律等的，從 *nem* 這一字根孳乳了許多同族底字，包含牧場分配底思想。（註一五）

Nomos這個字，開始偏於用為牧場，並無別的意義，在時代底經程中，取得了很多的而且不相似的意義（如寄留，居住，習慣，風俗，法律等），這些一樣為人類的進化所沉澱下來底歷史的糟粕。假

（註一一五） Nemō, 分割，分配，後來用作依法律待遇人底意思；—— Nomē, 牧場，分割，股份；—— Nomos。無定居的游民，飄流地上，飼養畜羣；—— Nomos, 最初作牧場解，其次用作寄寓，居住，分割，最後的習用為法律；—— Nomizō, 遵守習慣，法律；思維，信仰，判斷；—— Nomisma, 由習慣，法律所建立底事物，宗教的習慣，錢；—— Nómisis, 祭儀，宗教，信仰；—— Nemésis, 神反對謀害他人權利底忿怒，分配的正義之女神；—— epinomia, 對於牧場底權利；—— pro-nomia, 特權。

語原學的支派指示出分配，居住，使用，習慣，法律，思維，判斷，信仰，和宗教底思想，都是從同樣的泉源流出來的。這個泉源，就是分配土地底必然。

使人要把這些意義拿來依年代底次序展開，那就須檢閱前史人民所經過之主要的階段。nomos 這個字，在作為牧場解釋時，喚起了牧畜的和游行的時代。自從無定居的狀態（nomas）停止了後，nomas：當作寄留，居住而使用。但是，當游牧的人民停止，而在一個地方中去擇定住所時，他們就必須分配土地，於是 nomos 這個字又取得了分割底意義。更從耕地底分配，成為風俗以後，nomos 就有了牠的最末的意義：習慣，法律。——法律之起源，只是在把習慣法典化，即把習慣編纂成文。在希臘底畢讓梯納（byzantine）時代和近世的時代中，nomos 所保存底意義，沒有別的，只是法律之一解釋了。由 nomos 推出來底 nomisma，其義是由習俗宗教的習慣所建立的；nomizo，其義是觀察習慣，思維，判斷；nomisis 作為祭儀，宗教解釋；némésis 作為分配的正義之女神，等等，這些都一樣是由土地底分配影響於人類思想底證據。

四

遵守經界底培養法

氏族之公有土地底分配，對於前史時期的人底思想，開了一個新世界底門。牠推倒了本能，情慾思想和德行，這種樣子，較之我們今天要由資本主義的財產轉回到財產底共同所有將要引起的，更爲剛強，更爲深刻。原始的人，要在他們的腦子裏滲透一種奇怪的和反自然的思想，說他們不應該攀動他們手邊鄰田上底葉子和收穫物，必須求助於他們所能想像底一切法術才行。

每個田原，憑命運分給一份於一個家族的，都圍以中立地帶，亦如部族底管轄區域一樣。羅馬的十二銅版法所定底中立地帶爲五步。用以標記界限底界石，首先不過一堆石塊或一些樹幹，只是在後來，才把界石做成人頭柱底形式，而且在柱上往往加上一些手作指定底形式。這些石堆和木堆，對

於希臘人和拉丁人，則視為上帝，大家都誓不移動（註一一六）。勞働的人不當挨近牠們，因為怕“上帝覺得受了黎頭底衝撞，不對他叫喚：停住，這是我的田，那裏才是你的”。（阿威得 [Ovide]，『備忘錄』，[Fastes]）——“誰移動了鄰人底界石就該受咀咒；因此人人都將向他叫道：罪犯（Amen）”，這是耶和華所宣告於世的（註一一七）。埃特魯士格人（Etrusques）把一切咀咒底話都加之於這種罪人底頭上。他們的神怪的咀咒之一，是這樣說的：“凡將移動界石底人，要受上帝們底處罰，他的房子將淪於消滅，他的人種將歸於殄絕，他的土地將

（註一一六）柏拉圖在他的『法律』裏說：“我們最初的法律應該是這個：人不得移動那分別相鄰的田底界限，因為牠應該是不動的；沒有一人想把大家用誓言來互相約定安放在那位置上底石頭，加以動搖”。

（註一一七）『申命記』（摩四五書之最後一書，用以補足前四書的——譯者），二三章，一七節。

不再生菓子了。雪雹，霉爛，大暑中底火，要毀滅他的收穫；他的肢體會滿生其瘡，而至腐爛以斷。”如果財產給人類帶來了正義，那牠就趕走了博愛。

拿梯越 (Latium 註一一八) 相互毗連的土地所有者，每年，在達耳米拿列 (Terminales) 諸神前，必將界石圍以花瓣，獻以蜂蜜，麥子，和酒，並殺一羔羊於為這時之用而築底祭壇上，因為如果把血濺污了界石，就是犯罪底事。

照拉丁詩人底話，恐懼生出上帝，假使這句話是真的，那麼，私有財產建立之後，上帝底發明，不過在為了要默啓人底恐怖，是還更加真的了。希臘人創造一些可怕的女神，來制馭攫取本能，並恐駭那般侵犯他人財產底人。底克 (Diké) 和納麥西 (Némésis) 就是屬於這一類底神。她們是後來耕地分配輸入時才產生的，這正如她們的名字之所指明。她們擔任維持新的習俗和懲戒侵犯新的習俗

(註一一八) 中部意大利內古地帶底名字。譯者。

底責任。底克，像哀蘭尼諸神一樣的可怕，她與那些神同盟，來恐駭人，處罰人，安靜人，以至使人們習於尊重新的土地習慣。以後，她自己漸漸脫去了她的嚴厲的面貌。納麥西主持土地底劃分，並且監視着分配，以求均平方法底實踐。納麥西，在描寫麥勒亞格（Méléagre 註一一九）之死底刻像物上，被表現為手執一紙捲底像。無疑的，在紙捲之上，登記有各家族所分得滿了期底那份土地。他的足踏在命運底輪子上。要懂得這個譬喻，就應該回憶到土地底若干份是用抽籤法來分給各家族這一件事（註一二〇）。

（註一一九） 神話中加里東（Calydon）底國王。

譯者。

（註一二〇） 農業對於原始人內心的發達上，有一個決定的影響。舉例來說，改良他們在時間底分割上底意見，就是農業。時候這個名詞，在希臘神話中，並不表示為一日之分割底意義，乃是表示年底分割。他在

希臘人對於由土地底耕作和劃分生出法律與正義一事，非常相信，以致他們把那在亞爾加底

原始之際，凡兩種：春天底時候，名為打羅（Thallos），表示發青，開花底意義；秋天底時候，名為卡爾波（Karpōs），其意即是說果子。春秋兩季，對於野蠻人，是主要的季節，因為他們不耕種土地，而只以土地自然生長果子來自養。在土地底分配以後，時候底數目凡三：底克（Dikē），歐羅米亞（Eunomia），這兩個時候底名字是表示好牧場，公平正直，遵守習慣底意義，而伊乃勒（Eirene）則作和平解。赫雪得在他的『外教傳說』（Theogonie）中，說這些季候都是給人們一些習慣，而在他們中間建立和平，正義；得麥特·得摩佛爾（Demeter Thesmophore）亦如此說。

人們一天以打獵，釣魚，和摘菓為生之時，在這一季和那一季中底戰爭，就一天對於他們都是無差別可言的。可是，自從他們有了田要播種和收穫以後，他們就必要在一年中底某些時候，停止其部族對部族底

(Arcadie)有哀蘭尼之名底得麥特(Demeter)這個畜牧者底女神，在荷馬的兩首詩裏沒有盡任何作用的，作為肥沃土地底女神，說她教人熟悉農業底

戰爭，來做播種，收穫，以及其他的農事勞作。他們於是創造了伊乃勒這個和平底時候，而把這些休戰期間置於她的保護之下。中世紀底天主教，把這些休戰期間放在上帝底保護之下，將牠們叫做「上帝底休戰」。Eirene 是由動字 eirō，即說話這個字推出來的；在拉塞得蒙 (Lacédémone 斯巴達之又一名字——譯者)，大家叫二十歲以上的少年人為伊耶 (eiren)，因為他在人民大會裏有說話底權利。在專用於農田勞作底時期中，部族和小村間底爭讖，俱不再用武器來解決，而用談判來解決，因為這是要由伊乃勒女神說話了。

土地底耕耘，在寫法上，也有一個影響。希臘人，中國人，斯拉夫人，等等，所使用底古代寫法，就似乎是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在寫時，由左至右，又由右至左，輪流地互相交替，好像牛在耕地時之所走底步法一樣。

神祕，並給他們以習慣和法律，建立了和平，使他們彼此相安。得麥特在體式最老的紀念碑上，被表示為頭上戴着麥穗底帽子，手裏拿着些耕耘底器具和鶯粟，因她有無數的種子底原故，遂被作為肥沃底記號。但是，新近的表像，把她顯示為立法官(thesmophora)，過去手中所持底東西，則代之以用來刻畫出習慣與法律而規定土地之劃分底刺刀，和在其上登記財產契券底紙捲。(註一二一)

但是這些最恐怖的女神，和最可怕的罵詈與咒詛，本來是很深刻地擾亂了幼稚人民之奇幻與誠樸的意像的，竟對於箝制攫取本能，和佔領人所需要之物那種染久了底習慣，表示無能，以致必須

(註一二一) 『米蘭神話的畫室』(La Galerie mythologique de Millin)(巴黎，一八一一年版)裏，曾印出了許多的獎章，刻陽文底美石，花瓶，陰文刻物，等等。在那些東西上繪底得麥特，具有各種的附帶物來表現他。

訴諸一種聞所未聞之兇殘底肉體懲戒，與野蠻人和半開化人底感情和德行，成明明顯的相反。雖是從前他們爲了準備他們不斷的爭鬥生活，自願受打擊之罰，然而絕沒有給牠們以刑罰底性質。野蠻人，不打他的小孩，是有財產權的父親才發明了這個可怕的教條：愛之深者罰之嚴。侵犯所有權底謀害，處罰起來，比之侵犯個人底犯罪還要殘酷些。不公平的正義，其可惡的法典之走進歷史，也是繼着家族土地底佔奪之後，而爲其一必然的結果。

私有財產之標明其出現，在於教半開化人把他們的平等和博愛這些高貴的感情，用足踐踏。以死刑威嚇人底法律，係爲着要反對侵害所有權人而頒布出來的。十二銅版法命令道：“夜裏把那些由耕種所產生底禾苗祕密地割了或放牲畜去喫底人，假使他是成年人，就要將他奉獻於色列斯（Cérès 註一二二），並且置之於死；假使他是未成年人，那便照司法官底判斷，加以鞭笞，罰他加倍地

賠償損失。明顯顯的盜賊，即當場拿獲了的，假使他是一個自由人，要在處以鞭笞之刑後，才拿他來作奴隸……。燒了一磨小麥底人，鞭打過後，用火燒死他。”(註一二三)。鮑爾恭得人 (Burgondes) 底法律，其殘酷還超過羅馬法。一個偷馬或偷牛底犯人，如果他的婦人和年在十四歲以上底兒子，沒有立刻去告發她的丈夫，和他們的父親，那個法律就要處罰他們為奴(註一二四)。私有財產引起了家庭之內部的告密。

私有財產底動產與不動產，自牠出現以來，即生出了一些本能，感情，慾念和思想，並在牠的活動作用之下，陸續地發展和變化。而且這些本能，感情，慾念，思想，在私有財產一天存在時，也一天存在，沒有變動。

(註一二二) 拉丁底農業女神，後與希臘的得麥特同一了。譯者。

(註一二三) 銅版法 III, 9, 10, 14。

(註一二四) 同前, XLVII, I, 2。

五

正義思想底形成

報復刑在人類的頭腦中，種下了正義思想底萌芽。而土地底劃分因為牠奠定了私有的不動產底基礎，遂把牠肥饒起來，生出結果。報復刑教人制馭他的報復慾，而使之屈服於一種規定。財產權又把他的攫取本能屈服於宗教和法律底羈轡之下。財產權在權利形成中底作用，非常優越，以致使報復刑創始時底影響隱秘不明，至於人民之聰慧如希臘人，頭腦之伶俐如霍布士和洛克，也都不能察覺出來。而事實上，希臘的詩反把法律底發明，歸之於執掌土地底劃分與耕種那些女神們。霍布士以為在所有權成立之前，“在自然狀況中，絕沒有不義，那種一個人反對其他一個人底行為”。洛克則肯定地說“在沒有所有權底地方，就絕沒有不義，這種議論之確實，也正如任何一個歐克里得

(Euclide) 底證明一樣。所有權底思想，就是對於一件東西底權利；而與這種思想相應底思想，injustice (不義——譯者) 一字，即在表明這個權利底侵害和違犯” (註一二五)。希臘人及其深刻的思想家，為財產權所催眠，而至忘却人類的生物和他的本能與情慾，竟把歷史之原始的和主要的因子取銷了。人和他的社會底進化，只有注意於人類的精力和經濟的與社會的力量，彼此互相的影響和反應，才可以明白，並解釋出來。

原始人底平等精神，爲了要弄弱報復底情慾，才知道並能夠找出報復刑底方法來。當食物，戰利品和土地底分配時，這個同樣的平等精神，大公無私地要求全體人所分得底股份一律相等，照得塞

(註一二五) 霍布士，De Cive，梭爾比葉爾 (Sourbrière) 底法文譯本添出來底註語。——洛克，(Locke)，Essay o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人類悟性論』——譯者)

底公式就是要使“大家都有同樣的東西”。

以擊償擊那種對於損害底平等的賄賂，和在生活品與土地底分配中相等的股份，都是原始人所能想出之唯一的正義底思想。畢達哥爾學派表示正義底思想，用這樣的格言：不要超過秤底平衡。自從秤發明以來，牠就成了正義底寶辭，

然而，正義底思想，在起初不過是平等精神之一表示的，後來，因為受了牠所助以建立底財產權作用，遂使財產在人們中間造出底不平等，得着裁可，而成爲經久的了。

財產橫在實際上，要能够鞏固，必先獲得有避開攫取本能之權才行。而這種權一經獲得，便成爲一個獨立的和自動的社會力量，來統治人，並轉而反對人。

財產底權利，得到了如此的合法性，以致亞里士多德把隨着保護這種權利之法律底尊重而來底正義，與隨着這同樣法律底侵犯而來底不義，認爲同一；而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有產階級底『人權宣

言』(註一二六),便把這個財產權利宣言為“自然的而又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第二條)了;並且教皇列翁第十三(Léon XIII),在他對於工人命運那個著名的教諭中,又把這種權利改變為天主教會底教條。——物質引導出了精神。

半開化人曾經以財產權代替流血。後來,財產權自己又代替了人。所以人在文明社會中所具有底權利,不過是財產權所賞給他底權利而已。

正義,好像生下來就立刻吞噬牠的母親那些昆蟲一樣,毀滅了曾經生牠底平等精神,而且成為專門把人變成爲奴役底工具。

共產主義的革命,在廢除私有財產和使“大家都有同樣的東西”時,解放了人,並使平等精神復活起來。於是,那私有財產成立以後就往來於人類頭腦中底正義思想,便自行消滅,好比從前時時纏擾可憐的開化人類那種最可怕的惡夢一樣。

(註一二六) 原文全譯爲『人與公民底權利宣言』。譯者。

第四編

善底思想底起源

第一章

英雄理想底形成

一

道德和物質之相連

在歐洲好些主要的語言中，都一樣用同一的字來表明物質的財富和精神的善。由此，我們可以，不會受粗率底指摘，做出這樣的結論，在已經達到文明底某程度那一切民族底土語中，都必要再發覺這個事實，因為大家知道今天一切民族穿

過物質進化和智識進化底同樣階段。維柯曾算到了這個歷史的法則，在他的『新科學』中肯定地說：“在人類事物（或人事——譯者）底本性中，必然有共通於各民族底精神的語言來同一地表示那些成爲社會生活之動因之事物底本質。這種語言，很柔和地將就事物從各種外貌上所能表現底種種不同的形態，與之成爲比例。對於這點，在事實中，我們是有證據的。諺語，這些民間智者底格言。雖然牠們從許多不同的形態之中表現出來，都在一切古代的和近代的民族裏有同樣的實質”。

在前面論『抽象思想和正義思想底起源』那些研究中，我已經指明過，人類精神，在埃及的寓意字裏，爲要用老鷹底想像來表現母愛底抽象觀念，和用倒拐尺來表現正義底觀念，所曾經過了底彎曲和轉折。在這個研究中，我將試來繼續考究牠（指人類精神——譯者）爲走到混合物質的財富和精神的善於同樣的一個字所經歷了底迂曲的道路。

道德底物質性與階級性

在拉丁語和希臘語中，用作物質的財富和善底字，起初都是形容人類品性的。

agathos (希臘字)，強烈的，勇敢的，仁慈的，道德的，等等，

to agatha, 財產，財富。

ta agathon, 善； to akron agathon, 最高的善。

bonus (註一二七)(拉丁字)，強烈的，勇敢的，等等。

(註一二七) 同樣的現象，在我們的語言中也觀察得出來。bon (善良，良好——譯者)這個字在老的法文中，當作勇敢的解。『羅蘭 (Roland) 底歌』就常常在這個意義中使用牠：

bona, 財產; bona patria, 祖業。

bonum, 善。

Franceis sunt bon, si ferrunt vassalement

(法國人都是勇敢的, 他們要不怕死地打戰X Cl.)。

談到土爾賓(Turpin)總主教, 羅蘭就說:

Li arcevesque est mult bons chevaliers:

Nen ad meillur en terre desuz ciel,

Bien set ferir e de lance d'espier.

(總主教是一個很勇敢的騎士:

——在天之下地之上沒有比他更好的,

——他很知道打, 和用槍用劍, CXLV)。

國王冉恩(Jean)曾以其勇敢之故, 濶號為 bon, 哥米納(Commines)在十五世紀底著作中說: bon homs 就是勇敢的男子。——goodman 這個英文字, 嘗用以表明兵士底品格過後, 在用以稱呼家族之長, 房族底主人過後, 結果, 同於我們的 bonhomme (樞夫——譯者) 這個字, 是用以稱呼農民: ——goodman

agathos 和 bons 都是同種類的形容詞。大家予以半開化時代之名底希臘人與羅馬人，在那個

Hodge, Hodge 對於農民，是一個含有輕蔑之意底術語。無疑的，當 bonhomme 這個名詞，到了普遍地給予農民，作為他的名稱時，是貴族和有武裝底人，在行搶劫（‘靠 bonhomme 爲生’，是一句流行的話），而這個名詞所保留下來底意思就取了一種嘲笑的含義。根據杜甘日（Ducange）底話，牠在一個時候，還作 cocu（婁子與人通姦底人——譯者）底意思。後來加一些語尾，把 good 和 bon 弄得奇奇怪怪的了，有所謂 goody, bonasse。agathos 和 bonus，在古代不能有如此的意義：這只是在中世紀底拉丁文中，才遇着有 bonatus, bonasse 這字。舉讓丁納時代（從羅馬帝國底恭士丹且（Constantin）到君士且丁堡底奪取——譯者）底作家，尤其把 agathos 當作溫和的，善良的，這些意思用：這覺得是近代雅典底頑童，才用牠來作無知的，愚笨的，用。

時代，具有相當於英雄理想之一切身體的和精神的品性，所以他們那些不規則的極等形容詞（*aristos*, *esthlos* *baltistos* 和 *optimus*）都當作名詞底多數使用，來表現最良好的和第一等的市民。歷史學家魏列倚·巴得居呂（*Velleius Paterculus*）把那些聯合起來反對克拉格（*Gracques* 註一二八）底貴族和富豪的平民，稱為 *optimates*（優秀者——譯者）。

力量和勇敢是原始人首要的和最必需的美德，因為在他們中間有不斷的戰爭，反抗自然也須不斷的戰爭故（註一二九）。野蠻人和半開化人，除了

（註一二八） 克拉格為羅馬底保民官和演說家。

譯者。

（註一二九） 身體的力量是如此地取來的，就是在『伊里亞得』底第三首詩中，赫倫（*Hélène*）是用以稱呼特洛瓦底老人，希臘首領的，這不是因他們的年紀，他們的面貌，或者他們的性質，而是因他們的力量，即所以從麥列拿和亞熱克士方面分別出優力士的，因為

強壯和勇敢外，還具有他們理想中其他許多精神的德行。因此，他們把一切身體的和精神的品性包含在同樣的形容詞內。力量和勇敢，於是如此之好地成爲了完全的道德，以至拉丁人在用 *virtus* 這個字作爲身體的力量和勇敢後，又把牠當道德使用；希臘人對於 *arété* 這個字，也相繼地給予牠以同樣的意義；並且對於槍這個字，爲原始的武器，在希臘文中是說 *kalon*，後來被用爲美底意思，而在拉丁文是說 *quiris*，就用來表明羅馬的市民。瓦龍（Varron）告知我們，最初，羅馬人以一根槍來代表馬爾斯（Mars）神。

力量與勇敢在此時成爲完全的道德，是必然

優力士曾以肩寬之故，戰勝過了他們兩人。第越多爾·達·西西列（Diodore de Sicile），對於埃巴米龍打（Epaminondas）品質底檢閱，首先就提到他的身體底勁健，其次才是他的言語底能力，他的度量和他的戰略底才智。

的事情，既然因為預備戰爭，要有勇敢來冒危難，發達身體的力量（體力——譯者）來支持疲勞與缺乏，發達精神的力量，以求將來作了俘虜時不致因受拷問等罰而衰弱，所以這就構成了野蠻人和半開人整個身體的和精神的教育。自兒童時起，他們的身體就為體操所靈活所鍛煉，為禁食和責打所練強而能耐苦，有時還有在這些狀況之下斃命的。柏麗克列（Périclès）在他對於柏洛波列斯（Péloponèse）戰爭中初次被犧牲者底葬儀講演裏就把這種在斯巴達還嚴格施行那保存古代風俗底英雄教育與雅典青年所受那已走入於有產階級的德模克西階段底教育對照。他說，“我們的敵人，從初生時即以最粗暴的方法來練習他們，造成勇敢，而我們，則生長於溫和之中，簡直沒有那種熱情去冒同樣的危險。”立溫斯敦（Livingstone）在非洲部族中，發覺了這些英雄的風俗，亦曾對於那般首領，把英國兵卒和黑奴戰士，做了一個類似的對照。

勇敢在古代既成爲全部的道德，怯懦就必然是惡行了。所以，在拉丁文希臘文中那些字 (kakos 和 malus)，凡作怯懦解的，也就表示出壞的，惡的，之意(註一三〇)。

當半開化人的社會分割爲階級底時候，貴族對於勇敢和防衛祖國便壟斷(或專占——譯者)起來。照有產階級經濟學底辭語說，這種壟斷是“自然的”，雖是對於有產者再沒有比他們派遣工人和農民代替他們自己作殖民地底遠征，甚至在可能時，防衛祖國底責任，委之於沒有一片土地，沒有一個機器輪齒底無產者，更自然的了。貴族把祖

(註一三〇) imbellis, imbecillis (愚魯無能之意——譯者) 這些字，本是用以表明不適宜於戰爭之意，然都特別爲拉丁的著作家當作怯懦解，用以表示身體和精神底衰弱。malus 這字，有一個更普通的意義，他是形容這種在身體和精神的方面沒有具備必要而合宜的道德底人的。

國防衛底事留下，作為特權，因為那時只有具有一隅土地底人，才配得上說有所謂祖國。外來人（外地人，外國人——譯者），為着商業和工業底原因，住在古代的城市，就是由父到子所居以經營工商底屋子，亦不能占有，縱使他們居留該城市有若干世代之久，仍然還算是外來人。住在亞凡丹（Aventin註一三一）山底羅馬平民，要得到他們在那裏建屋以居那個地基地所有權，也須爭鬥至三世紀之久。外來人，無產者，工匠，商人，殖民地底人民，農奴和奴隸，是免除了兵役的，並且沒有佩戴武器之權，簡直也就沒有勇敢，這個成為貴族階級之特權底品質（註一三二）。都西篤得（Thucidide）說，

（註一三一）古羅馬郭外七小山之一，在泰白河附近。譯者。

（註一三二）就是在民主的雅典也是一樣，當亞里士多凡（Aristophane）時代，商人沒有受限制去服兵役底事情。他在「柏呂大士」（Plutus）中底希果凡特

斯巴達底長官，忘恩負義地屠殺了兩千勇於救出共和國底伊洛特人。(Ilotes)。在禁止平民有參加他們的父母之邦底防衛事情，並因此而具有勇敢時，怯懦遂必然成為平民底主要德行，如同勇敢之為貴族階級底主要德行一樣。所以希臘文底kakos (怯懦的，醜的，惡的，) 這個形容詞，當作實字使

(Sycophante 給予雅典發運輸人或無花果竊賊底名
等——譯者)聲言他之所以要做生意，為的是不想去打
仗。

布呂打格說馬呂士(Marius)“為打桑柏人(Cimbres 一種蠻民，與條頓人在紀元前二世 紀共侵高盧——譯者)和條頓人(Teutons 居於古日耳曼尼底人民——譯者)，不顧法律和習慣而破格地徵募奴隸和游蕩底人(就是說那些窮人)入伍。在他以前底一切將軍，都不曾收過這些人入他們的軍隊。他們，與共和國其他的一切正人君子一樣，只交武器於可尊重，而其人所共知底財產又足以保證其忠實底人】。

用是指平民那一種人，而 *aristos* 這個形容詞，其極等格 *agathos*，就表明貴族階級底一成員。拉丁文底 *malus*，作為醜惡的，不像樣的解，這正同奴隸和工匠之在貴族底眼裏一樣，依克塞諾封 (*Xéno-phon*) 的，他們為他們的職業弄壞了樣子，而體操底練習，則諧和地發展了貴族底身體，長得非常均勻(註一三三)。

三

道德與搶劫，搶劫與財產

古代羅馬底貴族是 *lonus* (勇敢有力的一一譯者)，希臘荷馬時代底歐巴託里得 (*Eupatride* 註一三

(註一三三) “手藝底勞働，弄壞了身體，並使智慧減等。所以投身於這些勞働底人，絕不再叫他們負担公務，就是這個理由”。克塞諾風底 *經濟* (*Économique*)。

四) 則 *agathos* (勇敢仁慈——譯者), 因為他們彼此都具有英雄理想中之身體上和精神上的道德。——而這種英雄理想, 是他們生活其中底社會環境之唯一的產物。他們是勇敢的, 仁慈的, 身體壯健, 精神堅強, 而且又是土地的所有者, 這就是說他們為擁有生活于其上底土地那種部族和氏族底成員(註一三五)。

(註一三四) 歐巴託里得是一種巨族袁胄, 為愛阿利的(*éoliennes*) 各大家族底後裔。譯者。

(註一三五) 對於半開化人的英雄所用 *Stoïque* (斯多亞的, 譯意通常為禁慾的, 其實亦可譯為堅強的, 耐苦的, 等——譯者) 這個形容詞, 乃是一種歷史的錯誤 (*Anachronisme*), 但只口頭上的。這個字是造來稱呼熱諾, 這講學於波耳第格 (*Portique*), *Stoa* (斯多亞——譯者) 底熱就那些門徒的。半開化人具有底精神的力量。正是斯多亞派 (*Stoïciens*) 所與努力去求得的。

半開化人，有操作的，只是飼養牲畜和經營最初步的農業，毫縱於搶劫與海賊底事情，來消耗他們太充分了底身體的和精神的強勁之力；並且就用以佔領他們所不知道和不能夠有別的方法以取得底財產，來自給自俸。在一首希臘詩裏，——這首詩僅保存了一段（le Skolion d' Hykrias）——一個半開化的英雄唱道：

“我以我的長槍，我的寶劍，和我的盾牌
作財富，
並且又是我的衛身之具；
我用牠們來勞作；
我用牠們來收穫；
我用牠們來取得葡萄中底甜汁；
我用牠們而成被人呼爲木洛亞（Mnoia
——共有體底奴羣）底主人”

亞爾希洛格（Archiloque），是一個雇傭的冒險者，以戰爭爲生，他也這樣地唱着：

“掏捏得好底餅子在槍尖之上，

伊士馬洛 (Ismaros) 底美酒在槍尖之上，
要想飲牠，
我就依靠着槍(註一三六)。”

塞薩引證過瑞葉夫人每年都遣派他們的壯丁之半數，作搶奪底出征隊伍。斯干底納夫人，把播種之事做完了後，就乘着他們的船，動身到歐洲沿岸來行掠劫。希臘人，當特洛瓦戰爭底期間，放棄了圍城底事，專務劫掠。都西第得說：“搶奪底職業，在那時不是可恥的，牠反引導出光榮來”。資本家更把牠弄得非常尊貴，價值很高。其實，文明國家之殖民地的遠征，不過是些強盜戰爭罷了。但是，如果資本家是用無產者去做他們的搶劫，半開化人的英雄就由他們親身去作，自冒危

(註一三六) 中世紀之末底騎士，被十字軍戰爭弄破產了，他們的內部爭鬥使他們失去所有底土地，但只是以戰爭爲生，正如希臘的英雄一樣，把從戰爭中奪取得來底勝利品，叫做“劍底收穫”。

難。當時，只是用戰爭來致富，才是可尊敬的。所以，羅馬人的家庭，其子弟儲蓄，叫做 *peculium castrense*（軍營中堆積起來底小款）。後來，當婦人底嫁裝把牠增大了時，她就取成 *peculium quasi castrense*（一若軍營中堆積起來底小款——譯者）底名字。將軍們獎勵搶掠。伊非克拉特（Iphicrate）這個佛雄（Phocion）時代底雅典將軍，布呂打格說他“願意雇傭的兵士貪圖銀子和快樂，因為他要企圖滿足其慾望，就以更多的熱情，去冒一切的危險”。這個強盜的將軍給了一個正確的真理於中世紀底諺語：誰個要土地，誰個就要戰爭。有畜羣和有收獲底財產主人，從不放下武器，他們把武器拿在手裏來完成其共同生活底職務。英雄底生活是一種長期的戰鬥。他們死得年青，亞希列，赫克多，都是這樣的。在亞什人的軍隊中，只有兩個老年人，卽勒斯多爾（Nestor）和非尼克斯（Phenix）。人能活到衰老，在那時是很例外的，所以老年在牠第一次出現於人類社會中時，竟成了一個特權者。

(註一三七)

四

財產與道德，道德與物質

貴族們在以保衛城市爲自己的責任時，自自然然地就把政府留了下來，而委之於家族底父老。然而當商業和工業底發展，在都會裏形成了一個人數衆多底富裕平民底階級時，他們在很多的內爭以後，也不得不使這些富裕平民在政府中有一個位置。塞耳魏·都呂雅(Servius Tullius)在羅馬，把占有財產，據調查方面底估計，至少爲十萬塞士得爾士(sesterces，約值五千二百五十佛郎)底平民，定爲騎士底等級(或品秩——譯者)。每五年要舉行一次騎士等級底檢閱，如果騎士底財產較之

(註一三七) 本節與下節原來相連，是我分開的。

譯者

前次調查底數爲低，或是曾經受過一種懲戒的污辱，便失去他們的尊號。由商業致富底梭倫(Solon)，開了元老院和雅典法院底門，許那些具有方法來給養一匹戰馬(bippeis)和一對牛(zeugitai)底人進去。在世人會保存有歷史紀念底一切城市中，還可以找得出類此革命底遺跡；並且到處，對於養得起一匹戰馬底富人，都給予以政治的權利。這種新的貴族階級，出身於商業，工業，尤其是高利貸堆積起來底財富之中，只有把自己拿去適合於舊貴族底英雄理想，只有擔負一份城市——即他已參加其政府了的——保衛底責任，才能使人承認他而維持其社會的優越地位（註一三八）。

（註一三八） 亞里士多凡，爲貴族派底律師和雅典民主政治底對頭，所以用舊的風俗反對新的風俗。並且用奇怪的言行矛盾來壓制他的諷刺詩拉馬夏（Lamachus）之最激動的特質。克列翁（Cléon）和民本派，不管貴族底反對，仍然要求並達到反斯巴達戰爭底繼

在上古一個時期中，要想像一個沒有戰士德行底財產主人，是不可能的，這正如我們今天要表現一個沒有各種管理能力和科學知識底鑛山或化學品製造廠底經理人（或指導者——譯者），一樣的不可能。財產在那時有迫切的要求，牠能對於牠

續。時代已經改變了，舊的由血統造成底貴族和新的由財富造成底貴族，都已失掉很多好戰的情緒，而完全保存下來的，就不過只是財產底情緒而已。戰爭不再能使他們發財，反足以奪去他們的牲畜，蹂躪他們的田園，拔去他們的橄欖和葡萄，燬滅他們的收穫，和燒燬他們的屋子。亞里士多凡自己有財產在歐柏（Eubée 在巴爾幹與小亞細亞間底一島——譯者）那成爲柏洛波列斯戰爭底一個戰場之中。柏拉圖，站在他的唯心論者底資格上，當所有權之熱烈的嚮護人。他在他的『共和國』中，要求希臘人決定要在他們的一切戰爭中，彼此之間不應該燒燬房子和收穫品；人只有在半開化的國中才允許這種戰爭的玩意兒。

的占有者，加以身體的和精神的品德。只要當了財產所有者這一個事實，就使人要預先具有英雄理想中底種種德行，因為只是在有了這些德行底條件下，才能取得財產，保守財產。英雄理想中之身體的和精神的德行，彷彿是賦體於物質的財富中，由牠們來傳達之於牠們的所有者。在封建時代，也是這樣的，貴族的頭銜是附麗在土地之上的，男爵所有底府第若是被奪，他的貴族頭銜也便失掉，去依附於他的勝利者了。對於徭役和租稅，也與此同樣。牠們是根據土地底條件來規定，而不關於耕作者底情形（註一三九）。因此，世間再沒

（註一三九） 聖一日爾曼-德-勃列 (Saint-Germain-des-Prés) 修道院，從九世紀起處賜籍，在一八四七年由格拉爾 (Guérard) 用「伊爾米龍修道士底政治」 (Politique de L' Abbe Irminon) 底名稱發表出來的，把修道士共有底無數土地，分為三種，即：en mans ingenuiles, lidiles 和 serviles，分別課以本人的役務

有比那賦與物質的財富以精神的道德之半開化人底神人合一論，更自然的了（註一四〇）。

和實物底租稅，而不問操作於土地之上者為何種資格。因此，耕種 *manse ingenuile*，即自由田宅，底農奴家族，其所供奉底租稅和徭役，較之耕作 *mense servile*（從僕田宅——譯者）底自由人為少。

（註一四〇） *hippomorphisme* 相反的現象，產生於中世紀。貴族在留有武裝馬行之權時，遂由這件事而在戰鬥中取得很優越的地位，就是馬與封建諸侯傳達了一些戰爭的德行。所以，他也同於古代共和國底富人，從他的坐騎方面取名，而自命為 *chevalier*（騎士——譯者），*caballero*，等等……他的最有價值的德行，就是從馬來來的（*chevaleresque*（英勇的——譯者），*caballerescos*，*chivalrous*，等等）。董·基雪特（為米什爾·塞爾凡特（*Michel Servantes*）所作小說之名，同時亦即其中底主要人物——譯者）認定馬在飄遊的騎士中，是一個如此重要的脚色，以致他須拿出他全部 *casuistique*

留給財產主人那個防衛祖國底職務，不是一個閒事。亞里士多得在他的『政治學』中註明的是說，當柏洛波列斯底戰爭期中，在陸上和海上底失敗，減少了雅典富有階級底人數；在反對拿比日人 (Lapyges) 底戰爭中，大朗特 (Tarente 註一四一) 底上層階級底份子，損失不堪，遂使民主政體能够建立，而且在此以前三十年，於不幸的戰鬥之後，亞爾奇城 (Argos 註一四二) 市民底數目銳減，至於使人不能不給附廓移民 (生活於城牆之外底殖民) 以城市底權利。戰爭在斯巴達好戰的貴族階級之列內，

(神學中底意識論——譯者)，許桑雪·般沙 (Sancho Panca, 亦為該小說中底人物——譯者) 騎在驢背之上來隨着牠走。

(註一四一) 在意大利南大朗特灣底一城市。譯者。

(註一四二) 希臘城市，在羅柏利 (Nauplie) 灣。譯者。

做出這樣的蹂躪，至於使他也害怕同人家打了。富人底財產，以及他們本人，都是受國家絕對的支配。希臘人在他們中間定出 *leitourgeoi*, *trierarchoi*, 等等，來担负公共節日底開支，和準備戰船底費用。在墨第格 (*Mēdiques* 註一四三) 戰爭之後，須要把波斯人毀壞了底雅典城牆重新建造時，就把公共的建築和私人的房屋折了，來為城牆備辦材料。

既然只有動產與不動產底所有者才是勇敢的得以具有英雄理想底德行，既然沒有物質的財富底占有，這些道德的品質對其具有者就非但無益，而又有害，如從前所引兩千伊洛特人被屠殺底例證，既然物質財富底占有為精神的道德所以存在底理由，那末，把道德品性與物質的財富同一化，而混合這兩方面於同樣的一個字內，使含二義，就是再邏輯沒有，再自然沒有的事了。

(註一四三) 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攻希臘底

戰爭。譯者。

第二章

英雄理想底解體



經濟政治的變動使貴族破產

經濟的現象及其所生底政治的事變，負責來破壞了英雄的理想，並解散了那由語言很老實地記出之精神的道德與物質的財富之原始的聯合。

爲氏族一切成員公共占有之可耕種的土地，其劃分開始引起了他們中間底不平等。土地，因爲

許多原因底影響，遂集中於氏族底某些家族之手，並且最終還落在外來人的占有狀態中，以致失去其所占有之財富底貴族，爲數日增。他們遂避居城市裏，過寄生底黃蜂 (Frelons，歐洲底大細腰蜂——譯者)底生活，蘇格拉底便提及了這點。其實他們的生活也不能有別樣的方式。因爲在古代社會，並且事實上在整個的社會都是立足於奴隸制度之上的，其中體力的勞働，甚至精神的勞働，通只由奴隸和外人去做，所給底工錢不多，而又看得下賤，這時只有農耕和畜羣底看守才是例外。

由經濟現象所創造底政治形勢，被柏拉圖在『共和國』第八編中，以令人無以復加底欽佩那樣的能力和視察底明瞭，暴露出來了，即：兇猛的階級鬥爭擾亂了希臘底城市。蘇格拉底說，少數豪族政治的國家，即立基於選舉稅上底國家，“從牠的本性上看來不是一個國家，牠必然地包含有兩個國家，其一由富人組成，而另一則由窮人組成。這兩種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上，却是這一部分人們謀反

對那一部分人，互相爭鬪”。蘇格拉底所說底窮人，並未包括有工匠，和更窮的奴隸，而只是那些破產了底貴族。

“少數豪族政治的國家，其最大的壞處，就是在給予各人以出賣他的財產或收買他人財產底自由；並給予那已經賣了他的財產，沒有工匠，商人，騎士，步兵任何職務，以及除開貧民底頭銜外其他的頭銜，那一種人，以居住國內底自由……（註一四四）。要阻止這種混亂，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去挽救牠，那末這一部份人還未占有過度的財富，而那一部分人就已變為極端貧困了……。統治階級上底份子，只是憑着他們所占有之大量的財產，才必然造成了他們的權力。所以，他們不採嚴酷的法

（註一四四）蘇格拉底意思是說不能供給一匹戰馬，沒有方法買全副的武裝，因此他們就不能有騎士的資格，也不能有重裝步兵底資格——這即是說有全副武裝底戰士。

律，來鎮壓那些放蕩少年之無所不爲，免得他們因過分的浪費而破產。因爲他們有買他們的財產底計策，乃用高利貸來行奪取，以增加自己的財富和權勢”。（註一四五）

二

新的貧窮階級之出現與社會爭鬥

財產底集中，在國家內造成了一個階級，便是“都以黃蜂般底毒刺，爲武裝底人。這一部分人爲債務所壓倒，那一部分人則以醜辱著聞，而另一部分人則財產和榮譽同時喪失，他們對於那些剝奪他們的財產以致富底人，和其餘底市民，處於敵視底狀態，常常地陰謀反對，而所喜歡的只是一件事情，這便是革命……。然而，貪財的高利貸者，當其

（註一四五） 本章原來是未分節的，所有各節，均爲我所分。譯者。

他那些被他們弄破了產底人到了他們的面前時，便立刻把頭埋着好像沒有看到人家底樣子。其實，人家完全被他們用金錢底方法，給了打擊，受很大的傷痕。這就是說他們用大利借給人家，來增添自己的進款。結果，就在國家中，加多了黃蜂式和乞丐底人類”。

當黃蜂，因他們的數量和吵鬧，危脅了統治階級底安寧時，人就把他們遣送出去開闢殖民地；及到這種法術窮於應付，那些富人和國家又企圖以發散生活品和銀錢，來安慰他們。柏麗克列之所以能維持其政權，就在於把黃蜂輸出國外和供養他們。他曾遣送一千雅典市民到捨爾松列士（Chersonèse 註一四六）去殖民，五百到拉克梭（Naxos 註一四七）

（註一四六）希臘人給與四個半島（幾與島一樣底半島）底名稱。四個半島即：大爾大納列（Dardanelles），克里米，丹麥的孚特蘭（Jutland）和印度支那。這裏大約指前兩處而言。譯者。

，二百五十到安得洛 (Andros 註一四七)，一千個到特拉士 (Thrace 註一四八) 的，還有同樣之多底人到西西里 (Sicile 註一四九)，到都利雅 (Thurium 註一四九)。他用抽籤底方法分配埃惹納 (Egina) 島底土地於他們，而那裏的居民就被殺害或驅逐了。他對於那些不能離開雅典底黃蜂，給以俸金，甚至給他們的錢去看稀奇 (把戲之類——譯者)。那成立一個支錢於六千市民底習慣，即是以近於半數享有政治權利底人來盡裁判官 (dikastes) 底職務 (註一五〇) 的，

(註一四七) 俱希臘的島，在小亞細亞與巴耳幹間。譯者。

(註一四八) 即今布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底地方。譯者。

(註一四九) 西西里為意大利南邊底大島，都利雅在意大利境內。譯者。

(註一五〇) 在雅典有政治權利底市民，為數凡一萬四千零四十人。柏庭克列為分散從埃及與他們運來底麥子所做底調查，也證明了這個數目是這樣的。

也是他。裁判官底薪水，開始是一個阿波列 (cbol.) 一天，後來由尸本派克列翁提高到三個（約值四十七生丁）。每年所需底總數，增到五千五百六十打郎 (talent)，約值九十三萬佛郎，這在雅典那樣的一個城市說來，他算很大的了。直至畢桑得爾 (Pysandre) 廢除了民主政府時，他乃宣佈裁判官不給錢，只有兵士才得受薪水，而公共事務之進行，只委於五千市民，這些能夠以他們的財產和私人去為國家服務底人。柏麗克列，為要收容並滿足那些與黃蜂有共同利益底工匠，曾經舉辦了一件公家的大工程。

經濟的現象，使貴族階級底一部分，失其所有的，造出了一個失階級者，破產者，而又革命者底階級，並在位於海濱上底城市，更快地發展，使這些城市成為了商業的和工業的活動中心。在商業，工業和高利貸中致富了底平民階級，當破產而寄生的貴族底數目只見增加時，長大起來。這些致富的平民，為了要從統治者手中奪得一些政治的權利，

遂與失其所有底貴族互相同盟。但是，一到他們得到了後，就與統治者聯合，來攻打那貧窮了的貴族，和貧窮的平民或小有財產底平民。假使這一些人變成了城市主人底時候，就廢除債務，驅逐富人，而瓜分他們的財產。充了軍的富人，這時便求助於外人，以圖重回他們的城市。一旦成功了，他們又在他們的輪子上，來屠殺他們從前的勝利者。這些階級鬭爭，把希臘一切城市，都血染遍了，而且準備下了馬基頓和羅馬的統治。

經濟現象及其生出底階級鬥爭，遂推翻了造成英雄理想底環境，生活條件。

三

搶劫停止，軍隊改變，兵士發生

作戰底樣法，也深深地為經濟現象所改變了。海上的剽劫和強掠，這些為半開化人的英雄所寵愛底工業，自從城池變得十分堅固足以躲避他們

手底攻擊以來，就已歸於困難了。梭倫，雖然是一個商業城市底首領，並且他自己就是商人，但爲要將就那些染久了底習慣，不得不在雅典辦一個搶劫學校。可是，地中海沿岸無數殖民地底建立和由此生出底商業底發展，就強迫沿海的城市，設海上警察，來驅逐海盜。——而海盜底產業，在其利潤減少時，立刻就失掉了牠的威靈。

爲首的重大底變化，實現於海陸軍底組織中了。荷馬時代底英雄，以及後來蹂躪大西洋歐洲海岸底斯干底納夫人，當他們出發去作沿海的遠征時，並帶划槳者和水手一路。他們自己造底平底船，根據荷馬底說法，只能載五十人到一百二十人，所以僅僅載一些戰士，隨搖櫓，隨打仗。戰鬥只是在陸地舉行，『伊里亞得』不曾提及在海上交綏底事。其後，哥林天人(Corinthiens) 加於海船建造底改良，和海船力量底增長，就使僱傭的水手和划船者底使用，成爲必需。他們不參加那些重裝步兵和輕裝戰士在海上和陸上所交綏底戰鬥。僱傭制度，一

且適合了艦隊底生活，便使陸軍也照樣行起來。牠們（陸軍——譯者）開始只是由市民組成的，其作戰時，由他們自己備辦三五日底口糧，以及他們的馬匹和武器，攜帶起到戰場上去。他們當着自備的口糧告盡時，就取足于敵人；而到他們那種常常都是爲期很短底出征，終止了後，就回他們的家庭。但是，如果戰爭打得遠了，需要長時期地住在軍中，那末國家便必需供給戰士底糧食。柏麗克列，在柏洛波列斯戰爭底開始才第一次在雅典發餉給戰士，於是他們變成了「兵」，這就是說變成了領薪者和僱傭人。那時，重裝步兵每天底餉銀是二個托拉克木（drachme），約值兩個佛郎一天。第越多爾·達·西西列說，羅馬人開始在他們的軍隊中發餉銀，是在威野（Veies）底圍城之役。從爲打戰而給人以錢時起，戰爭才又成爲了一種受俸的職業，如同荷馬時代一樣。於是形成了一種兵士團體，在那裏招募貧窮的市民和失了階級破了產底貴族，這正同於已經存在底僱傭的划船者和水手底隊

伍，賣他們的勞役於出價最高者。(註一五一)

蘇克拉底說，一個少數豪族政治的國家，就是說由富人統治底國家，“在作起戰來是無力的，因為牠須得武裝大眾，由此，對於大家底恐懼，比對於敵人還厲害些。或者不使用大眾，而自己出馬，那便是真正少數豪族的軍隊”，即是說，縮小到富有的市民，來作戰了。但是戰爭底新需要，使富人

(註一五一) 都西第得敘述過，哥朗日(Corinthe)

底大使，爲要決定那爲雅典底海軍力量所威脅底斯巴達人，與他們連合起來共同宣戰，就對他們說：“我們只需弄一筆借款，以很高的薪餉來賄誘雅典水手就夠了”。——季西亞(Nicias)，在他從西西里寄雅典人民會議底信中，對於雇傭兵底逃亡，表示太息，若干年歲以後，水手們竟離開了雅典的海軍，到小亞細亞歷山大(Lysandre)底艦隊去了，因爲他給他們以更多的軍餉之故。

迦太基人，爲在西西里與希臘軍隊作戰計，把那些

不得不制馭他們的恐怖，違反舊時的習慣。牠們遂強令富人把窮人，甚至奴隸，武裝起來。雅典人在海軍方面，招募了一些奴隸，并允他們以自由。其英勇地戰敗於亞惹呂斯(Arginus 註一五二)(在耶蘇紀元前四〇六年)的，也被他們解放了。斯巴達人自己武裝了和解放了伊洛特人。他們遣派起去

專以爲軍餉而打仗爲職業底希臘兵士，招募了好些。亞歷山大對於大流士之役，找得許多希臘的僱傭兵。在他原諒了他們爲半開化人而打希臘底敗北之後，乃把他們編入自己的軍隊中去。僱傭制度在半開化人裏頭，廢除愛國的感情得很厲害，很深刻。人們還可以在一切軍隊裏，都遇見有希臘的僱傭兵在那裏參與戰爭。當時斯多亞派和希里格人，在耶蘇教徒以前許久就說人類的博愛，高出古代狹隘的城牆之上。其實，他們不過是對於經濟事變和政治事變所完成了底事實，予以人道的和哲學的表現而已。

(註一五二) 在愛琴海中底一羣島。譯者。

援救被雅典人圍困着底希拉居人 (Siracusains) 的, 是一隊六百重裝步兵, 由伊洛特人和諾達馬得 (Neodamades, 新赦免的奴隸) 組織的。正當斯巴達共和政府對於斯巴達人之會繳械於斯發克得 (Sphacteric註一五三) 的, 雖在這些人中有許多居了政治上的高位, 依然引為可恥, 而要加以懲戒, 却是允許伊洛特人以自由, 因為在他們(斯巴達人——譯者)為雅典軍隊所圍困時, 伊洛特人給他們輸送食物。

軍餉, 改變戰士為雇傭人, 為兵士 (註一五四)

(註一五三) 希臘以西伊阿尼海中底羣島。譯者。

(註一五四) Soldat (兵士——譯者) 這個字, 在歐洲的語言中, 曾經代替了 Guerrier (戰士——譯者) 這個字 (在英語為 Soldier, 德語為 Soldat, 西班牙語為 Soldado, 意大利語為 Soldato 等等) 的, 是從 Solidus 來的, Sou (蘇, 法文銀錢子底意思, 一個蘇等於百分之一佛郎。——譯者) 是從 Solde 來的。這是在

後，在一個短時期中，却成爲社會解體底工具：希臘人曾經在柏拉得(Platé)發誓，說“他們把反對波斯人底仇恨，傳之於子子孫孫，河水一天向海流去，他們的仇恨也一天繼續下去。”然而在這個驕傲的誓言半世紀之後，雅典人，斯巴達人和柏洛波列斯人，欣羨地去獻媚於波斯王，以好得到一些助款，來給他們的水手和兵士關餉。柏洛波列斯底戰爭，使貴族方面凋零愈速，並且很明顯地把經濟現象暗中準備底英雄風尚，宣告破產。

四

道德與物質分離，與貴族分離

以持武器和衛祖國底權利爲其特權之第一種底富人，迅速地養成了用雇傭兵組成底軍隊來代

由他所得底工銀，推演出他的名字。歷史地說，兵士就是第一個工銀勞動者。

替他自己去做底習慣。在柏麗克列底改革一世紀之後，雅典軍隊底大部分通是由支薪僱傭底兵士組織而成。得摩士台納，在他反對菲力普（Philippe 註一五五）野心計劃底政治演說之一篇中，說開去攻打阿朗日（Olynthe 註一五六）底軍隊，有四千市民和一萬僱傭兵；而為菲力布所敗於色諾勒（Chéronée）底軍隊中，有二千雅典人和得班人（Thébins），一萬五千底傭傭兵。富人縱然不自己打仗，却是收獲戰爭底利益：亞大拉哥拉（Athanagoras），這個希拉居的民本派說：“富人極精于守財，他們把危險委之於衆人；而由戰爭所得的利益，就硬奪去了最大部份，也不滿足，他們要完全據為己有”。

半開化的族長，自幼即習於一切戰爭底工作，

（註一五五） 馬基頓底王。譯者。

（註一五六） 沙西第格（Chalcidique 在巴爾幹

半島上底一淺島）底一城。譯者。

所以他們是一些勇敢無比底戰士，反之，新富人就很難鏖戰。因此，蘇克拉底論他道：“當富人和窮人共處於軍隊時，在海上或在陸上，他們都在危險底狀況中互相注意，富人那時就絕沒有輕視窮人底事由。反之，當着一個枯瘦和被太陽曬焦了底窮人，在戰場上位於一個身高體肥底富人之旁，看見他喘息爲難，你相信這時他會作何感想？難道這時他不對他自己說，這些人之應該有他們的財富不在於窮人底怯弱嗎？並且當這些窮人聚在一起時，他們必互相告語說：真的，這些富人是沒有什麼的！”

富人，在逃避了軍役，並把防衛祖國底事交之於雇傭兵時，失掉了英雄理想之物質的和精神的品質，只是保持這些品質所以存在底物質財產。於是這就到了亞里士多德所指出底樣子，“財富不是德行底報酬，除去成爲德行的了”。（註一五七）

（註一五七）到中世紀末，一個類似的現象重新

但是不再爲富人所培養之英雄的德行，却成爲僱傭兵，解放了的人和奴隸底所有物，不復具有物質的財產了。而這些引導半開化的英雄走到財產之路底德行，竟到了以他們的薪餉來度其貧苦生活底地步。所以，經濟現象已經命令從前很聯合得親密底物質的財產和精神的品質離婚（註一五八）。

發生。封建的諸侯，只有在保衛農奴和臣僕而攻打其隣近許多敵人底條件下，才有權徵收自然物的賦稅和個人的徭役。但是，當着，在經濟的和政治的專變之後，內部有了普遍的和平時，諸侯已不再要完盡其所担任底保護職務了，而却並沒有阻止他保存並且還加重那些失其存在之根據底徭役和賦稅。

（註一五八）資本主義時代，已有一種相似的離婚，在革命的結果內，同樣是表現得十分粗鄙，而又十分豐饒。在資本主義時代底開頭，當十九世紀初年，小有產階級者底工匠和理想，曾在輿論界獲得了某種的

在具有英雄德行底履傭兵當中，有很多的貴族，因受高利貸和內戰底影響而失其財產；同時在那些富人當中却亦有許多人，因商業，高利貸甚至戰爭（當然他們自己不必躬自參與）而致富起來。這樣，在柏洛波列斯戰爭底開始，當哥林日（*Corinth* 註一五九）準備攻打哥西爾（*Corcyra* 註一六〇）底出征之時，都西第得敘述國家許應募入軍底市民瓜分奪來底土地，不參與戰爭而肯出五十個托拉克

地位。勞働，秩序與節約，都認為是密切地連繫於財產的。而這些精神的德行，就引到當時物質財富底占有。有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道德學家，還可以像鸚鵡一樣地聳舌道：財產是勞働底結果，實則牠已經不再是勞働底報酬了。工匠和小有產者的理想在現時，只能把工銀勞働者引到救濟局和醫院中去，此外再也沒有別的了。

（註一五九） 古希臘最繁盛的城市之一，與雅典，斯巴達爭雄，開闢有很多的殖民地。譯者。

（註一六〇） 伊阿尼海中底一島。譯者。

木軍費底人，亦可享得同樣的利益。

英雄的理想滅亡了，却在道德思想中種下擾亂和混淆；而這種顛覆亦在宗教思想中，起了反響。最粗鄙的迷信繼續發揚，甚至在雅典也是一樣。牠以不信宗教反對上帝底罪名把亞拉克薩哥拉，底亞哥拉(Diagoras)，蘇克拉底，處以死刑，並將普羅大哥拉底著作，付諸一炬。然而其他的喜劇，對於上帝及其牧師，還施以極勇敢，極大胆，而又極無情的攻擊。那些民本派和暴虐者，則瀆侮他們的寺院，劫掠他們神聖的庫藏，並且有些無賴之徒，竟於夜間污穢和推倒那些神像，把牠們移放在街上。宗教的故事，從遠古傳下來，誠實地，許其與周圍風俗相合得同樣長久的，至此，由於牠們的粗野，起了衝突，不相融洽。畢達哥爾和蘇克拉底要求廢止牠們，以為人應該為了那樣而竄改荷馬和赫雪得底作品，並且簡直禁止讀他們的詩。伊壁鳩魯(Epicure)聲言做無神論底行為勝於相信論神底故事而去反覆傳說。最初幾世紀

底基督教徒，只不過是把偶像教徒在充分的偶像教內所評所爲具體化一般化而已。

爲那時誕生底有產階級社會，爲立基於個人財產商品生產底社會，定出一個適合於經濟現象鑄成底新社會條件底道德理想和宗教底時候，已經到了。希臘詭辯派的哲學，曾經劃出了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理想之主要的輪廓，是牠永久的光榮。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底道德著作，現在還沒有超過呢。(註一六一)

(註一六一) 大家應該因爲商品生產，深悉勞働者在生產形態中所生產的，不是爲了他的消費，或他的家庭底消費，乃是爲了出賣。這種顯示有產階級社會之特徵底生產形態，與在牠之先底生產形態，絕對有別。在那些生產形態裏，人之生產，不論是使用奴隸，農奴，或者工銀勞働者，都是爲了他的消費。古代貴族的家庭，正同中世紀底諸侯一樣，是使人在他們的土地與作坊裏，生產生活品，衣服，武器等等……一句話，幾乎是他們所需要底全部，交換則只是把他們消費後底剩餘，在一年內底某個時代舉行。

第三章

有產階級的道德理想

—

牠的性質——理論與行動之相矛盾

英雄的理想，簡單而又邏輯的是沒有假裝沒有竄改地反映周圍的實際於思想中。牠在人類精神之最主要的德行內，建立了半開化的英雄所應具有之身體與精神的品質，來奪取和保守物質的財富，在最初的市民中，把他們自己分成階級，享

有土地底幸福。

新生的有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社會底實際，是不再符合於這種理想的。財富，榮譽和享樂，已不再是勇敢及其他的英雄德行底代價，在我們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財產也不再是勞働，秩序與節儉底報酬。然而，財富永遠成爲人類活動底目的，並且，簡直是逐漸逐漸地成了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爲要達到這十分熱望的目的，已不須再把往昔看得很貴重底英雄品質，見諸施行。但是，因爲這一些品質在新的社會條件中，雖然“爲進行生活”成了無益而且簡直有害，人性却毫沒有失去牠們，並且因爲牠們爲古代共和國中造成擾亂與內戰底原因，所以急須給以柏拉圖式的滿足，來駕馭牠們，馴服牠們，以利用牠們於新社會秩序底繁榮和保守。

詭辯派便着手包辦這種事業。其中底這部分人，如像西勒萊格派，不求掩飾真象，老實地承認並大聲地宣布：財富底占有是“至高的善”，而由

財富所供備之物質的和精神的享受就為“人底最後目的”。他們勇敢地講說用一切合法的與不合法的方法來取得牠們底技巧，和避免那些能夠惹起愚笨地違反法律和習慣之不快的結果底技巧，——那部分詭辯派，如希里格派和斯多亞派，公開地反抗法律和習慣，願意回到有社會以前的狀態，“依照本性而生活”，他們到處貼出輕視財富底告白。他們誇張地叫出這話：“只有智慧才是財富”。但是，這種在他們所取得底財產以外而有之對財產底輕視，與當日底生活樣法，和一般情緒太相衝突了；而且在取作嚴格的考察時，往往只是一種大言聳聽的浮誇。另外，我們要說的，以上兩派詭辯家，無論這部份和那部份，都不能給他們的道德論一種實利主義的社會價值，然而這恰恰是有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所要求底東西。

又有一部份詭辯派，如像蘇克拉底，柏拉圖，和很多的斯多亞派，他們從正面上去接近道德的問題。他們不建立輕視財富底教條，反之，他們倒

承認財富是幸福甚至德行底主要條件之一，雖然財富已不得成爲德行底報酬了。正人君子不應該再向外界去要求其德行底代價，而只是找尋之於他的內心，於他的意識，卽位在實際世界以外之永久原理所應該指導的，而他只有在另一生活內才能得到。他們不如希里格派之所爲，反抗法律和習慣。反之，他們倒教人依照法律和習慣，而囑咐每一個人都要謹守着他的原位，以順適於他的社會狀態。聖·阿巨士坦（Saint Augustin）和宗教底理論家，就是這樣地當作一個義務，強壓信教的奴隸們，用加倍的熱誠來對他們的世間主人服務，以便能邀得天上主人底恩惠。柏拉圖和宗教上有權威底理論家，就自以爲是在盡其拿宗教和道德來作維持社會制度之具底使命了。（註一六二）

（註一六二） 本章所分各節，也是我做的。譯

者。

二

牠的作用——統治與剝削之所必需

蘇克拉底與柏麗克列很親密，柏拉圖往來於西拉居士(Syracuse)暴君底朝廷。他們都是大政治家，把道德和宗教看作治人和維持社會秩序底工具。

這兩位詭辯哲學之銳敏的才人，乃是有產階級個人主義道德底創立者。而這種道德底完成，就在乎置言行於矛盾之地，並給予一個哲學的裁可，來把生活分成兩方面：理想的，純粹的生活，和實際的，非純粹的生活，彼此互為補充。十七世紀“很尊貴的和很清白的太太”，就是這樣地成功了雙方面的戀愛：她們與柏拉圖式底情人愛好以安慰其精神的戀愛，而又與她的丈夫着實享受身體的戀愛，認真地以一個或多個情人來完足其需要。

凡基於商品生產底社會，其道德都不能避免

這個矛盾，因為矛盾是有產者人放縱其中底衝突之結果。一個人考想在工商業方面得到成功，他便應該假裝仁義道德以取得公衆底好評；但若他願意營業繁盛，便不能把那些東西拿來見諸實行。然而，他却同意這些華美底道德之於他人，應該嚴格施行，如康德所說，是一些“絕對的命令”。他之交付劣貨於人，而要求銀色十足的貨幣，就是如此（註一六三）。有產階級，如果只有用野蠻的力量才能

（註一六三）多神教徒對於真實是不加掩飾的，他們把商業置於強盜之神梅爾古爾（Mercure）底保護之下。天主教徒是更加耶蘇修士會化一點的；所以其本不偏於遺產之取得底宗教規律，雖然稱說他們只崇拜一個外於凡百詛言和凡百欺詐之純粹的和誠實的上帝，却把商業和工業作為其主要的而且簡直是唯一的專業。

資本主義的有產階級在一七八九年得到政權底第一個行爲，就是宣佈偷盜底自由，使商業和工業擺脫一

維持他的階級專政，那爲了要平息被壓迫階級之革命勢力起見，却有需要使人相信他的社會秩序是完美地而又可能地實現了那些裝飾心靈派哲學底永久原理——這是由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耶蘇前四世紀多，便已部份地規定爲公式了。

宗教的道德亦逃不出這種不能避免的矛盾。如果說基督教最高的實訓是“你們彼此相愛”，那

切檢查。中世紀手藝底主人，只是爲地方市場，爲鄰近的人而工作，曾經興起了一種嚴格的生產檢查。同業的行會有權在任何時候進工場去考查原料和牠的製造樣法。爲便於牠們的觀察起見，工場底大門和窗子，在工作時都要打開。中世紀底工匠，硬是在公衆的眼目之下進行工作。東西在出賣之前，要由行會檢查，在其上刻一個印掌或其他記號，以證明行會保證了牠的品質之優美。這樣不斷的檢查，因此拘束了和壓制了資本主義有產階級底偷盜天才之奮進，就成爲他反對行會最嚴重的損害之一。

未基督教的教堂，爲給他們的店子廣招雇客，便只想到用鐵和火來強迫異教徒改宗，以救他們出地獄底永劫之火。

三

牠的根源——道德與實際之相印證

造成戰爭和氏族共產主義那種半開化人的社會環境，要求伸展人類高貴的品質：身體的力量，勇敢，道德的斯多亞主義，犧牲生命財產於共有體於城市底忠誠，到牠們的極限。有產階級的社會環境，是立基於個人財產和商品生產之上的，倒反而把人類精神中最壞的品質，如利己，虛偽，陰謀，放蕩和騙取，建立爲主要的德行（註一六四）。

（註一六四）有產階級的著作家，慣於把文化底罪惡加之於野蠻人和半開化人。其實，資本家完全是在藉開化他們底口實，去偷盜，剝削，和毀滅他們。並且這

有產階級的道德，雖然柏拉圖認定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並且超出於卑賤的利益之上，却是如此端正地反映了凡俗的實際，以致詭辯派不鑄造一個新字來表明原則，這照魏克士·姑桑在其中底認識，是“完全的道德”的，而却取流行的字，把牠（指原則——譯者）命名為善：to agathon。及到基督教

是資本家在用酒精，菌毒傳染病（syphilis），聖經，強迫勞動，和商業，去物質地和精神地腐化他們。

旅行家，在與未被文明所沾染底野蠻民族接觸之後，都為他們的精神的道德所感動。而萊普尼茨，這一切自由論哲學家中最唯一足稱底人，不能夠阻止其對於他們底讚許。他寫道：“我知道，不能懷疑的，加拿大底野蠻人都是生活在一起，並且彼此相安。儘管在他們中間，沒有任何種底官吏，大家也從沒有或者幾乎從沒有在這部份底世界中，看見有所謂爭執，仇恨，或戰爭，如果不是在民族不同和語言不同底人們中間。我幾乎敢於把這個叫做政治的聖蹟，這是亞里士多得所不知道，

徒在哲學理想底傍邊和末後規定訓條時，牠也遇着同樣的必然，沿用這個流行的字以詮釋原則。宗教底理論家不過給牠蓋以凡俗的實際底印章而已。

beatus 這個字，爲偶像教徒用來稱富人，瓦龍定義爲“占有許多財產底人”，*qui multa bona*

並且也是霍布士所不曾注意過的。小孩子們也是一樣，他們在一塊兒玩，很少到用手底地步。及他們開始有點太發怒了底時候，他們立刻就被他們的朋友拉開。到底，使人不能想像他們在其中生活底和平，是一種緩慢的和無感覺的特性生出底結果。因爲他們反對敵人底活動，是無可與比的，而榮譽底情緒在他們裏頭，活躍到了最後的程度。他們爲復仇而表示出來底熱情，和他們以之處於憂苦環境中底堅忍，都是這樣的證明。假使這些人民，某天，能夠在如此偉大的自然品質上，與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知識連接起來，那我們在他們底旁邊，便不過是些渺小的人罷了”。

possidet 的，在僧侶的拉丁語法中，却成爲具有上帝之恩惠底人那樣的意義。beatitudo 這個字，柏特農 (Pétrone) 和衰頹時代底著作家都用來作財富解的，在聖日洛木 (Jérôme) 底筆下，其意便說是天堂的幸福。beatissimus 這個字，本是異教徒底作家所給於富豪的人底形容詞，然而變成了教主，宗教底理論家，和聖人底形容辭。

語言已經給我們洩露了半開化人，用他們習慣的神人合一論的方法，組合他們的精神的道德於物質的財產之中。但是，經濟的現象和政治的事變，爲有產階級生產和交換底形式準備地盤，遂解散了道德和物質底聯合。半開化人對於這種聯合是沒有慚作可言的，因爲他所見諸實行以奪取並保守物質財產的，是那種爲他所最足自豪之物質的和精神的品質。有產者則相反。他本以卑下的德行為可恥，而他却不得不愚弄卑下的德行，來得着財產，所以他要使人相信並且結果也就相信他的精神翱翔於物質之上，溺於永久的真理和不變的

原則。但是，語言，這種不可修改的告發，爲我們揭破了那藏在最精煉的道德之濃厚雲霧下底資本家至高無上的偶像，善，上帝—財產。

道德以及其他人類活動底現象，於是就歸約於馬克思所定出之經濟有定論底法則：“物質生活底生產形式一般地規定社會的，政治的和智識的生活發展底過程。”

第五編

靈魂思想底起源和進化

『財產觀念底進化之批判的研究，在某些情形中包括着人類精神史之最顯著的過程』。

摩爾甘『古代社會』

第一章

靈魂底發明

一

靈魂之研究

兩千多年以來，心靈派的哲學家，耗費精神地對於靈魂及其本質，品類，命運，和牠在人身中底位置，加以爭論。笛卡兒毫無疑慮地弄笑話，以為靈魂是居住在腦核線裏頭，為灰色的小體，位於小

腦底前面。其他那些被福祿特爾 (Voltaire) 所嘲笑底哲學家們，在腦膜裏面給牠一個有空間底住所。然而在他們之中，却沒有一個曾經自己問問：靈魂底思想是何時，爲甚麼，並且怎麼樣落到人類的頭腦中，而在那裏面生根和發展。他們研究底這個問題，只有把那些爲歷史家和哲學家所不關心的二重現象：即在古代民族中甚至也可以在最下等的野蠻人中找出之靈魂思想底消滅，和在基督紀元前若干世紀中靈魂思想底重行出現，求出一個解釋的時候，才算有了成功。

二

靈魂之由來

一個英國的風俗學者認爲他在文明國家底鄉下人與非洲黑人之最粗俗的迷信裏頭，是很容易再發現的。既然野蠻人底思想在心靈派的哲學和基督徒弟底宗教裏，占了一個光榮的位置，那就沒有

甚麼可以驚奇的地方。靈魂底思想是起源於野蠻人的。

原始的人，唯心到不可相信底地步，他們把一切都心靈化了。文明人底理想：個人財產這個東西，在他們之中，只能在一個非物質的形式之下，顯現出來。野蠻人在他佔有物質的財產之前，先佔有了一個非物質的財產，這就是他的名字。當他成年時，在一個開始底儀式中，便給他以名字，基督教徒底洗禮即是這樣的一個紀念。名字是他最寶貴的財產：在他要對他的朋友表示其無可與比的情愛時，就把他的名字與他的朋友交換。這個名字是終身的財產，屬於部族；並且到了個人死後還要把牠歸還給部族(註一六五)。個人財產底輸入，也遇着很多的困難，正同這個名字之成爲財產一樣。

(註一六五) 言語，動字， Λογῶσι。在柏拉圖爲
理性和智慧(實際上，沒有這些字，牠們會成了甚麼呢?)

靈魂是生命之非物質的原質，在死後即拋開身體而繼續牠的存在於地上或地下，於天上或地

的，顯示出了人類底特性。羅馬人叫初生子，不能說話的 (le non parlant)，爲 in-fans (按即小孩之稱——譯者)。這種奇妙的性質，如此活躍地印象出野蠻人之說樸的和豐饒的想像，以致給與字一個獨立於他們所表示之物件外底存在，牠們(指字——譯者)是那些物件底靈魂，幻影，*αγάλματα*。赫拉克利特說：牠們動作起來如同活的生物一樣。希臘人相信父親或母親底詛咒，會到哈得斯(Hadès)裏去，喚醒哀閻尼們(Erynies)，並把牠們引回到世界上來。詛咒是殺賊以如此可怕的作用，至於使希伯來人和中國人對於罵了父親底兒子，罰之於死。知道個人底名字這一知識，給予了具有牠底人對於那個人有一種幻術的威力：所以野蠻人對於不相識的人，要把他的名字藏匿起來。就是在我們今天，中國統治者的家族(即皇族——譯者)，其成員底名字是不爲人所知道的；並且用刑死來禁止人用皇帝底名

獄裏，這是野蠻人底一個發明，爲文明人所完成了的。

牠是生命和自然底問題，在一切時間裏都攪纏着人底精神。從人開始了練思以還，他就來作解

字稱呼皇帝；只應該用他的記號：人民底太陽，藍色的光輝 (Étincelle bleue)，等等。上帝底名字不是洩露在『聖經』裏面的；猶太人和耶穌教信徒對於牠簡直茫然無知；凡知道牠的能叫出牠來，只是在必須牠來成就他的四個志願時。波沙利亞說，把卡比里格 (Kabiriques) 和亞爾加第的 (arcadienne，希臘地名——譯者) 得斯班拿 (Despoina) 這些神靈底名字洩露於信奉者，是牠們神祕教底祭儀之一。柏爾得洛說，對於字底勢力底信仰，是“人應該有一天會獲得於自然之上底一個科學的機能之混雜不明的知覺；牠曾經使人生出這個意見，就是用幻術的默想和公式之唯一的力量來驅逐並統治那些神祇是可能的。(『勒蘭 (Renan) 紀念碑落成禮底演說』)。

決底嘗試，而且他就以所能的和爲他的知識所允許的去解決那些問題。原始人底答案，很多次數是不得不錯誤的，還變成不可爭議的真理，而且用以作爲意象學上構造底基礎，要好多世紀才能折毀得了。比如太陽繞日運行底觀念，從最落後的時代起，現在已經是爲科學所駁倒，然而在開化民族底語言中仍很少變更，他們還是說太陽出來和太陽落下。

生理學上許多簡單的現象，如睡眠和做夢，曾麻煩着巴士嘉，並且他對此是還沒有得着一個完全滿意之解釋的(註一六六)，也深深地煩悶着了野

(註一六六) 巴士嘉說：“既然經過了睡眠就以爲是覺醒，究竟是否覺醒或睡眠，除開信心之外，沒有人有確實的保證，……這樣就使生活底一半在睡眠中過去了，誰個知道這一半，我們認爲覺醒的，是否就不是另一種睡眠，稍有不同於前一種的，而前一種被認爲睡眠的，安知道不是我們的覺醒”。(『思維』VIII, 1)

蠻人。野蠻人爲了解釋這些現象，就發明靈魂。因爲他不知道而且不能夠找出甚麼更簡單的和更妙於這個辦法底解釋：遂把人分開爲一個實在的，可捉摸的，又可看見的肉體，與一個空虛的，不可捉摸的，又看不見的精神。

野蠻人不懷疑於他的夢之真實，假使他夢見他旅行，作戰，或者打獵，他就相信他是在如此做了。但是當他醒來底時候，他自覺得還是在他睡覺底地方，他便認爲當他深入在睡鄉時，有“別一個他的自己”，照他的用語，一個「重我」(或「重複的我」double)，離開了他的身體去打獵或作戰，以後回來，復歸舊主於肉體的住所之中，因而他就醒了。澳洲土人以爲睡眠者發軔聲底時候，重我就動身他去。假使因爲任何一種原因，重我不回來，這肉體的身子就不會醒覺。人們不應該使這另一自我不快樂，爲的是怕他不肯離開他的住所而不能睡眠。還要防備遽然把一個人從睡眠之中弄醒，因爲他的精神能夠走得很遠，所以應該慢

慢地和小心地將他弄醒，以便給重我以回來底時間。在印度底某些地方，如果改變一個睡眠人底面貌，或者給他梳裝過，或者給他放上一些鬚鬚，這就要算犯了殺人罪底兇手。因為如此，他的重我就不認識他的住址，不能再回來，而他也就從此死了。假使原是一個活人，其重我離開身體，另過獨立的生活，就在屍身解體後，還能一樣地生存着。野蠻人對此，並不懷疑，因為他可以使他再看見他的祖先和其同伴那一些死者。這是他們（指那一些死者——譯者）的精神，即是說他們的重我，在他睡眠時來拜訪他。因為，他只相信由傷害和偶然的原因致死底事實，所以當任何一個人死於衰老和疾病之中時，他的想像便以為是一個弄幻術的人迷亂了他的重我；或者是居心險惡的亡魂，在其夜間遠行底經過中，把他迷害着，阻止他再回到他的肉體軀殼中來。重我是人底元氣之一種，是維持肉體底生活的，當他離棄了身體時，就會致他於死亡。

野蠻人用工夫於重我底觀念上，是爲了要解釋夢底現象而發明牠，由此就邏輯地推演出一種觀念的程序，在宗教和哲學裏都可找出牠們的位置和牠們的發展。野蠻人用這個觀念造成底意象形能，曾給他供給了一種對於凡不能發現其本然原因那一大堆現象底解釋。靈魂只是野蠻人的重我之文明化了的別名，人類精神之初步科學的假設。

三

靈魂之本質

靈魂是肉體底一個副本，牠也有首，臂，腿，心，肚子等等……。牠並隨着身體轉變，在身體長大和衰老時，牠即增長和衰滅其身裁與力量。愛司基摩人經過豐收與凶荒底時代後，便推想到他的重我也在同時和他的身體一樣牠長得肥大和瘠瘦。靈魂底每一部分，都住於與牠相應的器官中：

柏拉圖就哲學地採用了這種限定地位底見解。他爲使漢塔（Hindou）懂得那些器官接連的死亡，說那些器官當其靈魂一片一片地離棄了牠們時，便一批一批地先後隨之而死，直到最後的也動身時，才完全死了。

重我是如同一個影子，不可捉摸的。身體底影子就取來作爲靈魂：愛圭特（Equateur）底野蠻人，當正午時，因身體沒有影子，他們就出他們的矮屋，害怕失掉他們的靈魂，以至於死。希臘人也有同樣的觀念。他們相信那些穿過里塞（Lycée）山熱斯神殿底人和獸，都會失掉他的影子而歸於死亡。一個人在清亮的水裏或在光滑的平面上所映起底像，是他的靈魂底像，如果打了牠，便會傷了靈魂。拉爾西斯（Narcisse）底古代逸事，和中世紀之妖術的蠟像呢（註一六七），大概都是

（註一六七）按此乃以蠟作人像，謂欲人頭痛，即

可擊蠟人之頭，等等。譯者。

連繫於這個信仰的。假使取開和搬移一個人底畫像，就算奪去他的靈魂。爲了這個理由，野蠻人拒絕畫像。

靈魂是股輕微的噓氣，*tenuis aura*（細薄的涼風——譯者）；用作靈魂底希臘字和拉丁字是 $\piνεῦμα$ ， $\psiυχη$ ， $\deltaνερος$ ，*anima*，首先就用以表明噓氣。聖·阿巨士坦指明希臘原文底『新約』中，常常把 *Saint-Esprit* 叫做 *Saint-Souffle*（註一六八）， $\tauό ζυιον πνεῦμα$ 。聖·冉恩（*Saint Jean*）說，耶蘇在十字架上“垂頭噓氣”（註一六九）。這個靈魂一噓氣是可以聽得着的；澳洲人所了解底鬼魂，是居住在樹林中的，希臘神話底森林女神（*Dryades*）也是如此，當她們由這個樹枝跳到那

（註一六八） *Saint-Esprit* 可譯爲聖靈，爲三位一體中之第三位，*Saint-Souffle* 可譯爲聖噓。二字換用，即在以噓氣表示靈魂。譯者，

（註一六九） 希臘原文底『新約』，XIX,30

個樹枝時，就可以聽得見。靈魂是由自然的孔竅出亡的，特別要由鼻子和口而逃亡；並且能够在牠經過時，用釣鉤將牠捉住，或者設法將牠幽囚在一個葫蘆裏。『伊里亞得』底英雄們這樣地想，靈魂“是由那些傷處逃去，於時有一股雲霧在眼睛上流出”，並且還能够將牠取出來，為同一個另外的身體。而巴特洛克在他“拔出刺沙爾白東(Sarpedon)底矛尖之際，同時也就拔出了他的靈魂”。(註一七〇)

靈魂能够由他的奇思幻想離開肉體，然而應該自行賦身於一個任何物件裏面。牠也可以永遠停留在屍體上，與牠連繫起來；並且到皮肉陷於腐敗之時，牠便躲在骨骸裏面，特別是腦蓋骨裏面。野蠻人想先祖底靈魂接近他們，遂保留死人底腦壳，甚至一些簡單的骨骸。加勒伊伯人(Caraibes註一七一)

(註一七〇) 前書，XVI, 505

(註一七一) 為北美洲與南美洲間大西洋中安第

一) 把牠們包在棉花裏，而且對牠們說話，請求指教。

希臘人很貴重地保存柏洛浦斯 (Pelops) 底肩骨，因為他們相信如果是具有一些死者底骨頭，便會有他的靈魂在手邊了。希孟 (Cimon) 把得塞 (Thésée 註一七二) 底骨骸搬運到雅典去，使雅典人得以確保其靈魂底事奉：赫洛多得敘述拉塞得蒙人 (Lacédémoniens) 在把阿勒士特底骨骸從太日 (Tégée) 起出而帶到斯巴達去時，在反對太日亞人 (Tégéates) 底戰爭中，得了一個偉大的優勢 (I, § 68)。天主教徒對於顯過聖的諸聖之骨骸底祭祀，就根源於這個同樣的信仰。把野蠻人的觀念，——尚存於希臘——拉丁底文明之中的，重行取來，排列成一個教義底整體，就是耶穌教成功底原因。有人以為野蠻人吃親屬屍體這

列 (Antilles) 羣島上底土人。現在已消滅。譯者。

(註一七二) 希臘英雄，為雅典底國王。譯者。

種神祕的風俗，其解釋即野蠻人想給他們的靈魂一個生活的住所，而保存之於家族和部族底內部。埃及人用香料殮死者的屍體，就在保存靈魂之肉體的住所於盡可能的良好狀態中，好守護靈魂。馬斯伯洛 (Maspero) 這樣設想，人們所遇見於墳墓中而被放置在那裏之無數天的和小的死者塑像，就為的是在香料殮尸毀滅底場合，他的靈魂仍可找着一個身體，而居住其中。

死者底靈魂居留在墳墓內面那個屍體中底信仰，引起了野蠻人到這樣的想法：以為靈魂自己亦能附體於豎立其上底木樁和石頭中間，而大斯馬尼人和柏呂威人 (Péruviens)，還把異性死者底碑墓配合起來，使之結婚。長在墓墳上底樹木和居住在墳墓上底動物，都被認為是死者底精神所活顯出來底生物。一條水蛇跑到安希士 (Anchise) 底墳墓中去後，人們便相信是他的靈魂附體於水蛇之中底化身。這種信仰大概就產生了輪迴底觀念，並且這或者就是野蠻人取動物，植物，甚至於無生

物，以爲圖騰（totems註一七三），即是說以爲祖先那個風俗之所由來。

死者底靈魂，直到他們給牠脩了一座墓墳使牠可以在那裏面居住以前，都是很不幸地飄流於他的親屬朋友之周圍，這也就是伊洛瓜人（Iroquois）和希臘人所以要如此重視地戀戀於收藏戰場上死了底戰士屍體底原因。葬埋屍體底風俗代替了不要葬埋而委之於動物底貪慾如愛司基摩人從前之所爲的這一件事，允許我們設想到靈魂底思想，須更追溯至極端落後的古代，因爲人類學家既然以爲某些地洞底墳墓，開始於古石器時代，即找出現存人之實證的遺跡那個最古的時代：而以火葬代替土葬，只是在銅器時代才是這樣的，這裏面底原因就在於靈魂思想自身起了變化，如以後所

（註一七三） 原始時代底部落或種族，取一物以代表他們，認爲是他們之所從出底祖先，而崇拜之。譯者。

說的那樣。(註一七四)

四

靈魂之作用

野蠻人對於自然也有點幼稚的意見，他相信靈魂能命令那些原素如同命令他的肢體一樣。所以他以為用一些幻術的話，就可以停止太陽出來，命令雨下風吹，等等。死者的鬼魂對於那些原素所有底權威，比活人的較高一度。因而野蠻人在他決定那個現象失敗了時，就懇求牠們來產生那個現象。牠們之於他，是常常都可利用的，以致使他不斷地去懇求牠們。紅種人在為打獵而出發時，必須對牠們求一個順利的機會，和獵獲物底豐富。首領底祈禱，比簡單的人更要使靈魂易聽從些，所以這

(註一七四) 六節以下底兩節，原來是未分的。譯

者。

些人一遇到危急之時，就要加首領以說情於靈魂之旁底責任，如果他們沒有成功，就是首領做得不好。非洲底黑人，在不能以他們的祈禱停止長期的旱災時，他們就把他們的國王拖到先祖底墳墓前面去，使其哀求他們降下雨來。假使雨仍然不下來底話，他們就處這些國王以車輾之刑，甚至殺死他們，因為這是他們不願意祈禱，或祈禱得不好。九世紀時斯干底納夫底國王阿拿夫 (Olaf)，便因他不能感動先祖底靈魂使饑荒終止，活活地被燒死了。

死者底靈魂，能够產生一切自然底現象，能够使人害病和醫好病人。『阿底塞』(Odysée)說病人之苦惱於殘酷的痛苦，是由於“敵人的鬼魂”所使然(V. 369)。而大斯馬尼人把病人排列在死者之床底周圍，使他的鬼魂來醫治他們。鬼魂在種植上也有許多的影響，以致新居列 (Nouvelle Guinée) 土人在種田之時，就離開香蕉甘蔗底中心，去叫先祖底名字，請求他們，給他們說：“這裏是你們的養

料，使收成良好和富豐；假使收成不良好和豐富，那就是你們的恥辱，對於我們也是一樣”。

家族和部族中死者底鬼魂，對於其成員，是負有勞役的。牠們（指鬼魂——譯者）當睡眠之際，來會晤他們（指成員——譯者），指教他們，並且保護他們，反對他們的死的和活的仇敵。牠們參加他們的戰爭，爲他們打仗。希臘人曾經在馬拉東（Marathon 註一七五）和沙拉密勒（Salamine 註一七六）看見得塞底靈魂在其軍隊前頭，參加反波斯人的戰爭（註一七七）。有時至於這樣：爲了要得着一個強有力的鬼魂，就殺一個具有高等品格底名人。達伊特人（Tahitiens）之殺死古克（Cook）大將，就是因爲

（註一七五） 馬拉東爲亞底格（Attique，古希臘地，其首都卽雅典）底村落。譯者。

（註一七六） 沙拉密勒爲希臘底海島，在亞底格國。譯者。

（註一七七） 柏呂大格，『得塞』，§56

對他有最大的崇拜，殺後可以令他的靈魂住在他們之中，這件事情差不多是確實的。一樣倒霉的禍災落到黎沙爾·巴爾東爵士(Sir Richard Burton)名下：他裝成一個梵王 (brahmane) 底樣子，到印度去探察還沒有被人認識底地方；他在所過之地，都像聖者一樣，高抬其偉大人物底架子，後來竟因此被人謀殺於某村落中。呂西陽 (Lucien) 和波沙利亞都引述過這件事，在雅典存在有一個斯基特人 (Scythe) 多克撒里 (Toxaris) 底墳墓，其靈魂曾盡過許多顯聖蹟的治療事業：說他就是在這有能為的意義之中被戕殺了，乃是可能的。這種觀念也存在於耶穌教裏面。耶穌為上帝所處罰，死於十字架上，為的是要他服務於忠實信徒，而把他們從永遠的罪刑中救出來。城市，教堂和小寺院，都具有一切中世紀男聖或女聖底墳墓或骨骸，也是在於要有一個死者底鬼魂來為他們服務。維尼斯和國為禦敵者必要自備食糧以反對教皇和蘇丹 (Sultan 註一七八)，於是從亞歷山得利那裏運

入聖馬克底遺骸，並且在蒙伯利葉偷去聖洛格底屍體。當着兩個城市或兩國人民宣戰底時候，那些鬼魂在牠們中間也互相殺伐起來。在『伊里亞得』中底男神和女神，都是天神的靈魂，也分成兩部分，這一羣幫助希臘人，而那一羣就幫助特洛瓦。克雷得列(Cléisthène)這位西雄納(Sicyone 註一七九)底暴君，在與亞爾哥(Argos)鬭爭時，要求得班人(Thèbes)把麥拉尼勃(Melanippe)和麥列斯得(Menestée)底遺屍讓與他，爲的是要兩位有名的得班團(cycle thébain)中戰士底靈魂來與亞爾日人的(Argien)英雄亞得拉斯特(Adraste)底鬼魂相對抗之故。

(註一七八) 土耳其皇帝及某些回教親王底稱謂。譯者。

(註一七九) 古希臘中底一城。譯者。

五

靈魂之崇奉

死者底鬼魂只有繼續在他們的墳墓中生活時，才能够對於活人服務。假使他們生活着，他們便有在生活上所不可少底東西底需要。澳洲人在夜晚上要在墳墓旁邊點些火，使他們得着暖和。還要給他們拿些食糧去充饑；並且要給他們傾灌一些血，牛奶或其他的水液，以解他們的渴。土吸飲了水液，人們就想像是他們將牠喝去了。在荷馬時代底希臘人，當他們隨意奠些旨酒，和蜜水，或細糖粉來敬神底時候，就叫着死者底名字（註一八〇）。

埋藏種子和植物根莖於墳墓底土中，以作死者之靈魂底糧食這個習慣，就生出耕種植物底觀

（註一八〇）『伊里亞得』，XXIII, 220, 『阿底

塞』，XI, 26, 等等。

念來，格蘭·亞朗（Grant Allen）便如此推想。很難解釋的就是野蠻人如何能夠發現要放些種子和植物根莖於地下，將來在或多或少長久的時間之後，便能夠收穫類似的種子和根莖。因為，若他們是簡單地埋在沒有預備底土地中，若那個生出來底萌芽不會用過耘鋤工夫去剷除已生了根的雜草和植物而保護着牠，那末牠就會為生長得強壯底植物所擠死，如同在荒原草地中生長的一樣。野蠻人要有了播種底觀念，同在他還不知計算底一個時間內收得類似之物底希望，才來把用以養活自己底谷粒和根塊採集起來，實行種植，是太困難不過的。死者靈魂底祭祀，就使他在其結果做了耕種底實驗。真的，埋藏種子和根莖於墳墓底小岡裏面，是他所不曾想像到底耕種底實驗。既然因為那種泥土是積儲於墓穴之上，而細心地除去一切的草，根，和石頭，並且又頻頻地灌溉以血及其他的液，所以耕種底實驗就在最良好的條件中做成了功。那些植物受了如此的保護，照拂，和培養，遂

比在野生的狀況中長得好些，給一個豐饒的收成。因為野蠻人不能意識出他這種事情乃出於無意的照拂底結果，就自自然然地把這種茂盛的生長，歸之於死者靈魂底作用。於是在展開他的種植事務於更大的地面上這個希望中，他就有了擴大墳墓周圍之播種範圍底觀念。這就是使他到了這種情形，即耕種廣大的面積，常常要連帶着死者靈魂之有靈效的協助。葛蘭·亞朗底假設，便解釋了為甚麼野蠻人安置墳墓於他的耕地之中心，為甚麼在播種時代他們要祈禱祖先底靈魂供給他們以豐富的收成。田莊中底迎神舉動，和在播種時代耶穌升天節前三日所舉行之天主教的豐收祈禱禮，都是野蠻人時代底紀念。

野蠻人不知道他的年齡。而且僅僅有一個很有限的計數，不能有永遠的時間經過底觀念。所以還沒有靈魂不死底問題；那是靈魂之被認定的生活底長久，也與死者底紀念同樣延長。原始人相信他所認識的，或聽着說的，如他的父親，祖父，和先

人底鬼魂尚生存着，並且因為任何理由而保存於記念中底一切人底鬼魂，也是如此(註一八一)。就是已被人們失掉其記念底死者之鬼魂，也能够存在，假使不懷疑他們的存在，便要自行尊敬他們。蘇旦的 (soudanais) 黑人，當其向他的祖先供獻祭物時，即向他說：“啊，父親，我不認識你的一切親屬，你是通同都認識的，請他們同你分享這些食品罷”。波耳非爾 (Porphyre) 給我們說，希臘人向那為他們所不知名底鬼魂呈送禱詞和供獻犧牲，“是由於害怕，假使怠於祭祀，他們便會要做壞事出來……當他們致光榮的敬禮時，立刻就能給我們以好處”。波沙利亞說為了這個相似的理由，人

(註一八一) 死者底靈魂，為傳統從遺忘中所保存着的，成為了聖傳遺事之結晶底中心。在經過活人底記憶中時，靈魂獲得了些利息，這就是因那般活人慣於把不可思議的奇事歸諸鬼魂，以致愈傳愈多。並且因為這個原因，靈魂在一切偶然的事件中被呼籲的、結果竟自自然地，和不為野蠻人所覺察地，變成了高等的鬼

們在雅典曾給那些不知名的神道建立祭台，這就是說給那些不知名的天神底靈魂，建立祭台。

魂，神靈。

希臘字 $\Delta\alpha\mu\omega\nu$ 底歷史和牠的推演，便指出了這個進化底階段。牠的意思，在單數是精神，在多數是死者之魂，死者底影子。牠從 $\delta\alpha\delta\mu\alpha\iota$ 這個字推演出分割，區別，而且再產生野蠻人的觀念，來分割，區別，拆開人為實在的身體和氣狀的精神兩個東西。荷馬，赫雪得和埃西列都用牠來表示神之在在於阿蘭浦以前也如耶蘇之曾寄居於世界上一樣。牠以這個意義在『伊里亞得』裏返覆了許多次數。(I. 222; III, 420; V. 438; XI. 792; XVII. 93, 等等)。有權威底神學理論家，則把牠用來作為惡魔。由牠孳乳出底 $\delta\alpha\mu\omega\nu\iota\omega\nu$ ，這個字，在古典的著作者，就是神，在昏倡的著作者說，就是惡魔，不純潔的鬼魂，怪物，而牠孳乳出底 $\delta\alpha\mu\omega\nu\iota\omega\nu$ ，則當做神一般地尊崇，被尊崇為神；耶蘇教徒給牠以帶惡魔性底意義，為惡魔所具有。

野蠻人並不把動物與人分開，以爲他的靈魂可以在那些動物裏面僑居，隨意動作，而且取來作爲他的祖先，於是就賦予動物以靈魂。他還因爲這個邏輯，一樣把靈魂分給於地球，月亮，太陽，星體，植物，甚至無生機的物件。亞拉克薩哥拉曾給一個靈魂於宇宙^{le monde}。在野蠻人和半開化人的想像中，一切都具有一個靈魂，所以在死者的墳上和火葬場上，他們要殺死一些動物，並且折毀一些家具和武器，使那些東西底靈魂，能够無拘束地和繼續地，在另一世界中服務於死者。

第二章

天堂底發明

一

發明天堂底原因

重我，這一心靈派哲學之靈魂底胎兒，其發明寧肯說是在使牠掉轉來反對其創造者而後才做出來的：人永久為他的腦和手之作品底犧牲者。

野蠻人對於死者底恐怖，比對於活人更甚。他以為那些靈魂雖不可見，總是常常存在的，所以他永遠都生活於恐怖之中。他把他所得到底一切不幸，如災禍，損傷，病症，老和死等等，通同歸之於牠們。在『伊里亞得』裏底神，即那些神化了底靈魂，都能指揮刀矛和槍去傷害戰士。因而靈魂，也可以是有用的伴侶，他們過於喜歡報仇，凡是當其生時與死後，曾使他們受過真實的與想像的損害的，都要報復。這些報復底恐怖，使一個將死者底親屬和敵人，要來和他重修舊好，才不至為他的靈魂所苦。並且才好使傍徨於屍體周圍底靈魂，很快地遠離。有了死人底房屋和兵營，總是拋棄不要。有死人底地方，因為他的靈魂要來尋跡追蹤，就離開那個地方而他去。在離開時，怕他的靈魂妄信在叫他，並且聽得了而不肯遠去，遂不說他的名字。當人們不能避開死者時，便縛其四肢埋在一個土山之下，免得他的靈魂逃跑出來，而且為了更多的安全起見，還要放些石頭在上面。如果那屍體是一

個仇人，就要折毀他的背脊骨，割去他的大指拇，使他不能再拉弓。希臘人則斫去手和足，使他不能打仗，並且格蘭·亞朗引證出這樣的事，說在耶蘇教的英國，爲阻止自殺者底靈魂出他的墳墓，用木樁穿他一個洞，才把他釘在墳穴底下。對鬼魂底懼怕，生出了些須葬儀底結果。在修克士人（Sioux 註一八二）裏頭，有人說牠（指對鬼魂底懼怕——譯者）對於殺人罪，有一種節制底作用。而在其他的游牧民族裏，爲避免受害者報復之苦，把食人肉飯底事停止了（註一八三）。至於兇猛之獸底靈魂，也是會令人驚駭的。

（註一八二）北美合衆國伊奧華州（Iowa）底野蠻人。譯者。

（註一八三）一九〇二年正月十日，『時報』載一個挪威的傳教會員，曾經給那些準備殺他底沙卡拿夫人（Sakalaves）說，在殺他過後，他的鬼魂留在他們中間，他們因怕他報復，遂放了他，讓他活着。

卡列瓦拿 (Kalevala 註一八四) 第六十四首詩歌，以戲劇式敘述一件古代芬蘭人裏獵熊底事，瑣細地說明人們應該採取底小心態度，以挽回那被置於死地之動物底報仇。在牠被殺時和正當剝牠的皮時，都給牠一些頂足以撫慰的和誇詡的名字，說牠是“甘美慈惠的動物，古代的人，著名的英雄，等等”。而牠的兇手，穿甲冑的英雄華倚拿摩倫 (Wainamoinen) 還要使牠相信牠的被殺不是用鐵棍打死的，而是牠自己在急行中撞着樹枝穿死了的。

但是所有的這一切小心謹慎，仍然不能使野蠻人擺脫死者靈魂暗示於他的恐怖之奇異的想像。他相信死者底靈魂圍繞着他，而且使他受許多的害。這種觀念走進了他的腦子裏來，就要指定一

(註一八四) 隆洛 (Loennrot) 由一八三四年到一八四七年搜集芬蘭農民中底詩歌斷片而成。底英雄詩。譯者。

塊地方爲牠的住所。一個類似的感情曾經活顯於中世紀蘇格蘭人的農民中，在地土的分配時，他們都要留一塊不耕種的地給沙當。託爲鬼魂居住底地方，通常是在海外或山頂那邊，爲活人所當小心避免的。這就可以解釋最古的神靈爲甚麼居住在洞裏和山頂上，而且如『聖經』所謂被敬奉“在高上”的，使高上變成聖地了。雅威 (Iawhé 註一八五)，這個亞伯拉罕底上帝，就是先祖成了神底鬼魂，在摩西前出現底西奈伊山 (Sinai)，成爲“聖化”了的地方，人們只能以“赤足”行走其上，如同獻給多董 (Dodone)，熱斯底地帶一樣，教士也要脫鞋洗足而行。約瑟夫 (Joseph) 說摩西不知道此事，引起他的羊子到了這個地方，那裏底牧人都不弄他們的畜羣來喫草。雖然草長得很豐饒 (註一八六)。

(註一八五) 猶太人底上帝。譯者

(註一八六) Antiq., II, C. 12

爲使靈魂充分愉快地動身到牠死後的住所裏去，人們就向牠表示說牠在活人中再沒有甚麼要做底事了。印度底波多人（Bcdos）在他們給死者供獻米飯和飲料時，告訴他道：“你喫和喝罷；你會與我們一同吃一同喝過，而今你再不能夠那樣了；你原是我們中之一員，而今你已不再是那樣了；我們不再來到你面前，你也不再到我們這裏來了”。波羅洲（Borneo）底達雅克人（Dayaks）爲了威嚇死者底靈魂，向他聲明說假使牠要留在他們中間，那就只有一個棕籐底籃子作牠的住所；而伊洛瓜人在入葬底那晚上，放出一個鳥，意思是讓牠很快地把死者底靈魂運走。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有同樣的習慣，在耶蘇紀元前還是很榮譽地安置牠。但是那些靈魂是很強項的，不肯離開其親屬和朋友，以致他們以前不得不憑藉暴力來強迫其離開他們遠走。澳洲人和金岸（Cote d' or 註一八七）底黑人，爲了驅逐鬼魂出他們底營盤和村落，便左右

（註一八七） 在非洲西岸，爲英領殖民地。譯者

奔跑，並且用木槌打空氣，發出叫吼之聲。他們認為在這樣一個反對靈魂底征伐之後，即能更安靜地睡眠，享受更良好的健康。但是這些英雄式的鬥爭也有其危險：荷威（Howit）曾經親眼見着一個澳洲人的勇將，因為追趕鬼魂，便漸漸地瘠瘦而至衰頹下去了。（註一八八）

二

天堂生活底美滿

野蠻人爲了不至被迫而達到那種困難和危險的末路，便想出一個聰明的方法來救濟。他用盡他所能想像的一切愉快和一切樂趣，來裝飾死後的住所，使靈魂不遲疑地到那裏去，因而安居於那裏，失掉他轉回活人中來底一切羨慕。所有的原始民族，都曾發明一些墳墓以外底天堂，使靈魂到那裏去愉快地過牠人世上的生活。澳洲人底靈魂，

（註一八八） 本章各節，俱爲我所分的譯者

由一根繩子爬到雲中底洞裏，就接近了另一世界，那裏底一切都比人世間好。當要說一個袋鼠是肥胖而很合宜時，就說與雲國中所產生的相似。荷馬時代的赫列納人，（即希臘人——譯者）以為神是從天上住所經過雲中底洞而來的。伊洛瓜人底靈魂，追殺獲獵物豐饒的獵地中底野羊。格林蘭人（Groenlandais）底靈魂，其所居之地，永遠都是春天，太陽常常只出到地平線上，有豐富的羶羊，海狗，和海鳥，以供牠們的田獵。斯于底納夫人底靈魂，白天打戰，夜晚就成有光輝的瓦兒基利（Valkyries 註一八九）羣隊，燕飲於瓦爾哈拿（Valhalla 註一九〇）之中。死者底靈魂，在死後的住所裏，重行開始其入世的生涯，牠們的幸福情況是為活人所不知道的。所以前荷馬時代之赫列納人與死者

（註一八九）斯于底納夫神話中底下級女神。譯

者。

（註一九〇）斯于底納夫神話中戰死了的英雄之

魂底寓所。譯者

告別時說，*Xαίρει*！你去享樂呀！

希臘人是曾經從野蠻人的意象階段中經過的，因為他們也穿過產生那種意識底生活條件。所以赫雪得敘及過，說在黃金時代，他們死者底靈魂沒有住所，游行於世上。這同野蠻人底靈魂一樣；到牠們亂七八糟的混鬧時，希臘人就給牠們定了一個寄居之地於最高的阿蘭浦底山頂上——（在希臘和小亞細亞那一綿亘衆多的山，都叫做阿蘭浦）。——並且他們樂於給此山頂以凡他們所能想像得出底幸福，俾得供給靈魂一個“真正多福的”生活，同時他們叫阿蘭浦底鬼魂爲 *δαίμονες*，其被尊崇爲神在『伊里亞得』時代，日期是很近的，以致埃西列把牠們叫做“新神”，其不同於荷馬時代的英雄是很少的。在居於阿蘭浦以前，還是鬼魂底性質，牠們在世上有誕生，有生活，與人們一樣，沒有分別。並且也同於『伊里亞得』底戰士，有槍和楯來武裝牠們，在二輪車上打仗和旅行。牠們住在一個壁牆都繪畫得很美麗底宮殿裏；正當赫

伯 (Hébé 註一九一) 傾奠神之飲料時，牠們便在亞波龍和米惹 (Muses 註一九二) 底歌唱之中飲宴。牠們受過使牠們痛苦到大吼起來底傷，牠們也有口角和家事的不幸，牠們亦為精神的科罰和憂愁所苦。牠們參與死者的神聖宴會，並且在不請牠們時，便發怒起來。那些女神也愛裝扮，打粉和擦香料，如同在人世間底美人一樣。阿蘭浦住神底風俗，是抄襲人底風俗，牠們彼此的分別，只有用力量，身材，流質才行，所謂流質，——ixωp——在脈管中流行，比血還微細。這是因為有仙丹作牠們的養料底原故。所以就由那種能力使其往復成為不可見，而又可以化形為動物與無生機的物件。亞得拿 (Athèna) 在『伊里亞得』中變化成鳥和光燄。希臘

(註一九一) 猶比得 (Jupiter) 之女，年青底女神。譯者

(註一九二) 亞波龍為猶比得之子，米惹為猶比得九女之名，皆美術音樂方面底神。譯者

人把那些突然出現的動物當作神，以為牠們喜歡隱匿在於牠們有興趣底怪物之中。

三

階級分化之反映

希臘人底阿蘭浦，如同其他野蠻人之死後的居住一樣，對於一切死者底靈魂都是開放的，婦人與男子一樣。但是直到熱斯打敗了梯丹們 (Titans) 這般母權制度底保護者，在阿蘭浦就扶持了父權制度底御世，驅逐克洛諾 (Kronos)，賈亞，得麥特和其他一切母權時代底神。他為男子底靈魂在阿蘭浦取了閉關政策，而留給贊助他的主張和承認他的父系權力底鬼魂 (註一九三)。但是在赫列

(註一九三) 古典時代和亞歷山大時代底哲學家與詩人，把希臘神話弄得煩冗而雜亂；德國底神話學家又把牠弄到更十分混淆底地步；法國和英國這一類

納人還沒有預備廢除死後的天堂底時代，又代之以多福島，來安置死者底靈魂，使有居住之地。赫雪得說這個島底“位置比住神人底阿蘭浦相距要遠些……。那裏底地方，一年產三次蜜一樣的甘菓”。這個新的住所，由克洛諾治理，是一個貴族的天堂，只允許有半個神仙底地位的以及得班團和特洛瓦團（cycles thébains et troyens）底英雄居住。同阿蘭浦一樣，在他們進去之後，也關閉起來，只是亞里士多日東（Aristogiton）和哈爾摩賈（Ha-

的學者，只是平淡無奇地抄寫。現在如果要從他們這些記號的，比喻的和神祕的苦心編纂中，把豐富而詩意的希臘神話解放出來，牠就成為史前習俗之價值無比的遺骨箱，給我們保存下來那些旅行家和人類學者眼見殘存於近代野蠻民族中種種風俗底紀念。我曾在『蒲洛麥得底逸事』（Mythe de Prométhée）一文中研究過赫雪得，埃西列和荷馬所記出父權制度引入阿蘭浦中那些神話的故事。

rmodius) 底靈魂，才有福分被遣送到那裏去。在『阿底塞』裏頭第一次敘述出底桑—哀里塞(Champs Elysées 註一九四)(IV,563,和εσqq.)，就是比多福島更接待得好些底摹仿。牠們是位於地球底極邊……，人們在那裏享受很幸福的生活，終年都沒有雪，沒有長久的冬令，沒有雨，常常從海洋送去底熱菲爾(Zéphyr) 涼風，予以清爽。

死後的住所，本是野蠻人爲要擺脫使他們受苦底死者靈魂而發明的，並且用凡可想像得出底一切舒適和愉快去布置牠，圖藉此保證其能安居在那裏，不逃出外，後來竟成爲一種合意的希望，以致使他們希望世間生活之最幸福的延長。愉快寓所底信仰，在從某種發展程度而來之原始人的意像中，非常地深根固蒂，至於使他們殘殺若干人來傳達人間消息到那裏去，而且還有些男子和婦人自願犧牲來完盡這送信底職務。

墳墓之外底天堂，首先對於整個部族底成員，

(註一九四) 有德死者底靈魂居留之地。譯者

都是自由開放的，婦人同男子一樣，也無分於有功績的和無功績的。牠並不是帶報酬性質底東西，而是一種獲得的權利。這是那些死者靈魂底放棄，太為焦慮，所以才這樣地來解決困難於他們所能辦到底地步。但是當靈魂很熱情地習慣於到天堂裏去時，便想利用牠作為道德教育底方法。亞支特克人(Aztecs 註一九五) 在入天堂底道路上散布一些障礙物。女神多喀米格(Téogamique)，這位戰爭之神許支洛波威里(Huitzilopechtli) 底同伴，運載了很多死於戰爭中和敵人刑罰中底戰士靈魂到那裏去。瓦兒基利們亦巡視戰場，以接待被殺的斯干底納夫人底靈魂，而迅速地帶到瓦兒哈拉裏去。至於克列們，就是在死後的神話中描寫得像癩子一樣的，也跑到屠殺底環境裏去，把他們之長的牙齒咬來錯去地，爭着去刺取死屍(註一九六)。他們

(註一九五) 墨西哥古代底民族。譯者

(註一九六) 赫魯得，「赫耳居列底屠人」。

在荷馬前的時期中，成爲死於戰爭中底戰士靈魂之接引者，如同亞支特克人底多喀米格女神和斯干底納夫人底瓦兒基利一樣。『阿底塞』(XIV, 207) 與在亞勒底荷馬神歌，就指出牠們牽引起摩瓦爾 (Moiros) 所指定底戰士到哈得斯裏去。不死於戰場上或敵人刑罰中底亞支特克人，以及埃及人，都須備辦護照和過關底口令，才得爲天堂所收容。那裏只是允許在韶華之年底男女靈魂。至於老年人底靈魂，則歸之於一個永久睡眠底黑暗地方；而小孩子底靈魂，則重行化身於人間，使其有達到戰士之年齡底機會。亞爾恭干人 (Algonquins 註一九七) 葬埋小孩在大路旁邊，卽爲的是使他們的小靈魂能够攢進那些來往經過底婦人之子宮裏去，再生出來。

(註一九七) 北美洲印第安人中底民族，今尙有存於加拿大的。譯者

四

人間痛苦之侵入

一旦死後住所底信仰建立固定，人們遂急於使屍體消滅，好使靈魂失掉牠的肉體的居住之處，於是就用火燒屍體底辦法來代替已經成爲習慣底埋葬。人們要給死者快點做畢喪葬底儀式，俾得早些失掉其一切在活人中停留底必要。巴特洛克底靈魂，在夜間出現於他的朋友亞希列之前，要求迅速完結喪葬，說“這是最能使死者滿意底事情”。鬼魂重行在另一世界中過世間的生活，因而牠們便應有牠們生前曾經使用過底動物和物件，所以要做一些紙紮薪作底馬，狗，有時還要做一些人，並且還折毀一些武器和其他的東西，使牠們的重我來繼續供役於死者。優力士在埃列伯這個“人跡不到地方”找出他的穿着他們的武裝那些死者的同伴，但是戰士和軍械都是屬於重我的，一些

不可捉摸的影子。然而『阿塞底』底第十一首歌底哈得斯，就不再是“飽享幸福者底寓地”，野蠻人所發明之快樂的住所了；鬼魂在那裏過很悲愁的生活，竟至使倨傲誇張的亞希列這位女神底兒子悲嘆起來，而願意把他死者底王侯生活，與鄉村家奴底生活相交換。當這首歌作成之時，希臘人已經從很多世代以來，生活在族長制度下，這種制度底風俗已不再符合於野蠻人底意識形態了。

野蠻人發明靈魂來解釋夢底現象，隨後發明死後的住所來解脫死者底靈魂，就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原素，在用以製造上帝底觀念過後，那些意識形態的原素，就為心靈派的哲學和耶蘇派的宗教所利用，創造出了靈魂底不死和天堂的福地。在他們的意識形態中不會遇着過任何地獄底記載；泰賽（Tylor）說，當野蠻人說地獄時，他們已經與耶蘇教徒相接觸，由此才引起野蠻人底地獄觀念。然而在他們的天堂裏是有這些不同的：加雷伯人說，在享有多福者底國內，菓子長得豐饒，從早晨

到晚上，靈魂都在跳舞和宴飲，牠們的仇人，亞拉瓦克人 (Arawaks)，都是奴隸，而懶惰的加雷伯人就去役使那些亞拉瓦克人底靈魂。地獄觀念之明白的描寫，至少要在希臘的神話裏才看出的，不過是起始於父權族長的時代，當赫斯這個“父輩底神”成爲阿蘭浦之主宰者底時候。但是“在銅錫底門和閥”裏底大爾達爾 (Tartare 註一九八)，只是用以禁錮並拷問其敵人的職員底監獄。這就是他鎖着他的父親克洛諾和梯丹們 (註一九九) 於太陽之不能照及底所在。

(註一九八) 神話中底地獄之底。譯者

(註一九九) 『伊里亞得』VIII, 13 和 481

第三章

靈魂思想底衰滅

一

衰滅底事實

在共產主義的野蠻人和半開化人之意識形態中占了一個很重大的地位底靈魂思想，正當地中海沿岸民族——除掉埃及人以外——發展底長時期中，遭受了暫時的衰歇。在經過這個時期中，他

們繼續用舊來的習慣，完成喪葬的儀式。這些儀式對於舉行底人，不再有從前的意義，而漸漸地變化起來。人們停止了以草紮的犧牲為祭品，並且法律又來限制東西底數目，不能太鋪張地燒燬許多東西，因為牠們對於只剩下一個靈魂底死者，沒有任何用處。希臘人雖然同過去一樣，繼續向死者說：你取樂罷！但是靈魂永生底信仰是死去了。

得阿尼 (Théognis) 和『箴言』(Proverbes)，『傳道書』(Ecclesiaste) 底著者們，是有產階級厭世主義底古代哲學家，都囑咐人們享現時的樂，因為一死就甚麼都完了。在人和在獸，所保存的是同樣的命運，猶太人的道德家肯定地說，“這個是如此的死，那個也是如此的死；這兩個全都有同樣的精神，人沒有強於動物底好處……誰能說定人底嘔氣上升於高處，而動物底嘔氣下降於低處……。我曾見為人所吃所喝的，和所享受那些勞働底成果，是美好而愉快的東西……為上帝所惠與

……。每天要快樂地過活……。凡你所有能夠去做底方法，你都照你的能力去做……在你將很快的就要跑去底墳墓裏面，沒有事業，沒有談話，沒有科學，也沒有智慧”。（註二〇〇）麥加利（Megarian）詩人得阿尼，亦完全確信在死後所保存給他底命運是那樣的。他說，“在地裏面，我將安息如像一塊石頭，沒有聲息”。將來生命底信念是很惆恍的，以致梯爾得（Tyrtée）僅僅知道以別的一種不朽供獻給那些爲祖國而犧牲底人，是即所謂垂芳千古。柏麗克列在柏洛波列斯戰爭首先犧牲的人底喪葬時所發表底有名演說裏之所說，也不過期許他們以“永存的頌揚和最可尊敬的墓碑而已”。在『伊里亞得』裏，熱斯已經就只是許給他的

（註二〇〇）『傳道書』，III, 19—21, V, 18—

19, IX, 9—10

（註二〇一）古希臘底城市，位置在哥林日海峽。

爲巴特洛克所殺底兒子沙爾白東以“一個墳墓和一個半圓柱，因爲這種報酬是應該給予死者”。(註二〇二)，(註二〇三)。靈魂依然生活底信仰，在荷馬之後，就不再現出來了，只是在邦達爾 (Pindare 註二〇四) 那裏，熱勒 (Zeller) 在他的『希臘哲學史』中便這樣地指明過。同樣的現象，在羅馬人和其他的地中海民族裏也論證得出來。埃及人也只有在我們一般地考察所有達到發展底某種程度

(註二〇二) 『伊里亞得』XVI, 675 和 Sqq.

(註二〇三) 『伊里亞得』是一個由各地方和各時代所作底民間詩歌底集子，他詳記了形形色色的風俗和信仰。正當第十六首歌裏，赫斯不允許與死後的生潛於他的兒子沙爾白東時，在第二十三首歌裏，巴特洛克底靈魂要求亞希列遜舉行他的喪葬，好使他到哈得斯去，“當人們予他以火葬底榮幸時，牠便不轉來了”。

(註二〇四) 魏爾甘 (Vulcain) 創造出底第一個婦

人。譯者

時，這個事實才能除外，因為他們就是正當有了歷史的時代還保存着母系的家族。但是靈魂底思想，我們可以相信在人類底腦子裏頭，有從來所未有底隱滅。我們看牠在耶蘇紀元前六七世紀才以一種新的生命和力量復活起來，成爲心靈派哲學所寵愛底理論，和有產階級道德與耶蘇教思想底根本基礎。

歷史學家，證明靈魂觀念底消滅和復興，只限於述及奇異的現象，沒有實行去解釋並探求他們的決定的原因。另外，就是他們也不能用他們那種思想在這個探險的場合有所發現，只有應用馬克思底歷史方法，到經濟環境中去尋找，才能希望發覺出來。這僅僅是要在研究財產和生產形式底變化裏，乃有幸運遇着決定人類腦子中那種爲野蠻人所發明底靈魂與其死後住所之觀念進化底原因。

二

最初靈魂底普遍

財產和物質生活必需品底生產，曾經穿過一個各種形態底序列，這些形態已規定了牠們各自底家族組織和政治組織，以及風俗，信仰和思想。

共產主義是人類之社會的搖籃，靈魂及其墳外住所底思想，是與這個社會組織底原始形態相適合的。社會組織底原始形態一天沒有變動，一個「氏族」(gens)底成員，和有時一個部族，都生活在一公共的屋子裏。並且因為他們是平等的，所以他們在氏族的或部族的共同所有體底財產上，大家都有同樣的一切權利。至多只能指出在兩性間底那一個差別。男子，特別的是當獵人，供給食糧，婦人則擔任管理，保存，預備烹調和分配食物底責任；——這些重要的職務給她確定下一個智識的和社會的最高權柄。她對於不羈慮的和無成見的野

蠻人是一個智慧之神。她主持了野蠻人從搖籃到墳墓底一切運命。男子以其日常生活中底智識的獲得和事變，造成他的意象形態，便開始尊敬婦人。有史以前的納列赫人和拉丁人，把他們的運命放在女神摩瓦爾和巴爾格(Parques), Μοῖραι, *Parcae*, 底監督之下。這些名字在拉丁文裏表示底意義是管理用度底人，而在希臘文就表示為每一個人在生活品和擄獲物底分配中所得來底股份。“摩瓦爾掌握了需要上底支配權，……”赫斯自己不能避免那種命運，埃西列在他的『洛蒲麥得』(Prométhée 火神——譯者)一書中，就如此地說過(V, 516-19)。

這種經濟的平等，不可避免地牽連出其他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條件底平等。到野蠻人發明了靈魂和牠的死後住所時，部落全體成員都得有一個，對於婦人和對於男子一樣，並且開放天堂於一切靈魂。這個居留的地方是公共的，如同人世間的房子一樣。所有的靈魂，不計較牠們的功業和

罪過，都能到那裏去，快快樂樂地繼續享受他們已經離開了人間的共產主義生活。正當男子去尋得獵獲物之際，婦人則縫紉獸皮衣服，操持家務。意大利的古代女神馬尼亞 (Mania) 馬納 (Manes) 們底母親，即是說死者鬼魂底母親，其肖像是放在屋子底門上，用以反對一切危險而保護他們的。希臘的蒲洛塞爾瑟納 (Proserpine 註二〇五)，也是一樣站在神像的王位之上。婦人在死者的世界裏之繼續治理住所，如同她在活人底世界中一樣。氏族底原始共產主義一天不變，靈魂底生存和死後的幸福那些思想也是長生不死的。(註二〇六)

三

以後父親才有靈魂

(註二〇五) 希臘神話中地獄底女主。譯者

(註二〇六) 本章以下各節，均為我所劃分。

譯者

但是，當氏族中同一大房屋內底婦人結了婚時，就分離開來自成一個居室。像這樣分成私人家族之公共家族底氏族，原先由母指導的，後來漸變為由父統治了。每個家族是牠所居住底房屋和圍繞着牠底園圃底所有者。可耕耘的土地，雖然還保留為共有的財產，然而不是共同耕種了。牠在大家族間，每年都要分一次。這些每年分一次底法子，最後也就陷於衰敗和廢除底地步。而每個家族在最後分有底那一塊，就等於私有財產。分配底事一天繼續，土地就一天依照首領權力下所支配着之人數底比例，分給他們。

這種經濟的進化，為我所僅僅給了一個分外簡短的說明的，其產生不能不反應於靈魂底信仰。公共房屋底破壞，反射到了別一世界，靈魂底公共住所就消滅了。父系家族底建立和公共財產變為家族底私有財產之分割，引起一個十分特別的意識現象。家族底一切成員，除開父系的族長外，通通都失掉了他們的靈魂。只有他一個人單獨地

保存了有靈魂底特權，因為只有他一個人是財產主人。一切沒有財產底個人，其靈魂都被剝奪。婦人，當父系制度底初期，連她自己的身體都不能占有，因為她們已經被人買賣，如同牲畜一樣，所以她們的靈魂也是被奪去了的。婦人不具有靈魂底觀念，如此地深根固蒂於古代的世界之中，以致當着耶蘇教以贖給靈魂於一切男子來造成牠一個更有效驗的宣傳方法那些世紀，還是沒有變動。父系家族裏底男子們，除去父親以外，都罹於婦人底同樣命運，因為他們不曾具有財產，所以都失掉他們的靈魂。野蠻人，如果給予人和獸以靈魂——不問牠是否同他們的肉體一樣的可信，並且使他快樂於死後的運命，並不是注意於牠的本源；在他，靈魂是與生俱來的，如同心和手一樣。現在就是那父系家族底財產，在給與靈魂於牠的族長，以等待柏拉圖派的詭辯家和耶蘇派的宗教，來把這個附屬品歸之於上帝。死後的住所已經廢除了，族長的靈魂應該居住於家族的墳墓，即放在為外人

所不能接觸甚至不能看見底地方，——屋子底中心和竈頭底傍邊，這是牠應成爲其守護者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爲了要好好地向死者表明那是他的住所，就把他的名字唸三次而後放在那裏，羅馬人還加了聖事的公式：animam sepulcro condimus，我們安置你的靈魂在這墓墳裏。

神話的記述，使我們得繼續追跡希臘人裏靈魂觀念之進化底主要形態。阿蘭蒲原來爲開放於一切死者鬼魂底公共住所，到赫斯佔領其地，引入父系制度，驅逐梯丹，賈亞，克洛諾和其他保護母系秩序底鬼魂，乃特別留之爲着他的主張而作戰和成爲人間父系家族之先祖底鬼魂，也就關閉起來，不許一切死者去住了。這離阿蘭蒲而設立底多福島，只收受得班團與特洛瓦團底英雄和有半神之分底鬼魂。這些半神，爲諸神和死者底兒子，都是父系家族最初的先祖，由他們遂得連繫於阿蘭蒲那些被尊爲神底鬼魂。父系家族之一切成員，不能無反抗地讓人剝削他的靈魂，他們尚繼續其

有靈魂，如同過去一樣。爲使他對於仍然生存的羨慕，感覺無味，遂發明哀列伯（註二〇七），把他們的靈魂送到那裏去。他們的靈魂在冰冷的居留之地，非常不幸，因爲那裏從沒有一點日光底照耀，以致使他們自己放棄這樣悲慘的死後生存。並且爲使生命之無限的延長那個觀念，成爲難堪的，不可忍受的，據說熱斯當梯東（Tithon）與女神阿洛爾（Aurore）舉行婚禮時，許他如婚姻之時一樣的長生不死，而梯東就落在一個如此衰老的景況中，至於認牠是一件無味的事；而用克洛諾所種下來底草以打擊牠底葛羅居斯（Glaucus），曾獲得一個無限的生命，使他爲逃老年底衰弱，枉然地作投水溺死底嘗試。

（註二〇七）希臘神話中地獄之上底黑暗地帶。

譯者

四

父的靈魂與父的財產

人們用功利主義者底道理，只許父系家族底首領有靈魂存在。這裏必需解釋。

父系族長制的家族，不像有產階級底個人主義的家族一樣，縮小到三種不可少的基本原素：父親，母親和小孩。牠是一個家務底集合體，因為，假使把女嫁出，除去了女兒，男兒並不離開父親的屋子，而只是把他們的正妻和妾小引起進去。所以 Paterfamilias（父的家長——譯者）把他那些叔伯，弟兄，和兒子們底家族，都放在他的權力底下。這一切的家務，都公同地有其一座屋子，不能讓渡的產業，而每年分配土地底權利，仍然是共同的，屬於部族和氏族。他是集合體之一切財富底行政者，在耕地底分配中代表集合體。假使他死了，沒有合法的承繼者，集合體就失掉了牠的權利。他必

定生一個兒子來繼承，如果沒有辦到這事，父系家族制的道德就要迫使他與他的婦人離婚，或者是把他的婦人交給一個親屬，而盡其所能，給他另換一個代替她的位置的。由這宗教道德要求底姦婦所生底兒童，是為先祖和閤家所欣喜不置的，如同合法的繼承者一樣，受先祖之後裔們底重視。馬魯(Mamou)法典底印度法規說，小牛不屬於與母牛交尾那個雄牛底所有者，而屬於母牛底所有者。這種有合法的承繼人來為父系族長制的集合體保存財產權利底必要，就解釋了為甚麼先祖要有經常的專門職務使活着的父的家長有一個兒子，“一個煙火底救護者”，為埃西列在『雪耳佛爾』(Choéphoers)中之所言，因為布拉馬(Brahma)說，他是“地獄底救護者”，即是經濟破產底救護者，並且在耶蘇教裏也是兒子當救世主，地獄底救護者。直到以後，因為有嫁裝時，婦人在家庭裏才獲得一些權利，不願把自己準備給予姦夫，道德和宗教也就同意像這樣了。這時父的家長如果沒有兒子，就許其

收養一個義子來繼承他，在羅馬人裏頭，因為要證明過繼的小孩是他新的支派，這種過繼是在夫婦的床前舉行的。

代表先祖而且把家族人格化底族長，是他的財富之所有權的當事人，他只有由具有這些財富，才能保其終身。他不能隨他的意志而私用牠們，也不能隨他的意志而遺傳牠們。在他的家族成員之利益中說來，他只是牠們的管理者。他把家族集合體底財產權利總攬於一身，而為此集合體之絕對的主人。縱然他不能讓出他的財產，但他有權利把他家族底成員拿來打，賣為奴隸，和殺掉。一切男子和婦人，在他的面前，都沒有財產，沒有權利，和沒有靈魂：只是他一個人獨有靈魂，因為只有他一個人才是財產底所有者。

當家族中一個成員死了時，要給他一個傳統的葬儀；在舉行習慣的葬儀之後，就把他的屍體燒燬。但是他的化成灰底頭骨，還是收拾起來，用酒洗過，放在一個牆壁洞裏，不再去動他。當父的家

長逝世時，那又是一種做法，把他的靈魂加到先祖的序列中去。這在羅馬還保存得有那些蠟做的假像，當舉行這種儀式之際，大家就在死者底屍體前頭結隊游行，而且是很大的公家儀式。他也同在前那些族長一樣，變成爲神，給他舉行家族的祭典。在生時，他是連繫家族於先祖底線索，在死後，他就成了一個先祖。然而其他的成員，因爲不會具有靈魂，所以一死就完全死了，沒有任何祭祀底對象，照赫雪得和埃西列所稱謂的一樣，他們是些“有死的人”(或凡人——譯者)。

但是一個靈魂之允許給予於父的家長，僅僅是在使他生前和死後，都服務於家族的財產：生前，他成爲家族利益中底經理人，死後，他也照他的處置，加以留意。

五

父系制度底建立

特許一個靈魂於族長，是由多數人的需要，迫令其如此的。在父系家族的初期，婦人和男子之承認父底統治權，不是一件便宜的事。因為他們是從平等支配着底氏族共產主義裏出來的，熱斯底歷史，——如『伊里亞得』之所敘述，——赫雪得底詩，埃西列底『蒲洛麥得』，都給我們說出世間底父親們為統治家族所戰勝了底許多困難這個意思。神是家族底父親，其後裔則生活在地上；但在阿蘭蒲裏頭，他們又是熱斯底兒子，『伊里亞得』和埃西列底『蒲洛麥得』，把熱斯叫做父親，因為他們都是服從於熱斯父親專制權之下的。他只有用力量才能建立他的權力。漢勒(Hymne)給加麗馬格(Callimaque)底熱斯說，在他的座位兩傍有兩個僕人：佛爾士(Force, 力量——譯者)和維阿朗士(Violence, 強暴——譯者)，常常準備服從他，他催促他們偕同赫費斯多(Ἡφαιστος 註二〇八)來鎖起蒲洛麥得

(註二〇八) 希臘司火與金屬底神，熱斯底兒子。

底人，就是他們兩位。他曾經用他的拳頭，並且“流汗很多”地來收服波塞東（註二〇九）（註二一〇）。他僅能在同他的兩個兄弟分了克洛諾底遺產後，並且在屈服他的姊妹和他的配偶赫拉（Hera）於那些可恥的懲戒之中，才得着和平統治底到來。這些相似的糾葛和鬥爭，也同樣在每個遺囑底展開中，爆發出來。死者底女子拒絕服從於她們的弟兄底權力，而這些弟兄爲要明白該誰個來統率，也相爭相打起來。大概在開始是當兒子的來分配財產，各自建立一個獨立的家族，如同赫斯，波塞東和哈得斯（Hadès 註二一一）之所爲一樣；或者是由他們輪流地來繼續担任家族這個政府中底統治職務，

譯者

（註二〇九） 希臘底海神，赫斯底弟兄。譯者

（註二一〇） 『伊里亞得』，XV, 227

（註二一一） 閻神和死者之地獄底王子柏呂東

（Pluton）底名字。譯者

如同埃達歐克 (Etéocle) 和波里尼士 (Polynice) 之所爲一樣。在男性兒輩間平分財產底事，應是在長子權利以前：這兩個方法底相繼使用，可以在馬魯的法律中間遇見。但是當長子權利先進到成爲習俗時，新起之父的家長底權力，——在某些地方是以最年幼的兒子行之——要行使於他的叔伯，他的弟兄，和他們的婦人與兒童，只能在利用那些人的迷信觀念中，聖神化成死者底代表，說死者從其墳底給他了些訓誨和命令。當他們服從他底時候，他們不過是在服從死者靈魂底意志，因爲死者是沒有到幸福之仙島去而永住在家族的墳墓中的。這些就解釋了爲甚麼一到得班和特洛瓦戰爭底英雄與半神那些靈魂送到幸福之仙島，就急急於關閉了牠，不使再接近了。人們對於死了的父親之靈魂，有太大的需要，以統治家族，所以特許牠們滿足其死後生活於異常快樂底地方。並且爲要除去牠們離開墳墓——這是住於牠們應成其爲守護者底灶傍的，——底猶豫，希臘人的神

話，遂以十分悲慘的顏色，去裝飾那些在黑暗而冰冷的哈得斯中靈魂底生活。

六

父的靈魂之生活

死者底靈魂，從前對於野蠻人是感覺得如此可怕的，在父系族長時代底人，成了一個保護的神。他們把牠留住在—座房子底中心，使牠保護家族，管理牠的財產和給些指教於繼承他底父親，這父親是沒有諮詢先祖便不能取任何重要底決定的。而這先祖也拿出他們一切死後的精力，來報效於其家族集合體之唯一無二的利益；而家族集合體則回報他一個絕對私有的祭祀，任何外人都不能夠列席。人們只允許已結婚底婦人和奴隸，在會經過收養典禮之後，有參與這些儀式底可能。私有財產之忌妒的和利己的性質，完全在先祖底祭祀中洩露出來，菲士特·達·姑朗日 (Fustel de Cou-

langes)對此,描寫得非常動人。

野蠻人底靈魂,在墳外底住所中,繼續其人世間的生活。他們自己準備牠們的需要:牠們打獵,撈魚,摘菓子,並製造他們的武器與衣服。現在就完全不同了,自死後的天堂被廢除後,靈魂就必得寄寓在家族的墳墓之中。親屬應該負擔牠的糧食和牠的給養。死者不再使活人麻煩了;反之他們倒以活人能夠停止給他們底糧食為憂。漢塔相信他們不斷地反覆說着:“他諒能常在我們的譜系之中生出兒子,來給我們送米飯,牛乳,和蜂蜜吧”。希臘人和羅馬人為懷疑派呂西陽所嘲弄的,也如此地想。他說:“死者之養活,就靠我們供給在他們的墳上之祭酒和犧牲。這樣,如果一個死者沒有親屬也沒有朋友留在世上,那就歸於沒有吃的,而受永久饑餓底處罰”。(Del uctu)。教主馬尼沈·福士杜(Manichéen Faustus)責備耶蘇教徒自行走到偶像神教底路上去,而“以酒和肉去安慰死者底魂魄”。聖·阿巨士坦回答他,承認信友們在實際

上會送糧食於死難者底墳墓上去；但他又追加地說，他們吃那些東西，在分散食物給窮人底地方（註二—二）。

（註二—二）應該供養死者底信仰，是普通的；奇怪的是，考查起來，甚至在法國直至十七世紀仍然沒有改變。爲佛朗瑛瓦（Francois）第一時代底意大利公使李加梭里（Ricasoli）寫道：“雖然國王已經死了，人們在早晨和晚上仍然供俸他以平常的盤碟。這樣做法一直到他將安葬時。在桌子底周圍，有主教杜龍（Tournon），亞密拉（Amiral），和他生時同他吃飲食底偉人們。大家俾他相信他如同他還生存着的一樣；這就是說御饌官給他辦理了若干餠饌和飲料，放在那裏。在供獻之後，爲着上帝底原故，一概都給予窮人們”。（見一五四七年五月十三日『風•麥底西』（Fonds Medicis）。爲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五日底『小時報』（Petit temps）所引述）。泰雲引出聖•佛瓦（Saint Foix）在他的『巴黎史論』（Essais historique sur Paris）中底敘述，他是生活於

人們修改了野蠻人傳下來底意象形態，並且找出其他一些夢幻的解釋。野蠻人相信出現於夢裏的，是一個活人底靈魂，或死者底靈魂；及到後來除開父的家長外，其他任何活人或死者都沒有靈魂，就不能再有這樣的狀況了。他們的設想，以為拜訪睡眠者底人，是由神派遣來底虛像。這種解釋，已經在『伊里亞得』裏遇見着了，雖然荷馬時代底赫列納人之進入於父系族長制時代不過是幾世代以來底事情。在實際上，當戰士為計算他們的世系停止打戰時，只到三四代底人類先祖以後，就是一個神了，一個不知其名的父親，如同依母親所造成底族派那種情況一樣。一個類似於納斯多（Nestor）底怪像；奉熱斯底命令而出現於亞加麥隴底睡眠中，來叫他從事於戰爭（『伊里亞得』II.）。

路意十四治下的，曾記載了這事。當國王死後那四十天內，都要設桌於他的靈柩面前，主教賜福食品，並在飯前後說感謝底話。

亞得拉爲要使柏納羅浦 (Pénélope) 安心於得勒馬格 (Télémaque) 底命運，給他送來一個幻影，貌似他的姊妹：於是“他的心快樂於歡笑之中，因爲那個夢就容易解釋了”。(『阿底塞』IV)。夢便不再是一種生理現象，如野蠻人之混雜的想法，牠成爲了通神底東西，應該推測其意義。牠的解釋得了如此的重要，以致使埃西列底『蒲洛麥得』自負其曾教過人類解釋夢幻，並且牠從人類底糊塗中，生出無數的探求者底課程，造成破夢和預言命運底職業。

七

靈魂底進化

野蠻人曾經在以夢底錯誤解釋爲出發點底情形中，造成了他的意象形態的體系。人具有一個不可限量的重我，當他睡眠底時候，便起來活動，離開他而存在。在死了時，雖然屍體是葬在泥土和

石頭所堆成底小山之下，他的靈魂仍出墳墓外來麻煩活人。爲阻止牠之苦惱人計，野蠻人把牠放逐於少人往來的地方：洞，山頂，地球邊極上底島，等等……。並且要消滅牠回轉來底羨望，便以盡其可能安排死後的住所，使死者快樂地繼續其世間的生活。及到靈魂已經有了自動地到那裏去底習慣，他便把這種願歸樂土底熱望，當作使人道德化底方法來使用。勇敢和對於痛苦底堅忍爲最初必需的品格，他就在到樂土底路上安置一些障礙和危險，只有死於戰場或敵人刑罰中底戰士，靠着神靈，才能輕輕便便地超越過去，而死於疾病底人們，便非邪法，通行口號，和化身法式底幫助，不能克服那些障礙和危險。

野蠻人的意象形態，隨着他的社會環境底進化，陸續變形。從氏族底成員停止住在一個公共的屋子，和組成氏族底各個家族建築了私有房屋那個時候起，死後的住所，共通於一切靈魂的，從人底想像中漸漸消滅。但是在消滅之前，牠已達到了

他的目的，死者不再來麻煩活人。縱使像巴特洛克，他們出現在他們的朋友和親屬面前，是爲的要求活人速行埋葬他們，好得着被那裏收容底可能，並聲明他們之不再回。對死者底恐怖完全消散，就使得父系家族底人能够取消墳外底住所，甚至還在奪去其成員底靈魂以前。他們只許父系族長保有一個靈魂，來爲他們服務。這時他們就把允許靈魂到富有之島，桑—埃里塞或一切別的天堂裏去過很幸福的生活底辦法，代以家族墳墓底監禁，靈魂在其中唯一的快樂是關心於家族底財產。經常的事務在於希望他的系統中，永遠有子有孫，來爲他供俸食物。

族長制度的意象形態在牠的輪次上，也是隨社會底進化而陸續變化的。在聯合於父的家長權力之下底家務解體而瓜分了家族之不可讓渡的產業以後，靈魂觀念又復興起來。

第四章

靈魂思想底復興

一

神祕教之出現,神性,及其背景

耶蘇紀元前七世紀到六世紀,有些神祕的崇拜,在伊阿尼和希臘底城市裏出現:如加比爾(Cabire)哥里板特(Corybante),西伯列,神母(Mère des dieux),亞斯大爾達(Astarté),得麥

特，得士波拿 (Despoina)，第阿里梭·沙葛勒 (Dionysos Zagreus)，等等，底祕密神教。牠們的儀式照野蠻人的狂呼，喪事底排演，爲關於青年女神之被奪底悲悼，或者關於神的贖罪所犧牲之死者底悲悼，其後則繼之以喧鬧而狂熱的快樂表示，並且有時爲過度放盪的豪飲。對於巴克沙拿列 (Bacchanales 註二一三)，婦人們則披頭散髮，穿上如同野蠻人一樣底獸皮衣服，吞食那些用小鹿或小山羊來代表底贖罪犧牲品之令人驚悸的肉。在以色列人裏面，用復活祭的羔羊來代替以人爲犧牲底供物，已不再用人作犧牲了。這種祭祀，公然產生於柏洛波列斯戰爭時底亞底格地方。當時的詩人，哲學家，和歷史家都曾說到：他們輸入於羅馬。在耶蘇紀元前一八六年，元老會議曾下令取消，並實

(註二一三) 巴克桑特 (Bacchantes) 底節期。巴

克桑特爲慶賀巴克許 (Bacchus) 神祕教底女牧師。譯

者

行追究牠們的入教者，據蒲寧(Plinè)說，這種人底數目超過七千。在牠們裏面，還可以找出屬於共和國之名門望族底羅馬貴婦；太太奶奶們。他們又曾傳入了猶太，在基督紀元前約六世紀發表預言底埃熱喜(Ezéchiel)，說基督“爲上帝底手所運來的”，曾在耶露撒冷底神殿門口看見了正當男子互相毀損面容時，“一些可惡的事情……一些婦人在哭泣達米支(Thammuz)”。從事於修正塞普丹(Septante 註二一四)所譯底『舊約』之聖·日洛木，證明達米支與爲神祕祭祀之贖罪的犧牲品底亞多尼(Adonis)是同一的。日納米(Jérémie)引述過天父大發怒氣“反對在猶大城裏和耶露撒冷街上底婦人……給天后焚香獻酒……，並且團麵粉與她做糕餅，而小孩子則堆積柴薪，父親又幫着燒火”。(註二一五)

(註二一四) 由七十二個猶太人所做之『舊約』底

希臘文譯本底名字。譯者

這些祕密神教的信仰，復活了父系族長時代底古代宗教，到處都在反對正式的宗教。希臘人則允許牠們存在，而與之妥協，但是羅馬的元老會議和猶太人雅威，就壓制牠們。爲着暴露猶比得（Jupiter 註二一六）底無能，德爾杜陽回想起了畢兀（Pison）和加巴利雅（Cabanius）這兩位督政官曾經禁止“進加比多列（Capitole）底殿門，即屬於伊喜士（Isis），色拉畢（Sérapis），和哈爾波克拉（Harpocrat）……諸神宮殿底門，以阻止那由虛假而可恥的異端所特許底混亂，羅馬人所完全恢復了底混亂；他們曾經把色拉畢及其祭祠，巴克許（Bacchus 註二一七）及其狂烈，都民族化了。（『辯護

（註二一五）『日納米』（『舊約』之一篇——譯者），

VII, 17-18; XLIV, 18。

（註二一六） 猶比得即赫斯，希臘人名爲赫斯，羅馬人稱爲猶比得。譯者

（註二一七） 巴克許是一個酒神，猶比得之子。譯者

§IV,)。但是雅威也是十分無力的；達米支，這個亞佛洛底特 (Aphrodite) 神祕之贖罪的犧牲者，為耶路撒冷底婦人所哭泣其死而祝其復活的，再興起來，一如基督，這耶穌派宗教贖罪的犧牲者來代替父系家長雅威底崇拜。

這些祕密神教底崇拜，再演出史前的風俗，而且幾世紀以來所忘却了底觀念和古事，都喚醒起來。這是與那個時代的習慣和意見公然相反的，其相反之程度，直至使古代的和近代的博學家都認為是奇怪的輸入：一部分人以為牠們來自埃及，另一部分人則以為來自特拉士 (註二一八)。然而還有一部分人承認牠們是希臘初代人民的舊宗教，為赫拉得 (Hellade 註二一九) 底征服者所禁止，而在祕密狀態中繼續存在於戰勝者宗教之旁的。我們今

(註二一八) Thrace 為古希臘地，今則為保加利

亞和羅馬尼亞。譯者

(註二一九) 希臘原始的名字。譯者

天墨西哥內耶蘇教化了底紅皮人，祕密敬奉他們的古代神靈，就是這樣。

這些信仰所奉底神，其性別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他們所敬奉的，幾乎常常是一個女神。假如在那些女神左右看見了一個男神，那也是被置於從屬地位的。在這些祕密神教信奉底女神旁邊底男神像，列於第二位；並且爲得着容許，他都必需帶女性底性質。所以荒誕傳說的頌詞是給予第阿里梭和亞多尼這兩種性別的。我們所有底亞細亞的古代錢幣，上面畫底熱斯有一個大奶，並且手上帶了許多女人用底金鐲子。這比之於在『伊里亞得』中底熱斯，是如何的降格啊！

這些女神底來源是不可知的，人們說她們是“由她們自己生出來的”。然而在阿蘭浦底官家神道，則是由已知的父母所生；並且都會長大和生活於地上，如簡單的人一樣。開始那幾世紀底耶蘇教徒，譏笑這種有人間根源底神，而沒有想到耶蘇也是生長於地上的。得麥特，地母（Terre-mère），

神母，如埃西列所呼底萬有之母，都爲實行於伊阿尼，西克拿得(Cyclades)，大希臘(如米列[Milet]，愛非斯[Ephèse]，亞卜得爾[Abdère]，巴洛[Paros]，亞摩爾哥[Amorgos]，得洛[Delos]，米底列納[Mytiline]，等等)之諸城中祕密信仰底一個女神。她的聲名在距離雅典十六軒底古代小村埃勒西(Eleusis)，達到了最高的頂點。根據波沙利亞所敘底一個傳說(I, § 38)，埃勒西底居民，在有史以前的時代裏，曾經以武裝反對哀勒克得(Erecthée)，雅典人底王宮(basileus)，保護得麥特底祭祀，即是爲父系家長的英雄們，熱斯底尊崇者所廢止的。男人對這些祭祀是除外的，只有一個女教士指導，只有她一人才能供奉犧牲，熟悉那些儀式。她這種權力，到後來以一個希臘男教士爲其副手時，仍然保存着。婦人們單獨參加得摩佛里(Thesmophories)。她們在祭祀前好幾天就要準備，齋戒沐浴，並禁絕一切性的接近。她們爲圖清潔，要除去男性的污染，遂坐臥於某幾種植物之

上，在那幾種植物裏，據赫西夏（Hesychius）所舉出的，有雄桂樹和蒜。第二日，她們赤足步行於二輪車後，這車子是載着許多神怪的的象徵從雅典動身到埃勒西去的。到後來才增加一些新的儀式，允許男子參與。

這些復興的宗教，都有一個女神爲其最高的神，所以居於父系家長以前的時代，那時底婦人和男子原是生活於平等基礎上的。野蠻人爲着道德底目的輸入於其共同團體中底兩性區別，爲職務底專門化所維持，所加緊，至於到了性底對抗。這種對抗，有時竟採取武裝鬥爭底形式，而且由分明的語言，神性，和宗教，表現出來。每一性有牠的祕密的祭祀：參與了不屬於他自己的性底宗教儀式這種不謹慎的事，便冒了被置於死底危險，假使發現底話。據神話的故事，班得（Penthée）曾經藏匿在一根樹上，去窺伺太白的婦人在巴爾拉士（Parnasse 註二三〇）山上所舉行之底阿尼西亞格的（dionysi

（註二三〇） 在古希臘境內。譯者

agues註二三一) 儀式。女性的宗教，在父系族長制度建立之後被廢止了，便落於衰微的狀態，或者僅僅是為生活在父系制的家族以外底婦人保存於最大的神祕之中。『伊里亞得』敘述父系制諸英雄底武功裏，就沒有提及牠們，牠不會給諸神中之最大的女性神得麥特以位置，並且牠縱然列舉了赫拉和亞得拿，然而牠會很小心地指明了她們都是屈服於熱斯這位阿蘭蒲之父系族長底權力之下的。崇拜女性神靈底宗教，歷史學家指明牠們再與於伊阿尼底商業和工業城市中的，不是一個戰勝的種族底宗教，乃是一個受壓服的性底宗教。如果神話學者底埃及和特拉士中找出了與牠們相類似底宗教，那就由於在這兩個地方中底母系制度時代底風俗還繼續存在於牠們重新出現底時候底原故。(註二三二)

(註二三一) 第阿尼西亞格是第阿尼梭底形容字，底阿尼梭是希臘名字，在羅馬人名之為巴克許，即酒神，為猶比得之子——譯者。

(註二三二) 以下二、三兩節，原是與本節合成一

二

經濟，社會之變動與民主的宗教

牠們之復興，提出了一個很有重大關係底歷史問題，這是歷史家和哲學家們所不注意的，他們只關心於歷史上底偉人和政治事變。爲甚麼野蠻時代底宗教很明確地重行出現於伊阿尼那些最發達的城市裏，成爲科學，哲學，藝術，和吟咏的詩，傑出的個人主義的詩——這種詩是承繼已衰落而不用底敘事詩而起的，敘事詩都是歷史的，宗教的和實踐的智識之節略，有利於英雄時代底男子們——之最初的搖籃呢？(註二二三)

產出此等意識現象底城市，都是商業的和工

節的。譯者

(註二二三) 魏克士·柏拉爾先生 (M. Victor Berard) 在一九〇二年底『腓尼基人與阿底塞』中，證明荷馬的詩充滿了對於地中海的流盜和灘邊營業的人之

業的地方，並且這是因為商業和工業在那裏發榮滋長，勝過了意識現象，牠們引入合法的貨幣底使用，有了担保的重量和足色(含金銀成分之意——譯者)(註二三四)，而且為政權和財產底占有之流血的與不斷的鬥爭把牠們破壞了。人們只有具備着古代城市組織底觀念，才能懂得由商品底生產交

有用的指教。這是很確切的，幾乎個個字都在描寫近代水兵航海的教育。

(註二三四) 人們具有之最古的錢幣，從七世紀起。第一次的金子和銀子底錢，是由李第耶 (Lydie) 王鑄成的，在埃惹納島中，為一種盾牌的體式。米列，愛非斯和福塞 (Phocée) 底希臘人，奪取了這種新事業，而造出金和合金底錢塊。在以前，當作交換方法使用的，是火藥，不規則的鐵桿片段，瑣，銅，銀，金和合金底薄片，所謂金是一種金銀的合體。這是在埃及和先前的亞細亞底城市中那些記載到此等元寶既是有確切而一定的重量底銘刻書寫真發覺出來的。

換所發生出來底騷亂。

當半開化人在一個地方居定了時，他們對於本地土人就要驅逐，殺害，或者壓服他們，而佔領其土地，分配於各家族，並由各家族底首領組成元老會議，負管理城市之責，外國人沒有權利在那裏居留，要居留至少須操有一行職業。並且他們只能寄居在城市底極邊，不能成爲所住房屋底所有主；就是他們有了幾世代都在那裏工作和貿易，也是一樣的。土地只能由建立這城市底家族占有，因爲牠的占有是要給予占有者以政治權的。那些外來人（工匠，工業家和商業家）不是土地的所有主，常常是寄居底外國人，沒有政治權利。外來人之自行登記入市民底冊子上面，有了政治權利的，如果發現，在柏麗克列時代，就賣到雅典去當奴隸，不論他們的人數和財富如何，就是在成爲商業和工業的城市裏，他們的政治權利也是被剝奪的。布呂大格說，在哀畢多爾（Epidauró）這個最繁盛的城市裏，全部市民團在好久的時間中，都不過是由一八〇

人組成的(『希臘問題』,一);亞里士多得說,在赫拉克列(Héracléo)底數目,還要少些。

占有土地和統治城市底家族,構成爲一個貴族的階級。除開某些由外國工匠製造或由搶劫來供給底物品以外,牠們在牠們的土地上生產凡爲其成員所需要底一切。這時,搶劫是族長英雄們最大的事業:亞爾哥洛特(Argonautes 註二三五)底遠征,和特洛瓦底戰爭,都是些搶劫底事業。一個城市底富裕,卽是那城市底英雄貪慾底表明。斯克利葉曼(Schlieman)曾在特洛瓦實行過底探掘中,發現三次火災之剩餘的痕跡,這在『阿底塞』所說及的,算是第二次了。

對於城市底保護神所行之正式的祭祀,外來人是被除外的。狹小的偏見,是父系族長制時代底特徵之一。每一個家族,每一個城市,也是如此,有

(註二三五) 希臘神話中底希臘英雄,數約五十。

牠的特別的神，和特別的宗教儀式。雅典底工匠，在牠極盛的時代，也只有一個小小的寺廟在巴爾得龍（Parthénon）西方底亞克洛波列（Acropole 註二
三六）上面，奉獻着 *Aoeva eoγavn*，六工匠底第一女神亞得拿。縱使允許外國人列像於巴拉得勒（Parathénées），參加一切雅典人民都有份底迎聖典禮，他們也站在最低下的行列。他們的女兒，用洋傘遮那些帶着裝金粟搖籃底市民底女子，他們的婦人搬運水饋，而男子則划着小船，這大概是在約束他們，使其供給和武裝都照他們的最末一位。

在古代，外國人是仇敵，因而工匠，工業家和商業家都當做仇敵待遇。禁止他們攜帶武器，對於奴隸也是爲此。貴族的家族保留城市底防衛於自己，如同一種特權。但是自從商店和工場底賤民致富以後，便在贖償底形式之下，苛以重稅，用來作

（註二三六）亞克洛波列爲古希臘底重城，在高

一五〇步處岩石上。譯者

艦隊底，陸軍底，公衆節日底和在懶惰中底貧窮市民底供俸等等用費。

當着，在那些變成了商業的和工業的活動中心底城市裏，外來人底數目和財富都增加起來，形成爲一個強有力的民主主義階級，能够進行平分政權底政治鬥爭時，貴族階級却反爲戰爭所斷送，爲內部衝突所毀滅，而衰弱貧困起來。

存在於paterfamilias統治權之下底家政，已經解體，並且爲使他們之間每個人都有一塊土地底緣故，遂把父系家族之不能讓渡的產業，分得零碎的了。這種細分，廢除土地財產之不能讓渡性，因而其結果遂使土地集中在某些“高出一切和小視一切的家族”手裏。所以猶太人的雅威，發出他那非常激烈的憤怒，反對這些家族，因爲“牠們的屋子是毗鄰相接，田地則阡陌相連，以至牠們的成員變成唯一居住那地方底居民，除開他們沒有別人的樣子了”（註二三七）。那些破產的人，確是原來

（註二三六）『伊沙耶』（Isaie），五章，八節。

屬於貴族，然而在失掉他們的土地底原因上就同時失掉了他們的市民權利。他們成爲一種饑餓的和鬧事的平民，在他們看來，勞働是減低身價底事情。國家於是不得不維持他們：牠給予他們以公民的薪棒，使得列席於處理公共事務和裁判私人訴訟底全體會議。這種習慣，據亞里士多得說，是普遍存在於一切民主國家內的。人們要常常分配生活品及銀子給他們，把奉獻諸神祭台上底祭品之動物肉送給他們，由富人出錢給他們組織公宴。這種貴族很多的鬥爭，都與小小的商店和作坊底賤民連合一致，以推翻貴族政府而代以民主政治。當叛亂告成功時，民主派也就廢除債務，剝奪富人之所有，而放逐他們之不會被殺害的人於遠方，互相分配他們的財產，而舉出一個暴君來防衛和保守他們取得底勝利品。這個暴君就獎勵工業和商業底發展，以求滿足有產者，並且供給養活窮市民底財源。柏麗克列更至於給他們底銀子，以作爲進戲院底費用。但是那些戰敗的而且被驅逐的

貴族們，又與自己城市底敵人同盟，從充軍那裏跑回來，而且又以他們的協力，推翻暴君，屠殺民主派的首領，恢復起少數貴族底寡頭政府。於是內亂不久又重新開始了，因為牠沒有可能放逐那些窮人，工匠，工業家和商業家(註二三八)

然而在這裏，是從這些經濟的事變及其所產生底政治鬥爭底環境中，才在工商業的城市裏生長了科學，哲學，詩歌和藝術；而且發酵了民主主

(註二三八) 法國的革命，這個民主派與貴族底階級鬥爭，是古代城市底內部鬥爭所變形出來之重演的一幕，不過在範圍上擴大到一個民族而已。貴冑家庭底少年與有產階級對於推翻貴族的政府，霸占爵位和教堂，而分他們的財產，有共同的利益。革命黨人自願置於暴主波拉巴爾特 (Bonaparte) 底保護之下，以保持強掠來底財產和奪取得底政權，正當貴族與外國的仇敵聯盟，來重新奪回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特權時。英國的革命也是一樣地經過那些形態。

義的宗教之元素，在蘊釀底那幾世紀以後，遂完全成熟了，要代替貴族的偶像神教這一正式的信仰。歷史學者對於這些經濟現象和政治動亂，不是完全無知，便是很少注意，以為沒有甚麼重要，所以他們不能明確地說出古代社會底解體，蘇克拉底和柏拉圖的哲人派之代自然哲學而起，偶像教底告終，和耶蘇教底來臨。這些重大的歷史事變，對於他們是不可解的；他們不去找尋那些事變底原因；及到他們去找尋底時候，也只是扯在瑣碎無益的原因上面，而且甚麼都沒有說明的解釋。因此，一部分人只是在最初的耶蘇教徒後面跟着說偶像教底毀滅，和耶蘇教底產生與勝利，都是上帝所做出來底事業；而另一部分人，以純理性哲學自誇的，則歸耶蘇教底根源於猶太人的一神教，其實猶太人雖不崇拜其敵人底神，然而絕不是一神教徒，他們相信諸神底存在與他們的雅威底存在，一樣的確定。其次，這是重重地減少了耶蘇教底特性，說他不過是一個一神教的宗教而已，既然他是

由三個有分別的神構成三位一體的神，這就尤其是不正確的了。

藝術家，詩人和哲學家對於古代城市底內戰，都是參加了的。希臘的格言詩，可以歌唱的詩，和戲齣詩，通同浸潤於這種情形之中，哲學也帶了牠們的痕跡。一切都生於內部的不和；——戰爭是一切事件底母親和主宰，赫拉克利特說：昂伯多克列(Empédocle)亦聲言愛與恨為組織紛亂底原動力。詭辯派之心靈的和邪妄的批評，把一切都拿來討論，而且破壞了建立得頂好的概念，就是經濟變化在社會狀態，階級關係，與人底關係中所生底擾亂之在精神裏底反映。這是要在曾經推翻了家族制度和社會制度，私的德行和公的德行之經濟事變和政治危機底紛亂上去探求，人才能從父系制度家族底殘廢物裏，發覺靈魂自從出氏族共產主義社會就被奪去了底原因。請看我們怎樣去尋獲他吧。

三

工匠,商人底宗教與靈魂底民主化

當結合在父系族長權力之下底家政解體時，家族便縮小到牠的有產者形式最小限度，只包含父親，母親，和小孩等人。自然，這種立足於小基礎上底家族，其每個 paterfamilias 願意完全仿照那爲他昔日曾搖動其羈韁而因此也一樣占有一個死後還生活着之靈魂之父系家族底首領；並且因爲每個男孩都在他的輪子上要當家族底父親，所以從他的生時起，便具備了一個靈魂。由這種方式，就使所有的男子都賦得有不死的靈魂了。

繁殖於城市而在其中產生此等革命底外來人（工匠，工業家和商業家），不能在宗法的圖樣上組織他們的家族，因爲他們沒有變成土地所有者底權利，他們不能獲得設置宗法家族於其上那種不可讓渡的產業。大約在他們中間，野蠻人底靈魂

觀念絕不是完全消滅了，他們用口頭的傳說保存這些原始時代底故事和紀念。給予這種假設以斤兩的，是靈魂觀念首先再生於他們繁殖他們的數量和擾亂他們的鬥爭那些城市中間，而赫雪得在此就引證得有不同於『伊里亞得』所說底靈魂之一外教傳說。因為赫雪得是一個外國人底兒子，他自己懂得這個，他的父親是為經商底緣故從居麥(Cumes 註二三九)來到亞斯克拉(Askra)的，這是卑阿底(Béotie)底城，在那裏並不會具有市民權利。及他父親死後，他與他的弟兄比塞(Persée)便分有其父底財產。這一事實，唯一的就證明他沒有生活在父系族長的家族制度之下，因為這個制度是不允許人如此分配財產的。有人以為他與貴族發生糾葛，而退隱於阿爾果諾麥(Orchonomène)，其後就死在那裏。斯巴達人對於他，只有一種小小

(註二三九) 在意大利南邊，為古希臘底殖民地。

譯者

的尊重，稱他爲工匠底詩人。他把工匠底宗教傳說描寫出來，而不及於父系族長的英雄那些傳說，如『伊里亞得』之所爲。他是說靈魂無住所底第一個詩人，據他說靈魂在數目上有三萬，都遊行於地上，如同野蠻人的時代一樣。“牠們以空氣爲衣服……；牠們是死者底看護者，監視訴訟和壞的行動……，牠們是財富底分配者”。這些作用就使牠們成爲工匠和商家底保護人了。

這些復興的宗教（如加比爾，哥里板特，衣登的打克第列〔Dactyles idéens〕底祕密神教等），多數是工匠和水手底宗教。牠們的神靈與金屬底工作和某些工具底製造有關係，根據波沙利亞底話，加比爾被稱爲大神，θεοῦ μεγάλου。認赫費斯多爲父親和主人，而赫費斯多是鍊鉄者，造鎖匠，造軍器者和小木匠底神，赫斯和宗法族長的神容納他在阿蘭浦住，正如人間的宗法族長因爲要工匠服務底原因，遂寬容工匠在他們的小村中住一樣。加比爾們在蘭羅（Lemnos註二四〇）保有得拿野

(Tenailles) Καο xivo: 底名稱。他們戴着尖尖帽，穿着工匠底長衫，短而無袖，右邊脫開而赤袒其肩，這樣的表現，完全同於赫費斯多。他們中間有一個叫做卡摩(Kadmos)的，成爲腓尼基字母和古代希臘字母底發明者，所以人們把他發明的稱爲卡麥(Kadméennes)。據斯特拉邦(Strabon)說，從遠古以來，他們即被敬奉於特洛雅得(Troad: 註二四一)。腓尼基人把他們的像放在船頭上。他們的祭祀流行於古代的世界。近來有人在瑞士和愛爾蘭發現加比爾的壓邪之物。工匠被排除於正式宗教之外，所以不得不依他們的便利創造一些與他們的職業風俗有關係底神來，供他們的使用(註二四二)。加比爾和得西勒(Telchines)，與野蠻人

(註二四〇) 希臘底島，今名勒羅(Lemno)。譯

者

(註二四一) 小亞細亞底古地，其首都爲特洛瓦。

譯者

(註二四二) 中世紀底工匠，爲基督教所承認了

的鬼魂有極相類似底地方。他們能指揮種種物質元素，使天下雨，吹散並和緩一切暴風暴雨，保護收穫與畜羣等等。加比爾的熟習者（指弟子信徒之類——譯者）在頸子上帶有一個避邪的東西，這是保護他抵抗危險，特別是抵抗海裏危險的。耶蘇教徒的聖衣便是加比爾的遺跡。加比爾底祕密神教僅僅是開放給男子，然而後來在他們的熟悉者中間仍允許婦人和小孩來信奉。

這些被輕視，被壓迫，而無政治權利底工匠和商人，他們的宗教滋長於曖昧不明底狀態內。牠們分外地走到神祕祭儀底範圍之中去了，因為直到大的機械工業時代，手藝都是神祕性的，其實操作總有些職業上的秘密，對於世人則很忌妒地

的，亦因要有牠才便利於他們職業組織底需要。巴黎神學系在一六〇九年宣佈對瑣匠，鞋匠，裁縫，帽匠和製刀匠之同業組合的祭典，處以褻聖之罪，因為他們當着伴夥們之始業時，曾啟行了天主教底神聖儀式。

隱藏起來，而僅僅洩漏之於親信的熟悉者。他們的知識對於他們，是使其把別人所不能做出底工程得以完成的。工匠的工業底手藝，其手的技巧和做底知識原來有一個優越作用的，實在強固了人類精神對於宗教的神祕主義之偏見（註二四三）。

縱使工匠，水手和商人底祕密宗教，與女神底

（註二四三）柏爾得洛說，古代工匠很神祕地守着職業的祕密，以致爲要準備那由亞里士多得，蒲籍，韋特魯夫（Vitruve）所供給底金屬，和始於紀元二世紀之列得（Leyde 荷蘭底城——譯者）底蘆紙（蘆葦葉紙——譯者）底方法是非常底下的，遠不及從幾千年來那些工匠所具有之技術的知識，這可從我們用化學分析來鑒定，至少有六千年之古底沙爾得盟誓的小神像，和在耶蘇紀元前三十世紀底安得馬（Entema）銀瓶，可以看出。野蠻人用以代替磨光的石製工具和武器之銅製工具和武器，是一般地用砒霜來把牠弄堅硬的，這只是在十六世紀底抄本中才記載到這種合金。

神祕崇拜，在許多重要之點上，互不相同，然而牠們通同都有一個公共的信條，是在偶像教這個正式宗教底神學裏不能遇得着的：牠們承認所有男子都有一個靈魂，在個人死後還繼續生存着，而且牠們預許於其一切信從者以死後極樂的生活。具有一個靈魂和將來幸福生活底確信，是人們底希望和希冀，這不止從宗法家族裏出來的是如此，那從未度過宗法生活的，也是一樣。

這些信仰，因為牠們的儀式，神祕的宴飲和傳說，都是違反最古時代之精神的，只有用靈魂和死後生活底信仰，才能令人接受而期其普遍流行。如果女性神靈底神祕，在文學家，哲學家和富人方面，沒有見得時，是有別種理由的，這就是他們不樂於同工匠，水手，小店老板和加比爾崇拜以及其他同種類的崇拜底微賤之人，發生接觸。婦人在更遲一下，以多量的熱情來盡忠於耶蘇教底宣傳一事，應該歸之於原始女神之神祕信念底勝利，這使她們回憶她們在古代家族中底最高地位，並且這

個回憶，允許她們豫料那自若干世紀以來就重壓在她們身上之可怕的父權和夫權的羈軛之解放。歷史對於婦人在這個社會的和宗教的革新運動中底行動，却是啞的，默無聲息。但我們從詩人和哲學家之不公正而粗野的攻擊上，從柏拉圖在他的『法律』中所給於她們的家用祭具之禁止上，並從布呂打格在夫婦的教條中所加於她們之祕密敬奉女神和專務奇怪的祭儀之肯定上，都可以設想得出這件事實(革新運動——譯者)來。然而那些禁止似乎是沒有許多結果，因為有名的人呂西陽會說，“雅典婦人從她們的屋子裏出來，去祭奉底神靈，為男子們所沒有幸福認識其名字的：這便是些哥里亞得(Goliades)，日勒底里得(Genetyllides)，一個佛利惹(Phrygio)底女神，一個為牧者而慶祝其不幸的愛情底節日。其後就有了些祕密的創始，對於可疑的神祕，男子是被排斥的”。(『愛情(Des Amours)，§ 42)。這些崇拜，在牠們民衆化時，其儀式和祭禮就改變了，最後便失掉其原始的

意義，只保存着演劇的性質。克列曼·達·亞歷山大利(Clément d' Alexandrie)說，埃勒西底祕密底信奉者，不再知道別的，只是一個“神祕的戲劇”(註二四五)而已。

四

個人主義之產生與結果

靈魂底信仰，在野蠻人裏，本是從生理現象底錯誤解釋而來的，對於工商業城市底人，都是經濟現象強迫成底智識的需要。靈魂之於他們有很多的必要，才使他們發明靈魂底觀念。假使他們不會找出牠來，那就從神祕信仰底傳說裏，去借來使用，把牠重置於榮幸底地位。在這裏，要求一個

(註二四五) 埃勒西底祕密神教曾經使人費了很多的筆墨來討論牠。神話學者對於得麥特在布呂東(死者之神——譯者)強奪其女兒而供他的快樂時底哭泣；

解釋來說明牠對於英雄的道德和有產階級的道德在智慧上底使用。

在她的女兒返回她的家裏那幾日中，爲了這個而發底悲痛，都發揮成一種異常難解的意義。這些痛苦和快樂之劇，是母親失望底排演。至於宗法族長制度初期，女子由她的父親和她的弟兄出賣後，即用一種詭計和暴力將她強掳到她的丈夫家裏去住，爲了她的幸福，要安慰她時，就允許這個新嫁少女每年回娘家來住幾天。

大約埃勒西底女教士們，知道這些儀式底意義，對於有宗法制度以前的時代之古事和傳說底意義，也是知道的，因爲這只是她們才能告知並解釋給那般優秀的信徒們聽聽。她的曾經與埃西列供給了一些宗法族長制度引起底傳統，即他所錄入於其『蒲洛麥得』一書中的。並且她們還給柏拉圖供給了家族底特別形式，這就是他對於其共和國（第五編）一書裏底戰士，那說不置的。這種家族的組織，爲古代任何別的著作家所述及

宗法的家族，在生活於工商業中之新的有產階級長大於其旁邊時，便陸續解體起來，牠是氏族共產主義底一個殘餘。牠給牠的全體人員，無分於性別和年齡，都一致地保證他們的生活方法之安全。大家底安富尊榮，都繫於牠的昌盛。牠的收穫與畜羣，是為物質生活而準備的，牠的宗教的和歷史的傳統則供給他們的精神生活。每個人底個人性與家族的集合體相融合，以至於忘却自己，由家族而擴張到城市，都是如此，城市是由老人統治，即是由族長統治的。每個人在加勞作於土地時，都知道他的勞働是有益於他的；在為戰爭而出發上，他也知道他的勞瘁和死亡是有益於他的城市和家

過的，並不是空想主義哲學家底奇想，而是確切地記述了一種原始的家族形式，為摩爾甘所再發現，而這樣地在哈威（Hawai）土人之回憶中寫出來了。在那裏，這樣原始的家族形式，是在歐洲人把牠發現以前才消滅了沒有好久的。

族的。直到聚集於 paterfamilias 權力之下底家庭解體了時，這種家族的神智，爲全體人員所共同的，也就消滅了。每一個離開大家族而獨立存在底家庭，僅僅注意那縮到極小限度底成員：父親，母親和小孩。從宗法家族出來底男子，引起他的婦人和他的兒子，一齊落到有產者之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之中去同有產者一樣了，勞働不爲集體而爲個人。

工匠和有產者(商人和工業家)，只期望他們個人企業底成功，不像以前期望家族集體底安適，由血統或過繼而聯合起來底全體成員底安適。他們努力底目的，不是爲一個集體底繁榮，而是爲其個人底繁榮。一切福與禍，都是以個人底皮膚作界限。凡他所取得底享受就是幸福；凡他所忍受底不幸就是災禍。社會的輪軸轉移了，牠的支柱不是家族的集體和城市，而是個人。『舊約』中底『頌歌』，『箴言』，『傳道書』和『約伯』等篇，以不顧廉恥底教義和無可與比底力量，暴露了有產階級

之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這即在古代的世界裏，代替宗法制度之家族的自私自利那個東西。普羅大哥拉宣布人是一切事物底準繩這句希臘詭辯派底話，是有產階級哲學之最老實的和最深刻的表現。蘇克拉底告訴我們說，你要認識你自己，因為你只應該計算你一個人所享受之物質的和道德的幸福。管個人的安全而不管公衆的安全，是最高無上的法律。自我成爲道德底基礎。所以新道德的規條說，要把你之所欲於他人的加之於他人（亦可譯爲：以你之所欲於人者加諸人——譯者），雅典人以這種不合時代的錯誤說法，歸之於布支日士（Bouzigès），而修詞學者伊梭克拉特（Isocrate）則給以這樣的註釋：“不要把你之所不欲於他人者，加之於他人（或譯：不要把你所不願他人所給你底不快，加之於他人，或簡譯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譯者）……。要把你所欲於我之對你的尊重加之於他人（或譯：以你所欲於我之對你底尊重作爲你對他人底尊重——譯者）。”（註二四六）

耶蘇教並沒有帶來得有新的意見，只是取了雅典人的道德規條，說：“不要把人所加於你而爲你所不欲的加於人，愛你的鄰人如愛你自己”。我是一切事物底準繩，是萬有底法則。“我，是唯一無二的”，這句爲斯梯納 (Stirner) 所想像爲第一個公式的，是個人主義的有產者一切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底起點和終點。一切都應該供獻於我：並且爲了他自由的發展，必須把家族集體和城市所強加上底負擔給他解除。結婚和養兒，在宗法家族底男子，是神聖的義務。永遠忠實於不生兒子底婦人，對於先祖方面就是一個宗教的罪人。阿爾非教 (Orphisme) 是男性的祕密神教之一，牠在對抗女性的祕密神教上發展，而且徵集一些哲學家 and 文學家入教，便在根本的道德上豎立了貞潔，並賜教於未婚的男子。得謨克利特說，“一個婦人和一

(註二四六) (Hesychius · Βουζύργης, Isocrate)

ete Orat ad Nicom)

些小孩是防礙人底負擔”。未婚的男子應有與此相當底負擔，即國家應以重稅打擊未婚的男子，而且要標明他們是羞辱。對於城市底愛，即為城市而犧牲他們的時間，財產和生命的，至此遂歸於消滅了。哲學家 and 智者們，對於公衆的事務，祖國底防衛沒有關係，即委之於僱傭兵士（註二四七）。宗法時代雖狹隘而却濃厚和熱烈的愛國心，展開到有產者的四海一家主義，縱是寬大的，然空泛不切實，沒有道德可言。古時英雄的權利能够宣言外來人是仇敵，因為宗法制度底人是偕同工匠和奴隸在他們的土地上生產一切為他們所需要底東西的。但

（註二四七） 軍隊僅僅是由土地所有者享有他們的市民權利者來組成的，後來為僱傭兵所侵入了。德摩士台納說，在派遣去攻打阿朗日底軍隊，每一萬僱傭兵有四千市民，在色諾勒打勝非力普底軍隊，有二千雅典市民和得班市民，一萬五千僱傭兵。

是商品生產則要求工商業家在任何地方底人中，都只看見買主和賣主，因而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權利。這種權利把人安放在一個平等底基礎上，而且萌芽出人類友愛（一譯博愛——譯者）底觀念，如斯多亞派所宣稱的。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聯合宗法家族一切成員底友愛，雖是限於很少數的人中，然而牠是真實的和有效驗的，那吻合於交易性質的人道之有產階級底博愛，不過平常而且純粹口頭的罷了。

勞働與休息，豐裕與凶歉，幸福與禍災，在宗法的家族中，完全是共同的，完全由牠的成員來分當。從此以後就不然了，各人爲各人自己就成一切人底法則；每一個人守着他的財產爲他一己。他不同人家分享他的利益，而在他的失敗中也沒有人去幫助他；反之，他的經濟的破產倒恰恰有利於他的對手。各人爲各人自己達到底目的，便是全體反對全體底戰爭。但是在這安置於個人私有和商品生產上底新社會組織，無論那一個人底成功都不

與他的努力相合。這一部分人底成功就是另一部分人底失敗之所在。最無成功的不幸成了這一部分人底命運，而最足驕人的成就便是另一部分人底命運了。宗法家族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方法底平等，爲最相衝突之經濟的和社會的不平等所代替。於是有產階級社會把市民分開成爲富人與貧民的階級一事，不久就產生了。(註二四八)

五

社會生活與死後生活

命運的不公平，財產與社會地位底不平等，令人很活躍地感覺到，在過去之一家族組織和社會組織中是沒有這些東西的，而今却來迫令窮人和富人都有爲他們尋求弭補和報酬底必要。因爲在地

(註二四八) 本節與下之五，六，七三節原是相連

爲一節的。譯者

上找得這些東西是不可能的，所以把牠歸之於死後的生活，以為在那時種種狀況底平等重新御世，而且窮人也成為富人了。於是原始共產主義底黃金時代，遂在死者們底王國裏創造出來。但是如果野蠻人希望他的墳外生活是他的人間生活之美滿化的延長，那末生於有產階級社會底人重行發明死後的生活，就是在使人間生活所受底不公平和不合理得着彌補。所以如此遙遠和如此不確實的希望，有滿足精神底本性。這也同如次的情形一樣：正當着父系族長秩序底殘存者不相信將來的生活，如得阿尼和約伯，起來反抗命運底不公正，並使熱斯和雅威底正義成為問題時，祕密神教熟悉者，却保證了另一生活，以為他們的困難和痛苦將在其中得着補贖，遂聽天由命，感謝允諾他們那樣底得麥特和其他的神靈。

因此，人們須得具有一個在其死後尙能生活底靈魂，使新社會秩序變成易理解而可承受的。靈魂之於野蠻人，是一個生理的假設，而對於有產階

級則是一個社會的假設。那些祕密神教，因為宣言有靈魂底存在和保證將來的生活，所以能產生於所有的城市之中，而得着如許熱情的祕密的祭祀。牠們的神靈是把阿蘭浦底神譏貶在第三位的。伊梭克拉特說：“得麥特賞賜人們兩種比較諸神（指前句阿蘭浦底神——譯者）所能給人們的還做，得更為美好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所永世不忘的那足以提高我們的生活離開畜類狀況之上底農業，和那不僅在生活之末日而且還在全部時間過程中都能給以最甘美的保證之祕密神教”（註二四九）。將來生活底幸福有最不可估量的價格。梭佛克列（Sophocle）說：“啊！有三倍的幸福，人類，在瞻視了埃勒西底神祕教之神聖的祭儀以後，將來才能到哈得斯裏面去，因為只有對於他們，生活在下層世界裏才是可能的；對於其他的人，那就只能有痛苦了”。柏拉圖冒險地加以詳細的說明：“米惹（Musée）和他的兒子引道行合正義底人們到哈得

（註二四九）『巴納日里格』（Panegyrique），VI。

斯裏去，並且使他們參與百花飾滿底聖餐，從此他們在那裏過其生涯於永遠的迷醉之中了”。（『共和國』）。這是一個精細的心靈學家從醉迷之中造成的至大之善。民衆利益派的雅威，用伊沙野預言家底口吻叫喚道：“猶大底人民，你們的死者必要復活，我的肉體也是一樣的要再生，他們將會復活的。你們隨勝利底歌聲覺醒起來，住在地下底你們，那使草發芽底甘露會使你們的骨骸萌芽滋長，而土地會把牠的死者交出的……。我卽上帝，我將創造新的天和新的地……。你們要永遠享受我所創造的，因為在這裏我將造一個耶露撒冷，其中只有歡樂，而人民也是除快活以外沒有別的的。”埃及人底靈魂，到伊西士底中心就消失了，牠卽變成阿西利（Osiris），這卽是說變成了神。靈魂之神化，如同野蠻時代一樣重行出現。格言詩人福西利得（Phocylide）曾確定地說：“在我們離開我們人間的軀殼以後，我們便成爲神了，因為不死的和不腐化的靈魂，寄居在我們身中底緣故。”

——“幸福的和十分幸福的人，你能變成爲神”，是在意大利底柏梯里亞（Petilia）墓碑上寫出來的，爲耶蘇紀元前第四紀底碑銘。另一個碑銘說死是件好事：“啊！這是一個美好的神祕教（埃勒西底神祕教），牠給我們帶來了很幸福的神，對於人，死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對於死底熱情，不僅是碑文上的公式，而且是一種狂迷，驅人到自殺之路。生命這件事，在『伊里亞得』中是最貴重的善，只有如得阿尼和傳道書派這般厭世主義的有產者才肯定爲空幻中之空幻底欺騙和困苦。梭福克列說：“善底第一位是不生於世，第二位才是盡可能的早死”。哲學家克勒翁布洛特·達·昂布拉謝（Cléombrote d' Ambracie）爲要以一跳而能達到未來的生活，竟自行墮塔而死。赫日西亞·達·西里納（Hégesias de Cyrène），綽號 $\pi\epsilon\iota\sigma\theta\acute{\alpha}\nu\alpha\tau\omicron\varsigma$ ，即是以死向人誇詡底人，他是專門以死比生爲更好來教育人底職業家。他的弟子中之自殺的，爲數極大，以致使普多列梅·菲拉得爾福（Ptolémée Philade-

Iphe) 封閉他的學校，禁止他在亞歷山大那裏教書。(註二五〇)

六

靈魂底物質論

哲學家們，閉着雙眼而無所討論地接受了野蠻人底發明，以致令民主主義的羣衆重新把牠迎進來，從事探究這個已經賦予了許多基礎底靈魂底本質。德模克利特以一種微細的，圓而且光滑，如火這種最活動的原子一樣底原子，來構成靈魂；一切生命現象都是從牠們之足以動搖全身底運動而來的。在赫拉克里特，以一切都因牠而變化和一切都因牠而終結底火，為全體原素底本質，滋養

(註二五〇) 『伊沙野』(Isaie 為猶太四大預言家

之第一：伊沙野(Isaie)所作 —— 譯者)，XXVI, 19;

LXV, 18。

生長底根源，繼續不斷地流通於宇宙底一切部分，自然他就不能阻止人以火爲靈魂底本質。火可以爲狂熱所約束，爲水所熄滅。以致淹死底人竟然有肉體的和靈魂的兩次死亡。這種奇怪的觀念曾經流行在耶蘇教徒的文人中間。教主西勒西雅敘述他在海上爲風浪所驚駭，使其感受痛苦。

哲學家們之於具有靈魂表現得十分的倨傲，以致他們輕視肉體，如像後來底耶蘇教徒之所爲一樣。在赫拉克里特，肉體是一種無力氣的和不動的堆積，自靈魂離開牠了以後，便成爲一個討厭的東西，如糞土一般。在愛比沙爾穆(Epicharme)，靈魂完盡了肉體底一切作用，因此，這是可以從眼簾外看見的。歐利比得(Euripide)，抄襲阿爾非教底精氣的觀念，以爲只能在人中看見靈魂：“肉體是一個不屬於我們底財產，所謂活着，就是我們居住在牠中間，死了，便應該歸之於曾經養活牠底地”；於是這“聯合於不死的精氣底靈魂，保存着一個决不死亡底感情”。威爾日列(Virgile)在牠

根源上給了這些指教：人和動物底靈魂，是從那透入於天，地，汪洋大海，發光的月球，太陽和列星而加以維持使之生和使之死，並且旋轉於太陽周圍又與世間的肉體接觸底元質而來的，牠們（指靈魂——譯者）是富於感動性的，成為情慾和嗜好底擔攬物，而應該是在死後才回復其衰敗的（註二五一）。

德模克利特，以原子組成靈魂，而赫拉克里特則給靈魂底性質，都在使靈魂成為可以感覺的和物質的東西。柏拉圖從一切物質方面，把牠清潔化，純淨化，使其永遠不死；且先於一切事物而存在。然而，這一很少物質底靈魂，都是感覺的嗜好，情慾和理性底根由；而且為使牠完盡這三種作用，把牠切成三段，分別地位置於肉體內之不同的部分。最下等的那一段，專司感覺的慾望，居住在肚

（註二五一）【埃利達】(Eneide, 威爾日利底敘事

特——譯者)，VI, 724 S99。

子這個“小酒店，祕密廁所底空間和混亂奢侈底旅館”內面。中等的一段，自縱於忿怒和噪亂的情慾，滯留於心中。最高貴的那段，住在頭裏，牠是精神，唯一的具有推理底能力，得由辯證法來增進至於最高真理底知覺，只有牠是不可死滅的。牠支配其餘那兩個，主宰嗜好和情慾，使其必需趨於諧和，健康，和人類底力量。

在古代世界中，靈魂觀念復醒之時，有很長的時間，以致野蠻人無意識地用以創造那種觀念過程底回憶，完全喪失了。哲學家以為給牠以一個誕生底摘錄，是屬於他們底責任。但是他們解釋牠的存在不藉助於自然的現象，如野蠻人在想像牠時之所為，而求助於純粹的理性，由牠自己的力量追溯到牠的根源，即牠存在於神底狀態的，這個神底觀念之全部造成，已經達到某種程度了。神底觀念，在野蠻人的意象形態裏，是靈魂觀念進化到若干達到點之一，而哲學家們却推翻那個程序，以神底觀念為心靈主義意象學和柏拉圖派詭辯者之靈

魂理論底出發點。

民主主義的大眾對於哲學家之苦心編纂是完全無知的，即使他們認識了，也不加注意。他們很誠實地和不拘形式地重行採取野蠻人底觀念。他們給肉體以「重我」，便於隨意離開肉體而復歸舊主，並在死後繼續生存。這如平常一樣，哲學家結果總是接受了大眾所想像的，即他們妄想來引導底大眾底觀念。呂克勒士 (Lucretéce) 說：“當四肢歸於睡眠而軟弱無力時，當身體休息僵臥於昏沉而無感覺時，在我們中有另外的我們自己，est aliud tamen in nobis，煽動起千數的運動” (註二五二)。畢達哥爾派的赫摩梯閔·達·克拉佐麥納 (Hermetimus de Clazomène)，對於亞里士多得所論到的，曾在亞拉克沙哥拉以前，肯定精神是一切底原因，而說他的靈魂離開他到遠處

(註二五二) 『事物底本性』(De la nat. rer.)，VII，

去找新體；他的仇人，爲欲結束這些遊蕩行爲，當這些追覆曲之一底時間，就燒毀了他的身體。在阿巨士特時代，一個著名的法學家拿伯翁 (Labéon) 講兩個人死在同天底靈魂，相遇於十字街頭，接得回到他們屍體上去底命令，遂都復活了。他們相誓結成一種十全十美的友誼，其長久要“直到他們將來重新死去底日子爲止”。聖·阿巨士坦在這個問題上，與野蠻人，凡俗的人，和哲學家，有同樣的意見，他引出拿伯翁底歷史，來論證肉體底復活，許給一般耶蘇教徒(註二五三)。

民主主義的大衆，決不希望洗刷去靈魂底一切物質，反之，他們恰恰願意具有一個物質的靈魂，好在將來的生活中享受他被斷送於世間，而爲祕密神教所見許於其信奉者底快樂。死後的住所爲野蠻人所發明且盡其可能加以裝飾的，至此

(註二五三) De Civ. Dei (大約是『上帝之城』)

——譯者，XXII, § 26

又成爲新的了。威爾日列曾把流行的意見再加以摸擬，他曾到愛勒（*Enée*）參觀這個幸福的居留地，看見多福者底靈魂在車馬底環繞之中，練習無損害的鬥爭於柔和的戰場上，並愉快地燕飲。
(註二五四)

七

個人主義時代底靈魂

宗法族長時代底人，因爲他們只許 *paterfamilias* 有具有靈魂底特權，所以只有少數的人才安居於死後的住所而受供養。他們能够沒有困難地搬移他們到家族的墳墓中或家神的祠堂 (*lararium*) 去，——這是位於族長住所最隱僻部份底房間，羅馬人之先祖底骨灰蠟像，*lares familiaris*，就放在這裏，並且每天去給他們供獻食物。現在，所有的人都被許有一個靈魂，因而最大多數的人也沒有家

(註二五四) 『埃利達』，VI, 678sq.

族的墳塋，也沒具有財產於日光所照之中，便使人感覺到處置並供養這衆多而又不斷增加之靈魂底困難了。解決這個問題底辦法，就是把他們遣置於城市以外底墓地之中去，如像野蠻人所做的一樣，遣送他們到山頂上和隱僻的地方，爲他們所小心避免的。羅馬人爲了要保證牠們安靜地住在那裏，時時給牠們送些供品，而在每年五月三天中殺牲致祭，在那些日子以內，把寺廟關起來，不許神去參加，專門敬奉死者底靈魂。但是那些靈魂呢？或者不滿足在公衆墳墓居住，或者感覺飲食不充分，遂到處遊盪，麻煩活人，如像野蠻人的鬼魂在墳外天堂發明以前底情形一樣。地上繁殖了游離的靈魂，其數量與惡害，不停止地增加起來。

哲學家 and 愚昧者，多神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一致同意地承認空氣爲流氓式的靈魂所攪壞，而這些流氓式的靈魂是使人們得着恐怖，疾病，損害，和災禍底原因。“在一大羣人中，他們不是有的在黑夜，有的在白日遇着鬼嗎？一個呂西陽底哲學家

這樣的問。曾經看見牠，不僅一次了，而是十次，千次。開始之時，我是很害怕的；現在我對於這個是很習慣了，竟到再沒有更尋常於這事底地位，尤其是從一個亞拉伯人將那從受斬刑而死底十字架上取來底鐵製鏈環給我們看了，並教我一個爲很多字所組成底邪術公式以後”。(註二五五) 聖·日洛木註解哀佛斯的(Ephesiens) 聖經篇章小節 (II, 2, VI, 12), 其中便記有聖·保羅說及“存在於空氣中底惡鬼”底事。他說聖教會底博士們，以爲空氣是充滿了作惡的鬼，plenus est contrarius spiritibus,『福音』則記載耶蘇和使徒之醫好病人是在驅逐居住於他們身體中底惡魔(註二五六)。但是聖教會底博士們，耶蘇及其使徒底惡鬼不能說是叛逆的天使，因爲上帝“曾經加牠們以黑暗底鎖鍊，而

(註二五五) 『無信仰』(L' Incrédule), § 17

(註二五六) 『馬太福音』(Saint Mathieu), 九章

三二節, 一一章一八節, 一二章二二節, 一七章一五節,

幽閉之於地獄中間”，如像赫斯曾經把與牠作戰底梯丹們底鬼加以監禁一樣；他們實在是死者底游魂。基督教的魔鬼論不過是多神教魔鬼論底續篇罷了，而多神教的魔鬼論又不過是野蠻人魔鬼論底模寫罷了，其不同的，只在爲合於後來進步的民主主義文化之水平綫而有底修正和增加。柏拉圖專注意於利用這一大羣混雜的鬼魂。他對於每一個人都付予一個鬼魂來伴他過活一生，而在死後則引之入哈得斯。因爲有很多飄流無歸的靈魂，別的一些哲學家就給每個人準備兩個鬼魂，一善一惡，供他應用。耶蘇教徒，依照他們的習慣，剽竊柏拉圖學派哲學這些天使底觀念來供個人底使用。

『馬可福音』(Saint Marc)，一章二三節，九章一七節。

『路加福音』(Saint Luke)，四章三三節，七章三三節，

八章二七節，九章三九節，一三章一一節；『約翰福音』

(Saint Jean)，一〇章二〇節；『使徒行傳』一六章一六

節，一九章一三節，等等。

亞比勒 (Apollée) 依照他的師傅 柏拉圖底模樣，很謹嚴地研究擾亂空氣之鬼魂底風俗，他知道“牠們亦為那與人一樣的情慾所煽動，牠們愛光榮，無禮則足以激怒牠們，供獻祭品則可以使牠們解頤而歸於平息”。基督教徒相信好吃是牠們的主要罪惡，牠們之鑽進人底身體中來，也無非是在為要取得食料以自養，牠們只有在吃齋禁食時，才離開人底肉體而去。

哲學家們想，耶穌和使徒亦如此想，人們能够把那些活着而無住居底靈魂使之寄居在動物裏面去。柏拉圖和他的弟子們就是把靈魂如此這般的心魂化，而令牠搬移到獸類身上去。但是這個哲學留給人類靈魂之畜類的前途，是不能適合於人民底本性的，因為人民對於靈魂有更高的奢望，輪迴仍是為他們所計算着的。他們為要使人民滿足，就不得不批評靈魂，波耳非爾雖然是柏拉圖派，也覺得移住到動物中去之不適當，因為這將至於使一個兒子騎上那與他母親靈魂相組合底牝驢身上。

聖·阿巨士坦抗辯道，假使把移住在其他一個婦人身體中，她的兒子將能同她通姦起來，這更會令人 Shocking (震駭——譯者)了。

很幸福的，就是復興於地中海沿邊民族底神祕信仰，曾經保存了死後住所底觀念，這是野蠻人發明起來爲了解脫苦惱活入底鬼魂的。這種發明是很有結果的，例如『伊里亞得』裏頭，就使牠不再提及苦惱人底鬼魂，而且死者靈魂之拜訪活人，只是在要求從速舉行葬儀和報知他們當葬儀舉行之後，牠們將不再離開墳的居住地了。這僅僅在『阿底塞』裏才又開始說到這些鬼魂：『阿底塞』中底重要人物雖然爲『伊里亞得』中底戰士之一，但是牠（指『阿底塞』——譯者）處於另外一個環境，和另外一個時代，有另外一些風俗和另外一些觀念（註二五七）。祕密神敬重引入野蠻人底死後住所，

（註二五七）『阿底塞』是地中海的航海盜和航海者底詩；然而『伊里亞得』則是宗法族長的英雄底詩。

和他們開放死後住所於部族全體成員底觀念，牠們允許一切信奉者不論是有功績於牠們的或無功績於牠們的，都得入天堂。但是對於那不信奉的大多數人則採閉關政策，不許進去。這樣的情形，當然會使公正的人不滿意。布呂打格引證底第阿日列(Diogenes)說：“強盜巴得雄(Patroclos)，因為他是埃勒西神祕教的信奉者，將來在他死後是如何地要比愛巴米龍大(Epaminondas)更幸福啊！”

希臘拉丁的世界之德謨克拉西文化，完全是

阿底塞底語言裏面配置了許多具抽象意義底字，並且有一大批術語來表示那些由精神創造出來底東西，這是智識更加發展之不可否認的象徵。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出別的一種神靈底見解。『伊里亞得』裏頭底神，與人的分別甚少。他們參加人們的鬥爭，為人間的問題，在牠們之間也互相打仗。在『阿底塞』裏頭底神則是很高貴的，以致人不敢再同牠們較量，而且是很遠地離開人，簡直不再干與他們的鬥爭了。

重行採取了野蠻人底靈魂意識，爲要使之適應於建築在個人私有和商品生產之新的條件，這是應該要拿來加以改變的。

第五章

地獄底發明

—

地獄思想與階級爭鬥

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發生在工業的和商業的城市裏頭，所以不以採取野蠻人底靈魂意識爲滿足，遂發明地獄來完足牠，——地獄這個東西在那沒有與開化人民接觸過底野蠻人和半開化人的

民族裏面，是連痕跡都找不出來的。

我們只能在耶蘇紀元前幾世紀才看見有生前犯罪那種拷問場所底思想，被人梗概地描寫出來。希臘神話中底大爾達爾，位置於哈得斯底下面，有鉄門口，鉄闕，日光不能照及其中，是即為柏拉圖派的哲學和耶穌派的宗教所利用以製造其所謂地獄的。這種大爾達爾是一個地下的監牢，如像在宗法族長的住宅中可以找出那用以監禁不服從和背叛 *paterfamilias* 權力之人一類底東西。事實上，熱斯監禁拒絕服從其統治之克洛諾和梯丹，就在這樣的監牢中間。用以科罰哈得斯中底西喜佛 (Sisyphé) 和丹大列 (Tantale)，及在高加索山上之蒲洛麥得這些懲戒，都帶有一種個人報復底性質；熱斯之拷問他們，是因為他們曾經觸犯了他。

產生報復刑之法律底報仇行為，對於野蠻人是保衛的方法，他由那件事才培養出了感情，並且給他一種為近代文明人所沒有底活動和凶暴，因為對於文明人，個人的報復失掉了牠的重要，如保

衛方法一樣。侵犯他人處死是不夠的，還應處以爲拷問所「激出了底死」，如像中世紀耶蘇教徒之所說的一樣，——這些教徒使野蠻人和半開化人那種可恐怖的報復行爲再行出現。父系制度時期底人，爲報復情慾所煩惱的，只能够想出可怕地好報復的神。熱斯對於他的仇人懲罰及於活人和死者，而雅威則施行他的報復直至於第七代後裔。他們之所科罰的，不是因爲犯罪者曾經違抗了“非人的正義”之嚴肅的命令，而是因爲他們觸了他的最高意志底秩序。他們並不施行公衆的報復，只是施行一種個人的報復，他們是人間族長底代表，這種族長曾集中了家族集體底利益在他們的個人身上，所以感覺得凡是牠的成員之任何一個受了侵犯都如同自己的恥辱一樣。其類似的情形，即在舊制度之下，正義是以國王之名而行的，國王卽爲民族底最高主人，等於族長之爲家族主人一樣。

但是死後懲戒底觀念，不可避免地應該與靈魂底廢止同時消滅，要復與牠，只有當有產階級的德

謨克拉西之重行輸入靈魂底時候。事實上，希臘的神話，在父系族長制度初期之伊克雄（Ixion）和丹大列以後，便不再述及哈得斯裏頭底刑罰了。可是在重新出現時，死者底懲罰失掉個人報復的性質。而帶上集體報復底性質，階級底報仇，被叫做公眾報復的，這不再是個人來執行報仇，而是若干個具有共同利益底集體。這種由個人的復仇轉變為集體的復仇，同樣是個人主義確定於社會關係中時實現的，因為肆行於古代社會裏底階級鬥爭，把個人連帶化為兩個敵對的營壘。工匠，小店主和窮市民，在反對貴族以奪取其財產和政權底鬥爭中，他們的慾求，仇恨，和忿怒，共同起來，完全一致。及到他們勝利了，在仇敵中間，不加分別，無論是對他們的財富和其個人，只要是他們所能奪取的，都舉行集體的報復。這個階級底鬥爭，必然地是在神祕教重行引起之將來生活底觀念中表現出來。全都期許幸福於他們的信徒，然而對於非信徒則看作是牠們的仇敵，因為他們屬於正式的

宗教，所以要把他們沈淪在爛泥池沼和火燄熊熊底深坑中去。這些祕密神教，因為牠們與正式的宗教對抗，並因為牠們把正式宗教所消滅底神道和希望重置於榮幸的地位，在牠們復興底初期，只應該在受社會秩序底痛苦而願意其推翻之人們中間才徵募其信徒。牠們底對手，非信徒，確切地是些利於現社會秩序而願意其維持底個人。耶穌教底歷史更特許我們看出這種狀態：牠募集第一批信友就是在工匠，卑賤的人，窮人，和婦女，這般造反來反對他們的社會環境底人中間。（註二五七）

二

死後懲戒與階級統治

爲保證永久的幸福，只要成爲一個神祕教底信徒就够了。這種觀念假使能够產生並永存於少數人組成底祕密會社裏，那末他們就以團體底精

（註二五八）本章各節，都是我分的。譯者

神，對於其成員底錯誤和罪惡都閉着眼睛，置之不問。所以牠到底不能在廣大的平民羣衆中普及起來。然而靈魂底思想，不是祕密神教所能壟斷的，因為這種思想，由增長的有產階級社會之新的經濟條件生出來，占取德謨克拉西羣衆底精神，使神祕教復活並增多至於各城市都有其特別的祕密信仰，而能挺身與正式的宗教對立，使牠們在公衆意見中失勢。一樣，正當神祕教爲了要募集信徒，繼續允許他們以將來的幸福時，原始的耶蘇教也同樣地做，於是牠在德謨克拉西的大衆之中，遂形成了別的一個未來生活底觀念。人們便專使用牠來爲利於新生的有產階級社會，如像野蠻民族之使用牠來發展勇敢一樣。從此牠遂釀出一種報酬底教義，當死者經過審判的衙門時，其有功的和無功的，都照一定的比例，分別予以墳外底讚賞和懲戒。猶太底哀塞尼派（Esséniens 註二五九），約瑟夫說，

（註二五九） 猶太的教派，其教義與初期基督徒

大相類似。譯者

他們不承認輪迴，以爲正直的人底靈魂，擺脫了拘束他的肉體底纏繞，歸於快樂與和平處底所；而惡人底靈魂，則永遠受刑罰的痛苦。(註二六〇)。歹人底處罰，完全同於對正人底報酬，是一般的偏見。那些專爲有產階級的和耶蘇教的道德之造成出力之主腦的詭辯家之一底柏拉圖，尤其冒險地來描寫犯罪人底懲戒：他在『共和國』第十編中引證亞爾麥良·赫爾(Arménien Herr)底歷史，說他死在戰場裏而又復活起來，如耶蘇一樣，因以敘說另一生活底種種困難。他說：“靈魂被處罰，要十倍於其生時所犯底不正行爲……以致懲戒之對於每一罪過常常是加十倍的……。一些醜陋的人，從火光中出來舉起罪犯，把他們的足和手一齊縛着，而在將他們擲在地下剝了他們的皮以後，才拖到大路外面拋在荆棘芒刺之上，並且把他們投在大爾達

(註二六〇) 『猶太古代』(Antiquités judaïques,

約瑟夫著底猶太史——譯者)，XII

爾裏頭”。有權威底神學家只是把偶像教的詭辯者之刑罰加以變化和改良，便創造了耶蘇教底地獄。將來生活底刑戮，和報酬底觀念，獲得了如此的民衆化，以致詩人和走方賣藥者都佔有了牠。邦達爾告訴人們說“一切罪犯，污瀆了熱斯底領域的，要受坐黑屋子底處分，而且順着命運底秩序，這是爲不曲不撓的法官所宣布之不可挽回的判決”。(註二六一)威爾日列於指示哀勒以多福者所享底幸福以後，致使他默想着他曾經憎惡其兄弟，打傷其父親，欺害其雇客，保守其財產而不給與近親，犯了發過誓底信仰，追隨敵人的軍旂等等底人們所受底拷問之苦。(VI, 608 Sq.) 阿爾非(Orphée)底牧師，據柏拉圖和得阿佛拉斯特·Théophraste所說，在基督底牧師前幾世紀，曾圍着富人底門，要他們相信只要用祈禱，某些祭祀和幻術，就能從神那裏得到贖生者死者之罪，而保證其未來生活之幸福底權能。

(註二六一) 『阿蘭浦』(Olympe), II。

三

有產階級所要求底宗教

古代世界之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並不期待耶蘇教來鞏固地建立另一生活之處罰和報償底觀念。多神教徒也責備耶蘇教徒沒有帶來絲毫新的東西。德爾杜陽便不自禁地承認他們的責備是對的，所以他說：“我們傳教地說上帝之將來的裁判，而人們就會譏笑我們，因為詩人和哲學家也在地獄裏設了一個衙門。我們以地下底火燄處罰罪人以資恐嚇，還更招笑得厲害些，因為寓言已說過布呂東底王國裏有火的江河在流。我們說天堂是上帝為聖底靈魂預備起底快樂地方，以一個火底地帶來與居住人底世界分開，這個已不稀奇，是我們可以在桑一哀里塞裏頭找出已具有了底普遍信仰。”（註二六二）。多神教實際上已給新的宗教之製

造，預備下了一切必需的部份。這很多是在復活野蠻人底靈魂和天堂底意識，發明地獄死後報酬底教義，並且苦心編製有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底心靈主義和道德。然而這是不夠的，還須把這些宗教的原素和哲學的原則聚集而混合之成爲一個德謨克拉西的與四海一家的宗教：做成這一工程的是耶蘇教徒。

秘密神教，雖然其中底多數有有產階級所要求之以四海爲一家的神靈底觀念(註二六三)，但仍不能完成這個任務，牠們爲其神的人物底性別(男女底性別——譯者)和本性所阻礙，因而不能改變成爲一種世界的而又公開於一切人底宗教。

(註二六三) “多變形體而具有繁複名字的”，(按此意指一神變爲多神之意，如中國人說神仙能化變一樣——譯者)赫加特 (Hecate 很不同的兩種底名字——譯者)，其阿爾非教徒散播祭祀於希臘的，如同伊西一樣，到處都稍微有一些人信奉。

沙模特拉士(Samothrace)底秘密神教，能够適合於地中海的海上營生者，卑賤的人們，小店主和工匠。但是他們的下等的神靈，加比爾們，不能爲着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充分地發展起來，因爲企圖社會的統治，因爲其宗教底神奢望着天上的最高權。至多，加比爾們只能够變成職業組合底主人，如同天主教底聖之所爲。得麥特，希伯列，敘利亞女神，亞佛洛底特，伊西士和其他的女神，因爲她們這些神靈底性別和男神所盡於她們底隸屬作用，也更不能解答這些需要。商品生產雖是破壞了宗法族長的家族，動搖了古代城市之社會的和政治的秩序，並且組織生產者與商人成爲一個革命的階級，且爲他預備了勝利，然而不能針對地將婦女從丈夫的羈轡之下解放出來，並且很少給她以家族底指揮權利；而，這些祕密神教喚起她注意她曾經具有那一回事實。商品生產是要把婦人置之於保護之下的，因而需要一些男性的神。米特拉教(Mithraïsme)，固盛行於軍事環境中間，

耶蘇教徒對於牠剽竊了許多，以致他們想用宗教去毀滅那些凡提及了牠底書籍和文獻，以隱匿其剽竊。雖然牠的神是一個男性，但以其男性之狹小觀念（指排斥女性——譯者），亦不甚適合，而所需的新宗教須要有一個位置給婦人，因為她在有產者底家庭裏面占有一個較少低劣於宗法族長家庭裏底地位。

要克服這些困難，就在使婦人崇奉米特拉底宗教，如此一樣地允許男子加入埃勒西底祕密神教。抬高加比爾神教及其他工匠和卑賤的人底宗教底神，使之顯貴，把陰性神教底女神陽性化。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埃及人的諸神總滙之廟裏，我們遇見了具備有男性器官底女神，而亞佛洛底特她自己在某些地方底下額上長得有鬍鬚。雖然如此，但是還有其他不可克服的障礙存在。

祕密神教是些地方上的宗教，只能在牠們的發源地誘人奉行。所以要給予牠們一個世界的擴張，雖非絕對不可能，但是很困難的。而新宗教却

又是應該以四海爲一家的，如同商業一樣。在希臘—拉丁的世界中，最著名的和最民衆化的得麥特神教，首先也僅能在埃勒西和雅典底居民中誘人信奉，而只是原始地出名於亞底格那個地方。赫洛多特引證過這件事：斯巴達王得馬拉特（Demarato）在四世紀占據了埃勒西後，簡直對於列像於一個女神旁邊底伊阿雪（Iolchos）底偉大神格，竟毫不知道。但是在墨第格的戰爭之後，雅典雖沒有在迦太基以前，成功爲地中海的第一等海軍強國，然而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商業中心，外國人都麇集其地了。結果允許他們的政治權利和宗教權利，並且允許他們在一定條件之下信奉埃勒西底祕密神教：即居住亞底格和說希臘話。因爲要這樣才能使不懂言語底女神明白他們的話，使他們懂得她的教訓。隨後居住於亞底格不再成爲要求底條件，而只是限於必要到埃勒西去，必得着會底允許。以得麥特神祕教爲正式宗教底國家（指雅典——譯者），有一個商業的利益，要延長其引

誘人信奉許多年程，使那些外來拜謁者會萃於雅典，這一舉行過若干次小的祕密神之慶祝底處所。外國信徒每年都要回轉到那裏來一次，為要保有其所已得之神聖的特權，必要重新懇求。這些條件很厲害地限制了他們的人數，而同時就鼓勵他們在其他的城市去創設祕密神教。此等不同的神祕崇拜，雖然大家都以靈魂之不死和將來生命之永遠這些教義垂訓世人，可是仍然陷於孤立狀態中。沒有用任何神教政治的組織以資聯繫，埃及的牧師曾試行過破除伊西士崇拜底地域界限：周遊古代世界以招收信徒。但是在亞比勒所知道的，牠有三種充分繁重的信奉等級。每次都必要納些自然物和銀子底禮物，這就縮小信徒底數量，禁止窮人和財產少的人接近牠了。而新宗教則應該是德謨克拉西的，並且擴大地開放給民衆，聽其自由加入。

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為了製造牠的宗教，可以利用那些為神祕教所復活了底原始的傳統。

但是牠不能接受牠們的地方主義，新信徒底類別，和其他的有限制的特殊性。另外，牠還不得不拋棄牠們的教義之一部，以滿足商品生產底要求。這時，人們經過許多嘗試來組織這個宗教：阿爾非教就是其中第一個而且是最著名的一種嘗試。牠的不知名的創造者，應該是屬於智識層（社會層中底智識分子——譯者）的，曾經採用了半開化的特立士底傳統和故事，而把女性神放開在一邊，——耶蘇教徒也是如此辦法。牠的上帝底阿利梭·沙葛勒為熱斯底庶子，如像耶蘇是雅威底兒子一樣，並且也如像耶蘇，成為為人類贖罪底犧牲者，被梯丹所殺所吃，而為他的父親所復活起來。牠的預言家阿爾非下地獄去，在於要救他的婦人底靈魂。基督教徒底耶蘇，是其信徒們所藉以日常生活的，綜合了這兩個人物底偶然事蹟。阿爾非教沒有地方的祭祀，是從這一城市到那一城市游行無定的，任何一個祕密神教都不禁止俗人加入。這一神教底信奉者，不隱藏牠的教義，而代替之以宣傳，在他們

的講演與著作中，解說教義。但是牠不預許人以死後之立刻的幸福，而使靈魂受地上與地下底六次甚至九次底輪迴，才為牠保證一種還成為問題的將來生活。這不是為德謨克拉西羣衆所願望底死後生活，像這樣的煩苦人而不確定可靠。所以牠只成為文人和哲學家底狹小範圍中底信仰。而這般人却把牠加以精煉，弄成精粹化了的唯心論，輕視肉體“這個靈底監獄”，並且把牠弄成為嚴厲而小心的苦脩主義。然而無恥的和粗俗的賣草藥丹方底人，則在輿論之中加以詆毀，破壞牠的名譽。可是天主教却重回到牠的事業上來，而受其教義和垂訓底利益。

第六章

最初幾世紀耶蘇教徒之靈魂 和死後生活底思想

一

對於貧人富人底態度

靈魂底思想及其推演出底思想，死後報酬底教義與天堂地獄底思想，從好些世紀以來就流行於古代世界裏面底各種社會層了。及至基督教徒，

便霸佔牠們，利用牠們來造成一種新的宗教，同時，他們又給了這新的宗教一種德謨克拉西的和以四海爲一家的性質。

使徒們，在聖保羅之智慧的創業之上，——聖保羅除去了猶太人及回教儀式之拂意的外表儀式，這足以重視的在縮小了新入教者之人數的障礙，號召人們集中在這新的信仰之下，不分男人和婦人，亦不問他們所屬底民族和社會階級之爲何，並且允許他們雜踏而來，沒有任何入教儀式與任何入會基金。『使徒行狀』底書上，曾說他們剛才一天便連改教的和新徵集的有三千人之多。隨便在甚麼地方，他們都有成績地團結一些信徒，組織他們成爲共同體，成爲「禮拜堂」(église)，正如像他們所說，“這是徵集教友底中心。埃勒西底女神，不懂她那時代的需要，要求信從者懂得希臘語言，在她看來，一切其他的語言都只是半開化人的。耶露撒冷底神，更明白商品生產底需要在於要求商人們使用一切方言，以便與文明的和半開化的民族貿

易，所以未發生有語言困難底問題。牠使其信徒有語言底天資：這種天資是在古代各城市中經營商業和做下層職業之無數猶太人所已經具有了的。使徒首先傾向細民，工匠，和貧困者，這些都比較富人更需要有墳外底希望，來從他們所忍受而未預見其有可能用反抗取銷底侵害和痛苦方面，加以鼓勵和安慰。

及到耶蘇教徒開始收集新入教者於富足的和有教養的階級中時，他們爲了要補足其宗教學說，便不免要剽竊柏拉圖派詭辯家底道德和心靈主義的哲學。但使徒們在他們所活動底猶太環境中，找出了一些形式簡單，粗俗，而却有必要之靈魂，天堂，和地獄底觀念，在宣傳上給了一個不可抗的力量，以透入於迷信的，愚昧的，和不幸的羣衆中去，這些爲新信仰所應該獲得底人們。

猶太底城市，也同樣的是經濟事變和政治鬥爭底舞台，這些政治鬥爭像曾顛覆了小亞細亞，希臘和意大利諸工商業小城市一樣。宗法家族已經

解體，而且牠的家政亦完全分散，形成了有產階級的家庭。那些人們，在復得了他們的非物質的靈魂後，却失掉了他們的物質的財產，就來與工匠，小店主和工業家同盟，以奪取富人所有底財產和政權。雅威，這位亞伯拉罕之宗法族長的神，亦轉入別黨，而成為貧窮者和有產者之民權派的神，這是希臘拉丁偶像教底熱斯和其他的族長的神所不知道做和不能做的。耶蘇紀元前七世紀時，他以其預言家底強項聲，在猶太大呼反對富人，莊嚴地判定窮人瓜分其壓迫者底財產是合乎正義的，沒有不對的地方。

“上帝將到耶露撒冷來，伊沙野預言道……
……正義會成為牠的腰帶”。災禍歸於壟斷土地底富人，“他們有屋如鱗比，有田連阡陌，直至在他們中間沒有了別人夾雜着底界限，因而他們成為一國底唯一的居民，沒有別人了……。上帝說，我將在不公平底原由之下，處罰惡人；我將把使人駭懼那些高高乎在上底人，抑而卑之……。他們的小孩

子將在他們的眼前，在他們搶來的屋子中，在他們姦淫的婦人前殲滅”。(註二六四) 叛亂的民權派，把他們所犯底搶劫屠殺底責任，加之於雅威。這位神的從犯有別於猶太人的德謨克拉西。希臘人和羅馬人則不使男神和女神干涉他們的內戰。雅威是地中海邊諸民族底班得翁 (Panthéon) 神殿中唯一民權派的神。這是因為猶太人曾經改變了宗法族長底神為一個民權派的憤怒者，是即祂榮幸地被選為有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最高神靈底原因。

貧窮的鬼魔也改宗起來，因為使徒們給牠們說伊沙野曾經預言過，“最貧困的將得飽食，窮人會獲着安全的保證；……上帝使人比純精的金子更為貴重……；牠在牠將創造出來底耶露撒冷裏……他們不建立房屋，使別人居住其中；他們不栽種葡萄，使別人來吃菓子……，因為他們的人民

(註二六四) 『伊沙野』III, 14; XI 5; V, 8;

XIII, 11 和 17。

不再作枉自作了的工；……大地要盡置之於安息和寧靜中，而且使人們張開其舒展的喉管唱着勝利之歌”。上帝，在超過傅利葉之最狂縱的幻想中，允許和平於動物，亦正同允許和平於人一樣。“狼與羔羊同住，豹子和牝羊共寢，小牛，幼獅，與養肥了的牲畜生活在一起，由小孩子去引領。年青牝牛和牝熊一路嗅草；獅子與牛共同以芻秣為食料”。（註二六五）

但是對於這個民權派的上帝所許諾底人間幸福是不滿足的。牠告知人們牠建立一個快活的耶露撒冷，使牠的“當選拔者在死後連肉帶骨地居住在那裏……伊沙野宣稱道，猶太底人民，你的死者們必要復活，我的肉體也是一樣地要再生，他們會復興起來。你們隨着勝利之歌聲而覺醒，住在地下底你們，那使草長底甘露，會使你們的骨頭發

（註二六五）『伊沙野』，XIV, 30; XIII 12; XIV,

7; LXV, 19-22, XII, 6-7。

芽，並且地會把牠的死者交出來的……你們永遠享受我們要創造的，因為在這裏我將創造一個只有歡樂底耶露撒冷，和只有快活底人民”。並且爲了要滿足快樂底享受，這些被選拔的看見了富人，他們的仇敵，“爲絕不熄滅底火所燒着”（註二六六）。使徒們用這些詭民政策的預言，使窮苦的人歡樂。他們不斷地給他們說世界底末日快臨近了，他們就要走進預許的耶露撒冷去，那裏，正當他們的壓迫者被燒於永遠不滅的火燄之中時，他們却大吃大喝，快樂無窮。

最初的基督教徒爲這些粗俗的希望所麻醉，他們激於仇恨和忿怒，爲從來沒有滿足底嗜慾所苦，過於感覺得無力量來仿效希臘和猶太底德謨克拉西羣衆，掀起反叛，奪去強者底政權，而瓜分他們的財產。可是德謨克拉西底英雄時代是過去了。耶蘇和使徒們責備用劍，他們倡言忍讓，如像

（註二六六）『伊沙野』，XXVI, 19; LXVI, 24。

禁慾主義的斯多亞派和繁殖於羅馬帝國重要城市中底猶太人一樣(註二六七)。原始的耶教徒之於反

(註二六七) 無能底失望情緒，在舊世界之當基督教出現底時候，是很普遍的。牠自幾世紀以來都存在着，並且曾經使得阿尼和希臘人，以及『傳道書』、『詩篇』(Psaumes)，『箴言』和『約伯』等書著作者底厭世主義降生。

族長家族瓦解以後底個人，失掉了他反對生活之不幸底幫助和保護，處於孤立的狀態，而且只靠他個人的力量和命運，來對着那成員分成兩部互相競爭底社會，這個人之對於那個人，好比狼一樣。凡未佔有財富這種社會戰爭之武器底人，預先就被處罰以窮困了。因為他們看不出來他們的地位底出路，他們遂自暴自棄，歸於失望。斯多亞派的禁慾主義就翻譯出這種情緒；牠是社會中戰敗者們底壓制哲學。在其勇毅的假面具之下，於基督以前就脫教式地倡言奴隸之懶弛的退縮。

抗，是如此的無能，於人間解放底觀念，是如此的愈離愈遠，以致號召窮人和奴隸到新信仰來底使徒們，沒有想到要解放他們。反之，他們倒囑咐“各人都應安於他被喚起時所據底境地之中”（註二六八）。聖俾兒和聖保羅囑咐奴隸不要逃避役務，懷疑其對地上主人底屈服，以求邀得天上主人底寵愛。使徒和有權威底神學家，拋棄他們民權派的浮誇之言，不去威脅富者獲得了底權利。並且因為這些人完全同於貧者，願過未來生活中底幸福，一到他們不怕失掉其現存生活底財產時，便加入這個許他們以未來生活底新宗教。這兩重性的特質，即一方面是民權政治的，而他方面則是貴族寡頭政治的，便保證了基督教在一邊接近窮人，和一邊又接近富人狀態下底成功。

原始的基督教徒不是些反叛者，與古代城市

（註二六八） 1, Epit. anx Corinth. (按即聖保羅

作底「聖律篇」——譯者)

底民主派的人一樣，他們同於阿爾非教徒，自滿足於組織一些無所謂「你的」和「我的」之分底小小共同體，即他們所稱為「禮拜堂」的。『使徒行傳』給了寶貴的細目於這些會社，其成員之曾分食耶蘇肉體的成了「聖」。牠們把民權的雅威所允許於他的黨徒底幸福，卑賤地實現了。牠們給予諸聖者一餐之量，比諸希臘和猶太民主黨徒當其攻打並殺害富人而佔領其財產時所自給底美食盛宴，則非常清淡。諸聖和忠實信友，——後者即是基督教徒，生活於共同團體以外，不能在地上滿足他們的仇恨，忿怒，而果腹他們的食慾，遂退讓地委他們的情慾之完全的滿足於未來生活。禮拜堂，比之於他們所期許那種津津有味於天上底享受，不過是一個開口味的東西而已，當然不好。到基督教已經得了勝利，原始的共同體就變成粗俗而鄙野的修道院，服役於教主和教皇，作暴力底行爲。(註二六九)

(註二六九) 本章各節，俱我所分。譯者

二

靈魂思想，天堂思想

許給一切信仰者底未來生活，是新宗教之不可抗的餌物。人們加入這個宗教就等於進在磨子裏一樣。使徒分散教義和死後幸福於一切來者，沒有任何入教底形式，如祕密神教所用以禁止俗人（未信奉者——譯者）之接近的。他們大羣大羣地使人改教，如同中世紀教皇底欽使，給戰前準備去殺戮邪教徒底軍隊懺悔和赦免一樣。『使徒行傳』(II, 41—42) 曾述說只是一天底日子就有三千個乞丐改教，並且“堅信教義和麵包底分配”。使徒們，尤其是聖俾兒，是實行的人，準備有信仰精神充實肚子。

在最初幾世紀耶蘇教徒所作出底靈魂觀念，類於野蠻人底觀念。靈魂是一個「重我」，由睡眠和死，來從肉體的包裹裏使之自由。聖保羅說：“死者

是睡眠了底人”(註二七〇)。爲要弄醒他們，只須使重我復歸舊主地回到屍體中去就對了。德爾杜陽說(註二七一)，富有的教徒用香料收驗死者，如像埃及人之所爲一樣，爲了要保有靈魂於牠的住所內，是因爲這個道理，耶蘇教才禁止屍體底焚燒，而稱謂他們的葬埋。由靈魂還原在死者肉體中而復活底事，還是耶蘇教徒在聖·阿巨士坦時代底信仰。聖·阿巨士坦爲要證明牠是真理，剽竊多神教作家底證據，而引證拉伯翁(Labéon)底歷史，這是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使徒們，這或者不是聖保羅，對於希臘詭辯派之心靈主義的苦心孤詣，一無所知，假使他們有認識，他們也是不會有何種把握的。哲學家之非物質的靈魂，並沒有給他們說出一點有益的話。他們的新入教者也是如此，他們只專心一意於肉體，願

(註二七〇) 1, Epit. Corinth., XV, 20.

(註二七一) 「辯護」, § 42.

意牠復活。伊沙野和他的民權派的上帝，對於他們的事情做得很好。成聖的人們問聖保羅道，“死者如何將會自己醒覺，他們的靈魂寄住在甚麼樣的肉體上？”這個問題把他難住了，他解脫底方法，就是陷於詭辯派的煩瑣之中，以為靈魂是寄住“在動物的肉體上和精神的肉體上”，而且更爽直地肯定可腐敗的肉體“再生出不可腐敗的”來（註二七二）。聖·阿巨士坦對於使徒底話沒有懷疑，而說他也是肉體底不可腐朽在，這是基督教還未公然輕視，如阿爾非教那樣。聖保羅雖然他自稱是一個文人，其實特別是一個民權派的煽動家：他知道，要使羣衆信服，對於一個真正的事實或錯誤的事實，總須常常反覆地說，而且用一種確信的態度給牠肯定，比那用詭辯派底瑣碎的推理強得多，所以他毫不疑慮地聲稱耶穌是連肉帶骨地復活了，並且為沙發（Géphas），十二使徒，五百弟兄，甲克斯（Jaques）而且最後為他自己（保羅）所親眼看

見的，硬是實有其事。他於是推論到，假使耶蘇復活，那嗎死者也會復活，因為“如果沒有死者底復活，則基督便不會復活過的了”（註二七三）。有了這樣不可抗辯的推理，誰能夠不相信呢？聖·阿巨士坦把他構成了這件事，而又給予另一同品質的推理：“耶蘇基督底復活和他的肉體升天——這肉體是他復活於其中的，——是宣傳徧於全宇宙的。假使這些都不可信，那末宇宙中都要相信牠們是從何處來的呢？”（註二七四）人們還以預言過這事底伊沙野來證明，以引過牠底聖呂克(Luc)來證明。這些不能辯爭的論據，在耶蘇教徒裏發生了一個如此堅固的確信，以致他們進一步討論耶蘇底復活是否連着包皮 (prépuce) 一起，或是否沒有包皮。十二使徒和基督教底博士(神學底權威者——譯者)，比之於他們所弄來信教的那些迷信的羣衆

(註二七三) 1, Ep. Cor., XV, 5, 8, 和 13。

(註二七四) De Civ. Dei, XXII, § 5。

之知識的水平線，並沒有超過好多，首先就讓人家用他們自己的論據去說。這就是爲甚麼他們的宣傳帶得有很多的力量底原因。

最初幾世紀底基督教徒，其唯心主義比野蠻人少些，不能夠想出離開肉體之生存而獨立的靈魂底生存。阿利日納（Origène）贊成只有上帝才是肉體的那個說法，而聖巴惹列（Bazile）則給天使一個可以見得着的肉體。德爾杜陽證明肉體不死之決定的道理：他說，“人應該必然地再成爲他所有底現狀，從上帝方面接受他所當得底報酬或刑罰……，因爲靈魂也一樣要聯合於固着牠底物質才能感覺，而這個物質就是肉；並因爲靈魂應該在肉體中，且用肉體來接着牠上帝審判後所遭受底待遇”（註二七五）。十二宗徒，神學大家和忠實信徒絲毫也不懂得未來生活底刑罰和享樂，假使肉體不是靈魂底一部分底話。

（註二七五）『辯護』，§ 48。

但是肉體底復活生出來了一些困難，這是野蠻人曾以靈魂底非肉體性所巧避開了的，而却苦煞了博士底心，為他們找尋解決。聖·阿巨士坦要建立信友之善的表率，曾經保有他們深思熟慮底結果。人們這樣地自問：“肉體如何會復活；牠們是少的或老的，美的或醜的嗎？因為平等應該御世於天上，於是人們就斷定身體底再生，其身材，美麗和年齡，會大家都是相等的；其不像樣的必然再造過了，當他死時，年齡如像基督底年齡的，是十全十美的年齡，他就會成饒有幸福者中底一個人了。老者還童，以求不超過這年齡，青年變老，以求能達到牠底程度。婦人會許其入天堂麼？這個問題舉行過無數的爭論，大家都很認真地勞神焦思。可是當她們一樣願意進來時，誰也不能慢然地當面享她們以閉門羹。她們到禮拜堂來底人數是很多的，而又占有很多的位置。其富者出錢無算，並且她們全體都是很勇敢很熱心的宣傳家。既然在地上有需要於她們的財產和她們的忠誠，那應該退讓一

下，允許她們到天上去。但是她們只有在放下她們的女性於進口以後，才該穿進天堂。因此人便斷定她們會復生為男子，這無疑地是怕那些被選拔者以同於諸聖在教會裏淫亂底興趣，在天堂裏也淫亂起來，如聖俾兒和聖保羅之所慨嘆不置的一樣。野蠻人，在兩性間的關係中，絲毫沒有看見甚麼不德和恥辱，所以他們解決這個問題，就以為她們可以在另一世界裏繼續其為婦人，在那裏，婦人既然只是影子，不能懷孕，那就絕不會有生嬰孩底不便。另外一些博學之士，則堅持婦人是帶着她們的性而復活的，但在天上沒有任何用處，因為被選拔者之一致的事務和唯一的享受，都是在上帝底監察之下。在聖·阿巨士坦時代，沒有解決，牠是不是在今日還存在呢？在聖教主赫波列（Hippone）則採取第二個意見：其他一些完全重要的問題，攪擾着他的非常的“天才”。被選拔者，既然他們應該永遠瞻望着上帝，那就不能够用其雙眼麼？“很討厭的就會是這絕不閉眼底事情，他以十分斷定的

態度指出這點，但是天主失明，甚至雖只有一刻，還會比這個更加討厭咧”。這個禮拜堂底明星，遂從困難(的問題——譯者)中退出來，確定被選拔者能够繼續看見上帝底面容，於是，一樣的，他們的眼皮也就閉下去了。『上帝之城』，“這個無可比擬的博學底傑作，這個基督派宗教之高貴的描寫”，——只是一種浮泛不實的話，而且只是德爾杜陽勁健而毒辣的『辯護』(Apolégétique)之一種又錯亂又無味的放大，——把牠的第二十二編及其最後一編完全拿來討論這些爲復活底武斷所提出之棘手的問題。

基督教步神秘教底後塵，許人以靈魂底不死和死後生活底幸福。耶蘇曾說過：“我是生活底麵包，——從天上降下來的，假使任何人吃了這個麵包，他都會永久活着，而我所給予的那個麵包，就是我的肉。凡吃了我的肉而飲了我的血底人，便成了我，而我也便成了他”。這些新信仰，復興在舊世界中的，在牠的儀式上重新摹倣了原始時代底習

俗。在底阿里梭和阿爾非教這些神祕教底親信者，要喫一餐生肉的飯，使人對於從前不知道用火烹食底時代，表示不忘。耶蘇教徒則以神祕的食神肉底聖餐，紀念野蠻人底人肉飯。在這種宴會中，耶蘇代替了羔羊而成爲犧牲者，以充實盤碟。曾經參加過底信友，任作何事都得着衛護，因爲不管他們怎樣，基督附在他們的身中了，並且因爲他是從最後的不合禮方面爲上帝這位當父親的處罰耶蘇於永劫的火燄。所以吃耶蘇底人，能够如同“在爛泥中拖過而沒有沾污底金子”一樣。

三

死後懲罰底思想

基督教之起初，同祕密神教一樣，保證最絕對的不受懲罰於牠的信友。這種信仰在阿巨士坦時代還沒有變動，所以他發現有點硬化的樣子。然而溫和底博士們，曾經處罰新的信仰之非親信者於

永劫的炙肉之刑，肯定“落在異教裏面而重回到偶像教底信友們”，爲一個基督教徒所能犯之最可恐怖之犯罪，“絕不會永遠地死去，因爲他們曾經吃了救主底肉體。他們所犯底不誠信罪之大，無疑地要予他們以較長久之苦痛，但牠不會是永劫的這樣”。（註二七六）。無終極的地獄和審問，只是爲了不奉正教底人才發明的：天主教的教會還宣稱那同樣的武斷。牠說教會以外絕無幸福。

使徒對於所有的人，不顧慮他們的民族性，社會地位，與道德心，一律喚起他們接受新的信仰。他們既然沒有打倒紳士社會底勇敢，可以團結這些人並組織起來，反對紳士社會，這是他們應該仇恨底敵人。但是，如果耶蘇教徒那個視四海爲一家而又主張民利民權底上帝，不知道有所謂猶太人，羅馬人，希臘人，與半開化人，如果牠又不分別奴隸與自由人，窮者與富者，罪犯與惡人，無罪的與有道德的，那就只有分開人們爲兩個敵對的營壘：

（註二七六） De Civ. D. i, XXI。

信徒與非信徒。凡是接受了信仰，受過洗禮而分食耶蘇之肉底人，他們便是“入聖”了的，就成爲“基督底肢體”，於是這時，他們的惡行失掉了，而且得以繼續在教會裏滿足其惡行，如像聖保羅和聖俾兒所責備他們的那樣：他們永遠的幸福被保證了。可是那些非信徒，縱使他們是道德底模範，亦要處罰在永劫底火燒起之“火燄熊熊的池沼裏”。“他們的身體不死，而燒他們的火也永不熄滅”。

然而永久的炙肉之刑激起了一些非難。有人說，人類的肉體沒有燒不死底本性。曾回答了一切人底聖·阿巨士坦，毅然回答道：“聖書指教我們說，人類肉體底本性，在有罪惡以前，是不死的，而在死者底復活上，牠回復到原來的狀態”，所以牠是燒不死的。德爾杜陽聲言道：“地獄底火燄，使肉體成不可朽腐的，因爲火有兩種，一司毀滅，而另一種反司保存，火山就是這樣地永遠燃燒，並永遠存在”（註二七七）。

（註二七七）【辯護】，§ 48。

據加說道：“你看那濕地壁虎罷，牠就生活在火裏頭”。然而，自不信底人看起來，火是適合於牠(指人類的體——譯者)的本性底原素，並且不會使牠感覺痛苦。——學問深邃的博士這樣地答辯：上帝將改變那件事情，牠要把火調處一下，使其不適合於墮落在地獄中者之身體底本質。——但是永久忍受底痛苦，一旦成爲習慣，那時也就不再感覺痛苦了。——你不要焦這個問題罷，上帝會經常地給墮落地獄者以新的痛苦，這是溫和成聖之人得了勝利的回答。

基督教徒底上帝，爲自由的有產階級哲學家 and 道德家所表現爲一個溫和者和博愛者的，其實在我們的紀元前之最初幾世紀，是一個兇惡的劊子手，殺人無厭，而又巧妙有方。聖保羅說：“天主耶穌，同牠的強而有權的天使顯露於天上，以一熱的火反對不認識上帝和不服從我們的天主耶穌基督底人，他們將在天主底面前及強權底光榮之前，爲永久的刑罰所處分”。(註二七八)熱斯拷問他的仇

人於他的視線以外，蒲洛麥得在高加索受處罰，丹大列在大爾達爾裏受處罰。耶蘇教的上帝，雖判斷牠的信友有同於牠之殘酷的劊子手底靈魂，而却允許他們作天上底幸福者之一，以墮落地獄之人底永遠拷問爲取樂於牠底好看的东西。(註二七九)

基督教並沒有“鄰人底愛”。牠復活了古代的報復，同牠的狂暴與儀式。野蠻人和未開化人，只有到他們自己的手報了自己的仇時，才能和解。當文明的權力機關特別地奪去了復仇權利時，受害者底兒子，或缺乏兒子的就是他的近親，去參加犯人底處罰，以滿足其報復，這就不再許他以他自己的手去執行復仇底事了。在柏麗克列和哲學家底雅典中，還是這樣施行的。聖保羅說，耶蘇自己報過不信正教者底仇。他的父親，上帝，和被選拔者永遠飽受他們的痛苦：不信正教者底刑罰便是天

(註二七八) II, Thes. 1, 7-9。

(註二七九) 『伊沙野』, LXVI, 24。

主底權力與光榮之顯著的證據。

然而當基督教開始透入偶像教社會之更文明化了的社會層中時，上帝和他的兒子耶蘇，應該文明化起來，以求適合於他們的水平線。他們就失掉野蠻人親自復仇底習慣，只是到場參與受害者底審問。他們把下等的神，惡魔們，身上所負那些對於不信正教者底懲戒之責，卸下去了，這個懲罰就是他們在距其很遠底地獄之中所執行以痛苦不信正教者的。野蠻人爲解脫苦惱他們底鬼魂，所以送牠們到一個極樂的安居之所中去繼續他們的死後的生存。耶蘇教徒呢，他們相信他們能够解救爲惡魔所騷擾底城市和鄉村，其法就是監禁牠們於地獄裏，並且給牠們一個愉快的事業，以拷問死者代替其苦惱生者底行爲。其實，在他們以前，偶像神教就也曾想過給惡魔這種消遣底辦法。柏拉圖也把罪人委給牠們去拷問。赫雪得則僅僅知道要把他們改變爲熱斯和正義女神底警察與憲兵。

基督教簡直不會帶來得有甚麼新的見解。就

是牠的荒謬和粗俗的迷信，也沒有發明過一點。但是牠有不可比擬的技巧，爲那些祕密神教和阿爾非教所不知道的，來滿足德謨克拉西羣衆之智識的與感情的需要，嗜好和情慾。牠知道轉嫁窮人反對富人底怨恨，而保證富人送窮人到別一世界中去，以確定命運之不公平底補贖，道德底報酬，和安適條件底平等化。牠儘管在開始時有其民權的步法，也必須供占有者階級一個保安底汽閘。牠的成功在於專有一個爲商品底生產和交換所要求之四海一家的與民主的性質，以廢除圍繞神祕教的誘惑底儀式，不局限牠的信奉於一個城市，一個民族，却恰恰相反地輸送牠到所有的地方，在牠足跡所到之處，“無分子種族和身分地允許一切人加入，並且以一個教士會的組織——結果成爲等級的了——聯絡所有的教會。牠開始要獲得困苦的，迷信的，和粗俗的賤民，遂把那被神祕教弄得很合時式底野蠻人靈魂之觀念和傳說，重行取來，並物質化。及到牠的支持點穩固起來，而又獲得了防

守與進攻的力量時，牠便動手奪取有智識的和受教育的階級，沾染一些希臘詭辯派之心靈主義的苦心孤詣之學，給牠原始的殘暴性蓋上個溫和而虛偽的面具——是即掠奪的同時又是慈善的有產階級之宗教所應該帶底面具。

第六編
上帝底信仰

第一章

有產階級底宗教性與

無產階級底非宗教性

—

有產階級信宗教

有產階級的自由思想，在柏爾得洛和赫克爾（Höckel）兩位著名學者底迴護之下，面對面地在羅馬教皇底宮殿之前豎立起了牠的講台，放出

其霹靂式的講演反對天主教。因為天主教，用其等級化了的僧侶和獨斷的教義，主張一切是不變的，竟成爲了有產階級底宗教。

自由思想家，因為他們與天主教發生爭論，就以爲是從一切宗教底根本基礎，上帝底信仰，方面擺脫出來了麼？——他們相信有產階級，即他們所屬底階級，能夠脫去那種會表現爲天主教底基督教麼？

基督教雖然能適合於別種社會的形式，然而牠之特出點仍是建立於個人的私有財產和工銀勞動底剝削上面這種社會底宗教。所以無論你怎樣說，怎樣加以做作，牠在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有產階級底宗教。從十多世紀以來，他的一切爲了組織，解放牠的新社會層之一，或竟慫恿其奪取政權底運動，都隨宗教的危機而來，並把那些危機複雜化。他常常將他所追求其勝利之物質的利益，放在基督教底遮蓋之下，而聲言他要改革和恢復其聖主之純潔的教義。

一七八九年底有產階級革命家，幻想法國能够擺脫基督教，遂以無與倫比的嚴厲壓迫僧侶。最邏輯的，就是他們以為上帝底信仰一天存在，甚麼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用一道命令來廢除上帝，如像對付面前底員司一樣，而且他們以理性作神來代替牠。但到革命表現其少年底放蕩情形時，羅伯士比爾（Robespierre）又以一道命令重新建立起天主教來，上帝之名還是不幸的加上去了。並且幾個月以後，那些教士又從他們的潛伏的洞裏爬了出來，把教堂底門打開，忠實信友又羣集到那裏去。波拉巴爾特（Bonaparte註二八〇）為滿足有產階級的平民起見，在與教皇所定底條約上簽了字。於是浪漫的，感情的，雅緻的，可笑的基督就產生了，沙多布利洋把牠弄得非常之適合於勝利的有產階級底口味。

雖然事實是如此的明白，自由思想底頑固頭腦却已經肯定地說，而且還正在肯定地說科學掃

（註二八〇）拿破侖底名字。譯者

除了人類腦子裏底上帝觀念底障礙，爲懂得宇宙底機械，把牠歸之於無用了。然而，科學中人，除開幾個例外，却還是在這個信仰底符咒之下。假使一個學問家，在他自己的科學中，照拉普拿士（Laplace）底話，不需要有上帝底假設，來解釋他所研究底現象，他也不冒險來弄清楚那不關聯於他的研究範圍中的，而宣言其無用。並且一切學問家都承認這一點：爲着社會的機構之良好的作用和人民羣衆底道德化，上帝是有或多或少之必要的（註二八一）。不僅上帝底觀念沒有在科學人物底頭腦裏完全消散，並且這最粗俗的迷信，不在曖昧的鄉村中和愚昧人家裏，而在文明底大都市和受

（註二八一）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一九日底『科學雜誌』，載出一篇合於他的斯語底證明。皮葉龍先生（M. H. Pieron）在報告『科學的唯物主義』著作之中，認定“上帝是便於推諉一切人所不能解釋底一切之歸宿的原因……。信仰永遠作補足科學之用……。並且

了教育的有產者家裏，旺盛起來。這一部分人之間，用心討論求得死後墳外生活底消息，那一部分

有了信仰和信心，便看不見有絲毫科學……然而宗教不是絕對不能與科學相容的，只要在能善導其流而使之有完美的歸宿於一定範圍底條件之下便得了”。他也很反對“現時那批學問家，他們只在科學中去找上帝存在或宗教真實底證據……只反對在科學中去找上帝非存在之證據底詭辯論”。

直到近代，人才看出了不承認祂（指上帝——譯者）在宇宙中維持秩序之不斷的行動，就是否認上帝底存在。蘇克拉底責備亞拉克薩哥拉，想用沒有神底干涉來解釋天體底運動。柏拉圖引述過雅典人把承認星球運動和自然現象為規律所統治底哲學家看做不合天主底人（『法律』VII, § 21）。在另一段，他從創造裏，支配其中底秩序裏，和一切民族——希臘人和半開化人底共同感覺裏，論證上帝底存在（前書X, § 1）。埃及的牧師說上帝是“使世界均衡底主宰”。

人則又爲要尋獲失物，測出可以得新底彩票號數，通得過「雜藝學校」底考試，等等，而跪在聖安多晚-達-巴塔(Antoine-de-Padoue)之前，請教於那些看手紋底相士，解夢底人，抽花書者，以求知道未來，解說夢境，等等。他們所具有底科學的知識，不能庇護他們以反對此最蒙昧的輕信。(註二八二)

二

無產階級不信宗教

然而，正當有產階級底一切社會層中，宗教的感情仍留有活躍的地位，而以各種樣式表現出來時，一個非推理的却又不可動搖的宗教的冷淡，顯出了工業無產階級底特徵。

布日先生(M. Booth)，把倫敦底宗教狀況加以廣泛的調查，簡直“逐區逐區地，一街一街地，

(註二八二) 本節與下節原是相連爲一的。譯者

挨門挨戶地訪問過”以後，結果觀察出“民衆不講任何種的宗教，並且對於一切宗教底儀式都沒有興趣……。人口底大部分，即名為工人階級，和生活在小有產階級與困苦者階級之間的，從其全體看來，都處於一切宗教派系底行動以外……。牠簡直至於這個地步，即把教堂當做只是有財產底人們和準備得其保護而成爲地位好過自己之人底開會地方……。在我們這個時代底工人，想到他們的權利和他們所受底不義，多過於他們所不能完盡底義務。在犯罪狀態中底屈服和意識，對於工人或者不是自然的生性(註二八三)”。倫敦工人之本能的非宗教這種無可駁議的證明，是在習慣上爲人所假定其很宗教的，現在就是最表面的觀察家，也都可以在法國工業化的城市來照樣做出那樣的觀察來了。如果我們遇着勞働者，假裝出許多宗教的感

(註二八三) 『宗教的影響』。這是布日所從事之

調查底第三部，載在『倫敦人民之生活及勞働』上的。

情，或者真有這些感情，——這是很希少的，——那就是他們把宗教當作慈善的救濟形式看待。假使又有一些是過信的自由思想家，這便由於他們有了牧師在他們的家庭中和在他們與廠主底關係中那種干涉底痛苦。

對宗教事態底淡漠，非宗教之最嚴重的象徵，依拉門勒(Lamennais)，在近代工人階級裏是先天的。縱使有產階級底政治運動曾經帶上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形式，而我們却不能在歐洲和美洲大工業底無產階級中，看出任何成立新宗教以代替基督教之忽起忽滅的企圖，也沒有對牠加以改革底願望。在這兩個世界裏工人階級之經濟的和政治的組織，都對於那些在宗教的獨斷論上和心靈主義的思想上一切學說的討論，漠不關心。這並不防礙他們對於一切信仰底牧師宣戰，因為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底家奴，當然要反對。

已經受了差不多廣大的科學教育底有產者，還為宗教思想所束縛，而工人，遞奪了科學教育

的工人，反轉脫去宗教而得着解放，這是怎麼弄到這個樣子的呢？

第二章

野蠻人中上帝思想之 自然的根源

如自由思想家對天主教底長篇論駁，或如實驗哲學者對上帝底一味否認，儘管有科學知識底進步和通俗化，並沒有結束上帝信仰底永存；儘管有福祿特爾底許多譏笑，革命黨人底壓迫，和註解聖經者底批評，也沒有結束基督教底持續。單單長篇論駁和一味否認是便宜的，而解釋就不很便宜。

因為要那樣，就應該首先考察怎麼樣並且爲甚麼有了上帝底信仰和心靈主義的觀念攢到人類的腦子裏來，而生根於其中，發展於其中。這，我們只有追溯到野蠻人底意識形態去，才能找出此等問題底答案，因爲充滿於文明人腦子裏底心靈主義觀念，很明白地是創始於野蠻人的。

靈魂底思想和其繼續生活是野蠻人底一個發明，他們特許以一非物質的和不死的精神來解釋夢底現象。野蠻人不懷疑他的夢底實在，所以想像到，當他睡眠時，他去打獵，互相打架或復仇，而在醒來時，他又覺得在他睡底地方存在着，必是有一個另外的自己，照他之所說，是一個不可捉摸，不可看見而且輕如空氣底「重我」，離開他熟睡的肉體，走到多遠去打獵或打仗。並且因爲他在夢中看見他死了的先祖和同伴，就結論出他們的鬼魂來拜訪他，他們都是在其屍體毀滅之後尙生存著的。

野蠻人，被維柯叫做“人類底兒童”的，與小孩

予正相同，對於自然有一些幼稚的概念。他相信他能够命令自然的原素如同命令他的手一樣，他能够用一些邪咒的話和行爲，來呼風喚雨，等等。舉個例來說，如果他在行路中怕夜晚來了，不便於他，就把某些草弄來編成些形式，以阻止太陽底西落，像『聖經』底僭煦埃（Josué）之用祈禱來做這件事情一樣。死者底鬼魂在自然原素上底勢力，比活人更高一等。所以當他們自己做了而不見成效時，就向鬼魂許願，使他們來產生那種現象。一個勇敢的戰士和一個能幹的幻術家，其在自然上具有底作用，比一個簡單的人更大。因而當他們死了，他們的鬼魂對於自然，也就比常人底靈魂有更大的權力。野蠻人把牠們從衆鬼之中選擇出來，供獻以犧牲和聖品，隆其尊敬。當乾旱損害及於收成時，則祈求牠們使天下雨，當他在戰爭時，則祈求牠們給以勝利，當他病了時，則祈求醫好他。原始的人，從對於夢底錯誤解釋出發，便繼續成了後來用以創造唯一的上帝底元素，所以上帝不過是很

確定的一個比其他一切鬼更有權力底鬼而已。

上帝底思想既不是天賦的思想，也不是先存在的思想，而只是一種後天成熟的思想，如像一切其他的思想一樣，因為人只有在與其所能解釋底真實世界中種種現象接觸之後才能够思維。

第三章

有產階級中上帝信仰之 經濟的根源

—

他認識自然而不認識社會

本來我們是應該希望能夠由科學知識之異常的發展與普遍，自然現象之必然的聯繫底證明，建立這種觀念：必然底定律所支配着底宇宙，得以

逃出人類的意志或超人類的意志那些偏見之外，以此上帝就成爲無用的了，因爲野蠻人底無知所給他加上底許多職務都已解除。然而至今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上帝底信仰，可以隨意推翻事物之必然秩序的，還存在於科學界底人們中間，並且又遇着了受過教育的有產階級，也需要牠，如像野蠻人之向牠求雨，求醫等等一樣。

進一步，就使那些學問家在有產階級的環境中，得以創出一個信念，說自然界底現象是服從於必然法則，所以牠（指現象——譯者）是由在前底現象所決定，而牠們又決定繼牠們而起底現象。這時，却還留下來了正待證明底事，即：社會界底現象，也是一樣的，是服從於必然底法則。然而經濟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家，這些研究人類社會，而且已自認要來指導人類社會底人，從前不曾達到，現在也不能達到產生社會現象屬諸必然法則如自然現象一樣底信念。這就是因爲他們只建立了這個信念，說上帝底信

仰，對於有產者的腦子，甚至最有教養底人，是一個必然。

哲學的有定論，僅僅統卸了自然科學，因為有產階級曾經允許他的學者們去自由地研究自然力底變幻，這是於他有十足的利益而需要認識的，以便利用牠們來生產他的財富。但是由於他在社會中所占地位底原因，就不能以同樣的自由允許給他的經濟學家，倫理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家了。因此，他們不能把哲學的有定論搬移到社會科學中來。天主教的教會，爲着同樣的道理，在往昔曾經禁止對於自然底自由研究。所以那時要創造自然科學，就必得推翻其社會的統治。

有產階級之上帝底信仰這一問題，只有對於牠在社會中底作用有一個正確的見解時，才能接近於牠，達到認識。

近代有產階級的社會作用，不是在生產財富，而是在使工銀勞働者生產財富而將牠霸占過來；並且在給予他們體力的和精神的生產者以恰够

養活及生殖所需底數量之後，就分配之於牠的成員。

從勞働者那裏奪來底財富，構成有產階級底勝利品。半開化的戰士取得了一個城市底寶藏，便把搶得底生產品置諸公有，他們分起來，也是盡可能的使其相等，而且以命運底安排分配給他們那些爲掠得而犯生命危險底人。

社會底組織，允許了有產階級霸占財富，而不須牠的成員必要去冒任何生命底危險。這個巨大的勝利品之不履險而即取得其占有權，是文明底一個最大進步。從生產者那邊偷竊來底財富，沒有分成相等的股份，以命運底安排來分配。牠們被攙拆爲房金，地租，股票利息，工商業的利潤，和紅利種種形式，這是以動產與不動產底價值爲比例的，即是說以各個有產者所占有底資本量爲比例的。

一種財產，一種資本底占有，——非物質的，智識的或精神的品質之占有，——是財富分配中

領得一份之必要的條件。襁褓中底小孩子，是完全同於成年人的，可以有權利於財富底分享。死者占底財產儘管多於生人，然而不能成爲他的財產底有權利者。分配不行於人們中間，而行於財產所有者中間。人是一個零；財產才是唯一的用來計算底標準。

人們很不合理地把達爾文的鬥爭說，即動物爲取得生存和生殖底方法而行於牠們之間的，用來與有產者爲了分攤財富也在他們之間肆行底鬥爭相比。其實力量，勇敢，靈敏，忍耐，精巧，等等保證勝利給動物底品質，是構成牠的機體底各部分的，然而財產，那給予有產者一份非其所生產之財產底東西，就不會組合於他個人底身體之中。這種財產是能够增加或減少的，因而所給於他的那一份，也是大小不等的，可是這種財產之增加或減少，並不由於實行其物質的和精神的品質之所致。充類至極的講，也只可以說陰謀，欺詐，賣打藥底奸詭，一句話，最卑劣的內心的品質，使有產者取

得一個比其資本底價值所能容許其取得底部分更大的部分罷了。在這種場合，他也一樣欺騙他的有產階級的同胞。假使生存鬥爭之於動物，在許多環境中都能够是一種進步的原因，那末財富爭鬥之於有產階級，便是一種衰敗的原因了。

霸占工銀勞働者所生產底財富這種社會的使命，把有產階級造成了一個寄生的階級。他的成員，除掉某些人以外，都不協同地來從事於財富底創造。參加生產底某些人，其數目不止息地減少，同時，他們所供給底勞働也不能與他們所得那份財富相符合。

耶蘇教，在最初世紀，成爲一種乞丐羣衆——即由國家和富人分給日常生活品來維持的，——底宗教過後，而今則成爲有產階級這個傑出的懶惰階級底宗教。這可見得寄生主義就是基督教底本質。耶蘇在山頂上講道中，曾經儼如官長侃侃而談地說明了牠的性質。在那裏，“我們的父親”，公式地規定祈禱是每個信徒應該奉給上帝，向牠要

“每天的面包”，以免求之勞働；並且使任何基督教徒，尊重這個名字的，都不要訴諸勞働，以得到生活必需的東西。基督更加上幾句說：“你們看天空底鳥，牠們不種亦不收，而你們的天父也養活牠們……。所以你們絕不要憂慮，並且絕不要說我們明天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你們的天父會知道你們所需要底一切東西”。有產階級底天父是體力的和精神的工銀勞働者階級；這一階級是上帝，他供給了他（指有產階級——譯者）一切的需要品。

但是有產階級在沒有簽字於他的死底判詞時，是不能承認他的寄生性質的。同樣，在沒有為任何獨斷的教義所拘束，也沒有為任何理性的原因所阻止時，他總是把籠頭放在科學中人底頸子上，使他們專一於自然力量之最自由的和最精深的研究，以便他來應用之於財富底生產。然而正當此時，他却禁止他的經濟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家一樣大公無私地

研究社會的世界，處罰他們去尋求理性，用作有現象的財產之擔塞（註二八四）。他們只專心一意地掛慮於其所已得到或要得到底報酬，遂很有精神地去探求着是否可以一種僥倖的機緣達到目的。本

（註二八四） 政治經濟學（即經濟學——譯者）

底歷史，就給了我們這樣的教訓。當資本主義的生意，在其進化之初時，還沒有改變有產者羣衆為寄生者，重農學派，亞丹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Ricardo），等等，能夠不固執主見地研究經濟現象而探究生產底一般法則。但是自機器—工具和蒸汽只使工銀勞動者協同於財產底創造以來，經濟學家就自限於集合事實與統計這些於商業和交易所底考察有用的東西，而不去組合他們，排列他們，以從其中抽出理論的結論。因為這會足以危害及於占有階級底統着，他們不作科學的研究，而只捏起拳頭來打擊社會主義；他們甚至企圖拒絕李嘉圖的價值論，因為社會主義的批判把他抓住，用來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底武器了。

來，社會的財富，除掉工銀勞働以外，沒有其他的來源，而他們所發現的，却是勞働，節省，秩序，廉直，知識，聰明，和其他很多的道德的內容；並說工業的有產者，商業家，地主，財政家，股東，和坐收利息者，都以一種別於體力與智力的工銀勞働者底有效方法協助他們的生產，因為這樣，所以他們都有權利取得獅子這份，而只給工銀勞働者留下鱷馬那份。

有產者聽到這些道理，笑而受之，不勝其欣慰：因為他們做了他的頌詞。於是他就把這些無恥的斷言，照樣背誦，宣告其為永久的真理。然而他的智慧是很淺薄的，不能允許其存在於他的良心內面。因為他只注意他的周圍，以求覺知這些：凡因沒有資本而勞働終身底人，要比約伯還窮，而凡只有知識，聰明，節省，廉直，並且實施這些品質底人，應該限制他們的奢望至於每日一餐就夠了，並且很少超過那些以外底東西。於是他自己給自己說：“如果富有心思和文學底經濟學家，哲學家

和政治家，雖很覺悟的去研究，而不能找出最有效的道理來解釋有產階級底財富，這就是因為在於他們所做底事情中有了欺詐，有了爲人所莫測其神祕那些不可知的原因”。因此也就有一個社會秩序之「不可知者」的，直立於有產者前。

有產者，爲圖謀他的社會秩序之安靜，就有利於使工銀勞動者相信他那些財富是許多道德底成果。但在事實上，他對於說財富是他的品質之報酬，當成與說要求知道菌子——即那有如豬肉一般之可食食的菌子——是人工栽培出來的，同樣地深加譏笑。與他有重要關係底事情，唯一的就只是占有財富，而焦慮着他的便是恐怕在他自己沒有缺點時失掉了。可是他不能阻止這個失意的前途。因為就是在他的狹小範圍中底智識，也曾看見過若干個人失掉了他的財產，在其他的人於經濟窘迫後之變成富者時。這些夢想和機遇底原因，是他所不能解的，這正同於他之不能解底那些爲他所遭逢底夢想和機遇一樣。他只觀察出了財富之

來去底繼續，而其原因，在他看來便是屬於「不可知者」底領域。於是他就縮小到把財富底變化，歸因於命運，於偶然了（註二八五）（註二八六）。

二

他的經濟環境底神祕性

希望有產者終久會能對於財富分配底現象，得出正確的見解，不是可能的。因為當機械生產發

（註二八五）有產階級的精神在任何時代都為財運之不確定的常態所擾擾；的確，這種財運，正同希臘神話上所描寫底立於有翼之車輪而又雙眼被蒙着了底婦人，那種情形一樣。得阿尼，這位耶蘇紀元前五世紀麥加利詩人，其詩據伊梭克拉特說是一種希臘的教本的，曾經說過：「沒有一個人自己是他的賺錢與失本底原因，神才是財富底分配者……。我們這些人，用空虛的思想來陶養自己，實則我們一無所知。神是從心

達起來時，財產即失掉個人性質，並由股票與債券，蒙上了社會之集合的而非個人的形式；那些股

所欲地給我們弄一切東西來……。猶比得吊起天秤來是依牠的意思擺動，時而斜向這邊，時而又斜向那邊，使一個人富裕，隨着又使他在另一個時候甚麼都沒有……。沒有任何人底富裕或窮困，貴顯或卑賤，不是由於神底干預使然的”。聖經『傳道書』，『頌歌』，『箴言』和『約伯』底著者們，都使耶和華具有同樣的作用。希臘詩人和猶太的著作家公式地規定了有產階級的思想。

麥加爾(mégare)，牠的競爭者哥朝日(Corinthe)也一樣，是一個工商業發展底最初的海邊城市。在那裏形成了廣大的工匠階級和有產階級，並且他們為奪取政權釀出了許多內戰。大約得阿尼出生以前六十年之譜，民主派在一個叛亂得到了勝利之後，把應選貴族底債廢除，而要求退還已收得底利息。得阿尼，確然是貴族階級底一份子，雖然因為他被遞奪權利被充軍遠方遂充滿了反對民主派人之兇惡的仇恨，至於想吸飲其

票與債票底證券，結果就牽引到交易所底狂潮暴浪之中。於是證券由這個人交到那個人，都只在手上經過，買者和賣者並沒有看見牠所代表底財產而確知其所在之地理的處所。牠們交換起來，這一部分人輸了，那一部分人贏了，其狀態很近於賭博，以致交易所底動作，帶上賭博之名。近代經濟底一切發展，日益趨於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為廣大

不光明底血”，然而他仍不能逃出有產階級的社會環境底作用。他的思想和感情，甚至他的言語，都是浸潤了的。因此，他曾許多次數地詳論金質試驗底比較，這是商人在交換中為認識錢幣和銀錢底成色，必需求助的。的確，因為得阿尼底格言詩，——『舊約』聖經也是一樣，——傳遞出了有產階級智慧底格言。他的詩集為民主政治之雅典中底一種教本。克瑟諾風說：“牠是一本關於人底研究之傳書，正同一個靈巧騎士寫出底乘馬方術一樣”。

（註二八六） 本章各節，俱我所分。譯者

的國際賭博場，使有產者在這裏面贏得一些資本和輸掉一些資本，都完全由於他們所不知，而出乎他們每次的預料每回的計算之外底事變，——這些事變對於他們好像掌握了運命和僥倖似的。「不可知者」在有產階級社會之御世，支配一切，就同牠在賭博場中之掌握命運權衡一樣。

在交易所裏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底賭博，永遠是工業和商業底一個條件。他們的命運是如此衆多而不可推測，至於使動作底手續往往設想，計算得頂好的歸於失敗，而別些很不介意，輕率從事的，却於其時有了結果。這些成功和不成功，本來就應該居於不可期待之原因的，一般地不可認識，而其出現又只能歸諸偶然。遂預先給有產者準備下了賭博者底心理：交易所底賭博便從而予以強固化及活潑化。資本家底財產既是放在交易所底價值上，而又不知道其價格和利息爲甚麼有變化，所以資本家就是以賭博爲職業底賭徒。然而賭徒只能把他的贏錢或輸錢歸因於幸運或否運，當然

就是一個異常迷信的人。賭場裏底習慣，大家都有一些求得命運之幻想的符咒。這個唧唧咕咕地祈禱聖安多晚·達·巴塔，或者任何一個天神，而另一個則只是擲骰子直到有了那樣多點子可以得錢為止，再一個在左手裏攜着一個兔足，等等。

社會秩序底不可知者包裹着有產者，就如同自然秩序底不可知者圍繞了野蠻人一樣。文明生活底全部行爲，簡直可說是一切，都趨於發展迷信的和神祕的習慣於他那方面，而把一切交給偶然，即存在於以賭爲職業底賭徒中間底命運。舉例來說，期票(Crédit) 就是一個證明。沒有牠，任何商業與任何工業俱沒有可能，而牠則是一種信賴於偶然，於不知底證書，即那發出牠底人所做就的，是沒有絲毫確定的保證，使到期之時，接了牠底人能够履行他的契約；他的可償還性繫屬於十二萬分的偶然，完全是既不可預測而又在未知之數中的。

其他日常的經濟現象，給有產階級的精神，徐

徐滲進了無物質的支柱而脫離一切實體（或實物——譯者）底信仰。這只須引一個例子，如銀行底紙票，就可明白。牠所賦有底社會的力量，在與牠那點點實體底比例上說，非常之少，以致給有產階級準備下了領悟到離物質而獨立存在那種思想力量底智慧。這種人所不屑於堆存之可憐的爛紙，並不具有幻師的奇力，可是誰有牠就能給誰以凡在文明世界中所有之極物質而又很可喜的東西：如麵包，肉，酒，房屋，土地，馬，婦人，健康，尊敬和榮譽；等等，感官上底娛樂和精神上底愉快；就是上帝也不能再給他有更好於此的了。有產階級的生活便爲這種神祕主義所織成（註二八七）。

商業和工業底危機（或恐慌——譯者），在恐怖化了的有產階級之前，豎立起一些不可約束的

（註二八七） 勒爾底心靈，多疑而有教養，爲神祕主義所蒙蔽，然而他對於財產之非個人的形式，有堅決的同情。他在其『幼年之記憶』一書中（VI.）敘說

力量，由此種下一個難以抵抗的勢力，與基督教徒的上帝之憤怒有一樣可怕的災害。及到這些力量奔騰絕軼於文明世界之時，牠們便成千成萬地傾敗有產者，並且百萬千萬地毀壞生產品和生產方法。經濟學家從一世紀以來就註釋出了牠們的定期回復性，而沒有能力對於牠們的到來揭出一種近於真象的假設。在地球上找出牠們的原因之不可能性，給英國經濟學家產生了要在太陽裏頭去找尋底觀念。他們說，太陽底斑點，在以乾旱毀壞印度底收成中，減少牠對於歐洲商品底購買力，因而決定了那些恐慌。這般大學問家把我們科學地引回到中世紀底星占學判斷裏去，把人類社會底事變隸屬於星球之會合（以人事與天文之不期而

他寧肯買“交易所底價值證券，因為這種東西是較輕便的，較浮蕩的，較精靈化的”，而不專求他的利息於不動產，土地，或房屋之獲得。銀行票子也是一種十分精靈化了的價值，與公司股票及存款摺子一樣。

遇的現象來判斷人事——譯者)；並且把我們引回到野蠻人底信仰裏去，像他們那樣，以流星，彗星，和月蝕底作用來決定他們的命運。

經濟界對於有產階級充滿了不可思議的神祕，以致經濟學家自甘屈服而不深入其堂奧。資本家，賴有他的學問家以達到馴服自然的，竟因經濟力之不能了解底結果，如此憤憤，至於聲言牠們(指經濟力——譯者)是同上帝一樣不可約束的，所以他想最聰明的法子就是以忍苦耐煩去承當牠們所加罰底禍災，而以知恩感恩去接受牠們所允許底福祉。他同約伯一樣地說：“上帝給予我了，上帝又從我身上拿去，上帝底名字就是降福的。”經濟的力量在他之前，電影似地顯現出來，如像一些行善者和作惡者一樣(註二八八)。

(註二八八) 經濟危機對於有產階級的感印十分利害，致使他們在說及之時，把牠當做有形的物體看待。美國著名的體液病症學家 (humoriste) 亞爾特米。

社會秩序之可恐怖之未知物圍困着有產階級，並且不使他曉得何故與何如而在他們的工業中，商業中，財產中，安富中，生活中，予以打擊，這樣的未知物之於他，其擾亂正同野蠻人之被自然秩序底未知物所擾亂一樣，把他的想像弄得動搖而激劇，至於過分的東想西想。人類學者把原始人底邪法的幻術，靈魂，鬼魔，上帝底信仰，都歸之於他對自然界底愚昧無知。他的旺盛之不確定的繼續，和他的幸運與否運之不可知的原因，都先在地給有產階級準備下了同於野蠻人之所為，承認最高主宰底存在；由這些最高主宰底奇想，活動於社會現象之上，使其順利於人或不利於人，如像得阿尼和『舊約』聖經之所說底一樣，並且這是爲了

華德(Artemns Ward) 敘述一件故事，說他聽到紐約底財產主和工業家很認真地肯定說“危機來了，牠就在這裏”，相信牠住在會客室中，而爲要看見牠所有底頭，遂在桌子和椅子底下面去找尋。

贖罪者們，他才專於那種很粗俗的迷信之實踐，才與另一世界底鬼魂交通，才在女聖像之前燒香點燭，才祈禱基督教徒底三位一體的上帝或哲學家之統一的上帝。

三

他對於上帝，靈魂，天堂，地獄底信仰

野蠻人，生活於自然之中，尤其是被自然秩序底未知物所感印。有產階級則恰恰相反，他倒不是庸人自擾地有這種凡俗的憂慮。然而他也僅僅零碎地知道自然底快樂，裝飾，剪裁，補理，刪改，役使。科學爲了他的致富而對他所服之許多的務，以及他還期望於科學底那些，都使他的心靈對於科學的勢力生出一種盲目的信心。他不懷疑科學終究有一天能解決自然之未知底問題；而且一樣還要延長他的生命至於無限，如像麥奇尼可夫先生（M. Metchnikoff）這位微生物學家之所預許於他

的一樣。但是他對於社會界底未知，則沒有同樣的預許，只有這是唯一攪擾有產階級底事情。他亦不允許他有懂得底可能。使上帝底觀念，徐徐潛入於他之少加想像的頭腦中的，不是自然界底未知物而是社會界底未知物。上帝底觀念，他並不需要有許多困難去發明，並且已是適當地存在於每個人底頭腦中的。凡一切不能懂得和不能解決底社會界底問題，都使上帝成爲非常的必要，使他在有需要時就發明牠來作解釋之用。

有產者，原來就爲幸運和否運之不由策劃的來去自如和經濟力量之不可捉摸的賭博所擾亂了的，至此遂由他的行爲及其同輩底行爲之劇烈的衝突，增加了他與流行的正義，道德，誠實諸概念底混亂。他只格言式地背誦那些名詞，而不用以規範他的行爲，雖然他要求與他有關係底人須嚴密遵守。舉例來說，假如商人把那損壞的或假冒的商品交給雇客，他還是願意人家給他以良好而無瑕疵的錢幣。假使工業家在工人勞働底測量上欺騙

了工人，他還是要求在他支了工錢底勞働日上不
失掉一分鐘。假使愛國的有產者，——一切有產者
都是愛國的，——把比他弱小的人民底祖國佔據
了，他在商業的獨斷論上說來，還是有對於他的祖
國底廉潔，依照色西·洛得 (Cecil Rhodes) 底話，
就是一個社會的理性呢。正義，道德，和其他有
或多或少永久性的原則，對於有產者，都只是在供
役於他的利益時，才是有效的。他們都有兩個面
孔，一個是寬大而笑容可掬的，看着有產者自己；
而另一個就是疾首蹙額的和嚴厲執行的，掉轉來
向着其他的人。

在行動與正義，道德底概念中間之永久的和
普遍的矛盾，爲人所信爲會本質上動搖了有產者
方面那個有裁判權的上帝底觀念的，恰恰相反地
鞏固了牠(指上帝底觀念——譯者)，而且準備下
了一個地盤給靈魂不死底觀念。這個觀念，本來在落
後人民裏底宗法族長時代就已衰滅了的，而今在
有產者方面，又由他期望一切已做未做的都有報

酬那個習慣，把牠保存，強固，並經常地活躍起來（註二八九）。他使用工人製造商品，他賣，買，借貸銀子，服任何一種務，都只希望得着報酬，抽出利潤。利潤之經常的期待，使他所完成底行動，沒有任何一個愉快，盡都是爲着要得報酬來充實錢櫃：假使他是寬大的，仁慈的，清廉的，或者甚至假使自己約束不成爲無廉恥的，那末他良心上底滿足對

（註二八九） 得阿尼，約伯和其他「舊約」聖經底

作者，都感覺那以上帝底正義與命運底不正義相調和底困難（即上帝顧人好或壞，而命運實現底結果却不一定之意——譯者），而陷於進退維谷底關頭。所以希臘的詩人說：“啊，沙杜納（Saturne希臘神話中底神，其子爲猶比得。——譯者）之子，你如何能夠以同樣的命運加於正人和不正之人……。啊，神仙之王，這個沒有無恥的劣跡，沒有犯過法規，沒有錯發過假誓，而永遠留在正直廉義中底人，感覺苦痛，是對的麼？……不正的人，自滿自足，不怕人底忿怒，也不怕神底忿怒，而大犯其惡，多行不義的，却正當正人爲無情的貧窮所消

於他是認爲不夠的；必須要有一種報酬，來使他得着滿足，並且同時才不至爲其良好而誠實的感情

磨，所損害時，飽有財富……。凡人看見了那些事情，將還能如何去懼怕神嗎？”『聖經詩歌』作者說：“看哪，這些都是惡人，並且在生活舒適之中，而他們所得底財富反一天比一次地增多……。我曾勉力來認識其中底緣故，但牠給我表現得十分困難，沒有認識底可能……。我在看見惡人昌盛之時，很嫉妬這些無理的人（這些不怕上帝底人）。’（『聖經詩歌』Psaumes, LXXIII. 3-10）。

得阿尼和『舊約』聖經底猶太人，不相信死後靈魂底存在，他們以爲不正之人底處罰是在人間，因爲神底智慧是最高的，——希臘道德學家說，——這依然是很費思慮的，因爲這不是在做犯罪行爲底時候，就有神來報復其過錯。這個由自身來贖還他的債務，而那個則是處罰他的兒孫，以不幸的命運來抵押負債”。根據基督教，則以爲人是爲了亞當底錯誤而受懲戒。

所欺騙；假使他沒有在地上受着一種報酬，——一般的場合是這樣的，——他就想在天上得着牠。他不僅爲其良好的行爲，和爲他對於壞事底禁戒，期待報酬；而且還爲他的否運，他的失敗，他的不願意和憂心之事，希望報酬。他的「我」是如此擴大的，以致他把天都歸併於地，來歡娛他。在文明中間底不公正是很衆多並且很厲害的，而他對犧牲者底不公正，在他的眼裏，便成爲如此過度的超過了牠的判斷之所能容許底範圍，因而牠們就不會是一天所能補報的，而這一天也只有另一世界中才能顯現：只有在天上才能保證其所受之否運底報酬。在死後底生活，對於他成爲確實的事，因爲他的上帝良好，公道，並滿意一切有產階級的道德。所以不能做出別樣的情形，只是對於他所已爲和未爲的一律許以報酬，對於他曾受痛苦的，則予以補償：在天上商業底裁判所前，凡是地下沒有結清底賬，會一一清理完畢。

有產階級不把占取工銀勞動者造出底財富一

事叫做不公道。這個偷盜行為對於他，仍然是公道的。他只能想到上帝或任何別的一個怪人，才會在這個問題上有別樣的意見。然而，當允許工人有慾望來改良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勞働條件時，他不相信有人違反永久的公道。及他恰恰知道這些改良之實現必然是有損於他的，他就想出一個賢良的政策來預許他們的未來生活，使他們在那時生活華美，如有產者一樣。死後幸福底預許，對於他，是滿足工人要求最經濟的形式。在死以後底生活，爲他所喜歡而希望以娛樂他的「我」的，至此就發生變化，成爲一個剝削底工具了。

在天上使地下底賬目將確定地結算清楚時，上帝必然變成裁判官，在牠的安排上，有一個樂土(Eldorado)給這一部分人，一個監獄給那一部分人，如像柏拉圖以後底基督教之所說的一樣(註二九〇)。天上的裁判官所宣底判詞，是根據文明底司

(註二九〇) 蘇克拉底，在「共和國」一書底第十編

和最後一編中，當做可靠的信憑，引出一個亞爾麥尼人

法律例的，但因為成立罪案和找出證據底不可能，要加上一些為人所不能想像的，道德的法律。

近代的有產階級，尤其是只特別專心於墳外底補償和報酬；在惡人底懲罰中，即是說在制裁那些對他做了壞事使其個人受害底人時，他保持得一個中平的利益。基督教的地獄使他憂慮很少，第一因為他確信他對於應受地獄之罰底事，絲毫沒有做，並且也絲毫不能做；其次因為他有暫時的懷

(Arménien) 底歷史。說這個人死在戰場上後，放了十天，沒有收殮，後來就像耶穌那樣，復活起來，逃他在另一世界中看見“靈魂之受罰，十倍於生前所犯處不義行為”。拷問他們的，是“些表現為火一樣底歷害之人……他們剝去罪人底皮，拖出去，丟在路旁底荆棘上，等等”。耶穌教徒，從柏拉圖的說辭中抽出其倫理觀念底一部分，來把蘇克拉底所說底歷史，加以補足和完美，以建設他們的地獄，裝飾成為十分可怕的東西。——他們之所為，不過是對此加以補足和完美而已。

恨反對那曾經帶了他的過底同業朋友。他永遠準備從其營業底關係上或從其中有他的利益之友誼上，重修舊好。就是曾經欺騙過他底人，他也一樣有某程度的尊重，因為充其量，他們所作爲的，也不過是他曾經對他們做過或將來所要做的罷了。每天，在有產階級的社會中，我們都看見個人底欺詐，都是在做榜樣給人家看，相率詐僞。並且人還相信他失之於往昔的，將重得之於當面，而獲得一個更尊貴的位置。所以人只要求有銀子來重行開始其營業，掙得正當的利潤(註二九一)。

(註二九一) 埃米列·柏里爾(Emile Periere)這個
典質公司(Crédit Mobilier)底創造者和總經理，當該
公司破產廢翌日，在大街上遇一個朋友，這位朋友因為
見他倒了楣，就裝作不認識他底樣子，各人走各人的。
他就一直走到他的面前，高聲叫他說道：“你可以向我
行禮，我的公司雖破產，總還給我留下了幾百萬呢”。
這種質問，很完全地反映出了有產階級的情緒，是值得

地獄只是由那些爲仇恨和報復慾所驅迫底人來發明的；而且是爲了這些人才發明的。最初基督教徒底上帝是一個殘酷無情的劊子手，津津有味地喜歡看異教信徒，他的仇敵，在萬劫不復之中受慘殺底處罰，以飽其眼福。聖保羅說：“天主耶穌，同他的有力的天使，發顯於天上，以一個熱的火反對不認識上帝和不服從我們的天主，耶穌基督底人，他們將在天主底面前及其強權底光榮之前，爲永久的刑罰所處分。”（註二九二）。當時底耶穌教徒，以熱烈的信念，希望對於他的熱心信教給以報酬，正與希望處罰他的仇敵，成爲上帝之仇敵的，一樣迫切。有產階級不再培養這些凶殘的仇恨，因爲仇恨不能生出利息，所以不再需要有地獄來滿足他的報復；也不再需要有殘酷的上帝來懲罰那些曾

注意和看重的。柏里爾死時，百倍於擁有百萬家財底富翁，受多少人底尊敬和哀悼。

（註二九二） II, Thes., I, 7-9。

經欺侮過他底同輩。

有產階級底上帝信仰和靈魂不死底信仰，是他的社會環境中所起底意識現象。只有在奪取了他從工銀勞働者偷來底財富之後，並且只有在改變寄生的階級為生產的階級之後，才能使他解脫那種信仰。

十八世紀底有產階級，在法國為奪取社會的專政而行鬥爭時，曾猛烈地攻擊天主教的僧侶和基督教，因為他們為貴族專制底支持者。在熱烈的戰爭中，他的領袖中之某些：如第得諾，拉麥特利 (La Mettrie)，希梵梯亞 (Hélvetius)，荷爾巴黑 (Holbach)，推進其反宗教底行為直至於無神論底地步。其他的一些，也完全是他的精神底代表，因為不再需要那樣，所以福祿特爾，盧梭，土耳其果 (Turgot) 之流，從沒有達到否認上底境地。唯物主義的和感覺主義的哲學家，如加巴尼，麥納·達·畢朗，日期多等，在革命時尚活着的，就公然改口，否認他們的無宗教的理論。我們不應該空費時間去

指責著名的人物曾經把他們底生涯之初保定其盛名和生存方法底哲學意見背叛了。只是有產階級自己才是罪人，到獲得勝利時，他就失掉他的反宗教的戰鬥性，——『聖經』底狗也是如此，——他把吐出來底基督教吞轉去，基督教如像一種病菌 (syphilis)，是存在於他的血液中底根本的病症。這些哲學家底背叛，是社會環境底影響：他們是些有產者，他們要隨着他們的階級而進化。

這種社會環境，就是受教育最多的和精神底解放最充分的有產者，也不能擺脫牠的作用，牠對於一般有天才底人物底有神論是要負責的。居維葉，傑夫諾瓦·聖一希勒爾，發拉得 (Faraday)，達爾文，和不可知論 (agnosticisme) 與實驗主義當代的學問家，不敢否認上帝，而禁戒自己不去加以過問。但是這種回避不言就是暗示着承認上帝底存在。因為社會界之於他們，好像偶然底遊戲，並不如自然界那樣，為必然法則所統治，要懂得牠就有需要於上帝底存在。

布呂列吉爾先生 (M. Brunetière), 做了一首譏諷底詩來譏刺他的階級之自由思想, 反覆背誦德國耶蘇會修士葛呂伯爾 (Gruber) 底話, 說: “不可知的是上帝底觀念, 符合於佛郎克—馬松納利 (Franc-Maconnerie)”。不可知的不能對於任何人說來都是上帝底觀念, 但牠是上帝發生底原因, 在野蠻人和半開化人裏與在基督教的和佛郎克—馬松的 (franc-macons) 有產者裏, 莫不同然。如果說是自然界底未知, 對於野蠻人和半開化人, 使上帝底觀念成爲必需, 世界是少不了創造者和規劃者的, 那末, 社會環境底未知, 對於有產者, 也就必然要在思想上生出上帝, 來當: 儉自體力與智力的工銀勞働者之財富底分配者, 善惡底分子者, 行爲底報酬者, 不義底糾正者和損害底補報者了。野蠻人和有產者都牽連到上帝底信仰, 他們之受其制服而無所懷疑, 正如地球底旋轉把他們載起一同旋轉一樣。

第四章

上帝思想底進化

—

初期基督教底特質

上帝底思想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底未知，安置於人類腦子中，並使其發芽滋生的，不是不變的東西。反之，牠倒是隨着時間和地點而變化。牠在生產形式達到改變社會環境時，即隨之而進

化。

上帝之於希臘人，羅馬人，和古代底人民，是居住在一定的已知的處所之中的，並且只是爲有益於牠的崇奉者和有害於牠的崇奉者之敵人而存在的。每個家族有牠的特別的神，即他們神化了的先祖之鬼；而且每個城市也有牠的邑神，或如希臘人所說底波里亞得神一樣。男邑神或女邑神，住在專門供奉牠底廟宇內面，並且賦形於其偶像，——往往用塊木頭或石頭刻成的。男神或女神都只是留心於一個城市居民底命運。先祖的神亦只專管其家族的事務。『聖經』上底耶和華就是這種樣式底神。他住在一個叫做聖櫃底木匣裏面，當部落搬到別一個地方時，就把牠運起走，人們將牠置之於軍隊前面，使耶和華爲他的人民打仗。縱使他因爲人民對其法規缺乏遵守，而予以殘酷的懲戒，他也一樣地給人民服了許多的務，爲『舊約』聖經所曾說過的。當邑神不能合於環境底高度時，人們便又添出一個其他的神來。羅馬人在第二次懲罰

戰爭時，把西伯列底像，從伯西龍特弄來，使這個小亞細亞底女神幫助他們自衛，反對漢尼巴。在基督教徒折毀廟宇和破壞神像，以使其流落而禁止其保護偶像教徒時，也沒有別的一種思想。野蠻人以爲靈魂是肉體的副本，因此，他們神化了的鬼，雖然附體於石頭，木塊，和牲畜之中，也還保存其人的形狀。同樣，對於聖保羅和使徒，上帝是具有人形的。他們還把牠作爲人一神，肉體和精神都類似他們。然而近代的資本家却推想牠是無頭無臂的，而存在於地球上一切邊隅偏僻，並不是只住在地球上之任何一個地方。

希臘人和羅馬人，沒有想到他們的上帝是唯一的創造之神；猶太人和初期基督教徒也是如此的。猶太人相信他們與摩洛克（Moloch）巴爾（Baal），和其他人民底上帝作戰，亦如他們與耶和華作戰之同樣的堅決。而最初幾世紀和中世紀底基督教徒，縱使他們叫猶比得和亞拉爲假上帝，然而他們把牠們當作上帝，依然能够成功一些聖蹟

的奇事，完全與耶穌及其天父一樣（註二九三）。這就是因為大家相信底衆多，相信每個城有一個上帝來與牠服務，被關在廟宇之中而且附體於石像或任何一種東西上，是可能的。耶和華底像就是一塊石頭。近代資本家，以為上帝是無往不在的，也沒有旁的，只不過達到統一的上帝那個概念罷了。而且所賦予其上帝底遍在性，便阻止他以一個有臉，有臀，有臂，有腿底人形，如荷馬底猶比得，聖保羅底耶穌，來表現上帝了。

波里亞得神，與古代之常常同其周圍的人民鬥爭底好戰城市，是適宜的，然不能滿足商品生產所造出於有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中底宗教需要，因

（註二九三） 德爾杜陽在他的『辯論』中，和聖·阿巨士坦在他的『上帝之城』中，都曾說得活潑顯地，像不可否認的事實一樣：以為愛斯居拿蒲曾使很多的死者復活；還一一給以名字；并說一個女神曾用罈子來運泰白底水，而別一個女神則以她的腰帶來拖船等……。

爲商品生產創造出底工商業都會，恰恰相反地，要求同其周圍底鄰近民族維持平和的關係，因而商業與工業底必要，迫令他們新生的有產階級取銷波里亞得神底郡縣性質，而創造其四海一家的上帝。耶蘇紀元前六世紀或七世紀，人們可以在伊阿尼，在大希臘，和希臘的沿海都會裏，看出有許多嘗試，企圖組織這樣的宗教，卽其上帝不會爲一個城市特別地專有，而是爲各種人民甚至仇敵都一樣承認而敬奉的。這些新神，如伊西士，得麥特，底阿里梭，米特拉，耶蘇，……其中有許多是屬於母系制度時代的。雖然這時已經開始感覺有一個非人形的最高主宰之需要，他們都還有人的形狀。這只是資本主義時代，一個無形無影的上帝底觀念，才被迫而生，是卽由股份公司底財產被就非人的形態底結果。(註二九四)

(註二九四) 本章各節，俱我所分。譯者

二

非個人性的財產與上帝

股份公司之非人的財產，輸入一種絕對地新的占有形式，而且是對直地反對那存在到當時占有形式底形式，所以牠必然地要修改有產階級底習慣和風俗，因而就改變了他們的內心。直至牠的出現時，人們只能是在波爾得勒（Bordelais）之一葡萄地底占有者，在魯昂（Rouen）之一紡織廠底占有者，在馬賽（Marseille）之一冶鐵廠底占有者，或者是在巴黎之一雜貨店底占有者，這些財產都被工業的種類和地理的形勢所分開，其中底每個，只能由一人或者至多三人來占有。要由同一個人占有很多是極希少的。然而在非個人的財產形式下就完全兩樣了。一條鐵路，一座礦山，一個銀行，等等，可以為百數或千數的資本家來共同占有，而同一資本家，也可以把法蘭西，魯普士，土耳

其，日本底公債證券，杜郎斯哇 (Transvaal) 金礦，中國電車，大西洋輪船公司，巴西 (Brésil) 咖啡種植業，法國煤礦開採，等等底股票，一張挨一張地並列於他的手皮笊子中。對於他所占有其證券底非個人財產，不能有一種愛情，如有財產者對於他所經理或在其監督之下加以指導底財產之所有的一樣。牠不過只是給他帶來一種比例於其所支付底股票價格底利息和股票生出底股東息率而已。至於股息之由釀酒企業，製糖企業，或棉織企業提供出來，以及牠之產出在巴黎或在北京，對於他說來，絕對沒有不同。每個時候，只有股息才唯一的關係於他，準備給他買股票底財產之不同的性質，歸於消滅了。並且在各種工業，和各種地理形勢中底財產，對於資本家則同一化了，成為統一的帶來股息底財產，其證券則流通於交易所中繼續保有工業和地方之不同的名稱。

非個人性的財產，包括一切職業，並伸張於全球之上。牠舒展其裝置有股息吸收機底捲鬚於各

種民族和地方。在基督教的民族內也同在回教的地方，佛教的地方，或拜物教的地方一樣。財富底儲蓄，是有產階級之聚斂的和主宰的慾念，在不同的民族性和自然性中底財產，向着統一的和大同的財產這種同一，必然反映到他的智慧中去，而影響他的上帝底見解（註二九五）。非個人性的財產，沒有使他懷疑地引導他來把人間許多的上帝同一於一個統一的和大同的上帝。——這個上帝，根據地方底名字，加上耶蘇，亞拉或布達（Bouddha）底稱謂，而依各種不同的祭典來敬奉。

從歷史的事實說，一個普遍的上帝這個觀念，以亞拉克薩哥拉為首先想到人中間底一個。然而好些世紀，都只在幾個思想家底腦子中才有其位置，在資本主義的文化裏，乃成爲一種流行的觀念。但是，正同在這種非個人的，統一的大同的財

（註二九五） 得阿尼說“財富是不會有滿足之一日

目的，有了很多財產底人，還要勉力來求其加倍。”

產旁邊，還存留得有無數之個人的和地方的財產一樣，那些地方的和人形的上帝，在資本家的腦子裏，撞着統一的和大同的上帝。——分人民成民族，在商業上和工業上互相競爭底事實，迫令有產階級把他統一的上帝，依民族分割為多塊。每個奉教地方底人民，相信基督教的上帝，雖本是一切基督教徒底上帝，——是他的民族的上帝，如猶太人之於耶和華與雅典人之於巴拉—亞得拿（Pallas-Athéna）。及到基督教的民族中間爆發戰爭時，每個基督教民族祈求他的國家的和基督教的上帝，使其為他作戰。假使他得了勝利，便唱着『達·特』底聖歌，以感謝上帝打敗了對方的民族及其民族的和基督教的上帝。偶像教徒使他們中間不同的上帝互相打戰，基督教徒則在使他們統一的上帝自己同自己打戰。統一的和大同的上帝在有產階級的腦子裏，要能完全把民族的上帝廢除，只有在一切有產階級民族已集中成一個唯一的民族時。

非個人的財產還具有他一些性質，以轉移給

統一的和大同的上帝。

麥田，木廠或裝裝品舖子底所有主，對於他的財產能夠看得見，摸得着，量得到，估得着價值，因為牠明白而精確的形態，足以感印在他的五官之中。但是公債的證券和鐵路，煤礦，保險公司或銀行底股票之所有者，對於那些紙製底證券和股票所代表底財產，連一小小部份都看不見，摸不着，量不到，估值不得。他只能假想那些財產處在什麼樣的國家的森林或建築之中，在什麼的車箱，油桶，保險局或銀行保險箱裏頭。他的財產底零片（指股票所代表那部份而言——譯者）是消失，燦化於廣大的全體之中，簡直為他所不能想像得出。因為縱使他曾經看見一些火車頭與火車站，以及地下走廊（隧道——譯者），然而他從不能看出一條鐵路和一座礦山底全部。而一個國家，銀行，或保險公司底公債，還不是易感受的，能以任何形像把牠表現出來。非個人的財產，只能在他的想像裏有一種很廣泛的，不顯明的，不確定的形態，牠之

對於他，寧可說是一種理性的東西，由利息這唯一可感覺的實際，透露出牠的存在。然而這種非個人的財產，其無定如同形而上學的概念一樣的，能夠供給他一切需要，如基督教徒底天父所云，並不要他有的勞働，與費何種神思就可有利息存入錢櫃。他收得這些利息在一個肉體與精神之享福的懶惰之中，如同資本底恩惠一樣。這種情形，反映在宗教裏，當然就是上帝底恩惠，根據勒朗所說，這便是“基督教教義之最真實的地方”了。這樣，他就不再勞神苦思去認識曾經給他以股息和利息那種非人性的財產底本性，而只是求知道他的統一的和大同的上帝是否男子，婦人或獸類，聰明或愚蠢，並且是否具有力量，殘暴，正義，良善等等品質，這一些從前賜予許多人形的上帝的。他不空費他的時間向上帝祈禱，因為這是的確的，沒有任何懇求會改變非人性財產之股息率，利息率。他的統一而大同的上帝，就是這種財產在精神上底反映。

在非人性的財產把基督教徒人形的上帝變化為無形的上帝，理性的東西，形而上學的概念，這個時候，牠也把曾經生出殉教者，十字軍參加者等等過信的狂熱那種具有毒害底有產階級宗教感情脫出去了。牠改變宗教為一種個人嗜好底事情，如像烹調一樣，放奶油或放豬油，加蒜苗或不加蒜苗，各隨心之所欲，以適合其口。但是如果資本主義的有產階級，需要有一種宗教，並且如果他覺得自由的基督教是適合的，他也不能沒有嚴重的修正就接受天主教的聖教了。因為牠那種嚴厲檢查的專制主義，直落到個人和生活底瑣細地方：而牠的牧師，修士和耶蘇會員底組織，以及這些人底遵守紀律與表示服從，連手指和眼睛，都包在內（註二九六）底情形，實在足以危脅他的公共秩序。在封建社會，其一切成員，由農奴到國王，都用互相

（註二九六）即整個的人都要服從，不稍鬆緩之

意。譯者

的權利和義務來分成等級的，並且這一部分人連繫於那一部分人，天主教的教會是可以承受的。然而牠不能爲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所容許，因爲這種社會底成員在財產和法律之前是平等的，而又以利益的分化，在他們中間打永久的工業戰和商業戰，並且他們願意常常有批評其所建設底權力機關和經濟的不幸命運歸責於他們的權利。

三

有產階級之利用基督教

有產階級，爲了致富，不願意受任何障礙底拘束，所以一樣地不能寬容各種職業主人底行會組織，因爲他要監視生產底方法和生產品底品質。他要摧毀那種組織。他擺脫一切檢查，除開與他唯一的利益商量以求得幸運而外，不再有別的了，各人依他所能有底方法做去。他只是爲着他所製所賣之商品底品格，才顯現其有彈性的良心。對於顧客

是不聽其在品質上，重量上，和他所買來底價格上，施以欺騙的。每個人都只是爲自己和上帝，這就是說他對於一切只是銀子底問題。工業和商業底自由，必然反映於其種想宗教底態度中，即各人都以自己的態度去了解宗教底意義。每個人與上帝相調整，如像在商業的問題上與他的良心相調整時一樣。各人隨各人底利益和眼光，去解說教會底訓條和聖經底話句，放在耶穌教徒（指新教徒——譯者）手中底聖經，如同法典之在一切有產者手中一樣。

資本主義的有產者也不能是殉教者，也不能是查察者，因爲他已經失掉了燃燒着初期基督教徒那種勸人信教底熱烈之火，——這般初期教徒有生存上底利益來增加信徒底數量，以好擴大現狀不滿者底隊伍，與偶像多神教的社會交綫，——然而却是在無形跡無憑證之中，有一種宗教的勸信，爲他對於婦女和工銀勞働者底剝削所規定的。

婦人是柔順而合乎他的意志的。他可以隨他的願欲，要婦人忠實和不忠實。假使他是一個同輩底妻子，而且也愛他，他就向她主張對丈夫底責任不必忠實，并發出如簧如流的巧言來從她的宗教的羞恥心方面解放她出來。假使她是他合法的婦人，那她便成爲他的財產，應該是不可攀動的了。他要求她不論如何情景都要忠實，并且用宗教來在她的頭腦中深深插入夫婦的義務。

工錢勞働者該當忍耐他的命運。勞働掠奪者之社會的作用要求有產階級宣傳基督派的宗教，倡言對於上帝，“這個選拔主人和指定奴隸底主宰，要謙恭和服從；并且要求他以民主政治底永久原理來完足基督教底訓條”。他十分有利於工錢勞働者竭盡其腦的精力來爭辯宗教底真理和討論正義，自由，道德，祖國，及其他的蠢笨的詭計，“才好使他們沒有留着一分鐘，來回想他們的困苦情形和改良底方法”。著名的急進的自由貿易派吉可·布萊特 (Jacob Bright)，很厲害地重視這個愚弄

的方法，以致他在禮拜日對他的工人讀聖經，講聖經。但聖經愚弄者底職業，因為英國男男女女底有產者以懶惰和猶豫態度去作，是極其沒有規則，差參不齊的，如同嗜好底一切勞作，總是好新鮮，不能持久。工業的有產階級，需要準備一些專事愚弄底職業家，來完盡這種任務。一切宗派底僧侶，就供給了這一類人。但凡好的東西都有其相反的地方。爲工錢勞働者宜讀聖經現出了洛克費勒（Rockefeller）所估計底危險。大的托辣斯化者，爲救濟這點，曾經組織了一個大托辣斯來出版通俗的聖經，刪改其中帶有反對不公平的富人底怨言和反對財運之壞的表率那些忌妒的憤怒呼聲。天主教的教會曾經預料其有這種危險，遂來以粉飾禁止忠實信徒讀聖經，而活活地燒死維克列夫（Wicklief），這個聖經之譯爲通俗語言底第一個翻譯者。天主教的僧侶，以其有他的九日經，他的朝拜聖節，和他的別些虛偽儀式，成爲一切僧侶中最博學的實行愚弄技巧底人。他對於供給一些

無知識的兄弟姊妹來作初級學校之用，一些宗教的監視人來作工場之用，也是最會布置的人。工業的上層有產階級，因為天主教的僧侶給他服了很多的務，就政治地和金錢地維持他，雖然是對於他的等級，他的貪鄙·和他在家庭事務中底干涉感覺不滿。

第五章

無產階級之非宗教底原因

—

在經濟方面的

在歐洲和美洲有很多人企圖把工業無產階級基督教化底嘗試，完全歸於失敗了。無產階級對於宗教底冷淡，在機械生產把新募集底農民，工匠，和小有產者，編入於工錢勞動者隊伍中時，便立刻

普通化了。而這些嘗試，要想把無產階級從其宗教的冷淡中挪出來的，都沒有成功。

在有產階級方面生出宗教性之生產底機械形式，却反而在無產階級方面創造了反宗教性。

如果說，資本家對於他的需要相信有一種小心翼翼的造化存乎其間，由上帝從整千整萬的人中選他出來，以財富滿足他的懶惰和社會的無用，是邏輯的，那末，無產者因為他知道縱使他由早晨到晚上都祈禱，沒有一個天父給他日常的麵包，而供他以生活必需品底工銀，係由他的勞動掙得的，遂不知有神的造化之存在，是還要更邏輯些的了。進一步說，只是無產階級知道，并且過分地明白，假使他不勞動，雖然天上有一切善良的上帝，地下一切的慈善家，他還是要死於饑餓，不能生活。工錢勞動者底造化就是自己。他的生活條件使別的一個造化觀，成爲不可能。在他的生活中，不像有產階級的生活那樣，有突然的命運，能够用一種奇術把他從悲慘的地位中超拔出來。他生於工錢勞

働，活於工錢勞働，死於工錢勞働。他的奢望，在一年底每天中，在一生底每年中，都不超過工錢底增加和工錢底繼續。給有產者預備下迷信觀念那些不可預料的財產底運氣和偶然，對於無產者沒有存在。而上帝底觀念，只有他的收入是由迷信觀念從任何來源準備出的，才能現於人類的腦子裏面。

如果工人隨隨便便地牽入上帝底信仰，即他不經心地聽了環繞其周圍底話，他就要開始提出問題，看他所得底那一份勞働和貧困，是否正義，而要求伸張公道。結果，他對於上帝，採取恐怖和仇恨底態度，並把牠表現成有產階級剝削者底形態和種類，如像殖民地黑奴一樣，說上帝是白種人的，因而就是他們的主人。

自然是的確的，工錢勞働者沒有強過資本家和其經濟學者好多，他亦不了解經濟現象底進行，而說明其所以然，只覺得工業興旺期勞動高壓期之後就隨之以恐慌和失業，其規則的情形正同夜

以繼日一樣。但這種不了解雖屬同一的，曾給有產者底心靈預備下了上帝底信仰，然在工錢勞働者方面却沒得同樣的結果。因為他們在近代的生產中占着底地位並不相同。生產方法底占有，給與有產者底方向，不是生產上底管理和生產品底流通，而結果強迫他專於注意那些影響管理與流通底原因。反之，工錢勞働者就沒有權利去焦慮這些事情。他也不參與生產底指導，也不參與原料底選擇和備辦，也不參與生產底樣法，也不參與生產底售賣。他只供給勞働，如同驢馬一般。激起自由思想家多言冗辯的憤怒那種耶蘇會員底消極服從，乃是軍隊中和工場中底法律。資本家把工錢勞働者位置在放有原料和正在運動底機器面前，命令他工作；他成了機械底一個機件。他在生產中只有得工錢底一個目的，這是有產階級不得不讓他底唯一的利益。及到他把工錢一領到手，他就不再有甚麼要求了。有產階級許他保存於生產中底利益，就只有工錢，所以他除開專務勞働以領得工錢而外，

就沒有旁的了。並且因為東家，或他的代理人是工作底授與者，所以這就只是到他們那裏，到與他同樣由肉和骨構成底人那裏，即他取得工錢底人那裏，看是否有工作或沒有工作，而非到經濟現象那裏，這或者是爲他所不知其有底東西。在他爲工錢底減少和勞働底疲滯而憤怒時，就是反對他們，而非反對生產之一般的混亂。他把一切使他走到好和壞的，都歸責任於他們。正當生產方法底占有，在爲他們所機械化時就喪失人格性(或喪失個人性——譯者)之際，工錢勞働者却把害及他們底偶然，人格化起來。(註三〇七)

二

在自然方面的

大工業底工人所過底生活，使他還比有產階級不受自然環境底影響得多，這些影響在農民中

(註三〇七) 本節與下節，原是相連的。譯者

維持了對於靈魂，邪術，魔鬼，和其他的迷信觀念底信仰。到他名下底情形是這個樣子：只有在太陽穿過工作場底窗戶時才望見太陽，而他所認識底自然，僅僅是那個城市周圍底鄉間，並且看見牠還是很少有機會的。他差不多連小麥地與蕎麥地，洋芋根與大麻根都分不清楚。他知道底土地之所生產，不過是爲他所消費底那些東西罷了。他對於農田底工作和影響於收穫底原因，完全茫然無知。天乾，水患，雪雹，暴風暴雨，等等從沒有使他想到牠們在自然上和收成上底作用。他的都會生活，使他免除了襲擊農夫心靈那些憂慮的和攪擾的掛礙。自然根本就不會走進他的思想。

機械工場底勞働，使工錢勞働者與可怕的自然力發生關係。這種自然力又爲農民所茫然無知的。但是他把受自然力底統治，代之以對自然力底檢查。龐大的鉄鋼工具充滿了工場，而他能使牠動作如同自動的傀儡，他有時要捉住牠，破壞牠，研碎牠，絲毫不能在工錢勞働者裏頭生出迷信的恐

怖，像在農民中底雷聲，使失掉感覺而驚駭已極那樣。因為他知道這些金屬怪物底各部份，都是由他的同伴們製造出來，裝置起來的；而且只要放上一根皮帶與發動機相連，就能使牠前進，或使牠停住。機器雖然有牠的神祕力量和生產，對於工錢勞動者，却沒有任何神祕。電氣廠底工人，僅僅在電晷（cadran）上把機柄轉一下，就能放出原動力於若干啓羅米突之遠底電車，或者發出一個城市底電燈所需要底光亮，這樣奇異的事情，都只能使他像『創世紀』底上帝一樣說：“光亮來了”，而爲使光亮之來……從不想到邪法，更沒有甚麼幻想；然而在他，這種邪術是簡單的和自然的事情。假使當他給機器和電燈通電氣去底時候，有人來對他說，某一個任何樣的上帝，如果他願意底話，就能够停住機器，熄滅電燈，那末他一定會大大的驚怪起來。他將回答你說，這個無政府主義的上帝（即搗亂的上帝——譯者）很實在地就是一個齒輪錯亂了或一根引線割斷了，而他便容易找出這個作怪

的上帝，使之就範。近代工廠底實踐，教育了工錢勞動者以科學的有定論，而不需要經過科學之理論的研究。

因為有產者和無產者不再生活於田間，自然現象這就不再有能力於他們裏頭孕育出迷信的觀念，這些為野蠻人用以釀成上帝觀念的。但是如果說有一個，因他是屬於統治的和閒惰的階級，遂受了由社會現象所生底的迷信觀念之繁殖的作用，仍留有上帝底思想，那末別的一個，就會因為他屬於被剝削和生產的階級，而逃出了牠們的迷信底影響。有產階級一天沒有被階級專政沒收其每日偷自工錢勞動者底財富，就一天不能失掉基督教而放棄上帝底信仰。

對於自然之自由而無私的研究，在某些科學的環境中開始生出並堅實地建立了一種信念，說牠的一切現象服從於必然的法則，並且應該探究牠們的決定的原因於自然之內而不在自然之外。這種研究另外還允許把自然力馴化，以供人底使

用。

但是自然之工業的使用，曾改變生產方法爲如是龐大的經濟組織，以致爲專占牠們底資本家，不能管理得住，是即爲工業商業定期的恐慌所指示出來了的。這些生產底組織，雖然是人類創造的，一到恐慌發作時，便又掉轉來傾覆社會的環境。而恐慌爆發之盲目，也同自然力奔塵絕軌時之擾亂自然秩序一樣。近代的生產方法不再受社會底約束了。要使這種約束能建立起來，必然的先決條件，就只有使牠們都變成社會的財產。僅僅是在這個時候，牠們才不致生出社會的不平等，把財富交給閑惰的人，而以貧困處罰工錢勞動的生產者，並且造出世界的擾亂，使資本家和其經濟學者都只知道歸因於偶然和不可知的原因。當牠們被社會所占有和管理時，那就不再有社會秩序底不可知者了。那時，而且只有那時，才確定地消滅了人類頭腦中底上帝信仰。

三

工人非宗教之特出

近代工人在宗教問題上底淡漠，爲我所找出其決定的原因了的，乃是一種新的現象，第一次產生於歷史之中。人民羣衆直到而今常常都在醞釀心靈主義的觀念，哲學家不過是做了一些更精細的和更複雜的工夫而已。同樣，宗教的故事和思想，爲牧師和統治階級所宣傳的，還不過把牠們組織成爲正式的宗教和智識壓迫底工具罷了，其實都是已由平民羣衆醞釀出來的。

附 錄

蒲洛麥得底神話

“古代神話都是些帶來真理之虛誕
的記事”。 亞里士多德

一 神話底解釋

火神蒲洛麥得，是不屈服的梯丹，他受了捆縛，而且被老鷹折毀了肋骨的，還是危脅着熱斯，使不自安。他在古代和近代的神話上，成爲火底發明之詩人的和英雄的人格化，他把火從天上偷來，而輸送於人，并教人使用牠來做金屬的工作。

東方學家波得勒先生 (M, F. Baudry)，對於蒲洛麥得底逸事及其名字，都歸因於一個亞里安語的 (aryenne) 根源。pramantha (蒲拉莽達——譯者) 這個字，在梵語上所表示底意義，是

一根棍在木頭置板底中央所作成底洞裏旋轉，而 pramathyus (蒲拉馬底玉——譯者) 就是表明由這種方法取得了火。希臘人推演出來底名字是從 Προ-μαθε。在前就認識了，先見。蒲洛麥得是 prévoyant (先見的)，而他的弟兄埃比麥得 (Epiméthée)，即 imprévoyant (無先見的)。埃西列叫他做“prévoyant”(註二九八)，說他是“賢人會議裏得密之靈巧的兒子”(前書, V. 18)，“狡猾的人，詐僞的人”(前書, V. 62)。在赫雪得看起來，在埃西列也是如此，他是精細的，奸刁的，聰明的東西。他的名字，對於希臘人，絕不會與火有任何字原學的關係。

這個逸事底解說，沒有非難地被承認了的，只有在假使梯丹底劊子手熱斯，是一個原始的神，而其來源如賈亞一樣消失於遠古時代時，才有某種機會成為不可爭辯的解說。然而事實不像那樣，反之，熱斯倒是蒲洛麥得底同時代人，被他看成

(註八九二)『蒲羅麥得』, V. 85。

“仙人的新首領”（前書，V. 96），克洛諾王位底篡奪者，而克洛諾，根據『伊里亞得』，是第一代降生於世的，根據赫雪得，則是第三的一代。他（指熱斯——譯者）屬於希臘人的班得翁中男性神底第三代，在這些男神之先的是賈亞這個“一切之母”——*Πίσυμμήτηρ*（前書，V. 90）。既然我們還沒有找出不知道火，不會用火來取暖，炊食，而嚇退猛獸，並且還不能用兩木相擦來產生火這樣野蠻的游羣（horde）；所以應該承認前史時代的希臘人是為世所知底最下等的人。說亞利安人在從印度遷出來之前即有了火，怕是更加或然的了，不一定確實。無論如何，赫納列人（*Hellènes* 註二九九）在熱斯和蒲洛麥得降生之前，即利用火來做金屬底工作，因為製造大炮——即克洛諾底兒子用以射擊梯丹的，——底西克洛浦（*Cyclopes*），據

（註二九九）希臘原始的名字為赫拿達（*Hellade*），

所以希臘人底原始名字就叫作赫納列人。譯者

赫雪得說，是烏拉洛底兒子，這就是說他屬於男性神底第一代。另外，蒲洛麥得自己，也就承認人們曉得了火，而他只是教他們從火燄中推測出先兆而已（前書，V. 490），并且當時底“野蠻民族沙里伯人(Chalybes)，已知道用火鍊鐵了”（前書，V. 709-710）。

蒲洛麥得不曾傳火給前史時代的赫納列人，也沒有教他們用火：對於這一逸事應該去找其他的理由來解說。

二 火底崇拜

火，這個發動力底生殖者，資本主義生產之主要的原動物，是野蠻社會最初發明底一種。牠的使用，比當作武器與工具之石頭和樹枝底使用更加好些的，把人從類人猿裏分別出來。他的利用很深地印在原始人底意象中，以致從組織成爲部族，氏族，母系家族和父系家族之時起，“即對牠發生一種崇拜”，在希臘和意大利都始終保存到基督教時

代，“並且還殘留在天主教裏頭”。在祭台上點起底蠟燭和在聖像之前不分日夜都有底燈亮，就是這種野蠻人的崇拜底殘餘。

經過長期和困難才由摩擦得到底火，其保存底責任，屬於野蠻社會中底婦人。當游羣換了駐紮地時，她們把埋有引火之柴底火灰，放進樹皮中搬運起走。在我們今日，西西里底牧畜人，爲要永遠都有火，他們把傘花植物之類底菲呂列(férule)，——其木心最便於帶火的，取一塊來點起，而保存之於火灰裏頭。據赫雪得和埃西列底意見，這明確的是蒲洛麥得，在藏其偷來之着了火的引火柴於阿蘭浦時，用的是菲呂列底樹枝，拉爾得克(narthex)。原始的教堂中巴西里格(basilique可譯爲大堂——譯者)底走廊，有拉爾得克底名稱，大約就是紀念這種植物在赫拿達前史時代中所盡之保存火底作用。

女神赫士梯亞(Hestia)底名字，本義訓爲竈，及擴張起來，遂用爲表明房屋，住所底意義，恰恰

符合於羅馬人底威士大 (Vesta 註三〇〇)；可是同時，赫士梯亞女神在希臘人中就是每個家族和每個城市之聖火底守護者。“她領受一切供獻之新出來的食物”，而在宴會中第一杯祭酒就是用來慶祝她的。她的祭台，在得爾佛 (Delphes) 為一個簡單的崇拜底對象：就是希臘“公共的竈”，當那些廟宇裏底火熄滅了時，就要到牠那裏來找火種去重行點起。在“她與熱斯以及其他的神分居底殿裏，”以犧牲和燒腦去供獻諸神的，常常是首先要致敬於她，當作最老最尊的神靈。並且在阿蘭浦，當做勝會時，希臘大會所供獻底第一個祭品就是為的赫士梯亞，第二個才是熱斯 (註三〇一)。她是勒亞 (Rhea) 和克洛諾底長女 (註三〇二)。熱斯娶了她的

(註三〇〇) 為羅馬都府底守護神。譯者

(註三〇一) 『波沙利亞』(Pausanias), V, 14。

(註三〇二) 『達阿果尼』(Theogonic 論神底世

系底詩。——譯者), V, 453

姊妹赫拉之後，波塞東想照熱斯底樣子，娶她作婦人。熱斯和赫拉底結婚，為克勒多人(Crétois)所呼為「神聖的婚姻」的，指明了兩性的結合得舉行於游羣底內部，這就是說在同輩底男子和女人彼此應互視為兄弟和姊妹的中間。馬克勒南(Mac Lennan)曾經在澳洲游羣中發現這些風俗，他名之為「族內婚」(endogamique)。赫士梯亞終身當處女，沒有嫁人，這是真的，她以熱斯底允許成為阿蘭浦家族底首領。加麗馬格在『亞爾得密聖歌』(Hymne à Artemis)中說，這個女神得到類似的准許，伴隨她底仙女也是如此。終身作處女底話，在前史時代中，不是表明發誓要為貞女，永保純潔，而是拒絕屈服於父權制婚姻底羈絆，即熱斯所新建立於阿蘭浦中的。在人間底婦人，雖然生有很好的小孩，已為母親了，也不接受父權制的風俗，而仍保存其處女之名。埃西列叫美人軍(Amazones)為處女軍(rom., V. 418)。希臘的語言，說未結婚的少年女子底小孩是「處女底

兒」, ἱεροθεΐα: 就轉述出了這個父權制的觀念。

飄流的野蠻人圍集成羣，圍着火底周圍，來吃飯，睡覺。當他們停止其無定居的生活，而建築起了住宅時，大家共有這些房屋，使一切氏族都居住其中。竈，設立在一座大房底中央，成爲氏族底中心。而這種氏族，當共產主義的習慣一天存在時，都一天地只有一個住宅一個竈（註三〇三）。希臘人設一個全城共有的竈，是卽在蒲利大列（Prytanée）中底赫士梯亞祭壇，這個成爲原始住宅之紀念的，是一種環形的建築；在羅馬底威士大廟宇也是如此。蒲利大列隨後變作公共政權和裁判機關底所在，招待外賓和公使底地方。牠位於

（註三〇三） 赫士梯亞，εστία，是竈底女神之名，以 στῦ. 爲語根。由這個語根孳乳出含有停止，駁立之意底字。拉丁文底 stare（站）和法文底 station（站）等字，亦從這裏推演出來。

雅典亞哥拉 (Agora) 附近，亞克洛波列底山足底下。最初是建立在其山頂上的，是即原來的野蠻部族駐紮底地方。一個永遠的火，繼續不斷地在牠的祭壇上燃着。牠是全城底竈，希臘文叫做 *ἑστία πόλεως*。而拉丁文則說是 *focus* 或 *penetrabile urbis*。根據第得里夫 (Titelive)，他們相信羅馬底命運是連繫於這個竈的。到晚上就用灰來把火蓋起，到早晨便用特種底樹枝把牠重燒起來。——爲甚麼用特種底樹枝？因爲不是一切種類底樹木都可以拿來燒食物的。假使火一旦熄了，那就只用野蠻人的方法，拿兩塊木頭來相摩擦，才能把牠重燒得起來。除開市民以外，沒有人能夠去列席參與在城中竈底祭台上那些供獻事宜。唯一注意的，就是怕外來人污穢了宗教的行爲。假使敵人所占領了底城市，又爲市民將牠克復轉來，首先的一件事就應該洗掃廟宇。所有家族和城市底竈，都是熄滅過又重新燒起來的。外國人底接觸，把那些灶通同毀壞了。(註三〇四)

當氏族停止其共同體底生活，而分裂為許多私的家族時，每個家族都建築一所房子，並且都從共同房子底竈裏取出火種來另燃一個竈。這個火是宗教地保存着的。牠若一旦停止燃燒歸於熄滅時，那就是家族全體殞滅底表示。竈火絕滅和家族絕滅在希臘文裏頭是同義的話。

在有史以後時代中，要出國去創設殖民地底僑民，便從其所離開的城市之蒲利大列中，帶起火種走，以好在他們新造成底城市裏去燒一個竈。

(註三〇四) 猶太人也一樣有火底崇拜。若瑟佛 (Joseph) 敘述過這事，說他們是很留戀火的，以致在他的時代，還有一個騷亂爆發於耶路撒冷。因為羅馬的統治者胡祿呂士 (Florus) 禁止舉行“人們所謂「愛克西多佛利」(Xtrophoric) 節期，——當這一節期日，人們要帶許多的樹木到廟宇裏去，以供燃燒，使其中底火永遠都不熄滅”。『猶太人底戰爭史』第二卷，第三十一章。

假使這新蒲利大列底火熄了，那是不許再燒起來的；必要回到本國底竈裏去拿火種，因為牠是家族和殖民地底「聖火之源」。一個軍隊到戰場上去，也要取聖火底種子，是即比洛佛爾 (pyrophore) 戴之於他的頭上的。他的作用給了一個神聖的性質；戰勝者要恕饒他，不加殺戮。

蒲利大列底聖火是權威底源泉。蒲利登 (prytane) 這個字，與首領，官員，國王同義。在密勒，在哥郎日和在一切希臘的國家中，蒲利登都是城市底頭等官員。在雅典他們是由十個種族選舉出來底五十個元老院議員；他們輪流地作院長和一切人民大會底主席，並且監督命令底執行。

阿蘭浦的家族，——人類的城市和家族也是如此，——有牠的竈，而這個竈也是“火底泉源”。邦達爾叫熱斯做“雷聲和電光底蒲利登”，叫埃西列做“幸福者底蒲利登”（『蒲洛麥得』V. 173）。蒲洛麥得火神對於“火底泉源”（前書，V. 109-110）所重行燃起底火，不是凡人所認識底普通火，而是——

種爲熱斯所不肯傳到“有死的人”之聖火底火種（『達阿果尼』，V. 564），沒有這種聖火，人們便沒有權利燒起家族的竈。

蒲洛麥得並沒有表明火之發明底人格化。但是他的逸事中所有底枝枝葉葉的事，爲赫雪得和埃西列所記載出來的，是破裂前史的赫拿達那些種族之諸鬥爭底紀念。而這些鬥爭是由父系制的家族代替母系制的家族起來的。分裂父系家族而準備有產階級家族——由單一的家政組成還存在於今日的——之出現這一些歷史的事變，也同此一樣。

三 母系制度與父系制度

通常都承認，從沒有一個人類社會，在起源方面，不是立足於父系家族之上的。這在實際上，大約是的，達爾文就這樣設想，以爲 homo alalus 有與非洲猿猴（gorilles）宛然相似的風俗習慣。而這些猿猴底生活，在父系制之小小游羣的形式中：

游羣底組織是由多數女猿和一個單獨的男猿所形成的。當青年男猿到了成年底歲數時，牠們便互相戰爭，並且要同牠們的父系相打，以便知道牠們之中誰將能够繼續留在這一小羣中間當主人。結果是最強壯的，把最弱小的殺掉，或驅逐，而成爲家庭底家長。因爲如此，牠與牠的女兒，姊妹，母親等女猿有性的關係。人也能由如此類似的父系家族來開始。但這就的確是曾經有過非洲猿猴那樣亂婚的風俗。因爲，他同牠們一樣，對其羣中婦人與他的親屬關係，完全茫然無知。在我們今日，有兩個英國的人類學家，斯賓塞和幾朗（Gillen），肯定地說，在中澳洲裏有一個野蠻民族亞郎大人（Aruntas），不知道小孩是由兩性結合而來的。歐洲人正確地知道沒有婦人和男子底肉體關係不能生出一個孩子，也只是幾世紀以來底事情。當中世紀時，他們還以爲一個婦人能够由鬼魂底作用而懷孕。

但是，這種家族之原始的和設想的形態，只有

到人與類人猿稍有分野時才能產生的，並不曾給我們留得有痕跡。反之，在野蠻民族上底觀察，和在人種之由來上所蒐集底傳說，又僅僅指示我們一些婦人和男子都差不多和和氣氣生活着底社會。這是自然的，即：在這些集團中，盛行着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小孩確實能認識他們的母親，而羣集於其周圍，因而血統支派底建立，是由母系而不是由父系，他為小孩所不認識，或至少是認識不確的；並且一到家族個人化時，首先變成家族底中心和首領的，就是母親。從前一世紀底中葉起，摩爾甘在美國和巴學風（Bachofen）在瑞士指點出了母系家族底存在，說牠在舊世界與新世界中都是在父系家族之前的。人類學家，今天一致承認了這種家族底形態；他們之間僅僅是對於母系所施行底權力底程度，才有分別，各不相同。直到動產在數量上和關係上增加了時，奪取牠的地位而繼起底父系家族形態，便把婦人放在附屬的地位之中。她失掉了她的獨立。從此她不再留在她

的氏族裏面招收她的丈夫到母系家族的屋子中來，倒是被賣出去，進她的丈夫住宅去當奴隸。希臘語言就記載了這種變化。Πόσις，這個字，其原始的意義是表明「主人」的，取得了「男偶」(夫)一字底義思。δάμαρ，本是義訓馴養，戰敗的，變為「女偶」(妻)底名字，而代替了 δεσποινίς，這個字：房屋底女主人，主宰(女帝)，為斯巴達人所繼續使用的——因為在他們裏頭，母系制風俗還殘存着。「年青女子」是尚未馴養的，所以呼為 ἀδμήτις；『阿底塞』(VI, V. 109)叫羅西加 (Nausicaa) 做“未被馴養的處女”，Παρθενος ἀδμήτις，因為她是沒有結婚的。

父系制的家族是由數目差不多很大的家室構成的，——而每個家室又由丈夫，他的正妻，他的妾小和他們的兒童合組起來的。全體人都服從於父系族長之專制的權威，族長就被敬重為家族全體成員之父。他不只對於他的妻子，他的妾小，和他的兒童，操有生死之權，而且還對於他的叔伯，

他的弟兄，以及他們的婦人和兒童，也有同樣的權利。照羅馬人嚴酷的法規，他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in manu)。他是土地產業之實在的所有者，而這種財產就是用作父系制家族底基礎，並且不能讓渡和贈與。他在全體成員的利益內管理這種財產。

四 阿蘭浦中底父系制度

婦人家族地位底變遷，在某些民族裏是逐漸實現，而沒有悲劇的衝突，在赫拿達內，似乎是在流血的鬥爭之後才強迫地完成了的。如果我們在那些神話的故事上找，可以得出這時代所具有底唯一的紀念。由強暴的奪取以占有阿蘭浦底熱斯，成爲了“神與人底父親”，如赫雪得所說，或簡單的“父親”，如『伊里亞得』與埃西列所說。這件事情，是當着地上底父親代替了家族女主人底母系時，而後才把這些經過抄寫到天上去重行印出的。

天上反映地下底事變，如像月亮之反射太陽底光一樣。因爲人只有在賦予他的想像，他的風俗，他的情慾，和他的思想於神靈中，才製造出而且才能製造出他的宗教。他把他的生活中那些顯露本性的事變，搬運到上帝底王國裏去。他在天上重演地下底悲劇喜劇。神話底釀成，是在口頭傳說成爲保存人間事變底紀念於永久底唯一方法時，所以可以說神話是保存過去紀念底遺骨匣，——若果不然，過去便會完全喪失了。蒲洛麥得底神話，是在赫納列入裏頭關於父系制度之組成和解體富有文件上的材料的。

赫雪得把熱斯以前那兩代神，予以烏拉洛和克洛諾底名字。我們可以假定他相信一切時代血統底支派是由父所組成，父系制度的家族是已經創定了的。然而埃西列便恰恰相反，發覺熱斯在阿蘭浦裏曾經做過了一次革命，而輸入一個新的秩序於其中。他絕不稱蒲洛麥得爲父，雖然赫雪得認蒲洛麥得爲加蒲（Japet）底兒子，而在他看

來，蒲洛麥得應該是不可知的或不確實的。他心目中底蒲洛麥得，只認識他的母親得密，這個“古代的女神”。當他（蒲洛麥得——譯者）詢問海中女神時，他叫她們爲得第（Thétis）底女兒，而後才提及她們的父親阿克亞諾（Okeanos）（『蒲洛麥得』 V. 138-141）。埃及人，因爲還殘留着母系制度的風俗，在墓碑上先刻母親底名字，後刻父親底名字，就是如此。當他被捆縛時，他所懇求的不是烏拉洛和克洛諾而是賈亞，“一切之母”，烏拉洛和克洛諾都屬於母系制度的時代。那時，母親統治家族，牠的成員只是服從她。命令她的三個兒子熱斯，波塞東和哈得斯把他們的父親克洛諾捆縛起來的，是勒亞。而吩咐她的兒子克洛諾來拔取烏拉洛底男性以避免她愛情的障礙的，是賈亞。（註三〇五）

（註三〇五） 安得勒·朗格（Andrew Lang）曾經

從烏拉諾底割裂中，連絡起了許多相類的神話，這些神

蒲洛麥得，是一個母系族長底兒子，這個母系族長即“最古的母親梯丹利得·得密”(Titanide Thémis)(前書，V. 66)，她的名字是與賈亞同義的(前書，213-214)，——而賈亞是母親中底傑出者；同時，他又是梯丹們底弟兄，而梯丹們則是母系制底保護者；所以他應該站在反對熱斯這一邊。

話是在波喜曼人(Boshimans)和波里納西人(Polynésiens)中蒐集來的，依照他的習慣，他不求解說牠們。然而那些材料有一種前史的價值，大約給我們保存了野蠻游擊中為停止集團婚姻所做出最初嘗試底紀念。據希臘的神話，這種事情底創始是由婦人幹的，她們為限制肉慾關係底範圍，就直趨於搶奪婚姻(civrition)。曾在波里納西人的部落中生活過底亞特坑松(Atkinson)，把近親通婚底停止歸因於婦人。——這種近親通婚是在母親和兒子，父親和女兒中間施行的，一切民族底宗教逸事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的例證。Primal law (『原始的法律——譯者)1903。

實際，他也是這樣，他開始同梯丹們一起作戰。但因為他的話沒有被採納，而又預料到他們的失敗，遂拋棄他們，領起他的母親同他一路，走到熱斯底營壘那邊。她連繫於他的思想主張，一如亞得拉之所為。——亞得拉對於熱斯是一個先前的女神，然而為適合於新秩序計，却成了他的義女。堅起父系族長制於地上底鬥爭，應是經過長久之時間的，因為梯丹們底戰爭，赫雪得說是經過了十年，這就是說經過了一個無定的時間，如特洛瓦之圍和威野之圍一樣。既然我們看見那些神變換黨籍而站在相信其不應該遇着在那裏底營壘那一邊作戰，那末，她之極端的混亂糊塗，也是應有的了。

熱斯比梯丹們要有遠見些，聽從蒲洛麥得底話，他依照他的主意，監禁克洛諾和其同盟者於大爾達爾裏（前書，V. 223-224）。他所服底務是很重要的，以致他自誇他“曾經分封榮典給各個新神”（前書，440-441）。“他費盡了心”來想他為熱斯所做底一切。然而從熱斯成為阿蘭浦底主人以後，他

又圖謀反對，重行得了他曾經背叛過底母系制度之黨徒底友愛。海女神們始終忠實於舊秩序，由莫瓦爾 (Moire) 之口，發誓說“她們永不變成熱斯下層底僚友，永不與天上的任何一個聯合”(前書，V. 885-887)，可是她們却求助於他向之申訴底第一批人。她們悲嘆她們所受底處罰，咒罵“熱斯用新的法律來統治，並且把直到那時之可尊崇的一切都殲滅了”(前書，V. 151-153)。她們使他知道“住在聖的亞細亞底凡民……和哥爾西得(Colchide)地上底美人軍，處女們”，都哭泣她們受了他的禍，而悲傷“他和他的弟兄們所曾戰敗了之高古而壯麗的神靈”(前書，V. 409-420)。

新的秩序是可惡的。熱斯這個阿蘭浦底父系族長，人間的家族之父同他一樣，是“一個嚴酷的主人，無須詳加說明”(前書，V. 328)：“除他以外，沒有一個人是獨立的”(前書，V. 11)。“他常常以憤怒的態度，把他的堅強不放鬆的意志強迫並壓制天上的種族”(前書，V. 165)。“他根據他自己

的法律，無慈悲地統治往昔底神，而屈服之於一個傲慢的羈馭之下”（前書，V, 406-408）。當所謂“天父”進來時，大家都要起來，並且站在他的面前（『伊里亞得』I, V, 534）。“他只是以他的意志為正義”（From., V, 100-101）。“他的心很難順從，因為施行權力以來沒有好久底人是殘酷的”（前書，V, 34-35）。

熱斯，是再印出人間父系族長底事實和舉動的，所以用強力霸占天上的家族。他趕跑了阿蘭浦中底母系族長底神靈和梯丹們，而為保有其地計，遂使用強力。因為，加麗馬格對於熱斯底頌詞說，不要相信克洛諾底遺產在三弟兄中間底分配，是用命運底方法，使大家各得一份，而是用強力取得其最大的部份。他只是以強力來維持他的權柄。在他的座位旁邊，有兩個僕人：力量和強暴 Κρατος και Βία ，永遠準備服從他，供其役使，在他的命令上，他們與赫佛斯多為伍，以幫助他把蒲洛麥得釘在高加索山上。他的苛刻而粗暴的專制，重

壓在全體阿蘭浦神底身上，以致他們難堪，時或反叛。『伊里亞得』(I, V, 396-406)敘述那些神會同赫拉，亞得拉和波塞東同盟，想把他鎖押起來。他僅僅是賴着得第底指教和布利亞勒(Briarée)底力量，才免於難。赫韋得也述及過別的一個反抗“克洛諾萬能的兒子之威權”底陰謀(『得阿果尼』, V, 534)。蒲洛麥得之受懲罰，也就是爲了他曾經暗地做過陰謀，因爲當阿克亞諾教他節制憤怒，“將就新的習俗”時，他回答他說：“我對於你之站在企圖以外，不參加一切而敢於同我一路，起了嫉妒……。你少管閒點，站在傍邊去罷，因爲，如果我不幸，我不願意以那事底原因，害及別人”(『蒲洛麥得』, V, 344-350)。及他戰敗了並捆縛起來了，他仍然想危脅赫斯以“新的陰謀，去剝奪其大權和榮譽”(前書, V, 173-174)。海女神們曾預料到了他的專制之末日，“當有人要以強力底襲擊取得難於取得底權力時”，(前書, V, 168-169)，海女神就來預料他的專制之末日；蒲洛麥得答道，“他將有

衰弱底一天（無疑的是要為年齡所衰弱），那時他會破滅的”（前書，V，193-194）。“我不是曾經看見倒了兩個暴君（烏拉諾和克洛諾）嗎？我還會看見第三個底失敗，這就是現在御世底那個人：他將倒得迅速，並且是很不名譽的”（前書，V，946-949）咧。這些危脅焦慮着了熱斯，他於是催促赫爾麥士（Hermés）到他之旁，為他拔出他的焦慮之所在。

父系的族長，同中世紀底男爵與國王一樣，害怕他們的嗣子（或繼承人——譯者）。當他們讓位遲了時，人家總要想擺脫他們。在印度，就是把他們送到森林裏去，使他們在那裏過隱逸的生活，得個好死。兒子是蒲洛麥得所期望着底報復者，但嗣子應該是由正妻生出來的，或者合法的義子。然而，熱斯只有從他的配偶赫拉所生底兩個兒子，即亞勒斯和跛子赫佛斯多；他們都生在父系制建立之前，既然他們都參與梯丹們底戰爭，遂不再返到新秩序所要求底條件之內來。但是蒲洛麥得，知道「父親」之愛情的痺味，希望他為情慾所昏亂，以致

忘却了他自己的事，而在棄絕赫拉之後，再“結一次婚，事後又失悔此婚……他的新婦生一個比他的父親更強壯底兒子”(前書，V. 758-768)，來顛覆他。那時“這一咒詛就完全成功，如父親克洛諾在高古的王位落下來時所發出底咒詛那樣”(前書，V. 901-902)。

蒲洛麥得是不死的，他知道他這個戰敗者，受刑者，會看得見熱斯和父系族長制度之暴虐權力底末日；並且他知道他將由赫拉克勒 (Heraklès) 這一個父系家族底犧牲者所釋放出來。因為他應該柔順地服從他的長兄歐利斯得 (Eurysthée)，而執行其所強迫着他那些困難的和危險的職務。但是他的釋放之時要在“十三代”以後才能到來(前書，V. 768)，每代以三十三年計算，亦須四個多世紀以後去了。這或者是教育過埃西列之哀勒西底女牧師們計算在希臘底父系族長制要經過這樣久的時間麼？

埃西列，在悲劇的必然原因之下，把陰謀與

火底偷盜連在一起，好像是如果這兩綜事變在同一時間內經過，他就爲這兩個犯罪的害惡而釘蒲洛麥得在高加索之上一樣。但在赫雪得，簡簡單單地敘述這個逸事，把那兩件事分開了。他們二人在事實上是屬於兩個不同時代的父系族長制度的。一個在這種制度底開始，而另一個則在牠的衰落時期。熱斯之爲着陰謀而處罰蒲洛麥得和其弟兄亞特拿 (Atlas)，把一個拴在柱頭上，他個則處以負天於肩底刑罰，就是世俗的人所行底偷火之罰。

熱斯，在阿蘭浦父系族長制度底開始，經常地必須依賴他的物質的力量和肉體的刑罰，來制服種種上帝。『伊里亞得』說他以兩個鐵繩拴在他的妻子底足上倒吊起來，而且說他自慶波塞東服從他的命令，因此寬恕了他一些，只是拴在手上來吊，“這還不是不流汗水就下台了的咧”（註三

（註三〇六）『伊里亞得』，XV. 15 和 sq. 和 219

○六)。亞歷山大利學校底新柏拉圖派 (néoplatoniciens) 和近代的神話學家, 都把『伊里亞得』述及此事這段, 認為是比喻的意思, 帶有很深的玄學性質。在這段裏, 熱斯在說他的意旨過後, 就以下任何不服從他底人於大爾達爾獄為恐嚇: 他又加一句說, 假使所有的男神和女神, 用金鍊拴在頭項上後, 就不會有動搖得牠底成功, 然而他可以將牠們連地和海一同舉起, 而一齊懸掛之於阿蘭浦底山那邊。這種誇張, 不過是在使人回憶他是諸神中之最強有力的罷了: Θεῶν κράτιστος ἀπάντων。肉體的力量是荷馬時代那般族長英雄之第一種道德。當赫納列入給特洛瓦的老人任命了希臘首領時, 就是由於他們的力量, 即從麥勒拉和亞薩克士底方面分別優力士底力量: 而這個名為“雅典人不可思議的城牆”的, 竟能以兩肩之寬, 勝過了他們兩人。(『伊里亞得』第三章)

但是, 為統治人間的與天上的家族而經理其財產, 專靠力量與強暴依然是不夠的: 還應該有神

明的智慧。而從阿蘭浦底父親所表現出的，就是地上的父親也一樣，並不以他的智識的能力來完盡其職務。

事實似乎是這樣：在前史時代的赫拿達以及其他地方那些部族中，婦人底腦子先發達。因為，在希臘，也如在小亞細亞，在印度也如在埃及一樣，她之成神都在男子前；而藝術與職業的最初發明，除去金屬的勞働工作以外，都屬諸女神而不屬諸男神。米惹（Muses 註三〇七）最初的數目是三個，在希臘底亞波龍以前很久的，就是詩歌，音樂和跳舞底神都是女神。伊西士是“麥蕙之母和麵包之婦”；而得麥特是立法家，Θεσμοφορος，曾經教埃及人和赫納列入培種大麥和小麥，並且使他們放棄了喫人肉底飲食。婦人對於有宗法族長以前底男子，在日爾曼人——爲大西得（Tacite）所認識的也相同，好像在她身上有一些聖和造化底東西 *aliquid sanctum et providum* 一樣（註三

（註三〇七）係美術之類底神。譯者

〇八)。

這個智識的優美，要用野蠻人底生活條件來解釋。在那時，每個性都完盡一種特別的職務。男子底骨節系統與肌肉系統是比較強壯些，擔任“作戰，打獵，釣魚和突圍”，——奧斯特拉里養 (Australien) 說，——這就是說他不另做別的事了，而其餘的，都屬於婦人底權限。婦人底職務，偏於運用她的腦子的機能。她對於往往有百多人底氏族之公共房屋，負有專門的責任。她要準備皮衣和其他的原料品。她從事於園圃底栽種，家畜底飼養和家庭用具底製造。他對於一年中堆聚底動植物的食糧，要保存，管理，節省，烹飪，和分配。斯干底納夫底瓦兒基利和荷馬時代前希臘底克列，就是如此。她還要伴着戰士到戰場上去，興奮他的勇氣，在鬥爭中幫助他，鼓舞他；假使他受了傷，便照拂他。她的救助是很有價值的，據大西特

說，竟至使在文明舉動之下起了反叛底巴達胡人（Bataves 註三〇九）對羅馬兵士，生了憐憫之情，因為在他們當走上前敵作戰時沒有帶着他們的婦人同行。而且還使柏拉圖，——埃勒西祕密神教之傑出的信徒也是如此，——這個很富有原始風俗之學識到爲人所不曾想到那樣程度底人，還使婦人去幫助他的「共和國」戰士於戰鬥之中呢。

這些很多的和不同的職務，足以逼令婦人來熟思，計算，“想像明天，並作很長期的預料的”，必然地發達了她的智識的機能。男子，因為他的作用是戰士和食糧底備辦者，只有聽其生活，成放任形式。因此，智識不發達，“甚至年齡到了百歲的，據赫爾得說，還是依靠神智的母親，—— *κεδνη* 而活動其傍，他受養於她的屋內，好像才曉得說話 *μέγα νηπιός* 底小孩子一樣”（註三一〇）。婦人之

（註三〇九）日耳曼人民之居於今之荷蘭地方的。譯者

於無憂無慮無預料的野蠻人，簡直一個造化之神。她是有神智和能預料的東西，主宰他由搖籃到墳墓底一切命運。男子，以其日常生活底事變和智識的獲得來形成他的意識，所以就開始把婦人尊敬為神。有史以前的希臘人和羅馬人，放他們的命運於摩瓦爾，巴爾格——*Moroxi, Parcæ*，——等女神底鑒察之下，這些女神底名字在拉丁文為家庭經濟底意義，在希臘文裏，即義訓為每個人在生活品或劫掠物底分配中所得到底部份。“摩瓦爾這有三個身體底古代女神，和哀蘭尼們這甚麼都不忘記底人，就掌握了生活必需底舵”，蒲洛麥得說，阿蘭浦底主宰“比她們還要弱些，他不能免脫其命運之支配”（『蒲洛麥得』，V, 516-519）。

熱斯雖有不可抗的力量，但他亦有在地上推倒母親在家族底指揮地位之一般父親智識上的弱

（註三一〇）『勞働與日子』（*Travaux et jours*），

V, 130-131。

點。他不是一個“聰明的訓誨”底給予者，如同得密，蒲洛麥得底母親。恰恰相反，他爲要免脫其地位底危險，必需常常求助於母系諸女神底指教。他只有在依着“賈亞底指教”，把被烏拉諾監禁在地下底赫加東喜爾(Hécatonchires)，布利亞勒，哥丟(Cottus)和日野(Gyes)釋放之後，才戰勝了梯丹(『得阿果尼』，V. 617-626)。並且還是在依着賈亞底指教，爲補足他所缺乏底智識的品格，而娶了“男神和凡俗男子之最聰慧的”麥第(Metis)爲妻。正同野蠻人貪食敵人底而心以取得其勇敢一樣，他吞了麥第，來圖消化她的狡計與智慧於其腹中。因爲他的名就含有這樣一些意義。這些智識的品格在當時是婦人底賜予(前書，V. 886 et sq.)。

但是這種消化不能立刻做成，如果我們用蒲洛麥得對他所玩之很壞的神通來判斷這事，就是如此的。梯丹爲要試驗他的聰明，曾經殺了一條大牛，割成塊塊，同牠的肉一起造成一個肉堆，而

蓋以牛皮，皮上放着臟腑，這個人所不屑要而施給乞丐——這是『阿底塞』所告訴我們的（XV III, V. 44）——底部份。在另一堆，他用剝了肉底骨頭堆成而巧妙地把牠藏在油底包裹之下。阿蘭浦底主人說：“加蒲底兒子，你這種分法很不好”。可是詐偽的蒲洛麥得回答道：“很光榮的熱斯，你是諸活神之最大的一個，依你的智慧所指教你底選擇，來取一份罷。”神與人底「父親」（熱斯——譯者）只知道貪食，就在一切阿蘭浦的笑聲裏把那些油包裹拿在兩手之中了。當他看見剝了肉底骨頭時，才大發其狂怒（『得阿果尼』，V. 536 et sq.）。

這樣一個很粗笨的詭計之能在天上玩出，就是因為在父系族長制底初期無耐心以忍受父親權力底人，往往要求助於相似的試驗，以給他證明他的智識能力不允許他來代替母親在家族中底指導和財產方面底管理。

五 蒲洛麥得對於凡人底恩典

在野蠻民族裏，物件底使用牽引出牠的占有。所以負住宅和糧食之責底母親，就是屋子和其內所有一切底主人，男子僅僅占有他的武器，和他釣魚打獵底工具。小孩子是屬於母親的，因為生出他們，哺養他們，教育他們和給他們以居住之所的，都是母親。女兒在與人結婚時，也不離開母親的住宅；丈夫是一個客人，應該供給他的生活品

用來準備飯食底竈，是母親底財產；當她死了底時候，就是她的長女底財產。

父親在顛覆母親之後，成了房屋及其竈底占有者，是聖火和火源底主人，如埃西列之所說。因為他應該依照宗教的祭典，占有這火底火種，才能點起一個新的家族的灶。成為阿蘭蒲神人之父親底熱斯，因此是“幸福神仙底蒲利登”（『蒲洛麥得』，V. 173），這就是說他是竈與聖火底主人；他把女性的神，賈亞，勒亞和得麥特，王母和地母

——供給一切和滋養一切的——即人格化於此等名稱之下的，驅逐出阿蘭浦之外了（註三一）。男子之不接受新秩序的，當其拒絕承認“幸福之神底新首領”時，即繼續敬奉她們。赫斯因而就把他們都滅絕了，赫雪得說。

（註三一） *Pia* 爲 *Ερα*，德爾 (Terre) 底反形能，她是賈亞，德爾底女兒，和得麥特，地母神底母親。蒲洛麥得說他的母親得密和賈亞這個神與人底原始母親都是“在許多名器下底一個人”（『蒲洛麥得』，V, 213-214）；上面說過底十四首詩，叫賈亞， *χθών*，爲德爾。

正義底思想，爲氏族底家族間對土地底按年分配所助成其發展和堅固的，首先似乎是母親和土地底附屬物：得麥特是說法律之送來者 *Θεσμοφορος*，底意思，也是菓子底字。這只是在工商業發展後，正義觀念才脫離土地來人格化地成爲特別的神性：得密，底克等等。

竈底占有，喻言出父親底統治，他的權利，他的榮譽和他的權柄似乎是都繫屬於牠。埃西列毫無差別地使用這些不同的字：火，榮幸，尊貴，和權柄，Πῦρ, Τιμήα 和 Γέρας，來表示 蒲洛麥得偷給熱斯而傳之於人底東西。當『伊里亞得』要顯露克洛諾繼承那部份——將分給他的三個兒子——底特性時，牠也一樣使用 τιμή 這個字（『伊里亞得』XV. V. 189）。梯丹從阿蘭浦底竈裏奪了火種，不僅僅是偷去一片簡單的燒成白灰底煤，他還危害了“神底權利”（『蒲洛麥得』，V.82），而在“一天傳之於人時……他便給了一些超過權利底榮幸於凡民了”（ib V. 83 et 30）。他所犯底褻聖之罪，打個比方，就像市民偷其城市聖火底火種，以給予外國人，使他敵對的城市底竈得以燃起一樣。

所以蒲洛麥得偷給於人底“火之泉源”那個火種，不是尋常的火，“由愛特拉（Oetna）那裏突然放射出底火”（前書 V. 372），而是聖火，給予於人後，就占有以牠來燃一個家庭的竈，組織一個

獨立的_底家庭_底權利，以減少父親_底專制之權。波塞東，在分配之時曾接受有他的聖火那份_底權利，所以能建立一種為阿蘭浦_底族長所沒有任何權威於其上_底家族。就是當那時伊利 (Iris) 給他帶來了赫斯_底命令，他也拒絕服從。他回答說“他和平地享受他的第三_底股份，他不能以他的拳頭當做一枝箭樣來恐嚇我，儘管那是他喜歡以他的尊嚴之口吻來叱責他所生_底而且必須服從他的命令_底兒女的”(『伊里亞得』, XV, V. 194-199)。

在埃西列悲劇中_底人物：克拉塔 (Kratos)，赫佛斯多，阿孫里得 (Oceanides)，伊阿 (Io)，赫爾麥，蒲洛麥得等，都說火是給予於「凡人」(mortels) 了_底—— $\Theta\nu\eta\tau\omicron\iota\varsigma, \theta\tau\omicron\tau\omicron\iota\varsigma, \epsilon\phi\eta\mu\epsilon\rho\omicron\iota\varsigma, \varphi\omega\tau\omicron\iota\varsigma$ 。蒲洛麥得是唯一的在兩個情況中使用過「人」(homme) 這個字—— $\alpha\nu\theta\rho\omega\pi\omicron\varsigma$ (『蒲洛麥得』, V. 446和502)，正當「凡人」一名詞在四種同義_底情形下用過三十七次時 (註三一二)。蒲洛麥得 在他說及火之傳達於人時，不曾用過「人」這個字，但當

他說他沒有絲毫責難人的和他曾教他們開發地中所藏之金屬時，就使用過這個字。赫雪得也一樣地說熱斯拒絕“給火於「凡間之人」(hommes mortels)” $\Theta\nu\eta\tau\omicron\varsigma$ $\alpha\nu\theta\rho\omega\pi\omicron\iota\varsigma$ (『得阿果尼』，

(註三一二) 克拉土用 $\Theta\nu\eta\tau\omicron\varsigma$ 這個字三次

V. 8, 38 et 84, 用 $\xi\phi\eta\mu\epsilon\omicron\omicron\varsigma$ 一次 V. 83。

赫佛斯多對於 $\beta\omicron\omicron\tau\omicron\varsigma$ 用了二次。V. 21 et 30。

蒲洛麥得用 $\Theta\nu\eta\tau\omicron\varsigma$ 這個字九次，V. 107, 243, 252, 271, 465, 499, 726, 731 和 792; 對 $\beta\omicron\omicron\tau\omicron\varsigma$ 則十二次，V. III, 116, 124, 325, 239, 243, 443, 471, 507, 605, 791, 和 833。

阿孫里得用 $\Theta\nu\eta\tau\omicron\varsigma$ 這個字三次，V. 416, 539 和 545; 對 $\beta\omicron\omicron\tau\omicron\varsigma$ 用過兩次，V. 255 和 508; 對 $\epsilon\phi\eta\mu\epsilon\omicron\omicron\varsigma$ 二次，V. 257 和 541; 對 $\phi\omega\tau\omicron\varsigma$ 一次 V. 543。

赫爾麥用 $\epsilon\phi\eta\mu\epsilon\omicron\omicron\varsigma$ 這個字一次 V. 935。伊阿

對 $\Theta\nu\eta\tau\omicron\varsigma$ 用過一次 V. 606。

V. 564)。這樣說來，那末 還有一些不是 凡人的人嗎？

在埃西列和赫雪得說及火之拒絕給人或傳達給人時，都永久堅持着只使用 *mortel* (凡人) 這個字，是出於願意的，具有能够默示出野蠻人的意識底意義。

野蠻人爲了解釋夢底現象，沒有找出比把人分爲兩個，而照他的說法予以「重我」之名這個辦法更簡單和更聰明的了。「重我」當他睡眠時，能够離開他的肉體去打獵，作戰，報仇，等等。及到他回至他的肉體住所中時，醒覺底現象就產生了。假使他走錯了路，或因爲一種任何原因不回轉來，那肉體就不會醒覺。他在屍體毀壞後，還繼續生存。這是野蠻人在夢中看見他的死 同伴們之鬼魂底原因。「重我」，在肉身解體之後而處於無住所時，就游行地上，直到他遇着任何一件東西，化身其中時才止。這種東西，不論植物，動物或石頭，如果他歡喜，便附體於其上，並且也隨他的願意而拋棄他。所

以輪迴轉生之說，是起源於野蠻人的。死者底鬼，也如野蠻人一樣，專好報復，凡牠們在生前或死後所受之真正的或想像的損害，都要報復。所以原始的人之害怕死者，更甚於活人。他們對他們（指死者——譯者）的「重我」，完全在長期的恐怖之中。爲要擺脫這個，他就發明死後的住所，並盡力布置得頂好，使鬼魂在其屍體毀壞之後，到那裏去，過很幸福的精神生活，以致失掉其對於活人生活底羨慕而來攪擾他們。這種旅邸最初是建立在山頂上的，如像阿蘭浦底情形，阿蘭浦在熱斯之前，是鬼魂——δαίμονων，底住所。事實上，蒲洛麥得曾敘述戰爭爆發在鬼魂——εάνθρωποι，中間，“這一部分願意推翻克洛諾，令熱斯登極，而那一部分則連合起牠們的勢力，使熱斯永不能統治於諸神之上”（『蒲洛麥得』，V. 203-207）。蒲洛麥得，梯丹，熱斯，男神和女神，曾參與了這一鬥爭的，都是死了的人之不死的鬼，居在阿蘭浦，這個爲野蠻的希臘人所想像出來以安置他們底住

所。

死後生活與幸福生活底信仰，在野蠻人與半開化人一天生活於共有財產和母系家族底制度之下時，都非常活躍於他們裏頭的，在父系族長和家族的私有財產底制度之下，便隱晦起來，結果至於消滅。父親是家族全體成員底唯一人，具有一個死後繼續生活底鬼魂，但是他不過其第二生活於特別的族邸，而住在設置於竈之傍邊底墳墓之中，為竈底看守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之待遇其死了的父親，如像活人一樣；他們要給他拿些飲食去供獻，並且請求他的指教，他遂加入於祖先之列了。他變成神，人對他行一種家庭的祭祀。照赫拉克利特底話，“人是死了的神，神是「不死的人」”。家族之其他的成員，男子也與婦人一樣，都失掉了他們從前所有底靈魂。他們之死是完全的死，沒有任何「重我」令他們能繼續生存。他們是「有死的人」，正當父親為永遠「不死的人」時。

“希臘人曾經由野蠻人的意識形態 這個階段

經過了的，同於他們曾經由產生這種意識形態底生活條件那一階段經過後一樣，如赫雪得關於人類的種族所說之有名的段數之所證明。——這些段數不是天才的詩人之發明，而是概括前史種種過程爲一著名的縮本之逸事底複寫。

赫雪得說，“假使你願意，我將給你好好地 and 科學地展開一別的傳說，使你知道神與「有死的人」是出於同一根源的。這種信仰，縱是詭辯派的哲學企圖把牠的根株截斷，依然殘存於基督教中，所以耶穌這個有死的人，成了不死的神。在埃西列底時候，如邦達爾所說，承認“人和神，都是爲母所生，大家屬於同一的母親”，即地球(Nem., VI)。人與神很少有區別，以致畢西士特拉得(Pisistrate)使雅典人民宣佈在雅典廟裏(Pallas-Athené)穿衣底妓女，作城市底波里亞得女神。”

金質底第一等種族是“「發音明晰底人」底種族”，*ἡ εὐροπῶν ἀνθρώπων*，爲住在阿蘭浦底神仙所創造的(註三一三)。“他們生存於克洛諾底時代”，

因此，他們是在熱斯之前。共產主義的野蠻人就是如此的，“他們如無憂無慮的神一樣地過活……”。

(註三一三) “希臘主義者得斯虛梭(A.-U.Desrousseau)使我注意 *μεροπες ανθρωποι* 底意義，因為字原學底困難，可以同樣地解作「以手取物底人」。這個與那個底意義都告訴我們，在那種時代，人與類人猿不相同了，其分開底所在是：語言底獲得和前肢走路底停止。另外，語言之獲得是與身體底直立有密切關聯的。在事實上，連同後肢一起底進步，使人得了胸部之自由而容易的利用在合規的呼吸中，發出聲音。鳥類因為有自由的胸部，所以是唱歌的。大概人類的語言，和達爾文所想，是由唱歌開始。

赫雪得底敘說或者是人所具有他的根源之最古的紀念。要注意的，就是關於人類種族之聖的逸事之引述，並非在『得阿尼』之中，而在『勞與日子』之中，是即為斯巴達人所輕視地叫做工匠之詩的，工匠們不能在父系族長制底體裁上組織他們的家庭，實

他們以願意為準來分配工作和財產……。他們之死，和「睡眠制馭」着時一樣”。他們的「重我」離開屍體而飄流於地上。在熱斯霸占了阿蘭浦以後，他們在鬼魂—— δαυιδου 底狀態，繼續生活於地上，“以空氣為衣……他們是肉身的人底守護者。他們監視着那些壞的行為與動作……他們是財富底分配者”。

銀質種族底人，屬於母系族長時代，因為“就是到百歲底年紀，人之生活和長養都在有智德的母親傍邊，在她的屋裏，等於一個大的孩子”，熱斯把他們弄絕滅了，因為他們拒絕“敬奉阿蘭浦底男神……而供獻犧牲於他們的祭壇。但是他們仍在鬼底狀態繼續生活於地下，是即被稱為「多福的死者」的，他們得以受着榮典，雖然位列在第二

經保存了最古的傳說。赫雪得很留心地告訴我們說他要用科學展開“一個傳說”，是在父系族長環境中所不曾傳聞過的。

排”，即是說在阿蘭浦多福的神仙之下。赫雪得底假設，以為人們會給牠們舉行一種祕密的崇拜：大約變成了加比爾，得爾西納(Telchine)，和其他下等的神，為工匠，營海邊生涯底人，和卑賤的細民所敬奉的，就是這些鬼魂。(註三一四)

(註三一四) 第二個種族底逸事，以及『得阿尼』底行裏(V. 535-536)，所說“神人突戰於麥哥列(Mecone)”底事，都似乎是證明前史時代有宗教戰爭。所以完成父系制度之建設底社會危機在希臘就帶上了一种宗教的外形。仍忠於母系秩序底男子，不肯承認新神而予以敬奉，這就使人必然地要殲滅他們，來停止古代女神冥亞，勒亞，得麥特，哀蘭尼，克勒，等等底崇拜。這些壓迫雖未達到完全消滅底地步，但是不得不到隱匿地和祕密地去努其力了。在波沙里亞(I, 38)底著作裏頭，我們可以發覺許多並不會為哲學家 and 詩人所詭辯化底古代傳說。他述說荷馬前期時代中，埃勒西底居民曾以武器保護其得麥特底崇拜，因為

赫斯，這個阿蘭浦底父系族長，爲了要代替共產主義和母系制度的時代這兩個種族，遂創造了第三個叫做銅質底種族，無疑地是因爲他不知道鐵，而只知道使用銅底武器。人們屬於“這個強暴而不義的種族是葬埋在寒冷的地獄裏的……黑暗的死把他們捉着了，他們就要離別光輝的太陽”。他們的鬼繼續生活於地獄中，然而“他們不能領受榮典”。靈魂之死後生活底信仰是很活潑的，以致，雖有種族上底絕滅與創造，牠要到第五個鐵質種族——即赫雪得底同時代人所屬底種族底人裏頭才得消滅。

阿蘭浦底父親，在創造銅質種族之同時，又創

雅典人要廢除他。最初世紀底基督教徒，把偶像教底神當作害人的魔王，不了解偶像教地背誦父系族長這些赫斯底崇拜者所說底話。這些赫斯底崇拜者把亥喇尼改變成可惡而恐怖化了的東西，然而亥喇尼仍爲民主主義的羣衆所繼續地，同往昔一樣，稱呼爲慈善而可崇敬的 Εὐμενίδες καὶ Σέμνο女神。

造“一個更正直更道德的神質，種族，是即第三個種族所名之爲半神”的，因爲他們是聯合於人底神子，『得阿尼』之末是這樣說的。他們是在特洛瓦和得班之前打開過七門底英雄，變成了父系家族底父親。阿蘭浦是母系族長制時代公開於一切鬼魂底寓所，自從赫斯統治了牠以後，便關閉起來。同樣，“英雄底靈魂，送到幸福底仙島去居住，與神仙相距遙遠”。然而他們的同代人銅質種族底靈魂，則歸之於冷酷的哈得斯，因爲他們不是家族底父親。赫納列入，在反映其父系族長制度於天上後，利用其所想像底阿蘭浦居住者來製造父系族長家族底先祖，說他們是神底兒子。這種製造，直到部族和氏族以動物，植物，有時以星球爲先祖，爲「圖騰」底時候。

這兩個種族底逸事，證明靈魂及其不死底信仰之剷除，是困難的；並且證明先祖之家族的崇拜，在菲士特·達·姑朗日看來，是原始的，而却屬於待定出底時代。英雄底靈魂，不居住於家族的

墳墓中，——這是較遲一點就要那樣做的，而走到爲克洛諾所統治底多福底仙島中去過其精靈的生活。

父系族長制度不允許有靈魂存在底信仰。赫納列入採取這種制度，帶一種又新奇又巧妙的樣式，對於非家族之父親底人羨望具有不死的靈魂一事，極其厭惡。他們把野蠻人發明以安置鬼魂之快樂的天堂改變爲愁悶的和邪僻的住所。他們留阿蘭浦爲神底住所，而以幸運之島爲英雄，即神與家族之父底兒子之住所，並且發明黑暗和冷酷的哈得斯地獄，給非家族之父而又無禮地猜想具有不死之靈魂底人，作繼續生活之用。在哈得斯地獄中底生活是很可厭的，竟至使亞希列——死在其父親之前因而成家族之父——對優力士說他要改變他的鬼魂底王位，反對苦工鬼魂底存在。非家族之父者底不死，對於得到牠底人，只是發生憂慮而已。熱斯之於梯東，在他與阿洛爾女神結婚時，允許其不死，如像現在的婚姻一樣，然而梯

東便陷於非常失意的狀態，致他表示他成爲一個如此無味底東西了。他喜歡死，認爲居里維（Gulliver）旅行之拉畢大（Laputa）島中困苦的不死者也是這樣。”

當父系家族創造出一些新的風俗和心理時，牠的成員，除父親以外，都相習於不要有靈魂而自行退讓爲僅僅的一個「有死的人」這種觀念，如赫雪得和埃西列之所說。缺乏靈魂底個人，其數目是很大的，因爲父系家族底構成不只是有正妻，妾小和父親底小孩，並且還有他的叔伯，他的弟兄和他們的兒子底小家庭。這些「有死的人」不能免脫父親權威底支配，因爲他們不能燃一個新的竈，熱斯拒絕傳達聖火給他們。蒲洛麥得從“火之源泉”偷出一個火種伊給他們，與他們以變成家庭底父親之權和具有不死的靈魂之權。所以他向阿孫里得們說，“我呀，我敢於並已經解放了有死的人，我阻止他們不要到哈得斯地獄裏去，完全被絕滅了”（『蒲洛麥得』，239-240）。——“我至少是阻

止有死的人預見其死”，這就是說阻止他們相信他們將全部死完，沒有靈魂底殘存（註三一四）。她們問那是什麼一回事呢？因為“我位置他們在大膽的希望中……。我曾給了他們底火”，允許他們能變成家族之父。“我令有死的人們發生反省而成爲他們意志底主人，他們在以前如同小孩子一樣，

νηπιος ……。看，他們是白看了的；聽，他們是聽不懂的”（前書 V. 52-255 和 444-448）。埃及列用同樣的 νηπιος 這個字，赫雪得亦以牠來描寫在母親面前底男人那種怯懦態度之真象。有死的人們，在專制的父親前，也是如同沒有意志底小孩子一樣；他們只能以父親底眼睛和耳朵來看來聽。

【伊里亞得】不知道蒲洛麥得。然而那個神話

（註三一四）別一逸事，我相信是色爾維（Servius）敘述的，曾謂得加里勇（Deucalion）賴着蒲洛麥得底指教，得免於死。

底第一部分，由父系族長初期突來的事變所組成，而且這個父系家族底英雄詩，從這個時代開始。因為牠的戰士，在歷數他們的世系時，只於三代或四代人類的祖先以後，就達到了神，以神為先祖，這就是說達到了不可知，或不確實的父親為先祖，正如以母親定世系時那種情況。第二部分，說火底偷盜和班多爾 (Pandore) 底神話的，不是牠的結論，只算是這些情形底想像：當父系家族在經濟現象底壓迫下走進牠的解體時，置於父親權力下之衆多的小家庭，就開始活動起來，分家族的產業而建立獨立的家庭。赫雪得和埃西列就是屬於這一時代底人。

赫雪得和他的父親，從居麥到亞斯克拉來經商，是他們所居住之卑阿底那個城裏底外來人。而一般工匠和商人是同樣的，他們都沒有市民權利，因此不能變成土地的所有者，而組織他們的家庭於父系家族的圖樣之上，因為這種家庭是建基於不可讓渡的產業基礎上的。工商業階級底個人，

被視為外國人，就是從幾世代以來即在那裏生產和製造底城市，也是一樣，所以他們生活於父系族長制之外，而與牠的貴族的組織居於反對的地位，牠是壓迫他們的。他們保存了一種為父系底宗教所禁止底外教的系統和傳說。這就是我們在赫雪得的詩中找出來了荷馬時代的詩所不會引述及之聖事底原因。

埃西列，是埃勒西底市民和他認為由他發露出來底得麥特神祕教的信友，對於女牧師所保存而解釋給會友底母系族長時代底紀念，頗能認識。蒲洛麥得對於“神的精氣……流出光輝以普照天下”底請求（『蒲洛麥得』，V. 88 和 1082），似乎是證明出他與其時代底詩人和哲學家一樣，也是阿爾非教派底一個信徒，引入神性之形而上學的概念。母系女神底崇拜，為避免壓迫而遁入隱晦和神祕中去宣傳的，竟公然肯定自己並開始與父權族長之正式宗教作公開的鬥爭，而男神們，受了攻擊和嘲笑，愈加厲害地墮入於公意底輕侮之中了。

埃西列很劇烈地咒罵熱斯，說他是“阿蘭浦底暴君”和暴發者之“新的男神”。赫雪得對於牠們也沒有很多的尊敬，但是他的外來人的資格，使其不得不對他有若干的退讓。如果他對於神與人底父親，因為他的饕餮和無智，表現出一種阿蘭浦底嘲笑，但他說及他的“不可磨滅的指教”，且確定其所發覺底詭計之為蒲洛麥得所加於他和為他所聽其自然的，都以溫和其諷語自持。此外，埃西列對於父系族長諸男神底意見，便能有較多的自由，這不僅僅因為他享有市民底權利，而且還因為在他的時代，父系家族底解體，比之赫雪得底時代前進得多。

正當父系家族趨於滅亡，使他的男神失掉尊嚴，以致古代的女性靈魂從新的生命中復活之時，靈魂和靈魂不死底信仰便再興起來。這確切地是因為在稍稍到處復興之無數的原始女神底祕密神教保存了靈魂底觀念，並且因為牠們變成民衆的，又在預備基督教底道路。靈魂底觀念之復興，在套

上野蠻人的意識形態下表現出來。靈魂是重我，一個鬼魂，隨其意志而離開肉體和復歸肉體。畢達哥爾學派的赫爾摩底米（Hirmotimus），是埃西列底同代人，既然亞里士多德曾經在亞拉克薩哥拉之前就肯定心靈——*vous*——是“一切底原因”，所以他遂認定他的靈魂離開了他而到遠處去找新的寄託之所；為結束這些游行，他的仇人於其外出時燒燬了他的身體。呂克勒士把野蠻人所發明底夢之解釋重複寫出：他說，“當肢體悶倦迷睡時，並且當身體安於沉重不動時，在我們身中有一個別的人——*est aliud tamen in nobis*——發生出千數的運動。”（註三一五）。原始的基督教徒對於這個觀念，並沒有其他的觀念別於野蠻人。聖保羅說，死者是睡眠了的人（註三一六）；及

（註三一五） *De Nat. rer.*（大約是呂克勒士作底名詩：關於『事物底本性』——譯者），VII, V. 113-114。

（註三一六） *I, Cor.*（『哥林日』——譯者），XV。

靈魂轉回到屍體中來時，他們就醒覺了。德爾杜陽(註三一七)知悉那些基督教的富人用香料殮他們的屍體，如埃及人之所爲，於在給靈魂保有其住所於永遠存在着底可能的最好的狀況之中。而聖阿巨士坦更毫不遲疑地剽竊偶像神教底證據，來證明肉身底復活；他引證阿巨士坦時代底法學家拉伯翁，說他曾敘述有同一天死底兩個人，其靈魂接得命令，轉回到他們的屍體中來，於是他們就復活了(註三一八)。

當蒲洛麥得底神話第二部分之形成時，人只有在其爲家族之父底情形中才能有一個靈魂；並且爲要有燃一個家族的新竈底權利，應該照宗教的觀念，具有取自火源之聖火底火種。蒲洛麥

(註三一七) Apologeticus (「辯護」——譯者)，

§ 42。

(註三一八) De civitate Dei (「上帝之城」——

譯者)，XXII, 28。

得，從爲“火之源泉”底阿蘭浦底竈，取火種供凡人後，就給了他們一種恩惠，使他們自生活在父系族長家族之制度下以來就失掉了底靈魂，得以復有。

蒲洛麥得只是給了這一恩典於男子；婦人同過去一樣，繼續是靈魂被奪底人。古代的偶像神教之於婦人，假使她們不皈依於陰性神底祕密教，絕不承認她們有靈魂存在。原始的耶蘇教徒，雖然她們在信仰底宣傳中盡有作用，在給她們加上一重靈魂以前，遲疑了多久。聖阿巨士坦在他的『上帝之城』一書中，曾很謹慎而長期地討論這個問題，——這是他那世紀底信徒所專究而求解決的。

六 班多爾底神話

婦人在父系家族解體時，仍然沒有恢復其在母系時代所具有底靈魂，但是她却得了成爲人類困苦之原因底名聲。

赫斯爲要處罰那些以燃起家族的竈而來成爲不死者底有死之人，命令赫佛斯多用“眼淚浸了的”土，——斯多伯 (Stobée) 說，——來做一個“怯懦的處女”底模型，而賦予靈魂，並使男神壓服衆人，從這裏得出他的名字叫班多爾。赫爾麥 (Hermès) 以“虛僞性，無信的言語和婉轉的態度送予”給她。而亞爾居 (Argus) 引她到埃比麥得那裏，埃比麥得忘記他的弟兄蒲洛麥得所說不接受克洛諾之子絲毫底囑咐，遂娶她做婦人。她生出“柔懦的婦人”——*γυναικῶν θηλυτεράων* 之邪淫而奢侈的種族 (『得阿果尼』，V. 590)。班多爾，在她把所得底結婚禮物這個匣子打開時，那些足以憂悶人類底惡都因而飛出去了；只有希望才仍然留在匣底。婦人，在母系時代已經是男子之“聖神而有智德的”母親，到有產階級家庭底時代，就變成了他的惡底生產者。

父系族長曾經買婦人作他的配偶。『伊里亞得』把年青的女子叫做“牛底尋得者”，——

ἀλαστίβοια——因為人們把她拿去與畜類交易。蒲洛麥得，曾憤怒地痛斥熱斯的，却接受他引入家庭中底新秩序。他的妻子赫雪納（Hésione），縱然是海女神之一，而却是他買起來的（『蒲洛麥得』，V. 551）。在丈夫離棄他的妻子，而送還於她的父親時，她的父親還要退還從前因為她而收得底價錢。同時在這裏要注意的，就是這種人底習俗反映到神界去了。在赫佛斯多當場捉住了他的妻子亞佛洛第得與亞勒犯姦底時候，他延請一切阿蘭浦的神來看這一對情人，並放在他的網囊中，而發誓地說只有“當父親將他為取得這個不貞節的婦人所用底一切禮物歸還他時”，才交出他們來（註三一九）。

父系族長底風俗，在他衰落之時就即刻變化起來。丈夫停止把他的合法婦人，當奴隸一樣地購買。她的雙親也不於其交付時，收受任何價格，反

（註三一九）『阿底塞』，VIII, 317 和 sp.

要拿一些物件，連同丈夫底聘禮，一併成爲他的嫁裝。如果丈夫爲某種原因而離棄了她時，就應該退回這些陪奩。由丈夫歸還嫁裝底價值代替他收回娶妻所有費用這個不稱心的義務，使當丈夫的不得不減少其迅速離棄其妻子底事實。歐里比得 (Euripide) 在一篇殘文中說：“嫁裝不會使你致富，牠不過是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罷了。”埃比麥得底妻子不是買來的；她倒給如同嫁裝一樣地帶來了諸神底禮物。在這些條件中接受配偶的，不是有先見之明底蒲洛麥得，而是無先見之明底埃比麥得

婦人不再以奴隸底形式進丈夫底屋，而是以財產所有者底形式。財產供給她了一些權利。嫁裝保證她在主人之前有一某種程度的獨立地位。蒲諾特 (Plaute) 底一個名人回一個聲辯其妻之罪底丈夫說：“你會收了作嫁裝底銀子，所以你已經賣掉了你的權力——imperium”。妻子，可以拿回他所攜帶去底財產來拒絕做那強迫要他做底勞苦

工作。於是，她由驢馬而變成爲“柔懦的婦人”了。從父系家族裏出來底男子，不能耐心地忍受這樣的變態；他就以誣謗來報復。赫雪得說，“誰信託他的妻子，誰就在把他的財產信託於強盜”（『勞働與日子』，V. 94）。他算是開了謗毀者底先例。詩人，哲學家，和神學底權威者，撒出反對婦人那些不正的毀謗與猛暴的譏評，不過是在男子看見婦人開始從她殘殘的專制權威之下解放出來時，那種磨滅男子之心之深的憂憤—憤怒的表現而已。

還有別一種的家族形式來規定兩性間的關係。

父系家族是一個家庭共產團體，其一切男子都是以血底關係而聯合起來的，並且是從同一先祖派演下來的。婦人爲外來的人，應經過一種收養底儀式來加入其中。各個家庭公共地具有一種不可讓渡的產業和按年分配未分土地底權利。父親只是在全體利益中底財產經理人。代替父系家族底家族，是個人主義的，由一個單獨的家庭

而構成，並且牠不再立足於土地財產底占有之上了。

這種個人主義的家族，為一個單獨的家庭，屬於有產階級自己的形式，確確切切地是以外來人的資格生活於古代城市那些商人，工業家和工匠底家族。這些民主派的階級，為市民權和政治權之奪取而與父系家族底貴族派在長期鬥爭裏的，致富，並繁殖於伊阿尼和大希臘之海邊的和商業的城市之中。而在那裏傑出的歌體詩，個人主義詩，代替了失時髦而流於衰頹之父系家族時代底敘事詩，並且生出哲學，科學和藝術，這些在柏利克列雅典中取了一種很驚奇的突進底東西。

埃西列，明白物質的，政治的和智識的生活之改變，突來到父系家族縮小為僅僅的過去殘餘那些工商業的城市諸，必要連繫於一種民主階級家族底新形式，他遂來完足赫雪得在其原始的簡單中所述引底神話逸事。他不僅把聖火之傳給凡人歸功於蒲洛麥得，而且把採礦，航業，天文，醫學，

數學，這“更美好的科學”底發明，都功於他。——他對阿孫里得們說，“一句話，你們要知道凡人所有底一切技藝美術，都應該歸功於蒲洛麥得”（『蒲洛麥得』，V. 506）。

蒲洛麥得底神話包含赫納列的父系制度底進化。梯丹在十足的爭鬥中離去其弟兄而背叛母系家族的原理，協助熱斯來霸占阿蘭浦而扶助新秩序卸世，後來又譏笑諸神之父，並陰謀去奪取他的政權，這樣的梯丹，給父系家族以重大的打擊。這就是他在把聖火奪來傳給凡人，使他們建造有產階級之個人主義的家族那一回事。

附 語

一 本書係由拉發格幾個系統的研究彙集而成。各國譯本不一，而此法文原本則彙集得最為完全。因而與整個的著作無異。

二 本書原名為『嘉爾·馬克思底經濟決定論』。只因中文書名從簡底便利與習慣，題為『經濟決定論』。

三 因為原書是由幾個系統的論文組成，所以並無分編分章底事。我們把牠的論文題目，序列成編，把每一論文中底一，二，三，等節目，序列

成章，把每一節目中用***以分大段底部份，序列成節，寫成一，二，三，等等。節底題名，係譯者所加。爲明白起見，有時把無***分段而又可分的，割裂成節，並加題名。——但是這註明了的。

四 拉發格除通英文外，又通希臘文拉丁文，書中引用頗多。從文意看來，大抵都是已譯成法文了的。未譯的，譯者雖未盡譯出，亦無多大關係。

五 拉發格通希臘文拉丁文，所以讀底古代名著甚多，尤於神話學有所研究。因而有不少的古代人名，地名，族名，書名，神名。譯者對於此等專名之易使人混亂的，多加有註語。此法雖以專名太多，未能一一註出，然已便利讀者不少了。

六 本書所有底注意點，與理論無關，是一種引語成語之類底表示，特此聲明。

譯者

一九三〇，五，一。

校 後 記

這本書上底希臘文，上海除少數印局具備外，普通的大都沒有。我們是設法製的。其中間或有製得稍微不好底字。至於324頁和372頁中三字，係由英文字母排成的。特此聲明。

本書底名字，原文為 *Déterminism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照譯者命名從簡之意，只譯 *Déterminisme économique* 為『經濟有定論』，固然不錯。但 *Déterminisme* 一字在此處以譯作決定論為最好。因為『經濟決定論』這個名字，覺得意義

明瞭，且極通俗，而聲調又響亮。並且因命名從簡不加「的」字（即省去『經濟的決定論』或『經濟的有定論』之「的」字），任隨人讀成「經濟決定、論」，或「經濟的、決定論」，俱合原意。『經濟有定論』就不然。「有定論」含哲學意味太重，（實則純為哲學名詞；決定論固亦哲學名詞，然而通俗），聲調普通，而只能作「經濟的、有定論」讀，不能作「經濟有定、論」讀。所以改為『經濟決定論』。

本書雖然譯者忠實地譯，我們忠實地校，然而仍不能說沒有字句上底疏忽。這是一般譯書人所共同感覺底經驗。我們在校對中，把一本書看兩次後，第三次猶覺前兩次都有疏忽。所以我們主觀上就很忠實於作者，客觀上殊不易言。讀者如發覺有錯誤處，請為函告，以便再版時更正。

編輯部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新 書

<p>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p> <p>布哈林著</p> <p>楊伯愷譯</p>	<p>資本論大綱</p> <p>山川均著</p> <p>傅烈譯</p>	<p>在歷史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p> <p>弱海時著</p> <p>青銳譯</p>
<p>332頁(瑞典紙)</p>	<p>290頁</p>	<p>124頁</p>
<p>實價一元</p>	<p>實價七角</p>	<p>實價三角</p>
<p>這是著者根據世界經濟之各種過程，而說明帝國主義之發展矛盾及其沒落的一部世界名著。卷首有伊里奇底長篇序言。譯者係根據日法兩種譯本譯出，並用原文校對一遍，非常忠實明暢。</p>	<p>本書是山川均盡可能地不破壞『資本論』底結構順序，盡可能地把原書壓榨凝縮而成底東西。著者底企圖就是想使浩大的『資本論』在讀者眼睛中能夠一目了然。這不但是想讓馬克思原著底人非讀不可底書，也是凡研究社會科學者所應人手一編的。</p>	<p>本書是法國兩個著名社會主義者底講演。一個是第二國際底領袖弱海時，一個是馬克思底女婿拉發格。內容在辯論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有文獻上理論上底重要。書末附以譯者底補充，本書途更加明確而有系統。</p>
<p>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p>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新 書

<p>1929 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伐爾加著 葛 喬譯</p>	<p>伊里奇底辯證法 德波林著 任白戈譯</p>	<p>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蒲列哈諾夫著 青 銳譯</p>
<p>374頁</p>	<p>141頁</p>	<p>208頁</p>
<p>實價一元</p>	<p>實價三角</p>	<p>實價五角</p>
<p>本書是現代經濟學的權威者伐爾加對於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分析底結論。凡最近國際經濟底變化及各國經濟底政策，都論得非常詳細。全書約二十萬字，為研究社會科學者所必不可缺底巨著。</p>	<p>伊里奇是世界最偉大的理論家和行動家。這本書便為有名當代哲學家德波林說明他的辯證法底著作。內容正確精要，為研究辯證法必讀之良書。譯筆忠實曉暢。書首冠以伊里奇親筆底辯證法文稿及譯者長序。</p>	<p>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底衝突，從「哲學之貧困」起，直到而今。本書則用科學的見地來說明他們的觀點，發展，策略，而裁判其得失，非常公允精當。凡研究新思潮，社會科學及社會問題底人，均當對此不可不讀之書，入手一編。</p>
<p>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p>		

辛 壘 書 店 出 版 新 書

<p>歷 史 哲 學</p> <p>拉波播爾著</p> <p>青 銳 譯</p>	<p>社 會 主 義 之 路</p> <p>布哈林著</p> <p>許 平 譯</p>	<p>新 興 藝 術 概 論</p> <p>青野季吉 等著</p> <p>王集叢譯</p>
<p>4 4 4 頁</p>	<p>1 5 4 頁</p>	<p>150頁(瑞典紙)</p>
<p>實價一元二角</p>	<p>實價四角</p>	<p>實價四角</p>
<p>書為當代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科學的名著。內容在闡明：歷史哲學底法則，性質，可能，方法，學說；歷史中底決定因子，個人作用，主觀方法；將支配現在未來底思想之進化及其哲學，等等。另外，作者譯者，均有很重要的序言，啟語。</p>	<p>這是分析「蘇維埃政府和蘇俄革命八年來所要做到的社會主義之種種方法底一個經驗」底書。所以牠從一個大革命大嘗試中指出了社會主義底必由之路，基礎政策。這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在歷史上理論上底發展，亦是創造社會主義社會之科學的指南。</p>	<p>本書是以新興藝術作中心，而又把許多關於他的問題作一般嚴密的論究底結合。舉凡藝術與科學，哲學，倫理之關係底一切重要問題，無不給以極明確的解答。所以這是在藝術方面思想方面均很重要的書。</p>
<p>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p>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新 書

考 茨 基 與 蘇 聯	地 獄 中 底 微 光	伊 里 奇 論	唯 物 史 觀 的 應 用	1789 年 法 國 底 社 會 鬥 爭	史 的 唯 物 論	科 學 的 社 會 主 義 綱 要
陳 大 明 譯	楊 伯 愷 譯	青 楊 銳 譯	楊 伯 愷 譯	王 凌 霄 譯	楊 照 譯	陳 大 明 譯
布 哈 林 著	巴 比 塞 著	戈 爾 基 著	波 克 羅 夫 斯 基 著	考 茨 基 著	色 讓 可 夫 斯 基 著	達 魏 爾 著
<p>此書又名「國際階級與其伊徒加爾」考茨基底「基」有文獻意義。</p> <p>法底名歸到恩格斯。</p> <p>及的藝術的敏與地巧妙批評了現社會，並提出辯</p> <p>巴比塞是「世界新文學底健將」。本書是他以不可</p> <p>不景仰。伊里奇之人格與戈爾基之文學者，不可</p> <p>序，書後有人評之，並附有戈爾基之俄國農民論，不</p> <p>這，是「大文學家描寫大革命家之生活底作品」。讀</p> <p>手又編。</p> <p>用唯史論名著，即一般歷史研究底人，亦應人</p> <p>社會主義名目，分長，而研究歷史底人，亦應人</p> <p>唯物史觀難於應用，而波克羅夫斯基這一位蘇聯</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法國革命即光榮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極盛者說理法</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獻上底重要。</p> <p>之見而編列成一系統底著作，有理論上之</p> <p>是書為作者搜集馬克思、恩格斯、拉發格、考</p> <p>茨基底著作，對於史底唯物論</p> <p>實際問題，亦有正確之解決。</p> <p>原理。同時反對改良主義，很力。對於許多</p> <p>底著作。簡要地說明了理論上實踐上底基本</p> <p>此為法國有名社會主義者在一千八百七十年</p>	<p>此書又名「國際階級與其伊徒加爾」考茨基底「基」有文獻意義。</p> <p>法底名歸到恩格斯。</p> <p>及的藝術的敏與地巧妙批評了現社會，並提出辯</p> <p>巴比塞是「世界新文學底健將」。本書是他以不可</p> <p>不景仰。伊里奇之人格與戈爾基之文學者，不可</p> <p>序，書後有人評之，並附有戈爾基之俄國農民論，不</p> <p>這，是「大文學家描寫大革命家之生活底作品」。讀</p> <p>手又編。</p> <p>用唯史論名著，即一般歷史研究底人，亦應人</p> <p>社會主義名目，分長，而研究歷史底人，亦應人</p> <p>唯物史觀難於應用，而波克羅夫斯基這一位蘇聯</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法國革命即光榮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極盛者說理法</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獻上底重要。</p> <p>之見而編列成一系統底著作，有理論上之</p> <p>是書為作者搜集馬克思、恩格斯、拉發格、考</p> <p>茨基底著作，對於史底唯物論</p> <p>實際問題，亦有正確之解決。</p> <p>原理。同時反對改良主義，很力。對於許多</p> <p>底著作。簡要地說明了理論上實踐上底基本</p> <p>此為法國有名社會主義者在一千八百七十年</p>	<p>此書又名「國際階級與其伊徒加爾」考茨基底「基」有文獻意義。</p> <p>法底名歸到恩格斯。</p> <p>及的藝術的敏與地巧妙批評了現社會，並提出辯</p> <p>巴比塞是「世界新文學底健將」。本書是他以不可</p> <p>不景仰。伊里奇之人格與戈爾基之文學者，不可</p> <p>序，書後有人評之，並附有戈爾基之俄國農民論，不</p> <p>這，是「大文學家描寫大革命家之生活底作品」。讀</p> <p>手又編。</p> <p>用唯史論名著，即一般歷史研究底人，亦應人</p> <p>社會主義名目，分長，而研究歷史底人，亦應人</p> <p>唯物史觀難於應用，而波克羅夫斯基這一位蘇聯</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法國革命即光榮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極盛者說理法</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獻上底重要。</p> <p>之見而編列成一系統底著作，有理論上之</p> <p>是書為作者搜集馬克思、恩格斯、拉發格、考</p> <p>茨基底著作，對於史底唯物論</p> <p>實際問題，亦有正確之解決。</p> <p>原理。同時反對改良主義，很力。對於許多</p> <p>底著作。簡要地說明了理論上實踐上底基本</p> <p>此為法國有名社會主義者在一千八百七十年</p>	<p>此書又名「國際階級與其伊徒加爾」考茨基底「基」有文獻意義。</p> <p>法底名歸到恩格斯。</p> <p>及的藝術的敏與地巧妙批評了現社會，並提出辯</p> <p>巴比塞是「世界新文學底健將」。本書是他以不可</p> <p>不景仰。伊里奇之人格與戈爾基之文學者，不可</p> <p>序，書後有人評之，並附有戈爾基之俄國農民論，不</p> <p>這，是「大文學家描寫大革命家之生活底作品」。讀</p> <p>手又編。</p> <p>用唯史論名著，即一般歷史研究底人，亦應人</p> <p>社會主義名目，分長，而研究歷史底人，亦應人</p> <p>唯物史觀難於應用，而波克羅夫斯基這一位蘇聯</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法國革命即光榮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極盛者說理法</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獻上底重要。</p> <p>之見而編列成一系統底著作，有理論上之</p> <p>是書為作者搜集馬克思、恩格斯、拉發格、考</p> <p>茨基底著作，對於史底唯物論</p> <p>實際問題，亦有正確之解決。</p> <p>原理。同時反對改良主義，很力。對於許多</p> <p>底著作。簡要地說明了理論上實踐上底基本</p> <p>此為法國有名社會主義者在一千八百七十年</p>	<p>此書又名「國際階級與其伊徒加爾」考茨基底「基」有文獻意義。</p> <p>法底名歸到恩格斯。</p> <p>及的藝術的敏與地巧妙批評了現社會，並提出辯</p> <p>巴比塞是「世界新文學底健將」。本書是他以不可</p> <p>不景仰。伊里奇之人格與戈爾基之文學者，不可</p> <p>序，書後有人評之，並附有戈爾基之俄國農民論，不</p> <p>這，是「大文學家描寫大革命家之生活底作品」。讀</p> <p>手又編。</p> <p>用唯史論名著，即一般歷史研究底人，亦應人</p> <p>社會主義名目，分長，而研究歷史底人，亦應人</p> <p>唯物史觀難於應用，而波克羅夫斯基這一位蘇聯</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法國革命即光榮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極盛者說理法</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獻上底重要。</p> <p>之見而編列成一系統底著作，有理論上之</p> <p>是書為作者搜集馬克思、恩格斯、拉發格、考</p> <p>茨基底著作，對於史底唯物論</p> <p>實際問題，亦有正確之解決。</p> <p>原理。同時反對改良主義，很力。對於許多</p> <p>底著作。簡要地說明了理論上實踐上底基本</p> <p>此為法國有名社會主義者在一千八百七十年</p>	<p>此書又名「國際階級與其伊徒加爾」考茨基底「基」有文獻意義。</p> <p>法底名歸到恩格斯。</p> <p>及的藝術的敏與地巧妙批評了現社會，並提出辯</p> <p>巴比塞是「世界新文學底健將」。本書是他以不可</p> <p>不景仰。伊里奇之人格與戈爾基之文學者，不可</p> <p>序，書後有人評之，並附有戈爾基之俄國農民論，不</p> <p>這，是「大文學家描寫大革命家之生活底作品」。讀</p> <p>手又編。</p> <p>用唯史論名著，即一般歷史研究底人，亦應人</p> <p>社會主義名目，分長，而研究歷史底人，亦應人</p> <p>唯物史觀難於應用，而波克羅夫斯基這一位蘇聯</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法國革命即光榮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極盛者說理法</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獻上底重要。</p> <p>之見而編列成一系統底著作，有理論上之</p> <p>是書為作者搜集馬克思、恩格斯、拉發格、考</p> <p>茨基底著作，對於史底唯物論</p> <p>實際問題，亦有正確之解決。</p> <p>原理。同時反對改良主義，很力。對於許多</p> <p>底著作。簡要地說明了理論上實踐上底基本</p> <p>此為法國有名社會主義者在一千八百七十年</p>	<p>此書又名「國際階級與其伊徒加爾」考茨基底「基」有文獻意義。</p> <p>法底名歸到恩格斯。</p> <p>及的藝術的敏與地巧妙批評了現社會，並提出辯</p> <p>巴比塞是「世界新文學底健將」。本書是他以不可</p> <p>不景仰。伊里奇之人格與戈爾基之文學者，不可</p> <p>序，書後有人評之，並附有戈爾基之俄國農民論，不</p> <p>這，是「大文學家描寫大革命家之生活底作品」。讀</p> <p>手又編。</p> <p>用唯史論名著，即一般歷史研究底人，亦應人</p> <p>社會主義名目，分長，而研究歷史底人，亦應人</p> <p>唯物史觀難於應用，而波克羅夫斯基這一位蘇聯</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法國革命即光榮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極盛者說理法</p> <p>國史科學之良書！</p> <p>獻上底重要。</p> <p>之見而編列成一系統底著作，有理論上之</p> <p>是書為作者搜集馬克思、恩格斯、拉發格、考</p> <p>茨基底著作，對於史底唯物論</p> <p>實際問題，亦有正確之解決。</p> <p>原理。同時反對改良主義，很力。對於許多</p> <p>底著作。簡要地說明了理論上實踐上底基本</p> <p>此為法國有名社會主義者在一千八百七十年</p>

上 海 北 四 川 路 公 益 坊

辛墾書店發行昭昭社文藝叢書

<p>同 心 曲</p> <p>俞念遠著</p>	<p>簿 記 員 底 妻 子</p> <p>賈克倫敦等著 念虛 遠谷譯</p>	<p>太 平 世 界</p> <p>辛克萊著 葛藤譯</p>
<p>74頁(道林紙)</p>	<p>117頁(道林紙)</p>	<p>238頁(道林紙)</p>
<p>實價二角五分</p>	<p>實價三角半</p>	<p>實價七角</p>
<p>本書為戀愛作品。用書信體裁寫一個年青素雅的青年人傾動了柔情，姊妹似的十分的爱護他；因此他倆在病院中發生了極深刻的愛情。他倆別後忍不住愛弦的顫動，便赤裸裸地流露出來！一聲：真摯的，纏綿悱惻的同心曲來！</p>	<p>本書包含着美國現代新興文學作家賈克倫敦，歌爾德，凱賽爾女士等幾篇最精彩的短篇作品。對於戀愛與革命等，都具有深長的意味。為新興文學中底佳作。</p>	<p>本書是辛克萊最近傑作之一。辛氏前期作品，如『林肯』不過祇是暴露屠場底黑幕，『石炭王』祇寫礦山上底事情，『石油』祇寫油田裏底事情，……本書則把過去的奴隸時代，現在的資本時代，以及未來的太平時代底情形，都描寫到了。所以這是辛氏最完成的革命小說。</p>
<p>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p>		

辛墾書店發行昭昭社文藝叢書預告

長夜的盡頭

(短篇小說集)

俞念遠著

桃花場上的哀歌

王一心著

天藍色的生活

戈爾基著

葛藤譯

落

(詩歌劇)

英

秩聖著

我的幼年

托爾斯泰著

俞念遠譯

海 狼

賈克倫敦著

虛谷譯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

